箱男

日本当代经典文学大师

安部公房文集

叶渭渠　唐月梅／主编

珠海出



安部公房文集 他人的脸

日本文坛的异端天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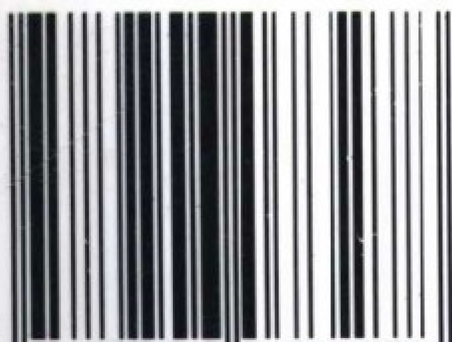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最新热点

本文集以最权威的译本向中国读者集中推出世界级文学大师，日本现代派文学顶级作家安部公房先生的全部经典作品。

大江健三郎说：“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殊荣非他莫属，而不会是我。”

三岛由纪夫说：“安部公房的创造和深刻寓意，对日本现实产生了巨大冲击与恐怖……充分展示了其文学天才。”

《日本文学史》评述：“安部公房的出现，对于战后日本文学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ISBN 7－80607－327－2/I·127

定价：62.80元（全三册·本册 20.50元）



日本当代经典文学大师

安部公房文集

箱男

叶渭渠 唐月梅／主编

◉ 申非 王建新／等译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部公房文集/[日]安部公房著
杨炳辰 郑民钦 申非等译
ISBN7－80607－327－2/I·127 ¥62.80

Ⅰ.安…
Ⅱ.安…
Ⅲ.小说－翻译－当代
Ⅳ.I 313·54

安部公房文集
©［日］安部公房 著
杨炳辰 郑民钦
申 非 等译
责任编辑：罗立群
装帧设计：康笑宇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地 址：中国珠海市吉大图书大厦 4 层
印 刷：广东中山迪丽彩色印刷厂印刷 邮政编码：528471
开 本：850 × 1168MM 1/32
印 张：38 字数 830 千字
版 次：199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数：1－10000
定 价：62.80 元（全三册 · 本册 20.50 元）

内容提要

钻进硬纸箱里生活，在茫茫的都市徘徊的箱男，通过纸箱的窥视孔，他看见了这世界的什么呢？丢掉一切的归属和存在的证据，他寻求着什么并得到了什么呢？真箱男和假箱男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还有他与女护士之间近于绝望的爱情和近乎疯狂的性爱。是现实还是梦境，硬纸箱是通向自由世界的捷径还是一条绝路。安部后期这一带有实验色彩的杰出作品，呈现出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形象和令人瞠目咋舌的场面。在冷静的叙述中将读者引入作者设置的圈套里。

获芥川文学奖、安部的成名之作《墙》，那个丧失了自己姓名，因而遭到日常社会的排斥，被视为危险人物而受到制裁的男人，最终不得不变成一堵墙。这个孤立无援又无能为力、被社会所抛弃的平庸者形象，寓意着现代人的生存实态和异化现象。

“高价收购死人照片”———帮不可思议的男人满街张贴这种奇妙的广告。为了向城市把头实施复仇，他们开始了幽灵买卖。荒诞而独特的场景，充满了幽默和幻想。《幽灵在这儿》是作为小说家和剧作家的安部公房戏剧杰作之一，获日本岸田戏剧奖。

前 言

林 林

近两年来，日本文学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这是令人高兴的事。

日本文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古代，它吸收中国的东西，形成自己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在近代，它摄取西方文化，消化和融合在本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的特质。从古代《万叶集》后期的歌人、《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到近代的森鸥外、岛崎藤村、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乃至到现当代传统派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现代派的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等等无不是在外来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接合点上创造自己的文学的辉煌。尤其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西方种种文学思潮的冲击下，他们有着许多按照自己的需要，汲取西方文学而使之“日本化”的经验与教训。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最近两年，渭渠、月梅同志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主编了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芥川龙之介等的多套多卷本的文集、作品集或文学系列中译本凡六十余种，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报刊的好评，有的还成为畅销书。究其原因，除了主编者编选精当，译者译笔精湛之外，上述日本文学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大概是主要的原因吧。

现今他们又合作主编《安部公房文集》三卷中译本，由珠海

出版社出版，这在我意料之中。因为在现当代的日本文学中，基本上是分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派，如果说前者的主要代表作家是川端康成，那么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日本存在主义大家安部公房了吧。正如日本存在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闻知 1994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自己的时候，他首先反应的是：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这个殊荣应该是属于安部公房先生的。大江健三郎这种表示，固然含有自谦的成分，但也说明他对安部公房的崇敬，以及安部公房在文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和历史地位。

安部的作品，不仅在日本文学界获得很高的评价，在海外尤其是在欧洲也受到广泛的欢迎。据说捷克在一项最受欢迎的日本作家的调查中，占首位的是安部公房，依次是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其中《他人的脸》捷译本发行多达五万册，在人口不多的国度里，这个数字是很可观的。

迄今安部公房的作品在我国翻译介绍不多，最近《外国文学》编选了一期安部公房专辑，并发表了渭渠同志撰写评介专文。这次编选出版的《安部公房文集》三卷本，收入长篇小说《砂女》、《箱男》、《他人的脸》、《墙》、《燃烧的地图》、《饥饿同盟》、剧本《幽灵在这儿》，以及短篇小说和随笔，这些都是精选出来的安部这位作家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日本存在主义最优秀的作品群。这些作品的基本特色，是通过超现实的手法来捕捉现实，用变身、变形的形象来展现人物的实存世界，以及运用独特比喻法的文体，来构建日本式的存在主义风格。可以说，这三卷本是安部文学的结晶体，通过它不仅可以窥其文学全貌，还可以展现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一斑。而且这三卷本的作品是由我国著名翻译家申非、郑民钦同志以及日本文学翻译界的中坚力量或后起之秀担任翻译，我相信他们将会很好地将原作风格呈现在我国的

读者面前。

趁此机会，作为一名读者，我首先感谢主编者和出版者，以及策划者牛树成同志为读者提供这样的精品；其次衷心期待本文集的问世，将进一步拓展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领域、促进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以及开拓我国的读者面，为中日两国文学交流作出新的贡献。

安部公房的艺术世界

（代总序）

叶渭渠

两年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我们适时主编了《大江健三郎作品集》中译本五卷本，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深受读者欢迎。后来又陆续应多家出版社和读者的要求，主编了多套多卷本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芥川龙之介等名家的文集、作品集和文学系列，引起了人们对日本文学的广泛关注。一位文学界的友人预计将在我国译坛兴起一股“日本文学热”。接着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期望我下一个主编日本作家安部公房的作品，多家出版社也不约而同地与我洽谈翻译出版安部公房作品的事宜。众望所归，日本文学的下一个热点，无疑将是安部公房莫属了。

安部公房(1924—1993)是战后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家。

公房生于东京泷野川一个医生的家庭，原籍北海道。其父浅吉在我国沈阳满州医科大学任教，其母从事无产阶级文学。公房出生翌年，举家到了沈阳。小学、中学在沈阳就读，已经开始阅读家中收藏的《世界文学全集》、《近代戏剧全集》，对表现主义的作品深感兴趣。1940年，公房16岁中学毕业后，独自回国入东京成城高校，攻读理科。不久得了肺病，又回到沈阳的父母身边，疗养了一年。1942年春，再次回国复学。这时东京的战争气氛更加浓厚，学校加强军事训练，他十分嫌恶。面对时代的不安，他埋头研读尼采、雅斯贝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

倾倒陀思妥耶夫斯基，涉猎了他的许多文学作品。

但是，他自幼受父亲职业的熏陶，194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医学系，喜爱搜集昆虫标本和醉心于里尔克的《形象诗集》。1944年10月，东京战局日趋紧张，全国总动员，全面征兵，他估计日本将败，便伪造诊断书，休学到了沈阳。日本无条件投降的1945年冬上，其父感染斑疹伤寒而亡故。他与作为作家的母亲被遣返回到故里北海道石狩川流域的祖父母家，然后自己只身上了东京。可以说，他幼少年时代从出生地、成长地、原籍地来回过着游移不定的生活。他自己也说，写自传开头总是无从下笔，因为他是个没有故乡的人。在他感情底部流动着对故乡的一种憎恶，也许他的文学思想是由于这种背景而来的吧。

安部在东京，继续学业，同时开始写诗，自费出版了《无名诗集》。战后初期他生活贫困，营养不良，半工半读，靠卖咸菜和煤球为生。但通过这段艰苦的生活和奋斗，培养了乐天而又孤独的性格，激发了他的文学创作热情，也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文学素材。东大医学系毕业后弃医从文，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终道标》写就后，有的学者说"写出《终道标》的安部公房的出现，对战后文学来说，是划时代的事件"。可见他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安部公房在战后走上文坛，就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陆续发表小说《闯入者》、《梦的士兵》、《异端者的告发》等，很快成为战后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近代文学》的同人。他无固定职业，过着穷困的生活，为工厂职工组织文学小组而奔走，同时先后发表了《墙——卡尔玛氏的犯罪》、《赤茧》，分别获得了芥川奖和战后文学奖，一举成名，正式登上文坛。

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写下了在日本现代文学史占有地位的《砂女》、《箱男》、《他人的脸》、《石眼》、《燃烧的地图》，以及短篇集《饥饿的皮肤》、《闯入者》等。此外，他还写了许多剧本和文艺评论，其中剧本《幽灵在这儿》、《夏本武扬》、《朋友们》分别获岸田演剧奖、艺术节奖和谷崎润一郎奖等。他的作品在欧洲有广泛的影响，《砂女》获法国的最优秀外国文学奖。

安部走上文坛的50年代，正是日本战后时代的终结。日本社会开始摆脱战后的混乱、贫困和战争的阴影，经济进入复苏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但又面临新的矛盾和危机。这时期，日本存在主义作家将目光关注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和人的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并表现出一种悲观与绝望的情绪，只相信自我的完善，而不相信民众的变革力量。他们虽也不乏对政治、社会的关心者，但大多陷入追求个人内心的不安和日常生活的矛盾中去。

从创作上来说，这个时期日本存在主义的作品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威胁下，人在社会中存在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疏远的关系，以此来说明互相之间的不协调，同时以观念作为探索的手段，并且使其成为探索的目的。安部公房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开了典型的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先河。

安部是用象征和寓意的方法来表现现代人所处的孤独状况，人一旦有所归属，无论归属社会还是集团，就会丧失自我的存在。他的《赤茧》写了主人公“我”无家可归，望着林立的屋宇思索：为什么偏偏无一间是属于我的？“我”为寻找自己的家而继续不停地走着，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变形、化解，消失了，最终只剩下一只宠大的空赤茧，成为“确实不受任何人干扰

的我的家”，可是“这时候却少了一个可以归家的‘我’”，以赤茧寓意人所处的环境的不合理性，从而表现了现代人所处的孤独的状态。

安部对文学的思考正是从人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失去了现实的依靠，而自我奋力向无限的未知世界挑战这一点出发的。比如，在《兽群跑向故乡》里，作者反映战争刚结束，三种对立的政治力量进入中国东北，主人公难辨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但他“个人”必须与外界的现实发生“关系”才有存在的意义，然而他没有弄清这三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他的存在受到了威胁。由此暗喻人在“未知”的环境里，为了寻找生存的空间，就要象自由的兽群那样任意跑遍荒野，跑向故乡，求得生存。人，要做这样的自由人，要这样的人的自由。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人没有这种自由。人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无例外地要被强制归属于社会。又比如，在《饥饿同盟》里，写了战后日本社会处在是归属全体主义文化模式还是个人主义文化模式的选择关头，出现归属性不明确的典型的边缘社会，出现了精神性的混血儿。作家通过这部小说的种种类型的精神混血儿的宿命故事，表现了边缘社会人的悲喜剧。在这些作品里，安部通过这些荒诞的故事，以丰富的想象力来象征性 地描写现代人的这种宿命。

安部还将先锋派绘画的通过线与面运动的空间造型的表现方法，应用到动的空间里追求物体的实存感，以展开人物的活动。表现在《墙——卡尔玛氏的犯罪》上，小说的主人公因为一觉醒来，忘却自己的“名字”，失去了这个象征性的符号而被认为是罪犯，非接受审判不可。他无法接受这种现实。他发现自己被墙包围，自己欲图将墙吸收，变形为一堵墙，一堵实实在在的墙。

安部公房就这个主人公的造型方法曾这样写道:“在我的思考里,这个纯真而平凡的主人公似乎是一种类型的存在主义者。我尽量沿着行动来具体地描写他,同时努力表现他把理念行动化的道理。我不是用一般的喜剧表现客观化的方法,而是考虑用主观的自然的表现来达到喜剧化”(《卡尔玛的故事》)。

从此他就在作品中,努力打破共同体的束缚,在都市的孤独中,寻找和创造存在的新路。他的《砂女》描写一个昆虫学者在现实不断侵蚀自己的生活的威胁下,作出自己的选择,进入一个砂洞里,在不断地与侵蚀而来的砂搏斗中,绝望地发现了现实世界的一个新侧面。作者着力表现主人公与砂搏斗的精神运动,寓喻人在混乱的社会的孤独中,通过努力才能创造人的存在的客观条件,才会寻找到存在的可能性。《砂女》作为存在主义代表作,更具典型的意义。

可以说,安部公房的作品大多是描写人与现代社会的疏远,陷入孤独和绝望的生活,于是设定奇异的幻想,比如设定在一个“物体”内,自在地转换形象和构建非现实的世界,来追求人的内在性。他的《墙——卡尔玛氏的犯罪》设定在“墙内”,《砂女》设定在“砂洞内”,暗喻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人与人、人与社会互不沟通,处在一种绝对孤独的抽象世界里。

《箱男》出现了一个男子钻进厚纸箱里,梦想这样可以获得一张永远不存在的证明。因为他以为将箱子盖上后,他就能成为一个谁也不是的存在。箱男在纸箱里做了一个莫名的梦。在梦中,不论是弄到不存在的证明也好,或者完全放弃存在的证明也好,他究竟能忍耐到什么时候呢?箱男最后好歹摆脱了箱子,他是在做开始过箱子生活之前的梦,还是在做从箱子走出来之后的生活的梦呢……作家通过这样一个超于现实的故事,来反

映人在充满异端气味的社会里，寻求能自由地参加社会的生活，不断地探索人所生活的世界。其变形是社会扭曲和异化的反映。所以这种探索是艰难的，但其意义是不能否定的。

安部公房无论是设定在"墙内"、"砂洞内"，还是设定在"箱内"、"茧内"，但这些都不是不可逾越的界限，相反地他窥视这些东西的内里，尽管内里黑暗也要探个究竟。他在《墙》里就说：主人公撞上了"墙"，尽管他无法把目光从墙上移开，但他却被墙内的黑暗所吸引，盯住墙想把墙内看个仔细，它成为主人公采取行动的契机。

安部公房在现实中发现了超现实，又努力捕捉超现实的现实。他塑造的人物无论变身、变形的形象是"茧人"、"墙人"、，还是"砂人"、"箱人"等，都作为构成现实的总体，构成"物"的世界与"实存"的世界，即外部的现实与内部的现实的双重异化。但他们虽然被双重地闭锁在现实的秩序和自我意识的内部，还是顽强地挣扎着表现自己的精神。所以说，安部的文学世界岂止没有脱离，而且深深而牢固地植根于日本的今日和明日的现实。在他的绝望内里，回响着希望之音。

正如松原新一所分析的："作为'先锋派艺术家'安部公房的诸作不论现实成为怎样的墙，成为怎样的不合理的存在，都不会逆转回过去的价值。相反地是注视着墙，与墙斗争，毫不畏惧地踏进展现在墙内的未知的领域，这样才能证实人类精神的自由的活动——安部公房的许多作品都是富寓这样的教诲的。"

安部还从自己亲自体验的都市生活中，将唤起人物的形象，闯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仔细观察和把握人的内在的东西。《他人的脸》贯穿这种存在的思想。男主人公把自己藏在自己造的一个假面里，诱惑妻子同他通奸，他向妻子自白之后，发现妻子知

道了一切，这样反把他的假面戏逼到了绝望的地步。作者在于通过揭示主人公内心的一种冲动，一种意识，即他苦恼于自己完全缺乏与他人可共有的东西，表现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任何人都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异常。因为一般相信是正常时，有时也不得不怀疑这种正常性。《燃烧的地图》则以都市人的焦燥感为主题，描写都市的人们忍受不了孤独，摆脱日常世界的网眼，逃到有秩序的彼岸，成为"孤独的失踪者"的故事。作家笔下的"孤独的失踪者"的群像，反映了一个极其孤独的环境中，过着像野兽般的生活，成为一个没有存在权的人。所以作家说，他写这部作品是为了向东京这座城市挑战。

安部文学构成的两根支柱，一是小说，一是戏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剧本《幽灵在这儿》，是一部充满笑料的讽刺剧。它描写一个男子被地方城市把头操纵上窜下跳，被社会"抹杀"了。他企图复仇，便到处张贴"高价收购死人的照片"的标语，以此向把头挑战。

安部公房特别注意构建其日本式的存在主义语言风格和文体风格。首先，他利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论，来阐释语言、认识与想象力的表现的关系。他说："只有人类才有第一条件反射论，一般来说，极不安定的第二条件反射，是采取语言形成的形式才开始变得安定。所谓语言就是符号的符号，人才能获得将大脑皮层反射活动一般化的能力，即抽象的能力。抽象＝认识是依存于语言。是依存于表现，同时表现又是认识的形式，这是显而易见的"(《文学上的理论和实践》)。

其次，安部公房注重强化文体意识。他的文体风格是与他的存在主义文学思想相关联的，他主张的文体，不是与作品内容无关的、静止的文体，而是经不断努力创造出动态的、强有力的、

适应描写实体的文体。他的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就积极通过这种文体意识,只运用必要且充分的语言,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想象机能。

再次,注意运用独特的比喻技法。这种比喻法的独特性与其文体意识也有密切的联系。具体地说,他的比喻,只使用日常身边的、习惯了的东西作媒介,而且是通过语言的"魔术"来创造的,从而真正充分地发挥比喻的效果。比如在《他人的脸》中所描写的男主人公的妻子哭泣情状的比喻:"(她的哭泣)就象从断水的龙头漏出来的空气,使人狼狈周章",就是活生生的比喻。这种文体虽然是由抽象的理论构建的,但它拥有具体的存在感。所以这部小说虽然哲理性很强,但它还是可以唤起鲜活的文学形象来,从而充满了艺术的魅力。

安部公房追求的先锋文学,就是打破传统的文学,创造出崭新的文学世界。但从整体上看,首先是自律地产生,一是赋予古典式的;二是作家以自己经历的战争期间、战后时期,人的生存状况给他带来的感觉作为基础,完全是日本式的表达方法。其次是通过与西方存在主义的邂逅,接受了卡夫卡影响。尽管如此,他与卡夫卡的以自我批判个人罪意识作为创作的冲动不同,他的创作的第一义是追求艺术的升华。

总括地说,安部文学的基本要求:其一,以人作为其文学的主体,对人表现极大的关注和深切的同情。他对"人"的话题有一种本能的、直觉的感知,倾以全力关注"人",积极探讨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对生命意识进行深深的思考,以此作为其文学的重要的命题;其二,通过形象的自然转换和非现实的构成,来探求人的内在性和社会的状况。安部通过各个作品用艺术来升华生命,安部文学的生命也得到了艺术的升华。

目　录

箱男

《上野·流浪汉大整治,今晨全线出击拘捕一百八十人》

临近严冬,为配合对一0九持枪杀人狂的防范行动,东京警视厅上野行署采取行动,于二十三日清晨对在台东日上野公园、国铁京成线地下通道中安营扎寨的流浪汉进行了全面清理,在上野公园内的东京文化会馆、地铁通道共抓获一百八十人。依照轻犯罪法(流浪罪、擅自滞留公共设施罪)、道路交通管理法(在公共道路上进行违法活动)的规定,警方以"现行犯"为由对上述人员实施拘捕后,将他们带往上野警署大楼,并获取他们的指纹和头部照片。对其中自诉患病的四人,交台东福利机构送往医院,另有九人被送往养老院,对其余的人,命其交付"不再流浪街头"起誓书后当场全员释放。不过十小时后,上述流浪汉几乎如数返回了各自的营地。

《我的自述》

这是一份在纸箱中度日的男人——箱男的实录。

现在,我在纸箱中作这份自述。这纸箱,是一个从头往下套刚好捂住腰部大小的包装箱。

方才说的箱男,其实就是我本人。也就是说,现在是:箱男在箱中作箱男的自述。

《箱的制作》

材料：

空包装箱　　一个

乙烯薄膜(半透明)　　五十厘米见方

包装箱封口胶布(耐水性)　　八米上下

铁丝　　两米左右

工具刀

(另外，作为上街的装备，还需要三个旧麻袋，一双深统雨靴)

空包装箱的尺寸：长宽均为一米，高度为一米三。纸质不讲究。不过从实用上看，最好选用俗称“四对折”的通用品。首先，这种纸箱容易搞到手；其次，由于这种纸箱一般用于不定型商品——如形状各异的食品、杂货类的包装，质地也就相应地结实些；最后一点最要紧，那就是，当这种纸箱与其它类纸箱混在一起时，人们难以分辨。事实上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箱男就象开会研究过似的，用的都是这种“四对折”。如果纸箱有了明显的特征，就会相应地失去隐姓埋名的功效。

近年的普通纸箱，一般都具有相当的强度，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防水处理。除雨季外，一般都能对付。而且，普通纸箱透气性好，轻便好用。不过，谁要想一年四季都用同一纸箱，我就会向他推荐“蛙皮箱”，这东西表面镀了膜，确实名符其实，耐水性好得很。新“蛙皮箱”表面有一层光泽，象浇过油似的，还容易产生静电，用不了几天就附满灰尘，浑身上下尽是斑点。再加上这种纸箱的切面很厚，还带有浪纹，路人一眼就能认出。

也谈不上有什么制作工艺。首先，你得确定箱子哪面为上，哪面为下。这既可以依据箱面的印刷图案而定，也可选较完好的一面为上，反正随主人的便。接着，就是用刀切掉底盖部分。要是随身物品多，不切也行。把开口向里朝上折，再用铁丝和胶带把两端固定好，夹层里面还可以放东西。然后就是把纸箱原有的开口处——顶部三处，侧面一处，用胶带封死。

加工窥视窗时要慎重。先要定好窗口的大小，开窗的位置。这方面，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可参考以下的数字：窗的上边离顶面十四厘米，下边再往下二十八厘米，这就差不多了。为了头顶箱子时不晃，我总是在头顶垫一本杂志——减去这杂志厚度后。开好的窗子的上缘线差不多跟眉毛等高。也许你认为这窗是不是开得太低了点。要知道，在这里面生活，抬头往上看的机会是不多的。使用频率高的是窗子的下缘。这个位置一定要定好，要是直立时看不清前面一米五左右的路面，行走就不方便。至于窗口宽窄的尺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可讲，只要开的窗口既不影响纸箱的强度，又能满足通风需要就成。反正箱子底部是穿的，不想里面空气不好，窗口开得越小越好。

下一步工作是在开好的窗口上贴乙烯薄膜，干这活还真有点讲究。本来，只要在窗口的外侧上方用胶布把一整块薄膜固定在纸箱上，侧面和下面不去管它就行了的，但我要提个醒，千万别忘了在薄膜正中竖着开一道口子，而且要让开口处的两片薄膜重合两三厘米。这道重叠开口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起到预想不到的作用的：纸箱保持垂直时，外面的人看不见里边，而稍把纸箱一斜，就可以透过这道开口从里面看到外边了，这东西做起来不难，起的作用可不小。因此选择薄膜时一定要慎重，要尽可能用既厚实又柔软的那种。不要用气温稍有变化就发硬的便宜

货，更不能用风一吹就翻起来的薄家伙。薄膜的厚度和柔软度，至少要保证它随箱子的倾斜能自由地调节竖缝的宽窄，稍微有点风也不至于翻起来。要知道，对于箱男来说，这条竖缝简直就是他的眼神，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万万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是一个窥视外界的孔。对箱子倾斜度的调节，代表着箱男对外界的眼神，当然这眼神决不会是不带恶意的。即便是世界上最狠毒的目光，我想也毒不过这乙烯窗帘缝里透出来的东西。对于整天处于遭人白眼地位的箱男来说，这条缝就是他少有的护身法宝。我就不信，世上会有人被这条缝里的目光盯上几眼后能做到不为之所动。要真有，我倒一睹他的尊容。

要是得经常出入人流如潮的场所，也可以在纸箱的两侧开辅助孔。办法是：在直径十五厘米的范围内用粗铁钉扎几个小孔，孔与孔的间隔，以不影响纸箱强度为原则。这些小孔，既是辅助窥视孔，又可帮助辨别外界声音的方位。孔从里向外开，毛刺面在外——这样做虽然有损纸箱的外观，但似乎对防止灌雨有好处。

最后的工作，是把余下的铁丝按五厘米、十厘米、十五厘米长度裁成短截，扭成大小不等的钩，固定在纸箱内壁。尽管说是随身物品越少越好，但手头必需的用品还是要带的。什么收音机啦，水杯啦，热水瓶啦，手电筒啦，手巾啦，杂物盒啦，这些东西收拾起来够费事的，壁上有几个挂钩就方便多了。

至于为什么要带深统雨靴，不说谁都明白。反正纸箱的孔开好了，事情也就差不多完了。麻袋嘛，缠在腰间，可以填补身子与纸箱壁之间的空隙，走起路来箱子不会晃荡。在腰上裹三层，把前面破开，有什么事行动起来方便，比如大小便什么的，就利索多了。

《例如，A 是这样走出去的》

纸箱的制作并不难，充其量一个小时就能完成。问题是，真要把这玩艺套在身上做箱男，得有相当的勇气。这纸箱原来谁也不稀罕，可一旦谁钻进去，套着它在街上走，他就即刻成了一个箱不箱、人不人的怪物。箱男身上有一种令人恶心的毒。当然罗，杂耍棚里的熊男、棚外画上蛇女身上多少也有点毒，不过这毒跟门票钱刚好相抵，可箱男身上的毒就不这么简单了。

就说你吧，恐怕就没听人说过箱男的事。这箱男不一定非得是我，当箱男的又不是我一个。虽然还没有过这方面的统计数字，但有迹象显示，全国上下到处都有箱男游动的身影。但奇怪的是，我从未听人谈论过箱男。我觉得，世人好象打算对这事就这么缄口不语下去似的。

那么，眼前的事实呢?

不用装聋卖傻了。箱男不扎眼，这也是事实。他往人行天桥下、公共厕所和公路护拦间一钻，就和垃圾毫无区别了。但是，不起眼不等于看不见。这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不至于碰不上。就说你吧，就肯定见过，只不过是不想承认见过罢了。这种心情我明白。明明看见了却假装没看见的，不光是你，被你看见的那人也一样。想想看，就算是半夜三更戴着墨眼镜或蒙着面在外面走走，别人就会不是认为他想作什么案，就是认为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把全身都捂在纸箱里的我们这号人就更不用说了。无论别人投来什么样的怀疑眼光，我们都绝不会吱声叫屈的。

说到这儿，你肯定会奇怪地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会

心甘情愿地加入箱男的行列呢？这动机说起来有时叫人听了心烦，甚至听起来算不上是动机，比如说A吧——

某一天，一个箱男住到了A所在的公寓的窗下。对这东西，A不想看也得看，不去想自然也得想。A感情上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他自己的势力范围被这个外来怪物非法侵犯了，他当然厌恶、烦燥、恼火，当然想出出气。不过起初他还是忍了下来。心想过不了多久，附近那些好管事的人就会把他当垃圾弄走的。结果等来等去，还是不见人来收拾。最后，A实在忍不下去了。跑到公寓管理员那里去诉苦，结果没有上文。毕竟能抬眼从家里看见这家伙的只有A一个，眼不见心不烦，别人怎么会管这闲事呢？看来，这些邻居们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装着没看见，想就这么拉倒。

A实在无奈，只好自己去了警亭。接待的警官听完了申诉，满脸不情愿地问："那么就是说，你打过招呼叫他走啦？"随后又叫A先写份受害报案书放在那里再说。到这时，A感到，原来这箱男也不是那么简单对付得了的。

警官带有嘲弄的追问，逼得A只好痛下决心靠自己来解决问题。于是，他离开警亭，顺路到朋友家借来了一支气枪，回家后先抽支烟，稳稳神，然后第一次不是侧目斜视而是正目怒视地看着窗外。说来也巧，箱男的薄膜窗这会儿也正对着这边。两者间的距离不过三、四米。好象看准了A的无能似地，对方把纸箱一斜，窗上吊着的半透明乙烯帘立刻纵向地分成两片，里面露出一只干巴巴的眼睛。这下，A可真的火了，他顾不上开窗，立刻把子弹塞进枪膛，把枪端了起来。

可是瞄哪儿？距离这么近，要真打，连眼珠都能打中！不

行,这样做只能图一时痛快,事后的局面可不好收拾。我只要能把他赶走就行。想到这儿,A脑里有点乱了,他想象着对方在纸箱里的姿势。描画着纸箱里那个身体的轮廓。不知不觉,压着扳机的指头有点麻了,他有点犹豫了。行,要是这么就能把对方吓跑,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也并不想让他流哪怕是一滴血。不过,这么老等下去也不是办法,一旦对方看透我的心思,知道我不会动真格的,那事情就麻烦了。A就这么端着枪等着,看他能挨多久。等着等着,火又涌上来了,时间在一分分过去,火在一阵阵往上涌,在燃烧、燃烧——手指终于勾动了扳机。几乎是同时,先是枪身,接着是对面的纸箱,发出了一声象是伞把掠过湿裤腿时的那种沉闷的声响。

纸箱抖了一下,无论厂家在箱子的强度上动了多少脑筋,这东西毕竟是纸做的。就算它能承受一定面积的压力,集中于一点的冲击力它是对付不了的。铅弹肯定实打实地扎进了那家伙的肉里。不过奇怪的是,里面并没有传出预想的惨叫声或者骂声。

纸箱跳了一下,静静地落到地上。箱中好象有了点动静。A楞楞地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他刚才瞄准的部位,是连接窥视窗右上方和左下方的斜线上往下几厘米的地方,估计那儿差不多是那人右肩下方吧。是不是心太软没打中?从纸箱的反应看,不象。这时,他脑里浮现出一连串不快的想象。说不定,当时那男人在纸箱里并不是对着正前方,说不定是把整个下半身捂在麻袋里以某种姿势呆在里面也不得而知;也有可能他的腿是斜对箱壁伸着,而不是双腿盘着。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不能排除的最坏可能是:子弹擦过肩头,击中了他的头动脉。

A木然地站在那儿,满脑子一团糟。他呆呆着张着嘴,象是

描着一个崩着的椭圆。他真盼着那箱子能跑起来，象盼救星似地静候着纸箱的下一个动静。还没动——不，在动——确实在动！幅度没有钟的秒针大，但肯定比分针要快，纸箱的倾斜越来越明显了。该不会就这么倒下去吧？里面传出一阵半干不湿的泥土磨擦声，站起来了，他突然站起来了，个子还真高！接着，里面传出一种象是敲打湿帐篷的声音，那人缓缓地扭过身子，低声咳嗽了几下，然后伸伸腰，微微地左右摇晃着纸箱，迈开了步子。也许是弓着背吧，腰的部位显得特别朝后，简直有点令人不安。他好象是说了句什么，不过A没听清。他一步步地沿建筑物走到路上，随后就地拐了个弯，消失了。A心中留下的最大遗憾是，他没能看到箱男离去时的那张脸。

或许是精神作用吧，箱男呆过的地方，显得比旁边的土要黑。他留下了五截踩灭的烟头。一个用纸作塞的空瓶，里面趴着两只大蜘蛛，其中一只好象已经死了。还有揉成团的巧克力面包纸，再就是三块连成一线的拇指大的暗褐色斑点。是血迹？不，好象是痰或口水。看到眼前的这些，A笑了，这是只挂在嘴角的几分焦虑几分抱歉的那种暗笑。总之，他的预期目的达到了。

半个月后，箱男的事A差不多忘了。只是上班去车站途中想抄近路时，他心里总象有什么事似的，不知怎的总是避开了以前走惯的小胡同。另外就是，他还没彻底改掉早上起床和外出进门后先要往窗外瞟一眼的老习惯。要不是想起自己的冰箱该换新的了，他这些习惯迟早也会改掉的。

谁都知道，带冷冻室的新冰箱，商店是连同包装纸箱一块交给顾客的。而且，这种纸箱的大小还正合适。取出冰箱，看到眼前的空纸箱时，A的记忆突然复苏了。他听到了鞭子抽打般的

声响，觉得时光倒流了两个星期，那气枪子弹又“嗖”地一声弹了回来。A心中顿时乱了，想赶快把纸箱收拾起来。可是，想归想，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折腾了半天，他只是翻来复去地洗了洗手，擦了下鼻子，漱了一阵口而已。也许是那颗弹回的气枪子弹在作怪吧，它冲破了A的头盖骨，在脑袋里绕了几个圈。已经把他的神经搅乱了。他扭头看了看四周，拉上窗帘，随后哆哆嗦嗦地试着钻进了纸箱。

里面很黑，防水涂料散发出一股清香。不知怎的，他觉得这地方非常令人向往，这种向往象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思念。他真想从此就在这里面呆下去。不到一分钟，他清醒过来了，几分不乐意地把没收拾的纸箱放到了一边。

第二天下班回家后，他苦笑着用刀在箱上挖了一个窗，这回是从头上套下去试了试，又立即把纸箱扔到一边。现在，他怎么也苦笑不起来了。他实在不明白，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心脏的剧烈跳动告诉他某种危险即将来临。他对准墙角，使劲地——但又有分寸地——向纸箱猛踢了几脚。

第三天，这次已经不那么冲动了。他钻进纸箱，从挖好的窗口瞧瞧外边。昨晚为什么那么冲动，现在已经记不得了。能清晰感觉到的，就是自己心里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感觉也不坏。四周所有东西上的刺都脱落了，一切显得那么圆润。现在他才意识到，从前习以为常的那些东西，原来浑身都生着意想不到的刺。这些刺一直给自己造成无形的紧张。墙上的污迹、随堆乱放的旧杂志、带天线尖尖的小电视、电视上积满烟头的牛肉罐头盒，原来这些东西都是浑身生刺的。或许，对冰箱包装箱那种盲目的先入之见也该丢掉才是。

在此后的一天里，A罩着纸箱看了电视。

到冰箱买回的第五天，只要是呆在家里，除吃饭、大小便、睡觉外，A都是在纸箱里度过的。除掠过一丝良心上的自责，他并没有感到呆在里边有什么不好。相反，他觉得这样自然得多，舒坦得多。甚至对自己已经厌腻了的孤身生活，他也觉得是因祸得福了。

第六天，也就是换冰箱后的第五个周末，A家里没有客人，自己也不打算上哪儿去。他一早就钻了进去。在这里边，他觉得自己心平气和，不过好象还缺点什么。中午前后，他总算弄清自己追求的目标了，于是马上跨出家门，风风火火地从这家商店走到那家商店。回家时，他满载而归——便盆、手电筒、热水瓶、野炊餐具、胶布、铁丝、小镜子、七色广告颜料。几种不加热就能吃的方便食品……。用胶布和铁丝对纸箱进行加固处理后，他抱着刚买回的成套用品一头扎进自己修筑的城堡。现在，用餐也好，用便也好，都不用出来了。A在纸箱内壁，也就是窥视窗的左壁吊上小镜，借着手电的光，先用广告颜料把嘴唇涂成绿色，然后在眼睛四周描出层层展开的彩虹圈，红色做内圈。这会儿，他的脸与其说象人，不如说更象鸟或鱼什么的。也有点象从直升飞机上俯视游乐园时看到的那种风景。对着小镜，他仿佛看到自己正从这风景中匆匆逃离，只留下小小的背影。他心中充满了满足感，这恐怕是与纸箱最协调的化妆了，自己终于成了配得上这容器的内在物。他怀着几分兴奋，在纸箱里稍稍手淫一阵后，第一次就这么套在纸箱里，靠着墙安然闭上了双眼。

第二天，冰箱买回一周了。就在这天，A套在纸箱里，蹑手蹑脚地走上了街头。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若是说A有什么过失的话，那过失只不过是：对箱男他比

别人多在意了一点。不要对 A 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只要你在心里描绘过类似下边的美景，怀抱过类似下边的梦想，哪怕是只有过一次，就不要以为 A 离自己很遥远。这梦境就是：世上有这么一座不知名的都市，它所有的大门都向不知名的市民无条件地敞开着。即使是对素不相识的人，你也不用防范或戒备；不管你是双脚朝天地倒立着走也好，在路边席地而眠也好，都不会遭人斥责；你可以随意叫人停下来，而不需经任何人许可；你喜欢唱歌，那就尽情地唱吧，唱够了，想什么时候就可以在什么时候混进不知名的人流。如果你果真梦见过这样的情景，那就意味着你已面临着与 A 相似的危机。

所以我奉劝各位，切莫轻易将枪口指向 A。

《只怕万一》

我这人有点罗嗦，再说一遍，我现在是箱男。下面谈谈我自己吧！

这会儿，我呆在县道三号线的运河桥下，边躲雨边写这份手记。我的表不太准，现在时间是五点十五分左右，这雨是一大早就下起的，夜空正用它那漆黑的裙摆括着大地。放眼能看到的，只有渔业协会的仓库和村储木场。看不见人家，也看不见行人，过桥卡车的前灯也照不到我这儿。写字用的光，来自吊在箱顶的电筒。也许是这光的缘故吧，本该是绿色的圆珠笔字，看上去却接近黑色。

海边的雨，发出一股狗喘的气一般的怪味，雨又细又密，歪来扭去地洒落在地上，好象空中悬着一台转动的喷雾器似的。在这儿避雨，并不那么合适，桥下的内空太高了点。不，要说不合适，并不是在这儿避雨不合适，而是哪儿都不合适—— 一个箱男，在这个时候，呆在这个地方这事本身就不合适，不合情理。就拿这电筒来说吧，用它本身也是不必要的浪费。我们这些露宿街头的人，用的东西几乎都是拾来的，要用的东西也都捡得到。可电池这类消耗品就不同了，它没捡的。也就是说，为写几个字就用电筒，这种奢侈我们本不应享受。最近路灯多了，灯泡瓦数也大了，光质也好多了，能边躲雨边看报纸的地方多的是。

那么，我这会儿蹲在这箱男本不该来的地方干吗？而且都两个多小时了。这事得先讲清楚。当然罗，无论怎么解释，我都没把握让你们信，反正你们是不会信的。不过，信也罢，不信也罢，事实终归是事实，我也拿它没办法。告诉你们吧，我的纸箱

要卖了，而且是换五张万元大票呢。我就是为这笔交易来的。这会儿在等我的买主。你们不信，我也是将信将疑。不信吧，真还有这种人，竟愿意掏钱买我这旧纸箱。鬼知道那人是怎么想的。

既然不信，为什么又应邀赴约呢？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既没有理由相信，又没理由不信，就这个。就象人们在路边看见什么亮东西会停下来看看一样，我的这位买主，就象夕阳下闪光的破啤酒瓶，也有那么点亮，我知道它没什么价值，但在破玻璃片中，它反射的光透出一种奇特的魅力，让我产生一种身临别境的感觉。尤其是她那双腿，就象从高处往下看到的铁轨，修长且有弹性，走起路来轻巧舒展，就象一望无际的蔚蓝天空。总之，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反正我似乎已经被这双腿解除了武装。

当然，现在有点后悔。或许更准确地说，我现在已被那迟早会后悔不迭的预感搞得心灰意冷了，真够惨的。想来想去，这事都有失箱男的身份，我简直是干了一件自我放弃箱男特权的傻事。要说我对她抱有什么希望，那也只是那种用高精度分析仪都检测不出的微乎其微的希望。我的纸箱是不是开始有了什么变化？或许是的，现在想来，自我荡到这儿以来，纸箱的表面似乎没那么结实了，动不动就擦伤，看来，这儿对我确实怀有敌意。

本来，选择这么个地方成交，一半是出于她指定，一半来自我的暗示。按理说，我的危险同时也应是她的危险。桥头一带不行，那儿好象在供奉淹死的孩子，一座系红兜的地藏菩萨石像就立在那儿。再往上游方向去点有个小码头，去码头得下一段石坎，那石坎旁边本来不错，可是最近那儿好象刚修过，好好的地方竖了一块禁止戏水的白告示牌，也不好，于是我们才把碰头地点定在桥下。不过好在我窥视窗的乙烯被雨淋湿了，透明感

强了些，远处的动静看得还算清楚。运河边的混凝土堤，在窗上映出一道灰蒙蒙的斜线。河边停靠的小货轮上，小灯吐着惨白的光，迎着流淌的水微微抖动着，把明亮淡淡地撒在堤上的小路上。这时谁要是从路上走过，还多少有点显眼，明显得象撒落在衣服上的墨水污迹。

看！一只猫从路上横窜过去了，一只脏兮兮的、生着乱蓬蓬的毛的猫。它好象怀着好多仔，拖着沉甸甸、鼓囊囊的肚皮。耳朵上的肉东一块西一片地缺着，怕是打架时被咬掉的吧。现在能这样一边写一边看周围的动静，至少可以说我的神经还正常。对方想打我个冷不防？哼，没那么容易！

你也猜得出，我现在最盼望的是她本人亲自来赴约。不过，靠不住的因素太多了。首先，掏五万元买这纸箱叫人难以置信。其次，答应由她到这种地方来取货也不合情理。总之是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不信没理，信又没据。又想起她那淡得几近透明的细脖子了。还是有备无患，留一手为上策。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要真有个万一，手头这本子就是物证。会怎么个死法我不知道，反正自杀的念头我是绝对没有的。我要是死了，死因让人怎么说都行，但绝不愿被人说成是自杀。世人无论怎么说我逃避现实，躲进纸箱，消声匿迹都行，但箱男和三

（墨水没了。从杂物盒里翻出铅笔。削笔用了两分钟。谢天谢地，我没在这会儿被人杀死，我有证据：虽然圆珠笔字变成了铅笔字，但字迹没有丝毫改变。）

唉，刚才写到哪儿啦？对，大概写到“流”字的左半截了。我那时想写的是“箱男毕竟和流浪汉不同”吧。不过，世人区分二者时好象不及我们清楚。相似之处也确实太多了。比如不带身份证、无职业、无固定居所、对人隐瞒姓名年龄、吃饭睡觉的时间

地点不定。还有……哦，不理发、不刷牙、简直不洗澡，过日子几乎不花钱……等等。

不过，乞丐、流浪汉他们对这种区别却好象很敏感。因为此，我曾吃过不少苦头。这方面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告诉你。尤其是“结帮”乞丐，视我为眼中钉。一旦进入他们的地盘，那反应不只是冷眼相对，而是神经过敏。这帮人对我的敌意和傲慢，甚至比那些有固定居所，挣钱养活自己的家伙还厉害。还有，到目前为止，没听说有哪个乞丐改做箱男的，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就是乞丐。反正大家彼此彼此吧。不过，我可没小瞧他们。令人不解的是，乞丐好歹还被看作普通人中的一个层次，而谁要是做了箱男，那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就恐怕连乞丐都不如。

方向神经麻痹是箱男的通病。一麻痹起来，就觉得地平线在摇晃，折腾得人晕了船似地想吐。不过不知为什么，堕落感是没有的，我们从不为自己的纸箱感到内疚。甚至我还认为，这纸箱不仅是左寻右觅后才跨入的死胡同，而且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出口。究竟通往哪里说不清，但肯定是另一个世界。兜了半天圈子，可憋着呕吐感，透过小窗观察外面动静这种活法本身，说来说去还是个死胡同。好了，大话不说了。我想清楚告诉你的就一句话，总之我不想去死。

等这么老半天了。怎么还没来？到底还是压根就没打算来吧？火柴只剩七根了，该死，打湿了的烟抽起来真没味！

这算什么事……

抿口威士忌，调调口味！哦，这小瓶里没多少了，不到三分之一。

算了，谁在乎她来不来，真是她来了我才难办呢。问题是她不来时会出现的情形。我老觉得事态在朝我不太情愿看到的方

向发展。要是有人替她来怎么办？对付这个，我心里已经有数。他们肯定是一伙的，想用她做诱饵，把我骗出来，就在这桥下取我性命。箱男天生就是遭宰的命——没说错吧，这世上有我没我还不都一样？杀了等于白杀。既然如此，杀手们当然会打我的主意。不过如意算盘也别拨得太好，我也作好了还手的准备。你看，这坡又陡又滑，是的，他们的胳膊或许比我粗点，不过要论谁比谁舍得玩命呢？

在这儿舍命我求之不得，时间又好，潮速也没话说。这运河入海口，涨潮时海水回灌，象竖着剖开的漏斗。这老式的桥，厚敦敦的，象系在漏斗脖根的粗绳，绳的中部凸部弓形。即便是桥头下边内空也很高。我们这些箱男，蜗牛似地成天背着经过防水处理的纸屋，哪儿都能去。桥墩高了点也好，雨下得歪了点也好，都不是大不了的事。与真正的房子相比，我们的房子的缺陷无非是少了一层地板，有点怕潮风顺着斜坡往上刮。不过万事都看人怎么想，没地板有没地板的优势，用不着担心底下进水。即使涨潮加天雨，水位突然升高，只要它不漫过深统胶靴，起身挪哪个地方就成。这好处，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何况现在已是退潮的时刻，水决不会再往上涨。沿堤岸望去，那些受废油污染生了臭的水草，勾出一条规则的黑带，把周围的景物分割成上下两个部分。

不知从何处扑过来一排黑色的浪头，碾平了平静水面的皱纹。桥脚不远的下流处渐渐形成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漩涡，粘糊糊的，有点象稀释后的粗制糖水。这些漩涡看上去并不深，那些鱼箱、鱼篓的残片、塑料容器——萎萎缩缩地靠近它们，马上哆嗦着身子旋转起来，还没转上几圈就减缓了速度，被漩涡吞没得无影无踪。

对，到了紧要关头，就让这笔记本也随残片去。如果什么人出现在堤顶，只要不是她，我就马上把这本子装进塑料袋，把它吹胀，系住袋口，然后把系好的部分折回来，用细铁丝一道道地捆好，完成这些，大概需要二十二、三秒。接着，在铁丝上再贴一层红塑料胶带，胶带的尾巴拖得长长的，以便容易被人发现。胶带上用纸绳系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这些事五秒内可以干完。上面两步工作，加起来要三十秒左右，即使手脚再慢，一分钟足够。而那家伙从码头石坎走下来，然而走过护堤石坡上这儿，怎么说也要两、三分钟，准备时间从容得很。一旦发现他来意不善，我就马上把袋子抛到水里去。靠那块石头的力量，可以抛得相当远，任他伸再长的手捞也够不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塑料管淌向漩涡。如果那家伙水性好，会不会跳进水里去追呢？不会。越是会游泳的，越不会干傻事。在开始退潮的一小时内，这儿连小船都是禁止通行的，即使没看过那立着的牌子，会水的人也会知道漩涡的厉害。塑料袋被卷进漩涡，在下面兜了几圈后，漂起来时肯定已经被抛得老远。再过几小时、几天后，纸绳一泡断，石头一脱落，装满空气的塑料袋被潮水推着在岸边漂来漂去，红胶带又醒目，总有人会发现的。

主意倒想得不错，要是那家伙就在这会儿出现呢？靠前面写的那些，就能证明他是凶手吗？我看不行。就算我现在就写上他的名字，谁也不会相信。把自己的目的写在上面，只会降低笔记本的可信度，人们会认为一切都是编造的。不过，我做的还没有漏洞，这笔记本的表皮右上角用透明胶带粘的黑白底片——也许不怎么清楚——会成为铁的证据。胳膊下夹着气枪，枪口朝下，用身体把它遮着，一溜小跑地逃走的中年男子，他就是凶手。如果放大后看，许多细微特征都会清楚地显示出来的：

这人穿衣服不精心，但衣料不错，皱巴巴的裤子；有点胖，但很结实；指头尖圆圆的，不象是干体力活的人。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这人穿的鞋样式比较特别，鞋帮很短，靠脚指头那儿挖得很深，是一双拖鞋式的浅鞋，这表明他从事的职业需要比一般人多脱鞋。

如果捡到这笔记本的人多动几下脑子，说不定还可以发点小财呢！

嗳，漩涡涌上来了，就象人背后胀鼓鼓的肌肉。附近还有人走过，不过我不必在意他们的目光。正头顶的桥上，每隔一秒钟就有一辆满载冻鱼、木材的大卡车通过。这些家伙蹬着厚厚的水泥板，喘着粗气，只顾自己发狂地嘶叫，跟瞎了眼的蠢驴没什么两样。只要想干，岂止是死尸，就连活人也可以在这里大大方方地收拾。这儿是理想的杀人场地，也是被人杀的理想场地。

铅笔得削了，将就着用吧。她究竟是来还是不来。

（这什么烂刀，连铅笔都削不动！要是明天还活着，得去搞几支圆珠笔来，中学侧门边捡的笔，芯里剩的油最多。）

《有关封皮后物证照片的几点说明》

拍摄时间：约一周至十天左右前的一个傍晚。（时间神经麻痹乃箱男的通病）

拍摄地点：酱油厂黑院墙靠门一侧（底片中斜裁的部分是墙的影子）

当时，我正站在那儿小便，突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声响，和卡车轮子下弹出来的石子撞在纸箱上的声音差不多（我经常在路边过夜，对这种声音很熟悉），可附近不仅没卡车，连三轮车的影子都不见一个，声音还没落，我就感到左肩痛得难受，就象用虫牙咬冰块般地痛。连刚拉半截的小便也止住了。透过纸箱侧面的小孔望去，眼前的墙尽头连着山坡，山坡上的小路已经变成了沙石路，几根桑树枝伸在正要沿工厂墙头拐弯的路上方（底片左边露出了树枝的一部分）。树后，一个男人猫着腰（准备开溜的架式）正要起身。这人肩上挎着一根一米左右长的棒子，棒身在夕阳下发出乌黑的光。一看便知道，那是一支气枪。我顾不得拉裤子，马上端起了相机（其实，当箱男前我是一个刚能独立工作的摄影师，干一阵后不知怎地做了箱男，所以至今身边还带着最基本的照相器材），转换纸箱角度拍，连拍了三张（没时间测距离，相机以前就拨在 1/250 秒。F11 上，估计焦距、景深还行）。不一会，那男人穿过小路从视野中消失了。

前面发生的事，很大程度上都可以通过这照片得到证实。而此后发生的事，我就没什么东西可作证据了。请相信我的证词，剩下的只能靠你，以及这笔记本拾者本人来作证了。

至于狙击手身份的大致推测……

请参阅《A 是这样走出去》的一节。那些受箱男感染，进而自己也想当箱男的人，最初都是从用气枪对箱男进行过头攻击的形态出现的。因此，我当时既没有呼救，也没有去追。与此相反，我为自己将增加一个新伙伴而高兴，甚至对他怀有几分亲近感。想到这些，我不再感到肩膀的疼痛，只觉得有点火辣辣的。往后的日子里，必须忍受多出我几倍的疼痛的，反而会是那个狙击手。既然如此，我又何苦让他痛上加痛呢？

看着他离去后空荡荡的山坡，我心里象损坏的自来水龙头，透凉透凉的。酱油厂冒出的那种糊沙糖的焦臭，象一张沙纸，无情地打磨着夕阳光刻出的一个个淡影的角。远处传来拖薪柴的沙沙声，单调乏味。再往远点，就剩下摩托车清脆的“突突”声。过了两秒、三秒，还是不见人影。这附近的人，难道都象地蚕钻到地底下去了？这悠静过分、令人感伤的风景。不过，这些都骗不过我箱男的眼睛。只要凑近纸箱的小窗，藏在这风景背后的假象和贪欲就尽收眼底。这路，看上去像是通往什么地方的直行线，我才不上你的当往前走呢。我现在只不过是想在这儿轻松地方便方便罢了，完事就走。适合我去的，还是车站附近、拥挤的商业区之类的地方。那儿充其量只三、四条路，看上去却迷宫似的，我喜欢这种直爽，呆在那儿心里就是舒坦。看今天样子，这小地方对我不太合适，首先是这里假直路多。想起那拿气枪的男人一头扎进这种路，到时候却分不清东西南北的窘样，我不禁又感伤起来。

捂着伤口的手指粘糊糊的，指缝里渗满了血。我不觉突然紧张起来。东京的热闹的地方怎么样我不知道，这 T 市的闹市区是绝对容不得两个箱男的。如果他无论如何要做箱男，那么，

我们之间一场地盘争夺战就在所难免了。这次他用气枪没能把我赶走，说不定下次会用猎枪的。刚才我对付他的办法会不会有问题？其实，最近几天里，有个男人几次都想靠近我，有一次还直接打招呼让我走，那男人好象就是他。每次我都是用老办法，斜着纸箱，一声不吭地从窗缝里看他几眼。一般人是受不了这一着的，连警察、铁道公安都会马上缩回去。对付这家伙，是不是该开口还他两句，免得把他逼到拿气枪的地步？

随着新角色的出场，看来我的推测得合盘更改了。

这个新的角色，是骑着自行车突然出现在我身边的。当时，我正望着那条假直路胡思乱想，突然旁边有谁喊了声："坡上有医院！"，话音没落，只见几个白嫩的指头从外边拨开我的窗帘，塞进三张千元的纸币。好象我这纸箱是邮筒似的。待我吃惊地扭过头来时，只能看到这人十米以外的背影了。这是个年轻的姑娘，刚才那干涸低沉的声音，简直不象是她发出来的。没等我端起相机，姑娘已经绕过叉道，一溜烟地消失了。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那两条踩着自行车的腿却使我着了迷。这腿细得恰到好处，肉感既适应又匀称，给人一种轻松感。腿后的肉白嫩白嫩的，象双壳贝张开时看到的那种。我只顾看那腿，竟忘了记下她衣服的颜色。不过，光这两条腿是不足以解除我武装的。如果不是那肩上的伤口恶化，我也决不会去坡上的医院，自然也不会知道朝我开枪的男人正是那医院的医生，那姑娘是医院的护士。我自然也不会傻乎乎地跑到这危险的桥洞里来等她(或是她的代理人)了。

我叼上一支烟，把那三千元数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分开折起来，塞进胶靴里。据说被抓来关进笼子的鸟宁可饿死也不会吃

食，不过也听说死囚都会津津有味地抽递上来的最后一支烟，我不是鸟，也不必把他们两个人硬扯到一块去搞得自己神经兮兮的。想到这儿，我才放心地给烟点上火。拿气枪的男人就是拿气枪的男人，姑娘就是姑娘，没什么大不了的。姑娘急急忙忙地走掉，只不过是她对自己那强加于我的慈善行为有点不好意思罢了，她的离去只是出于礼貌。这样想不就没事了吗？

但是，无论我一支接一支地抽多少烟，对我执行死刑的刽子手是不会就这么等下去的。行刑的时刻在一分分地逼近。快天亮时，肩上化脓的伤口抽缩着疼起来，一阵一阵地，就象细细的胶皮管松一阵紧一阵地夹着我的心。我连忙钻出纸箱，走到山坡上的医院。进门一看，那骑自行车的姑娘和背气枪的男人正端着注射器和手术刀等着我呢！我并没有感到多少意外，倒觉得这正是自己预料之中的场面。

等我躺在床上醒来时，发现姑娘正俯身看着我，房里弥漫着一股维生素和拉苏水的味道。护士的白大褂好象具有使时间凝固的功能，时间一停止流动，事物的因果关系就会被切断，即使做出再下流的事也不必担心遭人非议。遗憾的是，当时的我，不可能走到这一步，而只是萌生了一种解脱感。这种感觉使我忘记了自己那张脱离了纸箱的保护、裸露在世人面前的脸。我无拘无束地向她谈了自己的经历，她不时点点头，报以充满理解的微笑。这微笑，象是刻在凝固的空气中，再用光的彩笔上过色的雕塑。毫无戒备和掩饰，以至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这微笑是坦露胸怀的爱的表白。它甚至使我忘记了她那被白衣下摆遮得严严实实的白皙的双腿。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只第一次飞向大自然的小鸟，欣喜地扑腾着（歪歪扭扭不成模样地，然而却是忘情地）自己的双翅。我要用自己的翅膀划破天空了，我要飞了

——我沉醉在她春风般的微笑中，几乎打消了重返纸箱的念头。也不知是在什么时候，我们之间达成了我自己都觉得不合情理的协议：我认识某个箱男（那还用说），可以按五万元的价格（我甚至劝过她不必掏钱）替她去把他的纸箱买过来。现在想来，我该问问她买这纸箱干什么用。不过面对她的微笑，我当时实在无法启齿，因为在那种气氛中间这个是唐突的。

一走出医院，她的微笑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回到藏纸箱的桥下时，由于好久没吃东西了，只觉得胃翻得我身子在摇晃，吐了半天酸水。是不是他们趁我不注意在我身上打了麻痹针，让我稀里糊涂地中了他们的圈套？现在总算识破了他们的伎俩，不过不知怎的，对她我还是恨不起来。

（以下是十几行话外附记。别说字体，就连圆珠芯的颜色都和正文一模一样。）

——我是说那个套着纸箱的要饭的。

——知道，我是搞摄影的嘛！摄影师的任务就是偷看，走到哪儿快门按到哪儿也许太下贱了吧。

——我是说那用旧的包装纸箱。

——哦，那人说不定是我的一个朋友。搞错没有我没准，不过不能说肯定搞错了。他和我一样，也是搞摄影的 。也不知怎么搞的，在街上碰动了快门——回家洗出来一看，照的象是一个箱男。于是上了劲儿，四处寻找拍下的那家伙，最后还是没能碰上。找着找着，结果对拍街景着了迷。而且人家越是不愿让人拍下去的，他越要去拍。没法子，只好偷拍。这时他突然冒出一

个好主意:要是自己也套上纸箱扮成箱男,不就可以随便拍了吗?这箱男,自己特意去找都找不着,扮成箱男,谁还会注意纸箱里的镜头?这着准行!后来,这家伙果然成功了。他扮成箱男,一门心思搞街头即兴摄影,还真出了不少好作品。可是,就在同行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时,这家伙却没了踪影。打那以后,再也没回过公寓。后来听人说,他弄假成真,真的当箱男去了。

——这些人也真是,干嘛不愿让人拍?我才不在乎人家把镜头对准我呢!

——摄影师的眼睛可象刀一样厉害罗,简直就像要剥掉你身上穿的衣服看似的。

——那也不怕,我当过模特。

——说真的,我真想帮你做点什么。可惜我什么也做不了。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我这人能做的,充其量只是在取景窗里面看着你按动快门。然后让你洁白透明的身子漂在显影液里。暗室里那硅石样的黄绿色的灯光——指着八点的暗室钟的秒针——不沾水、油膜样光滑的像纸——隐隐显出的淡影——淡影中又冒出影来——影上再造影——终于,你裸体的轮廓现出来了,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出现了,就像闯进我的心的犯人的足迹。

——我,我想要那纸箱……。

《流浪汉曝尸街头　十万人视若无睹》

二十三日下午七点左右，新宿警署巡警在东京新宿站西口地下通道发现了一名靠在柱子上死去的流浪汉。当时，下班回家和狂商店的人来往不绝。

据该署调查，死者为男性，四十岁左右，身高一米六三，胖瘦适中，身着花长袖衬衣，脚穿深统胶鞋，头发零乱。该男子随身携带有二百五十元零钱，再就是几张报纸，估计是用作寝垫的。身上没有发现可以证明死者身份的姓名、住址等证件。

从发现死者的地下通道通过的上下车乘客每天多达几十万人(据新宿站统计)，附近有一排公用电话。据目击者说，该男子当天下午开始就坐在那里，姿势一直没变，路人谁也没有在意，死后六、七小时才被巡警发现，警方没有接到过报警。另外，距发现死者的现场不足十米处就有警亭。据值班警察称，由于死者被柱挡住，无法看清。

《后来，我打了几次瞌睡》

你听说过贝壳草吗？我这会儿坐的石坡上，布满每道石缝的，好象就是这种草。它叶子象贝壳，叶片上生满了星星点点的小刺。

据说闻了贝壳草会做梦，梦见自己成了一条鱼。

这话听起来有点玄，不过并非毫无道理。贝壳草喜欢含盐分的湿土，自然容易在海边生长。那么，产生这种传说就不足为奇了。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贝壳草花粉中所含的生物碱会使人产生类似头昏的眩晕感，并刺激人的呼吸器官粘膜，因此，它能使人陷于一种即将溺死的错觉。

如果说仅是这些，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贝壳草的梦，问题不在于做梦本身，麻烦就麻烦在从梦中醒来时。真正的鱼是什么感觉我们不得而知，据说贝壳草梦中的鱼对时间的感觉很奇特。在贝壳草梦中的鱼看来，时间过得慢得多。现实中几秒的时间，在梦中会感到是过了几个小时、几个星期似的。

尽管时间过得慢，不过起初一阵子它还算过得快活。刚成鱼身，自然对周围感到新奇。它时而嬉戏于岩石背后漂荡的水草间，时而跳跃于水波中晃动的光环上，时而追逐于比自己弱的小鱼群后。摆脱了引力束缚后倍感轻松的身子，给它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自己轻了，自然会感到整个世界都轻了。那些与引力相关的病痛，什么胃下垂了，绷肩硬脖力啦，什么膝关节疼啦，脚背水肿啦，这些再也不会困扰它。它至少觉得自己一下子年轻了十岁，可以蹦蹦跳跳地玩耍。身子的轻，就象世上的酒，使这梦中鱼陶醉不已。

但是，真鱼且不说，这梦中鱼一旦从陶醉中清醒过来，就会感到百般厌倦。在慢不可待的时间蠕动中，令人难受的寂寞无情地袭来。我们不难想象，这无聊至极的假鱼现在会厌燥成什么样。这是一种五官麻痹后失去感觉的麻木。渐渐地，它对自己一直引为得意的轻松身子，对自己享有自由也反感起来，觉得自己浑身上下被什么东西层层紧绑着，觉得被送进了鱼形的囚笼。为了尝尝脚踏大地的实在感，它伸出了自己的触须。所有的关节，都盼望重新承受以前负荷过的肌肉和身体部位的重量，它很想走路，可是当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了走路必不可少的脚时，它茫然无措。

这时它才注意到，自己不光是没脚，看，耳朵、脖子、肩膀都没有！最可恨的是，没有胳膊——一种无法形容的欠缺感。这胳膊定是被人拧去了。无论是什么样的好奇心，最后总得用手去碰碰，去证实物体的存在才能得到满足。要真正弄清对象的本来面目，不用手去推、去提、去扭、去拧，用指头去感受，是得不到它的完整印象的。这该死的鳞皮囊，是你捆着我，害得碰也碰不得，摸也摸不成，我把你撕了！假鱼想到这儿，憋足浑身劲翻腾起来。结果呢？它只不过是把鳃撑了个满开，把背鳍竖了个挺直，再就是挤出了几厘米胡椒色的粪。

它绷着通红的脸，终于对自己产生了致命的怀疑：我莫非是假鱼？这疑虑一露头它就意识到，自己身上与众不同的太多了。不仅是手和脚，还有，鱼身上怎么会有声带？这会儿还用它在嘀嘀咕咕地说着话发泄不满？想到这些，一种奇痒时的烦燥徒然而生。

刚才这一切，是不是梦？

要说是梦，这梦也太长了。这是个很久以前就做起的长梦。

连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都记不起来了。我什么时候才能从这梦里醒过来呢?

要说有什么办法能在梦中证实自己在做梦虽然不算成熟,倒试过几次,最可靠的方法是揪自己的手背。可现在的麻烦是,我既没有揪的手指,也没有被揪的手背。这一着既然行不通,就漂漂亮亮地从悬崖上跳下去试试怎么样?记得用这种方式成功过几次。如果这样能行,就用不着什么手和脚了。但是,海鱼能坠落吧?

从没听说鱼能坠落的。哪怕是死鱼,也是从水中往海面浮。让鱼在海里坠落,比让气球从空中坠落还要难。即便说鱼在海里的坠落算坠落,那也只是反坠落。

反坠落……

对呀,还有这一招——朝相反的方向往天上坠落,在空气中淹死不就行了吗?无论朝哪个方向,反正都是拿性命作赌注。和朝下的坠落一样。要是真在做梦的话,朝上的坠落也会让我醒过来的。

虽然连这一着都想到了,但假鱼毕竟患有冷血动物不感染的胆小症,它犹豫了。听人说,如果在梦中怀疑自己是在做梦,那这梦也差不多做到尽头了。既然这么久都支撑过来了,再多等会儿也不妨事。

假鱼决定等下去。成天泡在海水里的它,似乎连意志也染成灰冷灰冷的了。

又过了几天、几星期,假鱼再也不能不作决断了。风暴来了,大型热带低压扑向大海,连海底也被搅得翻腾起来。海里掀起的巨浪,迫使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的假鱼也不得不鼓起最后那一丁点勇气。其实并不需要咬紧牙关赶赴刑场的那种勇敢,只

要瞅准时机，把自己的身子交给一个浪头就够了。

突然，挨着扑来一排气势决不亚于五十台电锯的浪头，它卷起假鱼一鼓作气地向前冲去，在岸边撞得粉碎，然后腾空而起——假鱼被推出大海，在空气中淹死了。

那梦呢，醒了吗？对，不能小看贝壳草的梦，它和别的梦不一样。假鱼没等到梦醒就死了。所以，它再也醒不过来了，不得不把它的梦接着做下去。说到底，死了的假鱼只能永远做假鱼，如同被最先进的冷冻技术处理过一般。

每次暴风雨过后，那些躺在海滩上不动弹的鱼中，一定夹杂着不少被贝壳草的花呛得昏睡过去的倒霉鬼。我想。

可是，也不知为什么，我还没有化作鱼。记得瞌睡都打过好几次了，我却依旧是箱男。细想起来，假鱼也罢，箱男也罢，也差不了多少。一旦套上了纸箱，我就连我也不是了，成了一个假我。或许，对这个已经对当假货具备了免疫力的我来说，甚至连做鱼梦的资格也没有。看来，梦了醒，醒了梦，再醒，再梦——无论重复多少次，箱男还得是箱男。

《协议得到履行，除买纸箱的五万元外，从桥上还飞下来一封信。这只是五分钟之前的事。现在附信于此》

我相信你，不要收条。纸箱也交由你处理。
请在潮落之前把它撕碎，扔到海里去。

《…………》

这可是我预料之外的结局。我把这封信翻来复去地看了好几遍。还能从中读出什么来吗？除了字面的意义之外，现在我无法对它作出别的解释。我闻了闻这张折成三叠的信纸，只是稍微闻到了点拉苏水味。

我一直认定，来赴约的是那个医生。设想的所有对策，都是建立在医生袭击我这一前提下的。可是来的是她本人。对，她自己来了，来的是她自己，她本人独自——真不明白。不准说我不知道——既然她和约好了，就该照约定的去做，没别的。我在这儿发什么楞？就象期望着她说话不算数似的。也许事实就是如此，她说话不算数，我或许心里还舒服些。她守了约，我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不过且慢！也许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我忽略了。比如，她在这件事中所处的地位——还有作用——这些我都得重新想想……

接着往下写似乎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我既没有杀人，也没有被杀，没有什么要进一步解释的了。

这封连收信人姓名都没有的信，撕了吧。

别激动，这五万元既然收下了，仅仅把笔记本撕掉是不行的。她要的是让我处理掉这纸箱。收了这五万元，纸箱的所有权就属她了。要尊重她的意愿，我就得守约，把纸箱处理掉。不过我就不明白，这样做究竟对谁有好处。出五万元，就为了把纸箱扔进海里，这未免太慷慨了吧？……要不就是，我这么障她眼吗？别神气！她一定有什么更具体的动机，一定是什么看得见

摸得着的东西在驱使她这样做，而且她还认为这东西花五元值得。

搞不清楚，摸不着头脑。干脆，把这五万元给她得了，别以为我干不出来。

那么，这种假设合不合情理呢？当然，这假设的前提是她不想让纸箱落到医生手里。比如，医生出于某种需要想以某种手段弄到我的纸箱。起初，她也许还与医生积极配合，或者假装配合。可是到了计划付诸实施时，她的疑虑越来越重，感到这样做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好结果。可是，无论她怎样反对，医生都置之不理。无奈，她只好从中作梗。幸好，她知道我这箱男对她有不同寻常的好感于是就先下手为强，让我把纸箱处理掉。纸箱一没，医生就再也无计可施了。

对，我觉得这假设说得过去……医生向我开枪，如果干得好，可能值五万元。不同的动机背后的文章大不一样。不过至少可以肯定，她和医生之间有分歧。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对我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好兆头。

不过，我还是不情愿就这么简单地放弃这纸箱。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这样相信她。至少得再次调查一下她的真正用意才行。这点权利我还是有的。还有，说白了，我对她这次的做法有点不满意。她自己来，这本身没问题，不过也太例行公事了点。连堤都没下。她骑着那辆轻合金钢的五级变速自行车（借着货轮上的灯光，透过她发亮的雨衣，我看出了她身体的线条——再就是那曾解除我武装的膝盖和小腿肚子的运动……），很快地冲过“禁止戏水”的告示牌，我连忙晃动电筒给她发信号，她理都不理，笔直冲进了县道。没过一会儿，离我纸箱两米左右的地方亮

起了一个晃动的圆圈，这是她隔着桥栏干用手电筒在照。可是我无法仰头朝桥上看，因为这是最令箱男头疼的死角。随后我听见了什么东西的声响—— 一团东西落到了光圈外不远的地方。走近一看，是一个靠石头重力落下的塑料袋，里面装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封信和卷成圆筒的五万元钱。她就这么折回去了，已经到了眼边，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先是腿肚子的动作消失在黑暗里，接着湿雨衣的光亮也消失了，最后连自行车的红尾灯也看不见了，我看看信，数了数钱。这时，照理说听不见的细雨声也在耳边响了起来。也许这不是雨声，而是我脑袋里血的流动声。

就这五万元？我至少得向她说清楚，这点钱对掏的人来说也许算是破财，可对箱男来说，不值一提。她太不了解箱男了，把箱男眼里纸箱的价值看得太轻了。我决不是在这儿要面子，仅靠逞能的面子能在这纸箱里呆三年之久吗？我听说甲壳类动物寄居时进壳后尾部会软化，和壳长在一起，如果强行把它从壳里拉出来，它就会被折断身子而死。我怎么会只为了重返原来的社会就轻易地钻出纸箱呢？昆虫改变自身形态时要经历一个脱皮过程，那是由于它马上要跨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也一样，只有在脱皮进新世界时，才会从纸箱里钻出来。碰见她以后，我一直在默默期待着，希望这次能抓住这种机会，不过……。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从箱男这个人蛹里爬出来的，

究竟将会是何种生物，

连我本人也一无所知。

《小镜景象》

雨歇下来了，不过刮起了风。风每喘一口气，雨就象蘑菇手似地翻扭一次。周围蒙蒙一片。也许是房子显眼的缘故吧，我这会儿正准备去的坡上医院门口的红灯。随时随地都看得见，象暗绿丛中一眼就能认出的污迹。这路已经走过好多次了，不过这么套着纸箱走还是头一回。这医院看上去近，走起来却显得很远，尽管我平时走路时从不把距离当回事。

人们看景物时，往往只看自己关心的那一部分。比如，对自己要去的公共汽车站记的很清楚，可脑子里却没有那附近比站牌多得多的柳树的印象；人家掉在地上的百元硬币，一下就钻进了眼睛，可对那些生锈的弯铁钉、路旁的杂草之类却从来不会留意。正由于有这种善于忽略的天性，人们才不怎么迷路。透过纸箱看路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路上景物的任何细节，都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烟头、狗的眼屎、二楼窗口摆动的窗帘、被砸扁的铁罐的皮、圆滚滚的指头上套着的戒指、伸向远方的铁轨、水浇得硬梆梆的水泥袋、指甲下的黑垢、盖得不正的下水道盖，这些景物，我都喜欢，也许是它们与我有相通之处，远近不明、轮廓不清的缘故吧！我觉得垃圾堆就特有温情。只要是从纸箱里看，任何风景我都看不厌。

可是夜间走在这山路上，纸箱就失去了它的优势。走了半天，那医院还是老远老远的，看上去象闭眼时藏在里面的血色污迹。因为是碎石路，脚下才不显得那么黑，这一切细节都被省略的，催人加快脚步的风景。只剩下灰白的天空。（说到这儿，我发现西方的天空上，云松开了一条缝。）所有这些，或许是由于夜

太黑，要么再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太不明确的缘故吧。

即便如此，我还是晃动着纸箱一步一步朝前赶。这纸箱不适于赶路，透气性不好，一会儿身上就汗渍渍的。纸箱壁上不干不湿的垢，擦得耳朵里面都痒痒的。身体向前倾一下，纸箱就在腰上碰一下，不断地发出声响，一种纸制品特有的脆弱的声响。

不知从哪儿跑过来一条狗，喘着粗气。这狗个大，是杂种。它粗鲁地用肩顶顶我的膝盖，马上叫几声跑了，那被雨淋湿的背透着红色。抬头一看，才知道已到了红灯底下。透过薄薄的雾色，我看见了紧闭的铁门，边上有一个夜间专用的门铃按钮。我不想按铃叫门，不愿见到那医生。于是跨过栅栏，翻进了院子。狗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不过没叫。我早就塞点东西把它哄住了。有个窗口透出昏暗的光。一不留神，没经修剪的杂草缠住了我的脚，看样子这儿以前是花坛。脚在花坛边的石头上绊了一下，狗以为是在逗它，奔了过来。停下脚喘口气，渗出的汗滑进了眼睛。

她的房间，是房子后面第二个窗。算起来还没过一个小时，她照说没睡，睡了也没多久，大概是不会迷迷糊糊中被我惊得大叫大嚷的。我本只不过是想把钱还给她，取消我们的约定，再就是和她聊上几句，哪怕隔着窗户也行。如果我乐意，没准还能用怪办法帮她一把呢。

这些不细想了。那对着院子的灯光怎么回事？那头一间是候诊室，隔壁是诊断室，再往里——是不是里面放着什么器械……？十二点都过了，也许是忘了关吧？不过还是觉得有点怪。我决定最好还是看看。

这窗户齐腰高，下半截嵌着雾玻璃，只能看见天花板。光线好象是来自下面的台灯，划着抛物线扩散到房间的另一头。要

想看得更清楚就得在脚下垫东西了，总不能拿电筒去照吧！幸好，记得纸箱里的杂物盒下面有个汽车反视镜。这东西我没扔，留着，当时觉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的。翻出来，擦干净，举起来斜对着里边。对，就这样！从狭窄的窗子里伸进一只胳膊，隔着窗栏从下往上看，还真费事！不过这苦也没白吃，和我预想（原以为这样看东西的上下会是反的）的相反，用这镜子，不仅能看清房间的全貌，而且还几乎是面像。

最先看到的光桌子上的台灯，然后是一片白。镜子拿稳后，从一片白色中分出了墙和门。墙上涂了好几层涂料，不过还是没掩住墙面的伤痕。看来，这墙和门有些年数了。窗户边那张只有在医院才能看到的高床也是白的。松松垮垮的书架看上去颜色深些，和上面的旧书旧杂志一比，也知道它是白的。空荡荡、没有情趣的房间。不过桌旁放着一套音响。看来，这是医生的书房兼寝室。

得了，房里的摆设随它去吧。回去后把看到的东西在脑海里理一下，也就那么回事。重要的是，房间里有两个人。我的注意力一直在他们身上。至于其它的事，我并没有仔细观察，只是象虫子一样，让那些木匠敲在一起的东西在两只眼里浏一遍罢了。

其中一个就是她，既然是这里的主人之一，她这时呆在房间里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问题是，她的身子裸着，就这么一丝不挂地面朝窗子站在房中央正在和谁说着什么。

和她说话的，是个箱男。他套在和我一模一样的纸箱里坐在床头。从我这儿只能看见纸箱的背里和侧面。这纸箱无论其大小、污损程度，甚至连上面褪色的字痕，都和我的那个毫无区别。看来，这是个特意冒充我的假货。纸箱里藏着的——肯定

是那医生了。

（我突然想起，眼前的情景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

她裸着身子和我呆在某个房间里，那裸体鲜灵活现，连手的触感都清晰可见——可是，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在哪里？我可别被错觉骗了。对，这不是记忆，而是乞盼的幻觉。这次来这里，仅仅是为了还那五万元吗？在我内心的深处，一定早就在期待着眼前的情景成为现实，我早就期待着能这样看她的身子，她赤条条的身子，一直看她脱得比现在更赤裸，裸上加裸……。

（题外附笔。红色字迹——我为什么对看她这么迷恋？是过于胆小，还是好奇心太强？我发现，自己当初就是为了这个看才当箱男的。原想透过小孔把什么地方都看个遍，可总不能让世上到处都有孔吧，于是，我就想到了纸箱上这个便携式的孔，也许就是这么回事。想带着小孔这样到处走，究竟是出于什么心态？是想逃避还是想追踪？我不明白。）

想看她身子的欲望在膨胀，膨胀得连纸箱都快容不下了，就象被发痛的肿牙龈撑得鼓囊囊的腮帮。不过，这不能只怨我，她自己也流露过这个意思。这种流露体现在她付给我这摄影师的额外补贴中，而医生交给她的那五万元只是支付纸箱的价格。

上次，做完肩膀手术后，她向我倾诉了自己的身世。把那些话整理一下，大致是这么回事：来这里当护士前，她是个学画的穷学生（有才无才暂且不论），靠去私人画室、业余画家俱乐部之类的地方当模特维持生计（话里有一种近似悔恨的苦涩味）。两年前，她在这家医院做了人流手术（在我心中，她已经是一个生理意义上的人了）。手术后不太好，于是就免费在这里住了三个月左右的院。这段日子里，这医院以前的护士辞了职，后来不知怎的她就留下顶替了这个职位（性格中难以捉摸的，撩人心焦的

一面)。这里的工作是忙了点,不过待遇相当不错。只要没有非护理不可的急诊病人,夜晚和节假日她甚至还有时间画画。不过,撇开收入不论,她还是喜欢当模特。她当时天真地说,并不是说当模特工作清闲。这工作忙是不怎么忙,但需要耐性,很累。不过,裸露身子时的那种心跳感成了她生活的张力,而且可以刺激她的创作热情。(听到这里,我心里想:撒谎! 你创作的画会是抽象的,与模特根本无关。)听那语气,如果不是医生当时极力反对,她可能现在还在干模特这一行。

哪怕对摄影这一职业再感兴趣,她的话对我都是明显的挑逗。看到从肩膀伤口取出的气枪子弹,透过我那剪得深一刀浅一刀的头发,她理应认出了我是箱男。而我却没怎么认识到她的话是在逢场作戏。当时我只想以一个保护人的身份抚平她心里的创伤。听了她的那番话,我不禁怒火中烧,成了一头好斗的牛。在别人毁掉她之前,我要先毁掉她! 想到这里,我鼓胀的眼里充满了血。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想法已经变成了现实。是的,她裸着身子,我在看,我实实在在地在看她的裸体。不过这裸休带有附加条件——已经有一个男人——而且是冒充我的男人——在看这裸体。这能让我内心得到满足吗? 不可能。这只能点燃我的嫉妒之火。这是一种口渴时看自己喝水的画的心情,现实中的我正看着在看她裸体的我。这简直是一场恶梦。从天花板上俯看到自己的尸体时作绝望挣扎的恶梦。我产生了一种羞辱感,一种自我嘲弄感。想着想着,握着镜子的手松了,镜子一晃,改变了角度,映在里面的房间不见了。我赶快换过另一只手,并让镜子的另一端在窗框上固定好,然后接着看下去。人就是这样,一旦口渴急了,哪怕明明知道是海市蜃楼,也会不顾一切地向它

奔去的。

他们两人面对面站着，中间只隔四步左右距离。她的态度非常平静。真遗憾，两人之间根本不存在我想象的那种敌对气氛。她大概已经把一小时前的事向他全部汇报了吧。如果他们是一伙的，我恐怕已经成了他们的笑柄。他们会笑我是个脑袋不会转弯的东西，果真按约定好的行事，在桥下盯着漩涡傻乎乎地等了半天，就为那五万元赏钱；他们会绘声绘色地谈论我的纸箱，纸箱里的脑袋，纸箱里的厕所，纸箱里的人，还有那套着纸箱转身时的傻样。

不过，从裸着身子的她那里，我丝毫感觉不到这种歹毒。我知道自己在受屈辱，但心里没有一丁点怨恨，我这被冒牌货骗走的水罐，它那超出想象的充满魅力的裸体。是的，现实的裸体肯定不是想象可及的。正是由于它只在你看它的那一瞬间存在，看的欲望就愈加强烈；正因为一旦你不再看它时它就会消失，人们才把它拍进相机或者搬上画布。裸体和肉体不是一回事，裸体是用眼睛这只手塑成的作品。肉体属于她，但对她裸体的所有权，我是绝不会垂着涎水把手缩回去的。

这裸体的重心在左脚跟，给人一种轻轻浮于水面的感觉。看上去就象紧蹦蹦地立在魔术师手指上的细绳，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如右脚指放在左脚背上，弯着的膝向外微微张着。真不明白，为什么这腿对我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是不是由于它引起了我对生殖器的联想？从现代服装的结构上看，也许应该认为性器官不属于上身，而是属于腿。不过仅此还不能说明问题，比这更性感的腿我见得多了。生活在纸箱里，只能通过下半身去观察人，对腿我当然有研究。腿的女人味，说到底在于它曲面的单纯平缓，骨头、肌腱、关节都融在肉里，皮肤表面没有任何痕

迹。所以，与其说腿是行走的工具，还不如说它是性器官的盖子(没有讨厌感。你知道我是不会讨厌它的，重要的容器当然应该有 盖子。)更为恰当，既是盖子，揭开它时当然得用手。可见富于女人味的腿的魅力(谁否定这种魅力谁就是伪君子)与其说是视觉型的，不如说是触觉型的。

我并不是说她那视觉感很好的腿带有男人味。男人的腿，由于身体要承受重量的缘故，得总是朝与大地引力相反的方向往上撑，所以关节往往沿横向伸长，腿面暴起一根根筋，一个个结，完全成了一部实用型的步行机械。但她的腿，无论你怎么看，都得不出支撑过体重的印象，而是柔美地尽情舒展着，有点象那些童音没变的男孩的腿。这种腿常常使多年劳作的男人们向往不已。向往它的轻快感，向往它行走时那种无须顾及大地引力的无拘无束的感觉。总之，她的腿既不是困在家中的妇人的那种，也不是勉强上撑的男人那种，而是随心所欲地伸展着的。她奔跑中的腿(不亚于性)怎么说都是对尾追其后的人的挑逗。在我看来，那腿不仅有性魅力，除了性感之外，我总觉得那里面好象还有什么东西。我不明白，我是因为我在她那里发现了理想的腿呢，还是仅仅由于我把她的腿与我心中的腿扯到了一起呢?

带倾斜的白色球形。与腿相比，她的臀部倒实实在在是触觉型的。这儿或许是身体的重心所在吧，上面刻着一条深深的皱折。稍稍上翘的腰骨，象鸟的胸骨样地突起着，划出一条圆滑的曲线。一缕淡淡的烟雾从胯下升起，细细的烟端在风中轻轻摇晃着。奇怪的是，她信手撩开的那轻盈的头发却纹丝未动。看来风只是在下面吹。恐怕是送风方向没调好。冷气只在低处流动的缘故吧。由于她的腰稍稍内缩，腹部就显得上挺，给人一

种无设防的印象。而她的肩，却陡然后仰，顺着肩的方向前伸的脖子，支撑着那突然前倾的头。虽然整个身子显得很放松，不过这轻松身子的深处好象有一根钢芯横穿而过。她的左手捂在肚脐边，右手盖着胸口，双手像自己抱自己似地环绕在胸腹之间。由于胸部后倾，乳房显得比较小，下面还留着乳罩的痕迹。对了，腰部也有一圈这样的线条，也许是内裤留下的吧。看来，她脱衣服没过多久。脱下的衣裤揉作一团扔在脚下。躺在白大褂上的内裤，象一只咽了气的蜘蛛，无力地趴着四肢。

她轻轻地咬了咬下唇，嘴角向两边拉得好条，同时身子也在扭动。望着她那满嘴的笑，我顿时觉得有一片薄薄的悲伤的刀片正在慢慢割剥着自己的心。这会儿，她又抬起双眼，媚态地望着箱男。那家伙似乎说了什么(反正不会是好话)，她扬起脸，象是应了两三句，然后象钢卷尺似地绷直了腰，这伸腰的弹力，一直传到指尖，带动着双腿向箱男走去。“千万别……！”我心里不觉叫起来，顿时感到自己的胸膜结成了一张水浸的皮，呼吸也停止了，额头上渗满了汗，脸成了熟烂了的蜜瓜。她好象从纸箱里接过来了什么。哦，原来是一只酒杯，里面的啤酒只剩下一半。和箱男共用一个杯子，这实在令我无法忍受。虽然我这时浑身已烧得火热，但还是没砸烂窗子冲进去。这种克制，不能说与她的背叛行为无关。(箱男的典型遁辞。)她端起杯子，象吞面条似地把剩下的啤酒全咽了下去，然后大步朝后退着。看到箱男没从纸箱里钻出来，我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从肩膀到腰部紧张都松弛下来，发出浆糊剥落的声响。她已经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不知不觉又说了几句什么，接着突然合上嘴唇，两眼望着天花板，双手在腰上抚着。看上去，箱男已经重新掌握了话的主动权，而她听话的样子显得有些乏味。

突然，她以脚跟为轴，猛地转身向后，一气趴在地上，膝盖和胳膊肘并作一处，高高地隆起了腰。被灯罩挡住后聚在一处的台灯光，把她的身体夸张成一个触觉型的球体。上身、大腿、上臂三条线构成了一个三角形。正中是乳房的盖。看到这儿，我全身都软了，只剩下直楞楞的眼睛。假箱男这会儿正向前倾着身子，不住地上下摇晃着。

我忽然觉得脚下的地隆了起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失去重心双膝着地摔了下去。虽然神经已经不清晰，但尽量不出声我还是知道的。原来，隆起的不是地面，而是那狗终于耐不住寂寞钻到了我的胯下。想不声不响地赶走它看来是不可能的。我不吱声容易，那狗嚷起来可就麻烦了。它这会儿显得很兴奋，那湿肥皂般的鼻子使劲在地上擦着，象是想钻进我的纸箱。无奈，我只好拿出一个牛肉罐头，撕开一条缝，让狗嗅嗅、舔舔，然后使劲扔向远处。这狗也够可怜的，直到明天天亮，它可能还折腾这罐头呢。

狗打发走了，我赶紧回到窗前。镜面已经被手弄脏，用衬衫角擦了擦，重新举起来，接着往下看。方才的情景消失了，幸好，我担心的事没有发生。房里那纸箱，既没有撕烂，也没有捅破。假箱男一直呆在那儿没动。不过，他就这么套着纸箱侵犯她也说不准，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只要在纸箱上挖个小孔，让阴茎从里面伸出来，姿势上多少带点勉强就行。不过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有她的配合，而且很费时。难道我赶狗就去了那么久吗？这也说不定。反正现在的情景是，她已经穿好衣服，正靠在房间角落的桌旁抽烟。她套着长长的白大褂，严严实实扣着扣子。连脚都捂得看不见的她，在我眼里显得陌生起来。烟只剩下三分之一了，她的目光带着几分阴险，她的眉头显得有点疲惫。白

大褂里的灌肠器，半截露在口袋外，修长的手指和灌肠器的胶管裹在一起，手指上涂着银白色的指甲油。我简直不相信，这就是几分钟前还裸着身子的她。难道刚才看到的一切都只是小镜中的幻影？

远处树丛中传来了罐头在地上敲打的声音和狗焦燥的鼻息。伸出手抓抓自己的后脖子，污垢没完没了地浮了上来。我把这些条条捏成团，心里糟透了。我认为绝对不可能发生，也不愿看到发生的事——假箱男对她施暴的场面——事实上真的没有发生。不知为什么，我反而觉得这种结局是对我的一种伤害。也许，这是我一次又一次被事态的发展嘲弄后产生的心情吧。

她一边灭烟，一边摇着头，那支闲着的手的小指头在掏耳朵。台灯光从正面照在她脸上，拉大了她两眼间的距离，显得眼睛有点斜视。她露出牙齿笑着，这笑很勉强，只有嘴在动，看上去象个倔犟的孩子。她轻轻地摇了摇头，随后闭上嘴，噘起的下唇格外性感，后来，她缓缓地直起上身，一步一步穿过房间向门口走去，两只脚象在踢一个无形的纸气球。一旦走起路来，她又回到了我印象中的她，轻巧得令人眼花。这么说来，我们身边最容易体会到的失重感，恐怕就是堕落感了。假箱男从床上爬了下来。她看都不看，拉住门把手毫不犹豫地消失在门外。假箱男想追上去，楞楞地朝门那边挪动着，象一只被拧掉了腿的蚂蚱。看他的穿着，就连腰上缠的破麻袋都和我的一模一样，只是没穿深统胶靴。门关上了，假箱男停了下来，他似乎也不打算再追，晃着纸箱转过身来，几分不自在地挪回原处。看那迈腿的样子，好象裤子是湿的。终于看见纸箱的正面了。它窗户开口的大小，乙烯膜的颜色和尺寸竟然和我的完全相同。（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小孔——比如伸出阴茎的小孔，一个孔也没有。）

这仿造的手段还真高明。在纸箱上肯花这么大的力气，决非一般的好事之徒所为。他到底想干什么？看样子，这五万元即使我硬塞回去他也不会轻易收下的。或许应该说，从我收下这五万元的那一刻起，真品的权力就转移到了对方，而我反过来成了冒牌货。这会儿，我的影子正顺着房间的对角线摇摇晃晃地走着，象个机器人玩具。看到镜中的我象不顾我本人的意志在到处乱走，心里真不是滋味。我这混蛋！快给我从纸箱里滚出来——难道你醉了？——再这样下去你就出不来了！好！你真不想出来，不出来也行，那就让我替你出来。对，这还真是个好主意！要是让我来做个理想的推测的话，她当初想到做那笔五万元交易的本意，也许就是要把那家伙关进纸箱。这样一来，她自己就自由了。同时，我也可以借此机会和纸箱一刀两断。

我还是先离开这里，有本事的不急于作结论。只要有决心，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扔掉纸箱。不过走之前让我看看她的房间。我穿过通往大门的石子路，拨开齐腰深的朝鲜菊花丛向前走去。走着走着，卷壳贝里面那种凹痕不断在眼前闪现，是草丛发出的热气让我产生的联想？还是这让我联想到了她的腋窝？这栋房子背朝北，背面的窗子开得又高又小。她的那个窗，里面还挂着厚厚的窗帘。除了还能勉强认出房里的灯外，其它的什么也看不见。即使这样，我还是在屋檐下默默地等了好久，心中有几分难舍之情。屋檐上的雨槽应着风声鼓动着，里面的雨水一阵阵地被弹下来，大颗大颗的水珠敲得纸箱咚咚作响。可她房里还是没有反应。

仅仅是从纸箱里出来的话，这算不了什么。正因为算不了什么，就不一定非出来不可。只是，要是有谁能拉我一把就好了。

《另外插进三页半，写在别的纸上》

（不仅纸不同，由于这是第一次用钢笔，字迹也不同。不过，由别的人什么时候誊写在笔记本上后，纸和字都能统一起来，所以不必神经过敏。）

——那后来呢？

——我口好渴……

——这杯子缺了一块。

——没事。

——就这样吗？

——脱了，照约好的……

——我是在问灯。

——啤酒就这么点？

——我在问你脱的时候房里有多暗。

—— 一片漆黑，脱胸罩时很费了点劲。

——胸罩和灯有什么关系？有灯无灯都得用手摸着脱。

——那倒也是。

——算了。然后呢？

——他急了，要给我帮忙，我没理。

——这就怪了。

——不是说很黑吗，他怎么会知道你在解胸罩？

——不是知道，这点事，就猜也……

——后来让他帮忙啦？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

——不是有约在先，绝不让他碰的吗？再说，我的手，你看，这么长，能在背后握到一起。

——好了，也就是说，先关灯脱衣服，脱完了才开灯，是吧？

——是这样。

——针呢？

——打了，那还用说。

——裸着身子？

——不开灯让我怎么割安瓿？

——给他看就够了，用不着裸着身子打针吧？

——不是一回事嘛！

——那可大不一样。

——小声点。

——告诉你。脱的时候比脱光以后要刺激得多，知道不？打针也是一个道理，做着什么动作的裸体，比裸体还要裸体。连这个都不知道怎么行。

——懂了，以后注意就是。

——按顺序从头说一遍看。

——嗯。脱衣服、开灯……

——最开始是关灯，对不？

——关灯，脱衣服、开灯、然后给他打针。

——真叫人不明白。你们就这么一直没说话？

——那倒也不是。

——乱省略，这可不行。

——也没说什么大不了的事。对，开始谈的是天气，象这样一边摸着我的头发一边谈的。

——不是说好不让他动手吗?

——不就碰了碰头发吗?

——碰哪儿还不一样?

——只不过是偶然的嘛!

——用不着护着他。

——那会儿我正想开枕边的台灯,弯了弯腰。

——台灯?

——是他要的。

——要什么?

——说是只靠上面的光有些地方看不清楚。

——你搞清楚罗,这样添了又添,有完没完?

——哦,我再注意就是了。

——那么,那家伙说了些什么?

——说是要下雨了,我的头发有点卷……

——不就是汗湿的嘛。

——嗯,湿透了。

——别忙,等等! 是先让你开灯,然后才说下雨的吧?

——对,台灯在先。

——你这样说话怎么叫人相信?

——对不起。我好累。我不习惯这样,你看,膝盖都在抖,象站在洗衣机上一样……

——好,过来! 我的腿上总比洗衣机强点吧。

——想抽支烟。

——深夜抽烟,皮肤会粗糙的。

——比不穿衣服总好点吧。

——那家伙,真是小题大作。以为自己是男人就了不起,就

好比进了澡堂舍不得脱裤子，扭扭捏捏的。

——扭住不放的是先生您吧，刨根问底，没完没了地罗嗦。

——我只不过是想知道事实嘛！

——反正事情都过去了，就别老放在心上。

——听这口气，是不是真发生了让我记在心上的事？

——对不起，你想象中的事什么也没有发生。

——但愿如此。

——真没什么。起初，还擦着眼睛，让我做各种姿势。后来针药开始起作用了，他的目光变得怪怪的，没过五分钟，就只会死盯着日光灯了，好象眼里根本没我这个人似的。

——让他做瞎梦去吧。

——不过，最后我还是给他做了灌肠。

——灌肠？

——怎么这么罗嗦，问了一遍又一遍的，你不腻吗？……你猜后来怎么着？他问我能不能看看他是不是勃起了。我烦了，随便应付了一下，总算起了七、八成。……这时他突然发火了，叫我别胡来，说是自己的事自己最清楚。

——清楚还问什么？

——然后又求我。说是闻了我的汗味就想举起来，让我离他再远点。

——开什么玩笑！那么个阉猪，他起得来吗？

——是的，是没起来。结果反倒哭起来了，哭得我心里一缩一缩的。不过是在装假也说不定。我仔细看了一下，只有嘴和声音像在哭。还有，那口臭可真难闻……不管他怎么求，我都没给他多的时间，不过，看上去他很兴奋，说是我趴着的时候，从屁股后面看，他实在受不了。

——你还做那种姿势了?

——哪会呢?怕是针药在作怪吧。其实我一直站在那儿没动。是他自己瞎想的。真怪,我难道起了催眠术的作用?……明明哪儿都没给他看,他却产生了看过的感觉。想到这里,不知怎的,我自己心里也进入了这种状态。一想到别人在看自己,我浑身的骨头都象散了似的,从那种想象里再也拔不出来了。只觉得身上的血从屁股那里开始一点点地向后收缩,浑身渐渐地变得惨白,直到最后完全失去知觉……就要整个人要化成石头似的。

——那么,灌肠呢?

——嗯,做完后他突然止住哭,一个劲地叫"快点,快点!"简直象个急着要硝化甘油的心绞痛病人。

——这家伙真讨厌。

——最终还是没勃起,不过好象有了反应。他咬着牙齿"哧,哧"地不知说了什么,再仔细一听,原来是"谢,谢。"

——你为什么没拒绝他?

——你刚才不是说不用小题大作吗?

——这倒也是。

——求求你,让我歇会儿。我希望你别把它当回事。

——就说到这儿吧,咱们歇会儿。嗳,过来!别愣着站在那儿……把袜子脱了!

——袜子,我没穿。

——快过来呀。哎,说具体点,那家伙让你做什么样的姿势了?

——把灯关了。……

《写的我和被写的我之间令人不快的关系》

她赤裸裸地趴在地上的样子，上身、大腿、上臂构成的反三角形。这些情景，都一一刻到我的眼珠里。我看哪儿，她那透明的肉色雕像就投映到那儿。我觉得自己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张着大大的嘴，每张嘴都在嘲笑我的无能。真恶心，真烦燥！是因为空气不新鲜？要不就是没睡好。

是什么时候，怎么到这儿来的，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现在是三点十八分，这里是与厂港口隔着海相望的市营海滨浴场。沙滩上空无一人，螃蟹爬动的沙沙声都能听见。眼前只有一面绑在竹竿上的绿三角旗。从医院出来的路一直是下坡。虽说是下坡，总不可能是听其自然地滚下来的吧。来这儿当然自有我的打算。

一星期前去医院做手术时，临行前的准备我就是在这儿作的。对想从纸箱里出来的箱男来说，这里是再好不过的地方。我得洗澡，洗脸，刮胡子，衬衣、裤子也得洗干净。车站、码头这类地方也有自来水龙头，可以随便使用。但这里很晚才有人。只要时间选得好，更衣室的沐浴可以尽情享用，也不用担心被人看见。

什么事都可以在这儿大大方方地做。这不，我这会儿就刚洗完不久。洗了澡，洗了头，剃了胡子，衬衣和裤子也洗好了。为避免感冒，在衬衣和裤子晾干之前，我返回纸箱呆了一阵子。不过马上就会出来的，不，应该说半截子已经出去了。搔搔虫咬的部位，这用不着下多大决心。隧道的出口已经看得见了。如

果说把纸箱比作移动的隧道，那么裸体的她就是照射在隧道出口的耀眼的光。我眼前浮现出她那一心等着别人看的身姿。这三年来我一直在等待的，就是这次机会。

还有，上次和那个假箱男的不期而遇，也使我感到意外。这个假冒我的家伙是那样入神地看着突起腰趴在地上（毫无戒备，一心只等别人看的姿态）的她。我从未象今天这样感到过纸箱的丑陋。以前讨厌的，只是那个自己的灵魂从天花板上俯视的尸体的梦。对这纸箱，我还有什么好留恋的呢？我已经对它厌倦了，它只不过是一个带出口的隧道。这笔记本，待写完这最后一行后，即使撕碎它我也不在乎。

那还是我刚开始过纸箱生活后不久的事。有一天，在一个公共厕所和什么隔板（好象是露天停车场）之间的夹缝里，我看见了一个被人扔掉的废纸箱。这没人住的纸箱就象一间被废弃的房，烂得特别快。在长期的风吹雨淋之下，它的颜色已经和烂葡萄差不多。当时，我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箱男脱下的壳。纸箱上被撕掉一块的地方，以前是主人的窥视窗，翻起来贴在上边的是乙烯膜；象得了病的皮肤样一粒一粒向上隆起的，是听外面声音的小孔阵。我试着象揭创伤膏药似地撕下一块，纸箱的内壁露出来了 。我急忙闪过身子，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路人的视线，担心他们看到这个壳。

纸箱的内壁上深深刻下了它的主人（暂且称他为 B 吧）的生活痕迹。这痕迹清晰可见，就象粘土上印下的他那重重的巴掌印。比如：用绝缘胶布固定在纸箱上的一次性卫生筷，这是提高纸箱裂缝处强度的骨筋；褪成鸟粪污迹颜色的裸体画；系裤子用的腰带；窥视窗下的小塑料盒，还有充满四壁的胡涂乱画的笔

迹。内壁上没写字的空地方呈大大小小的长方形，这儿曾是主人吊收音机、储物盒、手电筒之类的地方。

我感到浑身发冷，软弱无力。眼前浮现出B这个木乃伊被剥开裹层后露出的真面目。心里不觉一沉。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纸箱的)死时的情景。我一直认为：只要时机成熟，它就会象水滴蒸发一样消失的。但现实的情景就在眼前。B最后一刻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呢？

当然，纸箱的死并不等于B肉体的死。说不定，B当时只不过是钻出隧道，扔下纸箱一走了之而已。这纸箱残骸只不过是蝴蝶(要是觉得比作蝴蝶太浪漫，就当它是蝉、地蛾子什么的也行。)飞起后留下的蛹壳。这样想心里才会好受些。不过，作这种推测必须有证据。为寻找这证据，我把目光投向了内壁上的字。遗憾的是，B用的好象是水溶性记号笔，现在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了。塑料盒还盖着，从里边一定能找到线索。我使劲一拔，盖上的转轴断了，盖子掉在地上。盒里有两支圆珠笔，一把没柄的小刀；打火机的火石；没有玻璃表面、只剩下长针的钟，再就是一个没封皮的记事本。本子第一页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幸好我当时把它抄在纸箱内壁上了(当时上面还有许多地方是空白)，现在可以原封不动地引用如下：

“那家伙太爱着急了。外出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心里就发慌，生怕自己不在家的时候连房间都会飞走似的，所以出门时老心神不定。于是就越发不愿外出，成天关在家里一步不离。结果后来不知是饿死了还是上吊死了。当然死后是否有人去认过尸现在还没听……”

本想翻过一页接着看下去的，可是，那本子就象水浇过的饼

干，指头一碰就一块一块地往下掉。线索就这样断了。直到今天，我还猜不出那纸箱残骸背后藏着什么。

好了，这会儿轮到我和纸箱道别了。可那衬衣、裤子怎么老不干？雨是住了，可低垂的云充满了雾珠，所以才干得慢。幸好，赤着身子呆在纸箱里感觉还不赖。也许是洗澡时搓得干净吧，身体各个部位的接触感很舒服，甚至有一种自己抱着自己的温暖感。不过，我并没打算就这么老蹲下去。要是马上起点风就好了。

又暗又湿的天空在齐眼高的地方和黑沉沉的海溶为一起。海比天还要黑，是那种堕落的直升机的深黑，那种闭着眼睛都能感受倒了的无边无际的漆黑。听得见海浪的涌动，看得见自己头盖骨内的肉团。半球型的天幕上垂着一根根结构梁的骨架。这感觉和呆在太空船里没什么两样。沉沉的睡意一阵阵袭来，象脉膊敲打着我浑身的血痕——真困！出纸箱前至少得睡上两三个小时才行。使劲挤了一下已经闭着的眼睛。看见波浪了，它象圆规划出来的平行线，一根一根向海滩靠近。越是排在前面的越窄。每一排浪都各有自己的表面和背面，表面的光泽稍为亮点。想看看海浪的谷底，向前稍稍屈了屈身，不料两颗眼珠“咯噔”一声跌落到地上。一丝烟雾从眼珠着地的地方飘起来，慢慢地。两只眼珠相互挤撞着，在浪间滚本滚去。有点作呕。睁眼一看，漆黑的天空和大海仍然低低地搅在一起，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在又潮又硬的沙滩上呆着的我，显得那么弱小。看来，我只能就这样睁着眼等待睡意的来临了。不过哪怕是一刻都没睡成，我也得按原计划开始行动：把纸箱处理掉，八点钟准时赶到医院。那里十点钟开始门诊，时间上要尽量留有余地。去太

早了也不好，会惹人家不高兴的。八点钟去既不影响他们的睡眠，剩下的时间也不算短，有两个小时。不过，也不排除让他们停诊一天和我谈下去的可能性。总之，得和他们慢慢地谈——谈什么？

（先记下来，免得到时忘了。我现在想好了一句能彻底制服她的话，到时候说给她听："不是我想让你喜让你怒，喜的恕的都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

用不着紧张，反正豁出去了，成败在此一举。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翻脸拉倒。算了，想这些干嘛，眼前要紧的是算算作出发前的准备得用多少时间。说是准备，其实简单得很。把纸箱撕成四、五块一叠，就成了一堆不起眼的垃圾，干起来再慢五分钟也足够。至于随身物品的清理，充其量也不过那么回事，比如现在写字用的塑料垫板，只不过是一块稍厚点的乳白色塑料片，长度也不过四十多厘米。虽然这东西满街都是，但却是我生活中必不可缺的物品。它的最大用途是当桌子吃饭也好，用扑克算卦也好，下面都得有一块比较稳的平面。这东西有时还可以作菜板，冬天夜间风大时，我用它堵窗户；夏天夜里没风时，我拿它当扇子。坐在湿处时，它是凳子；拆烟头卷时，它又成了我的工作台。

话说回来，要做到能把随身携带的物品浓缩到这种程度，不经历一番周折是办不到的。刚开始在纸箱里生活的那段日子里，我怎么也跳不出室内生活观念的框框。有一阵子，不仅是那些看上去有用的东西，就连那些用途不明的东西一咕脑地往纸箱里塞。比如：带有抱金苹果的三个肉色女人裸体浮雕的冰铁

盒(这东西绝对能派上用场),奇形怪状的石头(说不定是远古时代的石器)、弹子房的小球(搬重物时垫在下面作滚轴)、袖珍英和辞典(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用上)、涂成金色的高跟鞋的跟(形状有趣,可当锤子用)、一百二十伏六安培的家用插座板(以备急需)、黄铜材质的门拉手铊(上面拴根绳子,可作凶器),熨斗(肯定有用)、带着五片钥匙的匙圈(说不定其中一片能碰开什么锁)、还有直径4.5厘米的螺帽(拴 根线可作地震仪、晾胶卷负片时可作坠子)等等。那时的物品就这样无限增加着,越积越多,后来发展到纸箱重得我挪不走,里面空间窄得我不能动弹。到这地步我才痛下决心精减。可见对箱男来说,他需要的不是把功能各异的工具套在一起的七件套折叠刀,而是能一物多用的剃须刀片。要保留的,应该是那些一天至少能用三次的东西,其余的应一概扔掉。

但是,这些东西不是说扔就扔得了的。积累时费力,扔掉时也费心。人就是这样,如果手里不抓住点什么属于自己的东西,就会象要被风卷起一样心里不踏实。就拿袖珍收音机来说吧,为了减轻重量,让一个爱听收音机的人把他那音质不错、又带调频的半导体扔掉,这可能吗?要知道,我连这步都做到了。

对,刚才关于收音机的那些话,也得说给她听听。必要时也想让那假箱男也听听。在进入实质性谈判之前,得让他们对自己的对手有所认识。

——这么一大早的,来干什么?(和我说话的对方仅限定为她,至于那个医生,让他套在纸箱里到房间里去呆着吧!)只不过散散步,早晨的散步。山坡下酱油厂通往这儿的路,虽然零乱了点,不能入画,但我喜欢。路上那茂密的小叶子树,就是树叶弯

弯扭扭的那个，叫什么名字？这房子的三角形屋脊，隔着那树枝看，晃晃悠悠的。这夹在残缺水泥墙面中的油漆窗，窗口又高又小，好象里面正在策划什么阴谋似的。……不信？……那好，就换个说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反正想来就这么来了。……还不行？……我象那么贪心的人吗？我也拿自己没办法，天生这样一副脸嘛！长三角眼的人就是老吃亏。喂，这五万元……（尽管不惹她讨厌，但又比较干脆地往桌上一放）一直给你存着，并没有决定收下，现在正在考虑是收还是不收。不过，纸箱已经按你的要求处理掉了，这个尽管放心。现在咱们扯平了，不，按理说我还亏了一点。怎么样，呆在纸箱里感觉如何？（突然扭头看看假纸箱的窗口，没等他作答，马上又扭回头来看着她。）咱们闲话不说了，为了让你对我有所了解，咱们谈谈收音机怎么样？对，半导体收音机。实话对你说，我这人以前患有严重的新闻中毒证。懂吗？也就是如果不能一条接一条地听到新的新闻心里就不得安宁。什么战场上时时刻刻的战局变化啦，什么影后歌星结了婚啦，离了又结啦、火星探测器升空啦，渔轮发了 SOS 信号后音信全无啦……一会是纵火狂消防队长被捕，一会又是香蕉包装箱里爬出毒蛇，还有通产省官员自杀、三岁少女被奸，国际会议谈判成功失败……还有无菌鼠养殖公司成立，超级市场工地混凝土中央夹着婴儿，世界各国军队中小差士兵人数创新纪录等等。总之一句话，整个世界就象个沸腾的水壶，说不定某一天稍不留神地球形状会变也说不定。为了满足需要，我订了七份报纸。房间里放了两台电视，还有三架收音机。外出时半导体不离身，睡觉时耳机塞在耳朵里。因为常常是在同一时间不同的电台播送不同的新闻，临时新闻什么时候冒出来谁也说不准。那些胆小的动物，由于对周围的事物过于敏感，结果有的

脑袋长得越来越高,象长颈鹿,有的爬上了树下不来,象小猴子。你别笑,对我来说这可是大事。每天一半时间以上我都在看新闻,听新闻。尽管对自己薄弱的意志不满,可我还是守着收音机、电视机不放。不用说,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无论知道了多少新闻,里边的事都不会落到我头上。心里虽然明白,可就是戒不掉,要去听,去看。或许,我需要的既不是事实也不是实感,而只是那些简缩成了套话的新闻形式。也就是说,我是典型的新闻中毒患者。

没想到,有一天我的病突然好转了。充当解毒剂的竟是一件琐碎的小事,小得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它会有那么大的功效。那是——让我想想是哪儿——对,是在银行和地铁车站间的宽大人行道旁的一个角落。那儿白天也没有多少行人。有一天,我正在那儿走着,看见前面一个工薪族模样的中年男子突然腿一软歪倒在路上,还没有等我弄清是怎么回事,他就躺在那里不动弹了。简直就象个孩子做大狗熊游戏似的。这时,走近一个学生模样的男人,他上前逗趣地看看地上的中年男子,说:"怎么就死啦?"说完抬头不自在地看了看我,脸上还露着淡淡的笑。见我爱理不理,他只好无奈地走过几家店铺,到一家香烟店借电话报了警。出乎职业习惯,(当时我在搞商品广告样品)我马上端起了相机,并选好了拍摄角度,不过即刻又改变了主意,松开了按快门的手。这并不是出于对死者的同情心,认为这样做是对他的不敬,而是因为我马上意识到,这件事是绝对成不了新闻的。

按说,死,确实是一种变化。首先是皮肤的颜色变青,再就是鼻子变薄,下巴缩进去,变小了。他半开的口,象是桔子皮上被划破的刀口,两片嘴唇间的缝里露出一颗下颚的假牙。就连

他身穿的衣服也在变,刚才看上去还很有档次的衣服,一下子就成了那种徒有其表的便宜货。不用说,这些变化都算不上是新闻。对死者本人来说,成新闻也好,不成新闻也好,都不关他的事。即便他是第十名死在通缉犯手下的牺牲者,也只能是这么个死法。自己变化了,外面的世界也在变化,这才是最大的变化,是无论多大的新闻都望尘莫及的大变化。

想到这些,我对新闻的认识完全变了。让我怎么说呢?……你可千万别说"你也戒得掉新闻"罗——我想你是知道的,隐隐约约猜得出……你也许会说,人们之所以都想知道新闻,是因为他们想事先知道世上的变化,以便对紧急事态的发生作好心理上的准备。是吧?以前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这完全是鬼话!事实上,人们只是为了放心才听新闻的。因为不管出现多么重大的新闻,听到这新闻的人总是活人。真正的大新闻,是预告世界末日来临的那条最后的新闻,对不?当然,要是我真能听到这条新闻就好了,就不用担心自己哪一天会孤零零地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么说来,我患新闻中毒症,是唯恐听漏了这条最后的新闻。——只要还有新闻在继续播送,就绝不是最后。其实说穿了,每条新闻都是一条内容完全相同的通知——这还不是最后。只是后半截省略了一句小小的套话罢了。比如,昨晚 B52 对北越实施了本年度最大规模的轰炸,不过还好,你还活着;煤气管道工程引发大火,八人重、轻伤,不过你还平安地活着;物价涨幅又创新纪录,你还活着;工厂废水使湾内生物全部灭绝,不过你好歹还活着……。

——唉,我刚才说到哪儿啦?

"你说听新闻听腻了。"她交换了一下架着的双腿(似乎对我

的话的要点把握得不错)，说着，又点燃了一支烟。一直呆在旁边的假箱男闷着嗓子插了一句："真不明白，作这种自我介绍究竟有什么用?"

这还不明白? "不听新闻的人中没坏人"，我居高临下地顶回医生的话，转头含着笑对她说："不听新闻，就意味着不信变化。也就是说，我并不想给这儿带来什么变化。"

"这话不对吧!"没料到假箱男又冒出一句，而且语气还很硬。

"有什么不对?"

"那五万元啦! 是你说自己跟箱男关系不错，我们相信你，才托你去买那纸箱的。这和你收钱不收钱有什么关系?"

没料到他会来这一手。我马上不客气地反驳说："别扯歪理啦! 我和箱男是同一个人，这你们早就知道。"

"没听说过。"

"不用装佯了，我这儿有证据。"我慢慢地吸了口气，然后又吐出来，稳了稳情绪接着说："一星期前那个早上来疗伤时你们就看出来了。我当时头发剪得深一块浅一块，胡子剃得象狗啃的一样，不但没剃干净而且还满是伤痕；身上有很浓的肥皂味，但肩上、脖子上尽是头皮癣的薄屑——看到这些，你们肯定猜出我是什么人了。"

"摄影师里怪人多的是。"她也站出来给医生帮腔，语气很轻松，好象一下子点破了我在游戏中搞假的破绽。难道她也只不过是在利用我吗?

"但是，你当时不是承认了吗? 你当时说过，从我肩膀里取出的是气枪子弹。"

"这一带有气枪的人多得很，听说鸡被黄鼠狼抓走的事经常

发生。"

"我被枪击中时，正好被一个好心人撞见了。是她告诉我这儿有医院的。她还帮我付了诊疗费，那三千元纸币上还有拉苏水味呢。"说到这儿，我盯了她一眼。不过并没指望她站到我这边来。她不是明明白白答应过要给我当模特吗？不是说做模特感受到画家的视线时能进入最佳充电状态吗？她当时那样挑逗我，现在却……对！说不定她现在只是在医生面前装模作样。这会儿跟医生扭着来也的确不是好事。我追问太急了会搞得她难堪，这种做法也欠考虑。于是，我缓了缓语气继续说："……那人不知是谁，反正是个骑新式自行车、穿短裙的姑娘。可惜我只看到了她的背影。她那双腿非常漂亮，谁要是看过一次就终生难忘。长年呆在纸箱的人，自然养成了看过路人下半身的习惯，他看人腿的眼力肯定不错。"

听了这些话，我觉得她的脸颊微微向上动了一下，象是含着笑，而这时真正笑出声来的，却是那假箱男：

"纸箱这东西，眼睛看上去和真正套着身上时感觉确实大不一样。"

"先说清楚，纸箱的所有权我还没有完全放弃。"

"真大不一样。"假箱男象是在回味什么，把刚才的话又在口里嚼了一遍，"昨晚我是在纸箱里过的，这是第一次。那感觉果然不错，怪不得有人想当箱男。"

"实在要当，我也不拦你。"

"你也拦不住，这明摆着。"

假箱男的语气很缓和，甚至可以说带有笑意。象是出于好意，又象是在嘲笑，叫人难以忍受。看来他已经有点不正常了。当初要是对他不怀敌意就好了。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和他争高

低，反而觉得要是一开始就和他谈点箱男上街心得——比如怎样搞到食品啦，哪些鲜为人知的旧杂货店的东西价廉物美啦，用什么方式进行免费长距离旅行啦，市内至少有七条凶狗，它们各在什么地方啦——就好了。这样一来，我们之间一定会谈得很投机的。不过象现在这样和假箱男在一起也不是滋味。即便知道他是自己的复制品，毕竟还是有点挺不住。不如让我也套上纸箱和他一决胜负，那样做或许痛快些。想到这里，我突然把话锋一转，问她说：

“假如是你怎么办？是打算阻止他还是随他去？”

她欠着身子靠在诊疗桌角上，抬眼看了看我。嘴角向两边伸着，象是在笑，而眼睛里却没有一丝笑意。

“我只是觉得，要是突然挂出牌子宣告停诊，对病人不太好。”

说得也有道理。不过这种回答很狡猾，怎么理解都行。话说回来，有这种回答就算不错了。现在剩下的，只是看箱男如何打算了。

纸箱里传出几声敲打箱壁的声响。扭头一看，这家伙正斜顶着纸箱对着我，窗上的聚乙烯帘张开了一条缝，里面露出一只眼睛，一只正毫无表情地盯着我的冷冰冰的眼睛，一只迫使我立刻就范的不可一世的眼睛。这家伙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的？不用说，一定是从这儿学去的。我还有什么好说的，现在被看的是我，在看的也是我。

“不用争了，”与那气势凶凶的纸箱相比，假箱男的嗓门显得很细，“说来说去，你还是不信。”

“叫我信什么？”

“你根本不信我会和你交换角色离开这儿，你心里期望如

此，但又不信。”

“但事实上，你根本没有这种打算。”

“我想好了一个小小的折衷方案，”咳两声润润嗓子后，假箱男又压低了一下嗓门，几分讨好地说下去，“比如，你看这怎么样？由你来做这栋房子的主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论和她怎样我都绝不干涉。不拦你们，不指责你，不碍你们的眼。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小小的条件，必须允许我看，只是看，从纸箱里看。就象我们三个现在这种关系，让我象现在这样从角落里看就够了。一旦习惯了，我不就成了一个扔废纸的盒？”

这下可好了，本该由自己提出的提议现在却从自己的冒牌货口里提出来了。我偷偷地注视着她的表情，她在不断地扭动着自己的手指，在聚精会神地做着小姑娘翻叉叉的游戏，只是手里没钱。她慢慢地换动了一下站累的双腿，随着腿的移动，熨得很平整的白大褂下摆翘开了一条缝，露出了白嫩的膝部，我真想吐点唾沫在手心里擦擦。也许，白大褂里边直接就是她赤裸裸的身子吧。象不知情地吞进了一只带奇妙装置的气球似的，我觉得自己的胃突然间膨胀起来。不过，这会儿我真有勇气当着假箱男的面求她把衣服脱下来吗？

“还犹豫什么？”假箱男又在那儿催，“箱男这东西，只要你不去留意，就跟风或灰尘差不了多少。这方面我也有过有趣的经历。有一次，我把随意拍下的照片洗出来看一看，发现画面正前方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套在纸箱里的人在那儿大摇大摆地走着。不象你，我对摄影是外行，用的相机是买来哄孩子的那种货色。我想想，那次是想拍什么来着？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好象是拍葬礼场面吧！我这人有个习惯，凡是经我治疗过的病人，他的葬礼我是要尽量拍下来的。看了那

张照片，当时我着实吃了一惊，既然拍得那么大，照说拍的时候是会看见的，不过却一点印象都没有。如果说明明没看见却硬说看见了的是幽灵的话，那箱男就可以说是反面的幽灵。自那以后，我对箱男产生了兴趣。后来经过用心观察才发现，果真有照片中拍下来的那种东西在街上转游。反复观察后我还注意到，人们一般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可见粗心人决非我一个。假设箱男去了一家菜场，他会从窗里伸出一只手来，顺手牵羊地把身边的商品一个个往纸箱里送。当然拿的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什么土豆啦，牛奶啦，豆瓣酱什么的。可就在附近接待顾客的营业员却象没看见似的，更谈不上去责备他了。你看有趣吗？要不就是营业员不好意思张扬？的确，把这捆成货品模样到处走，这岂止是行为不轨，简直是对整个社会的侮辱。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是一种有它无它都无所谓的、无伤大雅的东西。所以，以后你不把我当回事就行了。”

说到最后，假箱男的嗓子越来越低。我也随着这声音的消失长长舒了一口气。是的，他提出的条件并不苛刻。箱男的存在并不是什么坏事，这一点我当然比谁都清楚。这医院的位置有点偏僻，但它既然在开业，就多少会有点储蓄，这种偏僻反而有助我们把自己和社会隔离开来。这样一来，问题的关键就在她了。只要她同意，我们三个可以相安无事。不，不是三个，而是两加一丁点儿。这医生，如果说把他看作废纸篓不太恰当的话，那把他看作是寝室笼子里养的一只猴总可以吧。

“这么说，你，不反对吧？”

“我？”她瞟了我一眼，然后又把目光移向假箱男。那目光移动时溢出的笑，使我无比嫉妒。“不行，我这个人不会作要负责的回答……在考虑怎么回答时，想着想着，不是剪刀落到脚上就

是人坐到杯子上，闹出一些笑话来，……唉，现在几点啦?"

"十点差二十四分。"假箱男忙不迭地回答。他好象是在嘲笑我优柔寡断，搞得我十分难堪。而且，她又在那儿一个劲地逼我：

"你，真的多大了?"

"户籍上是二十九，实际年龄是三十二、三吧。"

我脱口答道。不过，她好象不是真的在问。没等我说完，她已经转过身开始收拾桌子了。这是不是在用行动告诉我他们今天无意停诊? 也许这是最理想的结局。不，她收拾的模样也不象是真的，只是象收玩具汽车似地把器具、玻璃瓶什么的一把拨到一边去拉倒。这些行动是可以理解为一种消极的赞成? 若是反对，她会提出异议的。作出一副在意时间的模样，恐怕也可理解为是在催我作决定吧。总之，只要我拿定主意就行了。只要我开口求她脱衣服，这儿的情景即刻会变成另一番模样——她解白大褂的按扣充其量只要二、三秒钟。在这里出现的，将是她的裸体，我们之间只有两、三米距离，如果空气流向她，甚至可以闻她身上的气味。不过我担心，这样重要的角色，我演得好吗?

(我眼里浮现出一股不快的回忆。那还是小学文艺演出会上的事。我这人历来不受欢迎，那次演出我接受了一个谁也不愿演的角色——扮演一位名叫"钝马"的马。开始时我不知有多高兴。结果一上台，仅有一句台词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刚准备退场，扮演马主人的同班同学气得跑上来给了我一脚。我也不甘示弱，狠劲还了他一脚，那家伙被踢倒了，脑袋撞在地上昏了过去。那小剧后来是怎么收场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从那时起，我的眼睛就开始严重近视，过不久就让吝啬的爹给我配了

眼镜。那是我为了避开人长期在暗处把书贴在脸上看的结果。那场小剧中的失败，使我产生了既不愿看别人，又不愿被人看的心态。）

我对自己的丑非常清楚，觉得在别人面前露自己的裸体是很不体面的事。诚然，丑的不是我一个，世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我一直认为：人类不是毛褪了才发明衣服，而是用衣服遮丑后毛才退化的。（虽然知道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但我还是坚信不移。）人们之所以能忍受住别人投来的目光，是因为他们指望别人目光的偏差和错觉会给自己带来好处。于是大家都穿同样的衣服，做同样的发型，极力避免让别人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分开来。大家都抱着一个同样的想法：只要自己投向别人的目光不放肆，别人也会以礼相待，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收敛着目光过一生的。古时有一种叫"游街示众"的刑罚，由于它过于残酷，所以进入文明社会后被废止了。"窥视"这一行当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因为它允许人们以侮辱的目光看别人，而甘愿当"被看者"的却没有几人。如果实在出于无奈非得让人家来看自己，那么一般说来，被看者就会得到金钱上的相应补偿。戏也好，电影也好，不都是看的一方交钱，被看的一方收钱吗？谁都愿看，不愿被看。收音机、电视机这类看具久销不衰这一事实就是人类百分之九十九都意识到自己丑的证明。我把自己弄成近视眼，后来又天天往脱衣舞间跑，再后来又辞师学摄影……直到最后当箱男，步步都是沿着"窥视"的路很自然地走过来的。

（以下是红笔作的注——露阴癖的存在，与我所持的当视奸

者是人类的普通倾向的看法并不矛盾。露阴癖通常被误认为是正常性生活中未被满足的过剩性欲的发泄。但实际上却往往是性欲过分压抑的结果。例如某露阴癖患者就曾自述说，要提高露阴的效果，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被自己看的对方必须是素不相识的异性；第二，双方间保持着一定距离，以便维持看与被看的关系；第三，双方都不能看清对方的脸。作为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场所，患者列举出了被茂密的树林环抱的女宿舍的院子。这种倾向表明：患者对整个异性 群体 感兴趣，面对异性个体却怀有一种羞耻心。按我刚才的说法，这就是对自身丑的自我意识。另外，患者还说，要达到性高潮，就要想象让对方看了自己的性器官后自己受到了性刺激。如果对方对自己表现出明显的厌恶，被看者会觉得失望；对方对自己表现出过强的好奇心，也会使自己感到不快。被人似看非看地看，是达到性高潮的最大推动力。这种说法表达的愿望显然是让对方以视奸者的身份参入自己的露阴行为。可见露阴癖只是一种映在镜中的视奸行为。）

"你这男人，怎么婆婆妈妈的？"假箱男在那儿绷紧嗓子急促地催，"这么好的事……怎么就不开窍？……要是换了我，想都不用想。"

"你在这儿碍眼。"

"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箱男，我自己有亲身经历。当然比你清楚。人们对他视若无睹，是因为谁也看不见纸箱里的面孔。可对你，我清楚得很，连你现在的眼神都知道。我烦这个，不喜欢这样被人盯着。"

"所以才给了你五万元嘛！"

"看别人我已经习惯，可被别人看我受不了。"

假箱男晃动着纸箱，让它猛地倾向前方，然后轻巧地站了起来。纸箱背面擦在墙上，发出干包装箱特有的松脆声响。毕竟是假货，和经过使用的那种有厚实感的纸箱简直无法相比。

"闲扯够了吧？"假箱男突然止住迈动的脚步，明朗的声调和房间里气氛很不协调。汗毛浓密的小腿，白筋暴起的赤脚，他没穿裤子吧？"有时候本来是没食欲的，但把食物往口里一放，结果还特能吃。这也是常有的事。"说完，他叫了一声她的名字说，"你能不能脱给他看看？"

我难堪极了。由别人叫她脱给我看，这本来就令人感到难堪，她的名字被人直称，这更使我难堪。甚至连把她的名字写在这纸上我都不情愿。我再一次深切地体会到，她对我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对我来说，她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虽然是偶然相逢，但这是命运安排给我的唯一的异性，无须和其他的异性相区别，只用一个能区别性别的代词称呼她就足够了。

"就现在？"

她的反问中没有抵触的语气，甚至脸上也没有一点惊讶的神情。她声音很轻柔，轻柔得象用涂了护肤霜的手心去抚模鸡蛋的顶部。看样，她真会那么做的。我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双唇发麻，什么也说不出来。

"行吗？"

"没事……"

两人的口气，象在谈论一件小小的公事。

"那儿有火柴吗？"

在假箱男的催促下，她应声从我面前斜穿而过，去了房间的另一头，那脚移动的动作，就象绝不浪费丁点能源的小型精密机

械。折回来后，她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火柴，用指尖拈着从纸箱窗里塞进去。我突然闻到了一股她的体味。这味有点象海边吹过花生地的风。我心里乱成了一团麻。这是不是对假箱男的嫉妒？她扭身返回原处，马上开始松白大褂的扣子。解到第二粒时，她偷偷瞟了我一眼。目光轻飘飘的——轻飘得甚至可以浮在半空好久。我没有避开这目光，甚至连眼皮都没有闪一下。(这一点很重要，只要是她在看我，怎么看我都不觉得是在被人看。)她表情的灯点亮了。她微微舒展了一下眉头，被牙齿咬湿的下唇松落下来。这是完全放松的表情，是心扉向我敞开了吧？接下去是第三粒扣，第四粒扣……。如果她真的想彻底了解我，用昨晚做给假箱男看的姿势来接纳我……我就用不着纸箱了。没有丑需要隐藏的人是看不见别人的丑的。如果说箱男是专门的看者，那么她就是天生的被看者(只有一点难以理解，跟这样的她在一起，那医生怎么竟会产生钻进笼子的念头？)终于，她解开了最后一粒扣子。

幸好，白大褂里边不直接是裸体。我总算恢复了平静。下面是一件桔黄色丝织上衣。衣服上的扣子和衣料颜色一样，象草种子似的，排成一列。下身是条土黄色的短裤，三粒两厘米左右的黑扣子把它固定在腰间。这时，纸箱里传来了擦火柴的声响。我一直以为她的肤色偏白，现在从和裙子颜色的反差看，不如说偏浅黑，不过裙扣上的手指确实白。那皮肤究竟是什么颜色，现在看在眼里反而说不清楚了。那挪到裙子上的手指犹豫了一下后又改变主意向草种子那儿移去。对，当然应该从这儿开始，以便我也能多赢得一点时间。纸箱里飘出烟味了。如果说只是上周遇到的她——那孩子般无邪、象大功率净化装置般为我抹去一切悔恨的她——我或许能在别处碰上；如果是昨晚

我看到的她——那个盲女般对他人宽容无比，象酒精毒品般使人忘掉自卑感的、象欲望释放器般的她——我似乎也能什么时候撞上，而溶以上两类特征为一体的人，即便世上真的存在我也不会轻易相信。是的，我目前对她的了解还不够，还没有深入到能对她进行评价的程度。但是，有关左眼的知识又能对右眼起什么作用呢？要紧的是，二者间是否相互信赖，这种信赖能使二者不约而同地注视同一事物，自然而然地对事物抱有同样的兴趣。草种子已经被解开第三粒了。上衣里面好象是裸体。怎么闻到了烟味却看不见烟雾？这种抽法可不行！过不了多久，烟雾会一下子突然从纸箱缝或窗角冲出来，里面的烟会熏得你睁不开眼的。

“你也差不多该作准备了吧。”假箱男有几分得意。“她那里，你看，就完全没把我当回事。”

她边解第五粒扣子边淡淡地笑，一阵一阵地笑。草种子还剩下七粒。

“照片，要是想拍，就拍吧！”

这话来得太突然了。是的，她是约我给我当模特的。并没说，她裸我也得裸。我裸也行，但不是现在。看来我是多虑了。我掩饰住方才的失态，手向着照相机的包袱袋伸去。不过，最后还是改变了主意。我一旦在这儿端起相机，就意味着默认和箱男在这里一起生活。这或许比让我也脱光衣服强点，但在相当于把私人寝室门钥匙交给他这一点上，二者没什么区别。

“不过，这背景是不是太乱了点？”

她手指夹着第七粒扣子，扭转上身扫视了一下后面的墙壁。上衣的胸口处张开着，看得见里面的胸罩了。这胸罩的线缝象橄榄球的纹那样呈放射型，和木炭的颜色差不多。要说乱，这背

景也确实乱了点：排摆消毒用具的玻璃框，窄得不能再窄的诊疗床，细金属架支撑的陶瓷面盆，还有一把怪模怪样的椅子。这东西和齿科医生用的那种似象非象，看了就叫人不舒服。这一套组合还真有趣，有点地狱图里的那种色情味。要是带足了胶卷，再加上太阳稍往南偏点，我会禁不住拍个够的。

“要不，换个地方也行，我到那边去。”假箱男在讨好。

“反而不行，那边不是逆光吗？”

沉默、沉默，在这个时候最好是沉默……。她的指头在解第九粒扣子，再有三粒胸罩就下来了……。

“我看，这位与其说是想拍照，不如说是希望能采取更直接了当的行动。”假惺惺的爽快。假箱男这会儿是想用闲扯来填补因我的沉默形成的时间空闲，“我也偏向后一种选择。别听她的，尽搞虚的。照片这玩艺，什么时候都可以拍。这不是吊胃口吗？别在乎我，这权利我早就放弃了，都差不多一年了吧。咱俩是她做人流时认识的。手术后，她说身上钱用光了，问能不能在这儿干活还。当时，看着她那天真的脸，我都惊呆了……。我那时反应还真快。很自然地既没问那个男人是谁，也没打听她家里还有什么人。用这种不追究她过去的方法，我把她留下来了。”

“要是问了，我会告诉你的。”

“我也不是有意不问的。”

“你没问，当时我还真高兴。”

“以前的那个护士可不高兴啦，说你是个在社会上鬼混的女人。”

“那实际上呢？”

“起初，我认为你是不相信任何人，后来又认为你太轻信人。

你干什么都是靠感情冲动,受到批评时又轻轻松松地道歉,以为只要认了错什么都可以一笔勾销。"

"给你带来了那么多麻烦?"

"不,都一笔勾销了。当初没问你的过去。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了不起的直觉。要是问了,你还不走?你是那种轻轻松松就跑得没影的人,在刚下的雪上走都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

一丝笑从她稍稍突起的双唇掠过。她解完扣子,把上衣的下摆从裙子里拉出来,顺手把它扔到诊断床头。扭身时,腰的细处起了几道皱纹。她并不显得很瘦,但皮下脂肪看上去却很薄。这皮肤使我联想到了什么,是什么呢?对,它就象擦镜头的羊皮巾。

"我们不是配合得不错吗?"

"太不错了。"假箱男自嘲地用鼻子哼着说,"不过,我也太自以为是了,总以为能把你留下来靠的是我的本事。……别不高兴,为了讨她欢心,我每天早晚刮两次胡子……。还有,我和她的关系,是来做人流的病人和医生的关系。我可以象谈院子里无花果的成熟程度那样谈她的外阴和子宫……。你,是牛顿的苹果,万有引力法则。搞得以前的护士也一拍屁股走了……。"

(正文外有红笔写的附文,往这里打了一个插入箭头。

"我不知道那人是你妻子……"

"你知不知道都一回事,那家伙对自己的角色也差不多腻了。)

"看到别人受伤害,我不舒服。"

"是嘛?记得有一次她这么问过你,说是如果地球要破了,

那最后的一刻能不能让她和我在一起。你是怎么回答的？你说，'要是有可能，我想一个人去看看海。'"

"没那回事！我当时肯定说的是想去热闹的地方，象车站啦，百货商店啦什么的，在这种地方我可以和很多人在一起。"

"这不差不多是一回事嘛。"

"地球不会轻易破的，那是不可能的。"

"反正该还的你都还给我了，一个子都不差。"

土黄色的短裙象个圆筒落到她脚下。她左脚踏出裙子。把它拨到右脚尖上轻轻向上一踢，裙子稳稳地落到诊断床前的地下。扣子和扣子撞着，发出贝壳在脚下时那种声响。紧紧贴在腰际的浅水色内裤小得叫人难置信。她微微前屈膝盖，双手贴在大腿外侧，有点象跳水的姿势，只是比那滑稽罢了。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在空间里划一条条痕，留下一道道明暗反差，增添一阵阵动感。房里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看眼前的景象，我萌生出一种自怜感。就象鼻子突然间因感冒被塞住了似的。对我来说，眼前的一切都是全新的。这种自怜感，也许是一种羡慕吧。

"等等！"假箱男开口拦住了她移向裤带的手。她的目光越过我的头投向远方，手停住了动作。

"你没怎么看她嘛！可是为你脱的吗，眼睛别离开她，好好看！你听说过做半粉人吗？她脖子到肩头一线的感觉，……有一种半粉人干硬前那种柔和伸展的感觉，是不是？不过，我感兴趣的还是从肋骨下边到腰的丰满处的曲线，那儿隐隐约约残留着还没完全消失的少女的痕迹……"

"要论着迷的地方，我喜欢的倒是腿……"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自己下巴在发硬，牙齿在打颤。原来是眼珠太重，视线抬不

到她脸上去。那家伙现在是什么神情？真令人奇怪，纸箱里冒出一点烟，假箱男呆在里面一点也不觉得呛。“我也不明白，形状好的腿，形状不好的腿……，简直就象被人逼着念自己完全不懂的外语……。我为什么对腿这样感兴趣，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你这都不明白，那儿离生殖器近嘛！”

“这不能说明问题。在这点上，哪个腿还不一样？说不定是和逃跑的腿有关，跑得快的腿，谁都想追上去看看。”

“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歪理？她会跑吗？在等着你呢！让我来教教你，总之，距离太远了。如果不再向前挪半步，你头都抬不起来。为什么这半步就迈不出去？我这就告诉你。”假箱男调整一下语气，迈步走到我们两人侧面不远的地方，这地方相当于以我和她间的距离为底线构成的等腰三角形的顶点。“鱼也好，鸟也好，兽类也好，在交尾之前，它们都各有自己奇特的求爱方式。据专家说，那套动作是由攻击和威胁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每个生物个体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外来入侵者要是跨过了这个范围的边缘线，它就会本能地对入侵者作出攻击性反应。但是，如果对任何外来者都一律加以攻击的话，那交尾就不能成立了。由于交尾是皮肤接触，非得让对方在警戒线的某处打开缺口，或是在什么地方给对方打开门才行。于是就产生了一套技术动作。这动作看上去和攻击差不多，其实不同。用这种改型的动作和姿势，可以搅乱对方的防卫本能或使对方麻痹大意。人也不例外，什么钟情啦，着迷啦，都只不过是用彩色羽光化着过的攻击本能。其最终目的，都是要突破警戒线进行入侵。据我自己的体会，人类的警戒线在半径两米左右的地方。用嘴缠也好，用闪光玻璃什么的搅得对方眼花也好，只要越过了警戒线

就大功告成。距离那么近，要看清敌人的真实面目是不可能的，只能靠嗅觉和触觉起作用。”“绕了半天，你究竟想说什么？”

“再往前走半步，你就踩着那条线啦！”

“踩了又会怎么样？”

“怎么这么难下决心！好不容易才让她发放了警戒线自由通行证。你再往前走半步，她就要验证了。肯定是无条件放行。理所当然地，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你放弃了回纸箱的资格和借口。我知道，你是不敢接受这种放弃，你在磨时间。这下可好，她站在那儿不能动了，是你在时间上贴了封条。”

经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她那压在短裤腰带上的手指还那么放着，前不着地后不着天地一直没动。即越过我头投向远方的眼睛，还是那么无神地睁着，象是安的假眼。”

“这是怎么啦？”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讨厌新闻的没坏人，这可是你……。”假箱男吞掉后面的字，鼻子哼着，“你那样不相信变化，现在矛盾了吧？自己期望的东西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了却矛盾起来，封住时间的流动……”

“我哪有那种本事！”

“我记得在哪儿读过这么一件事，一个男人把自己的恋人做成标本后和她生活在一起，说是剥制的比活着的更有奉献精神，更忠诚，还更刺激。”

“可惜我没那种雅兴。”

“这么说结论差不多已经出来了。总之有一点很清楚，你不想从纸箱里出来。”

“不是告诉过你，我是处理掉纸箱后才来了吗？”

“好，那我问你，你现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

“正如你所看见的，我现在在这儿和你闲聊。”

"好！……那这笔记本怎么回事？是谁在什么地方写的？不是某人借着更衣室的灯光在纸箱里写的吗？"

"这个无可奉告。要是说了，就等于说你们自己承认自己只是我空想中的人物。"

"我看未必。"

"这个没争的必要。"

"实际上存在的人物确实只有一个，就是正在笔记本上写字的那个人。这一点连你也不得不承认。看样子，这个人为了抓住纸箱不放还会这样永无休止地写下去。"

"别在这儿杞人忧天了，我不就是在这儿等着裤子干吗？裤子一干，马上出发。也许是澡洗得太仔细的缘故吧，风都渗到骨子里去了。钻进纸箱只是为了避避风。这笔记本没什么舍不得的，就写这最后一行……"

"裤子干了真的准备来见我？"

"要说准备，也不过是把本来就没多少的东西收拾一下。没这东西就出不了纸箱……想起来了吧……是裤子。只要穿了裤子，就好歹可以混到人群中去……。打赤脚，裸上身都行，只要有裤子。反过来就不行，无论你穿多新的鞋，多好的名牌上衣，只要不穿裤子在街上走，那才热闹呢！文明社会其实就是一种裤子社会。幸好，为了对付这种场合，我准备了一条新裤子。上星期去做手术时第一次穿，平时把它垫在纸箱上边一点都不碍事。除此之外就是一部照相机。其它的东西，也说不清该如何处理。如果不想在上面费时间，把它们都扔了我也不可惜。不，没必要扔吧？把它们让给你不就行啦！有洗漱用品、剃须刀片、火柴、纸杯、耳塞、热水瓶、汽车后视镜、耐水胶带……。什么止泻药、红药水、眼药，这些东西是你的本行，就不用送了……。还

有从《现代裸体摄影作品杰作集·第二卷》上剪下的六张照片，以及专门用于看这些照片的筒子……具体做法不用我教，你一用就会知道的。……其余的还有手电筒、圆珠笔、塑料板什么的，还有一团铁丝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日用品……虽然都是些不起眼的东西，但都是经箱男生活实践证明既必需又完备的一套日用品。用不着谢我，这些东西是给新箱男的最好的上路礼物。在开始的一段日子里，带个小收音机为好。象我这样对新闻毒完全具有免疫力的另当别论。一般说来，开始一段时间不习惯，会产生一种周期性无法排遣的孤独感。……"

"到底什么时候干得了？你那衣服。"

"雨刚停对不？空气湿漉漉的，不过已经半干了，天亮后风向一转就差不多了。"

"这么说，你那儿还黑？"

"这会儿水平线那儿出现了亮光，乌贼船总是天快亮时回港是不是？正是那个时候。天快亮了。"

"半干就行了，别那么讲究，穿上试试！尿湿的短裤就这么穿上身还不是自然会干吗？时间抓紧点，我这边可等得不耐烦啦！"

"象有点感冒。是没睡好吧？只有脚在热，身子冻得直抖……把脚埋在河里，很舒服……不过冷得很……恐怕沐浴时冲得太厉害了吧。上周去你那儿时，你是知道的，当时痛得厉害，没敢仔细洗。于是我想，这次一定要把积了三年的东西都刮下来。……去买了块新肥皂，会用光了。真想让你看看。用特制的肥皂……不在乎时间……重要的是，干手头上的活时注意力容易集中。这星期我想了不少事……我把它雕成女人上身的形状，一般女人的上身……雕成她？怎么说都觉得力不从心。不

过，在胯下插上几根鼻毛，还是相当现实主义的。说实话，折腾了半天，雕出来的形状与其说是象女人不如说更象青蛙。管它呢，反正肥皂是名牌货，质量不错。先用水冲湿全身，接着在当毛巾用的内裤上厚厚地涂一层肥皂，使劲擦身子。下一步是用指甲使劲抓，最后冲洗干净。象这样干了四个来回后，冲下来的黑水总算转白了。头发上也开始起点泡了。可是，再往后就不行了。我原来以为，洗完后身上皮肤的感觉应该和人们在家里洗后的感觉差不多，那种感觉就象用指头抚摸精制的玻璃杯。可是还没等达到这一步手里的肥皂就用得差不多了，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全身象剥了皮似地疼，胃里的东西往上涌……。总而言之，想用一块肥皂解决积了三年的垢这念头本来就有问题……，我身上恐怕除骨头外全是用垢凝成的吧……全向散了架似的。刚在沙滩上躺下，头上就突然传来了一阵大卡车卸碎石样的声响。这儿哪有卡车？原来是水泵的马达声。真他妈见鬼！用海边井里的盐水洗澡，哪怕再搓三年，也只会刮细骨头而冲不掉肥皂吧……。"

"你说，说的和听的哪个先叫累？"

"哦，我明白了。你是说光空想的人说话没条理是不？我看不空想的人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你们那医务所，包括你们，都是我在纸箱里乱写的内容，只是乱写。这是你呆在你那纸箱里不可想象的。这，就是真货和假货的区别。我可以呆在我的纸箱，这个仅供一个使用的秘密单间里想着什么就看什么，而别人谁也看不见我。任何人也模仿不了我。这纸箱的内壁里渗透了这三年流出的汗水和叹出的气。它是我隐藏的脸，上面布满了我胡涂的作品，它就是我的履历书。上面有我筹集食品的街道的略图，还有我这笔记本上内容的备忘录，还有些连我自己也搞

不懂的图形和数字……，总之，要什么上面就有什么。”

“现在你的表几点了？”

“五点差……八分。”

“你是——对！是三点十八分开始写的吧？什么烂表。怎么算起来到现在才过一小时三十四分？”

“你最好别忘了，这些都是乱写的。别以为我舍不得这纸箱。正象你忠告我时说的，一旦这纸箱被处理掉，你也好，这些乱写的东西也好，都会一块消失的。”

“你也够想得开的。”

“承蒙你教悔，现在我连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好感了。”

“够了！咱们来看看写了多少页吧。五十九，一小时三十四分写五十九页。怎么说也不可能吧？我不是多次警告过你，叫你少说废话吗？你想想人在一般情况下一小时能定多少页吧——平均一页都不到。写得最快的充其量是四页。”

“还能多写点。”

“好，退一步，按一小时五页算吧。五十九除以五，得十一，余四——十一小时五十分……你这一页又快写完了，就算十二小时吧。不吃不喝不停地写也要十二小时才能写这么多。你是早上三点开始写的，现在照说应该是下午三点差一点，这绝对不可能吧？”

“先说清楚，这笔记本是我的，怎么写是我的事！”

“在特殊情况下你能写这么快也说不定。比如：不知为什么你只是在那儿乱画，或者是你昏过去了二十四小时。要不就是天翻地覆，地球的自转出了毛病。别人怎么会作这些假设呢，对不对？也就是说，别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一定这笔记本的作者就是你，这东西完全可以认为是另外的一个什么人写的。”

“怎么这么不讲理！我这会儿在写，这是事实。这里是血腥味扑鼻漆黑的海岸。头顶上更衣室的脏灯泡旁聚满了小虫，象烟。偶尔掉下来一只打在纸箱上，那声音象雨滴。听了这声音我才知道原来这虫还不小。我叼上一支烟……擦火柴……火光照亮了我光秃秃的膝盖……把烟拿到膝盖旁去拭试……能感到热——上面这些都是铁的事实。要是我现在不写了，那后面一个字也不会有。”

“也许这是别的什么人在别的什么地方写的呢？”

“谁？”

“比如……我。”

“你？”

“对，说不定是我写的。也许是我一边写，一边想象着你在写想象中的我呢？”

“那，动机呢？”

“为了告发箱男。并且还会给人一种印象——那箱男还活着。”

“你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是写的人是你，那么箱男不就成了凭空捏造出来的人了吗？”

“那么，我的目的还可以是为了证明箱男无罪，给人一种箱男事实上不存在的印象。”

“说得好！我对这种可能也早有预感。不过，无论你使出多少手腕，结果都只能是一场空——因为我这儿有物证。这事也许早就该告诉你的。要是先让你知道我手头有东西，也许你就没这轻率了。……别弄错了，我不是想利用这一点。要真想用，早就用了……，只要你表现出诚意，那物证以后交给你也行。”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求你了，我本来没睡好，现有点激动。那么请问，是谁用气枪射我的？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一带有气枪的人多的是，据说黄鼠狼偷鸡比较厉害。”我突然想起了她的这句话。时光好象又倒流到了那一刻。我并不相伤害她，不过在给假箱男帮腔这一点上我不能原谅她。

“很可惜，我手上握着铁的证据。就在被射中的那一刹那间，我搬出老本行按了快门。当天就印出来了，效果还不错呢！那是个腋窝里夹着气枪，让枪杆侧着贴在身上慌慌张张往坡上跑的人的背影。那人的发型，专门为他那有点驼的背订做的西服，衣料不错但却皱巴巴的裤子，尤其是那双拖鞋式的浅帮鞋——照片里都清清楚楚。”接下去的话是说给她听的：“咱们做个推理游戏怎么样？比较随意的发型，经济上属上等，经常坐着，鞋子得经常穿了脱，脱了穿的人，你猜他是干什么职业的？……这不难，是上门行医的医生。还有，照片上的坡下边就是酱油厂，联系起来一想不就……？”

突然，事态急转直下。假箱男——刚才还只象一个多生了两条腿的废纸篓的，木然地站在那儿的假箱男——突然在纸箱里笨拙地骚动起来。纸箱发出了不同寻常的声响，窥视窗帘裂开一条缝，缝里伸出一根长棍来——是气枪！他已经瞄准了我左眼。

“算了吧……，”我故作轻松，半开玩笑地招架着，“我这人有点尖物恐怖症，受不了这个，你就别……。”

“搜他的身！”假箱男扯着嗓门命令她。

她犹豫了，哀求似地抬头望着我，两手放在胸前，身体的重心在往前移。熨得很平整的白大褂(什么时候穿上的?)前部裂开了一条缝。原来，只有最上边的那粒扣子是扣着的。白大褂

的里边就是她的裸体。这种情景虽然多少在我预料之中，但还是吃了一惊。白大褂里面的裸体比单纯的裸体还要生动，它已经不再是白大褂，而是活供品身上的仪服。那忠实再现了下面身子曲线的隆面饱满地鼓胀着，象一台正在挑逗着我的陌生机器。只有那清瘦的下巴和隆起的下腹显得与她有点不相称，象个无邪的孩子。我在脑袋里急剧地搜索着，里面乱急了，象在翻动一个陌生人的提包。她左脚向前跨了一步，以便稳住身体的重心。就在这时，我的目光凝成了一条坚实的线——我已经下定了拼死一战的决心。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行了，让我自己拿，这点事不用麻烦你了。"我返身走到门旁的挂衣架前，打开带来的登山行李袋（也许是美军的处理品），从里面拽出一个鳄鱼娃娃来。"我这儿运气不错，还料到了你们心里有鬼，一开始就觉得这事不对劲。"

我拿出的布娃娃长约四十五厘米，宽十三厘米。张着红色的大口，背上的斑点和手脚都是浅茶色，眼珠和牙齿是白色塑料做的，整个身子是绿色的。这滑稽可笑，充满童趣的鳄鱼娃娃，谁看了心都会软下来的。只要不是患了小儿恐怖症，儿童玩具一般都能使成人丧失斗志。不用说，我手上这个决不会是一般的娃娃，而是我利用一般人的心态发明的黑贾克，这黑贾克不是扑克牌游戏中的二十一点，而是黑手党、秘密警察常用的一种凶器。平时，我总是把里面的木屑、海绵等填充物掏出来，只留一个空袋子，今天早上觉得有点不对劲，事先往里面塞满了沙子。只要提着尾巴一甩，这家伙就能发挥出相当大的威力。如果用它狠劲地砸，把头盖骨打得凹下去也不成问题。而且，用这玩艺还不用担风险，它的优点在于既能给对方致命打击又基本上不留外伤痕迹。用完后拉开肚子下的拉练，把里面的沙子撒在院

子里就行。既便有了什么事，谁还会怀疑这个布娃娃是凶器呢？

我抓着这鳄鱼娃娃，装出一副不情愿交给箱男的样子慢慢地靠近纸箱，突然对准枪管由下往上猛力一甩！枪身扎进了纸箱窗上缘带动整个纸箱往上一弹。随着医生一声惊叫，房里响起“嗖”的一声，象钉子扎进了自行车轮胎——他勾动了扳机，子弹飞到天花板上。我趁势一把夺过气枪，紧紧地握在手里。医生也不示弱，他从纸箱里伸出胳膊，那五个指头象老鹰抓小鸡似地掠过我的右脸。我操起沙袋向他小腿砸去。医生惨叫一声，手缩进了纸箱。里面传出一连串呻吟。这时我才感到，自己身上已渗出了汗。为了让这家伙安静下来，我又举起沙袋从纸箱上方向下挥去——犹豫了一下又缩了回来——我不想在纸箱上留下痕迹。随后，我又省着点劲朝那小腿了几下。医生在纸箱里缩成一团，又回到了废纸篓的老模样。纸箱里安静下来了，连自来水管里停水前的那种声音都听不见了，里面静得没人似的。到这时，我才平静地看了看那纸箱。上午十点那淡淡的阳光穿过窗户射进房里，然后又和墙壁的白色汇在一起撒向房里的每个角落，那纸箱看上去就象挖缺的一个坑。

如果说这笔记本上东西的作者是我（假箱男指出的时间上的矛盾确实不可否认）而是别的什么人，那这情节就站不住脚了。事到如今，下一步会出现的情景只有一个——我扭头去看她的反应。本文作者希望她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她的反应如何，决定着事态的结局。我放弃纸箱生活，得到的将是什么？失去的将会是什么？比如，她迎接我时是敞开胸还是扣着扣子？不，以扣子为标准不大合适——她可能惊得忘了扣扣子，也有可能以扣着扣子的慎重方式迎接我。不管扣子如何，我站在离她

两米五的线外，很容易对她的表情作出判断。如果她的表情是紧张中夹着放心，那就意味着她和医生早有矛盾，这次是我把她从牢笼里解脱出来。反过来，如果她现在吓得魂不附体，那就表明她和医生原来就是一路货色，而我这次是虎口余生……。

算了，不说了，怎么说都不近情理。这故事的缺陷，与其说在于它漏洞百出，不如说在于它情节发展的线条过于明晰。事实的真相，就象一副脱落部分很多框画一样，有了跳跃才有说服力。既然文中的我也许不是我本人，那有什么必要让那个我活下去呢？我说过多次了，箱男是理想的宰杀对象。如果文中的我是医生，他肯定会端出一杯红茶来的。干他这一行的人，在杯子里投一滴毒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也许那杯茶我已经喝了吧。这是完全可能的。总而言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文中的这个我确实还活着。

《供词》

以下所述，没有谎言。就T市海滨公园出现的浪打上岸的尸体一事，本人不加隐瞒地详述如下：

姓名： C
原籍： （略）
职业： 见习医生（男护士）
出生年月日： 昭和元年三月七日

我原名是C，在保健所登记和行医时使用的姓名，是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从我当年的上司军医殿下那儿借来的。在战争期间，我在军医殿下手下当卫生兵。

我从未受过任何刑罚处置，没犯过任何罪，也没有作为犯罪嫌疑人受过警察和检查官的任何询问。

我没当过公务员，没拿过工资，没接受过补助。

我现在是独身。关于家庭情况是这样的：直到去年，我一直和未办正式结婚手续的妻子"奈奈"同居。"奈奈"任我们医务所的护士，并监管所有帐目。"奈奈"原为我借其姓名的军医殿下之妻。我与她的同居也征得了军医殿下的同意，未因此事产生过任何纠纷。我与她之间关系亦正常，不曾产生不和。然而自去年我雇用"户山叶子"为护士之后，"奈奈"心生不满，向我提出分居要求。经我同意后，我们一直分居至今。

战争期间，我曾作为卫生兵在军中服役，后来将此间所获经验用于医疗工作，获得患者好评。医务方面亦不曾向持有行医

执照的军医殿下请教。医疗技术方面，我在阑尾炎等外科手术方面比较擅长。若就违法行医事追究我的责任，我愿对滥用他人名义行医一事作深刻反省，并保证今后不再从事任何医疗活动，在此向世人谢罪。

下面，就所闻非命死亡尸体一事……

《C的故事》

此刻，你在写。

比如，这房里只有台灯亮着，很暗。你刚才在写《供词》，这会儿抬起头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右扭头一看，一道细细的光线掠过桌子右测射进房里。这是从门底缝里透进的走廊的光。如果有谁从走廊经过，他的影子肯定会投在这道光上。你等着什么，七秒，八秒……没有任何反应。

这白色的门，虽然涂了好几层漆，还是没能抹平表面的伤痕，它有些年数了。你注视着门口，似乎想透过门看清外面的动静，心里在想着什么——那刚才惊动我的声音怎么回事？难道是错觉？有了，又听见了。对！就这声音——原来这声音不是来自门那边。——你又扭过头来注视着窗口。靠墙放着一张床，床上是做得和箱男的那个分毫不差的纸箱，一栋移动住宅。那真箱男果真来了？不象，脚步声太轻了点。也不是狗。恐怕又是那只鸡。那母鸡也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走夜路，每天夜里逛来逛去地找东西吃，一想起这事就不舒服。鸡走夜路究竟正常不正常？它可以独自享用那些在外面放心大胆爬的虫子，营养肯定不成问题。不过它却长得皮包骨，毛也不光。看来，掌握特异功能是要付出相应代价的（你似乎在反省什么）。

你把没喝去几口的啤酒杯送到嘴边，伸出舌尖舔舔又放下了。人疲倦了，没心思喝。你已经在这儿坐了四个小时。九月都快完了，天气还这么闷。拿酒精棉蘸蘸额头上的汗，用唾沫沾湿一下焦粘的嘴唇。这么热，也不敢用电扇或空调，你不愿让任何细小的声音逃过自己的耳朵。你现在疑心重重。

桌上有一块厚玻璃板，上面放着刚动笔的《供词》。案件还没发生，以后会不会发生也不得而知，可你却已经着手写《供词》了。你把它推到一边，翻开了一本笔记本。原来你竟然还准备了一本和我一模一样的笔记本！你笨手笨脚地翻开第一页，开头是这样写的：

“这是一份在纸箱中度日的男人——箱男的实录。

现在，我在纸箱中作这份自述。这纸箱，是一个从头上套下去刚好捂住腰部大小的包装箱。

方才说的箱男，其实就是我本人。”

跳过十几页，翻开新的一页。你握笔端坐，准备接着写下去。忽地又改变主意，看了看表。再过九分钟就是零点了。九月最后的一个星期六即将过去。你手拿笔和笔记本站起来，离开座椅走到床前。侧着放倒纸箱，从后里钻了进去。看来，你进出纸箱的动作已经很娴熟了。你转换了一下纸箱的角度，以便让纸箱窗口面对台灯。可是又觉得不够亮，于是又拨亮纸箱里吊着的手电筒，找出塑料垫板，接着写下去：

“案情梗概可大致归纳如下：地点、T市，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一……”

看来，你打算把还没有发生的事当作已经过去了的事记下去。你着什么急？要不就是你心中有数。既然用过去时制订行动计划，一定是你已经勾动扳机了。你简直就象能对来福枪的弹道甚至包括误差随时都能作出准确判断似地，事先已经知道了子弹的落点。请快让我看下去。我不明白，除了“死”，还有什么目标能看得如此清楚。

你又开始写了。

"……在人烟稀少的海滨公园沙滩上发现了一具身份不明的死尸。尸体套在包装纸箱里,身子用腰带固定在纸箱上。可能是最近在市内流浪的某个箱男不慎坠入运河,随后又被潮水冲上了岸。死者没有随身物品。据鉴定,死亡时间约在三十小时前。"

三十小时前?你的设想也够大胆的。让我们假设验尸时间是星期一清晨。再往前推三十个小时不正好是现在吗?看来你是决心已定了。你突然合上笔记本,从床上滑下来跪在地上,又把前倾的纸箱朝后扬扬。纸箱里的东西互相撞击着,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你仰面向墙,想听听天花板上的动静。你脸上涂了一层惊恐的底漆,好象是块干漆,弄得脸上堆满了条条皱皮。你太神经质了,怎么不能现实点?你无论使多大劲,也只有该发生的事才会发生。

你立起身子朝门口走去。胳膊肘紧紧地贴在腋下,手指握在一起……,走了三步 你又松开手,扭身回到桌旁。双手抱着头,胳膊下的笔和笔记本轻轻落在桌上。时间就这样一分一分地过去,你还在那儿空想。

此刻你正盯着玻璃板边缘的切口,没有距离,毫无归缩之处的纯粹的蓝色。稍稍发绿的无限远的蓝;充满逃亡诱惑的危险的颜色。你在这蓝中沉溺下去,好象只要让整个身子都埋入其中你就可以永远游下去似的。我想起,自己也曾好几次受过这蓝色的诱惑:船的螺旋浆捣起的波浪的蓝……硫磺矿遗址的积水……酷似果冻的鼠药……等候不知去往何方的电车时看见的紫罗蓝色的天空……还有协助自杀协会,说好听点,就是那个安

乐死俱乐部分发的叫“爱之眼镜”的彩色镜片。这种镜片，是技术熟练的技师精心从严冬的太阳上剥下的薄皮染成的。只有那些戴上了这种眼镜的人，才能找到有去无回的列车的始发站。

你是不是在纸箱里陷得太深了？纸箱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可你却好象中了它的毒。听说纸箱也确实能产生危险的蓝色。

使乞丐患感冒的雨的颜色……地下商场降下卷闸门时的颜色……旧货店里毕业纪念表的颜色……在厨房不锈钢盆上打碎的嫉妒的颜色……失业后迎来的第一个早晨的颜色……失效的身份证上墨迹的颜色……自杀自愿者买的最后一张电影票的颜色……还有：匿名、冬眠、安乐死等，这类被强碱性时间腐蚀而成的坑的颜色。

不过，只要把视线稍稍挪动几厘米，你就在坑外了。无论搞得多么神乎其神，你还是假箱男，你还是你。你此刻正在看玻璃板下压着的年历。这一页中间是产品的商标。这商标的图案，四周是拉丁语的格言，中央是希波克拉底的奶油色头像。商标的左右两旁分别按月份写着相应的口号。左边是：“维生素 C 和可滴松产品的季节”，右边是：“自律神经失调的九月”。下一步吸引你视线的怕是左角的红字吧——九月最后一个星期天，也就是套在纸箱中的土左卫门按预定计划将被推上海滩的头一天——明天，不，几分钟前就该称今天了。无论你怎么不去看它，印着的字总在那儿。这和你用过去时写的那计划表差不多。你伸出双臂放在桌上，对，就这样：用胳膊肘撑着，把身子重心往前一挪你就可以站起来了。你已经勾动了扳机，这会儿再拨保险有什么用？

说来说去，碍我眼的还是那《供词》。你能不能离开椅子前把它撕掉？如果一切都照你的计划发展，要这东西有什么用？万一失败了，事情可就由不得你啦！

《供词续篇》

至于你们所闻的尸体，我敢肯定，那就是我借其姓名行医的军医殿下。所谓军医殿下，并不是以前的什么贵族等级，只是开玩笑的称呼。用久了，也就习惯了。军医殿下很久以前就想自杀，这次只怪我疏忽大意，没能阻住。对此我非常遗憾，深感后悔。关于此事，希望你们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

战争结束的头一年，我被分派到某野战医院给军医殿下当勤务兵。当时他正醉心于从木材中提取糖分的研究。因此，大部分医疗工作都由我代他完成。幸好 我这人还算心灵手巧，在军医殿下的指导下，后来我已能承担相当难的手术了。当时，糖分严重匮乏，甜东西相当贵重。要是能从木材中提炼出糖分，将成为震惊世界的大发现。军医殿下注意到：羊常吃纸，而木材又是造纸的原料。看来羊的肠内存在着某种能把纤维素分解为淀粉的活性酶。那段日子里，他成天埋头于这种酶的分离提取工作中。

有一天，也不知是受了羊肠内细菌的感染还是试吃加工的木材时中了毒，军医殿下病倒了。那是一种怪病，症状很奇特：先是高烧三天，接着是周期为三天的肌肉疼痛。同时还伴有抽筋和神经错乱发作。军医殿下认为自己已不可救药，其他医生也束手无策。自那时起，一有机会我就查阅文献，但至今还不知道那病的病名。

我一直很钦佩军医殿下的为人，不惜一切地看护他。尽管如此，他的病还是反复发作。最令我难受的是，一方面由于军医殿下的乞求，一方面由于我实在不忍看到他痛苦，到后来我不得

不让他经常服用毒品。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染上了毒瘾。不过我没有抛下军医殿下不管，还是和他一起复员回到了家乡。

复员后，我协助军医殿下开设了一个医务所，并代行治疗和管理。由于军医殿下的病情毫无好转迹象，他根本无法参入对病人的治疗，只能依据病的病历给我一些指导。虽然明知这是不正当的医疗行为，但我们还是没有停止。这是由于：

第一，需要向军医殿下长期提供毒品。回乡后我和军医殿下已不再是上下级关系，谈不上谁强迫谁的问题。一切都是我自己出于友善自愿地干的，责任应该全由我承担。也许有人会指责说，若真是出于友善之心，就应该尽全力帮他戒毒。可是要知道，毒品中毒患者和一般病人不一样，治疗极为困难，真治愈率几乎为零。我虽然知道吸毒是一种慢性安乐死，但还是没有勇气抛下军医殿下不管。

第二，我不否认，以军医殿下的身份为幌子可以维持我的生计。但是我决没有趁军医殿下之危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医务所的帐目全由军医殿下的妻子"奈奈"掌管。不过后来我和"奈奈"成了事实上的夫妻。这是军医殿下担心我抛下他不管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强迫我和"奈奈"形成这种关系后，我自然就不会离开他了。还有，产生受虐幻觉也是处于毒品中毒后期的患者身上常见的症状。

第三，随着经验的积累、医术的提高，患者对我越来越信任，这也是我继续从事不正当医疗行为的原因之一。由于社会上并没有能对开业医生的医术进行准确评价的客观尺度，在我心里，当假医生意味着犯罪的意识也很淡薄。行医期间，我对医学的兴趣越来越浓，不断从医学书和专业杂志上汲取了许多新的知识。通过二十年的实践和悉心研究，我对自己的医术已经相当

自信，进而认为有没有开业执照是一回事。事实也是如此，在对从其它医院转来的病人施行治疗过程中，有些不用功的大学毕业生作的误诊常常使我啼笑皆非。但是，这并不能表明我的罪行是可以原谅的。无论有什么理由，犯法都是不可饶恕的。

到第八年，情况发生了重大转折。在此之前，出席医师会等对外活动一直都是由军医殿下负责。时间一长，他的举止引起了别人的注意，甚至有人对军医殿下进行诽谤中伤，说他是疯子。再加上我们医务所的毒品使用量一直大大高于平均水平，因此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审查。我觉得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出事，便与军医殿下商量，决定关闭医务所。后来我们搬到了这里，直至现在。

但是，搬家后，军医殿下的精神状态日趋恶化，产生了厌世情绪，并流露出明显的自杀倾向。经"奈奈"提议，医务所对外也不再以军医殿下的面貌出现，而由我假冒军医殿下注册。由于这种做法只是形式上稍有变化，实质上与以前并无区别，军医殿下对这一方案也极力赞成。幸好本地病人对我非常信任，即便判我有罪，也不会有人提交受害上诉书。这一点我有充分把握。如果说不觉得自己受了害的受害人不算被害人，那么没有加害故意的加害人也可以不算加害人，但这只不过是我自己的看法，并不是说没有加害故意就可以置法律于不顾。作为一个生命财产受到保护的国民，犯法是不能容许的。

时至去年，医务所新录用了一名护士，导致我和"奈奈"分居。有关此事，前文已作交代。不过，我仍然承认"奈奈"合作经营者的地位，所有收支项目都向她报告，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纠纷。目前，"奈奈"在市内开有一间钢琴学堂，希望能向她作进一步调查，以证实我的陈述无误。

至于说军医殿下为何独自离开医务所并选择了死路，本人确实想不起任何直接的原因。军医殿下一直独居二楼一间房，起居时间无规律，常常从备用楼梯独自出入。我无法对他的任何行动都负责。若要问我们之间最近是否发生过争执，左思右想也只有那么一次小小的口角。当时，他以怀念过去提取糖分的研究为由，对甜味产生了一种病态的嗜好。出于对他健康的关心，我对他进行了限制。对此，他曾非常恼火。但是，难以想象此事会成为他的死因。从尸体套在纸箱里这一事实看，也许他本来并没有死的动机，也许是前几天在堤上散步，因天雨路滑，加上套在纸箱里看不清脚下的路面，不慎跌落水中致死的。

至于他为何要身套纸箱，我完全无从知晓，如果有人问及，最近数月来有人目睹套纸箱的流浪汉在市内游荡，此人是否就是军医殿下，我不否认他背着我干此类事的可能性。由于他已将自己的姓名、户籍、行医资格甚至包括人格都转让于我，军医殿下可能认为他现在已不再是一个人。加之他又产生了厌世情绪，套着纸箱外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正如验尸结果清楚表明的，死者的肘部内侧、大腿部已经是针眼套针眼。对于一个毒瘾已发展到这种地步的人来说，我认为有此类怪异行为也不足为奇。

有人说，只是在有人作证曾看见箱男多次出于我医务所，再结合死者身上的针迹，以至有人怀疑死者的死因与本所有关的情况下，本人才被传唤出庭。此种说法的言外之意似乎是：如果没有目击者的证词，箱男就会被作为身份不明的非命死者加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会不声不响地继续从事非法医疗活动。对这种指责，我确实感到意外。实际情形是：除非军医殿下按铃呼唤，我和护士都不能进入他的房间。以前也发生过多次

他好几个小时都不叫我们的事。我们最后一次进入他的房间查看，是星期天半夜时分的事。我当时已作好思想准备，如果天亮后他仍不回家，我们就得报告警方请求协助寻找。这样一来，我的不当行医就会暴露，即使产生此类于我不利的结果，我也只得接受。

最强烈反对我放弃不当行医行为的，是军医殿下本人。为达此目的，他屡次以花言巧语欺骗我，屡次以暗示自杀威胁我。为了把毒品搞到手，瘾君子会怎样地不择手段，怎样地狡猾奸诈，世人不会不知。的确，处理军医殿下的自杀是一件棘手的事，首先是不合理 向政府提交死亡证明书，因为他与我同名同姓 。我曾多次恳求军医殿下放弃自杀念头，而军医殿下却借此机会行寸进尺，向我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作为放弃自杀的交换条件，要我给他增大用药量、让他欣尝见习护士"户山叶了"的裸体、要我对裸体的"户山叶子"灌肠等等。尽管如此，我对军医殿下并没有怀丝毫的怨恨之心。我认为：病人的痛苦不是我们健康人所能体会的，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安慰才对。

既然现在军医殿下已经不再需要我的照料，我也就没有道义继续从事欺世的医疗行为。军医殿下一直认为，所谓不正当医疗行为，应该是指那些给患者造成金钱上、肉体上损害的行为，只要不对患者造成此类损害就不能说是犯罪。不过我还是认为自己假充医生是一种犯罪行为，并愿对此进行深刻反省。借此机会，特向世人道明真情，以卸下多年来压在心头的沉重负担。

以上所述，全系实情。

《死刑行刑者无罪》

看来，你准备行动了。刚才听见的金属碰撞声，是你往消毒盘里放注射器的声音。这声音无论多远我都听得清，就象沙鼠能嗅出十公里外水的味道一样。

这会儿，好象是楼梯中途拐角处采光窗扇动的声音……听清楚了——是你开关门时特有的那种声音。听见你的脚步声了。你打着赤脚，踏在走廊的塑料地板上。速度约为每秒一步——身子套在纸箱里，走到第十一步时，你的脚踏到了门口的湿垫子上。你现在已经开始上楼了，一步……又一步，速度渐渐放慢。你上到半楼的拐角平台了，你停住脚，转动纸箱往上看——顺着扶手方向往前走，拐弯后尽头那间小房。杉木板的房门和走廊一样宽，门的颜色涂得和墙壁差不多。

太平间。

选这个地方做太平间，并不意味着人死了就该放在无关紧要的角落，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住院病人对死过于敏感这一因素。这儿不显眼，而且靠近安全门，便于往外搬尸体。

当然，我还不是尸体。虽然不是活蹦乱跳的人，但也不是尸体。我还没死，为什么却呆在太平间里？关于这一点，强调一下对你有好处——是我自己主动要求这么做的，不是别人把我当死尸。我喜欢这间房，尤其是房里没窗这一点最合我的心意。最近由于瞳孔收缩功能急剧衰退，白天的光线刺得我疼痛难忍，就象眼睛里进了永远洗不掉的沙子。还有，这房间是细长型，深是宽的两倍半，这比例正好和棺材相当。在我身上，憎恶、不满、生气这些人类所具有的自我保护功能已经全部消失了。所以，

这样的我住在这样的房里心情自然舒畅。

上楼后，你好象没什么动静了。正如我在隔着门注意你一样，你恐怕也在隔着门观察我吧。你在意门干什么，这不可笑吗？不过，我也清楚，你是下不了这个决心。虽然这么做是经我们双方同意的，但让你充当死刑行刑人这个角色，想必心情一定很沉重。将心比心，若让我和你交换一下角色，我同样也会犹豫不决。何况即将去杀死的那个人还清楚地知道自已将被杀。一边在那个知道自己将被杀的人身上一刀一刀地砍，一边还和他海阔天空地聊，谁又干得了这勾当呢？说不定，把闲聊改成讨论"死"心里还好受些。不，还是不行！这样做更离谱。那就什么也不说，只交换一下眼神吧，这也不行！这样做神经膜会被撕开的，神经短了路，会造成大面积烧伤的。

最理想的，还是趁我熟睡时干，让我不知不觉地走向另一个世界。可是，毒品瘾君子的眼睛特敏感，这一点你是知道的。虽然一年到头都昏昏糊糊地在睡，但是睡得不深。你也不至于幼稚到盼我熟睡那个地步。你看，现在我就醒着，还坐在床上一个劲地在写，连眼屎都用硼酸水擦得干干净净。这哪里是你希望的情景？不过你放心，我已经想她了，就在你握住门把手准备朝里走的那一刻我会立即装睡的。不过不用说，你肯定会看穿我的假睡把戏。但这也比真睡熟好啊——反而可以让你放心些。要是真睡熟了，你还得担心我会突然醒过来，假睡就不用担这个心。要不这样吧，闭眼前我把笔记本扔到地上吸引你的注意力，故意告诉你我在假睡。杀我的主犯绝对是我，你只不过是协从犯而已。我从来没想过让你一个人去承担责任。行啦，随便什么时候都行，你就动手吧！此时此刻也可以。你开始行动之际就是我这笔记本结束之时……

看来，还是为你留一份遗书什么的为好，一句两句都行。一般说来，我估计这东西是不会派上用处的。为防万一，有几个字握在手里你也轻松些，哪怕只给你定个自杀协从罪也不好。有时候，一点小小的破洞也会使整整一件毛衣散掉。把下面几行字撕下来（装在塑料代里，以免打湿了）系在尸体的指头上或脖子上，别忙，系在指头上不行！要尽可能搞得象意外死亡。要是警方万一怀疑到这儿怎么办？应该把它藏在这间房的某个地方——稍一看不起眼，有心找又马上找到的，类似床架钢管接头之类的地方。撕下后剩余的部分，全部烧掉就是了。

> 是我自己选择了死，假若怀疑有他杀迹象，那全都是我干得不漂亮造成的。

不行！这样说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会使人加重疑虑。还是直接了当点好些。

> 我决心去死，事到如今再想让我产生生的欲望的伪君子给我滚开！糖丸这东西，没吃的时候往往看上去很硬，但谁都想马上一口咬碎它，一旦咬碎，它就再也不能复元了。

这话有点留恋人世的味道，还是露出了真心。不过不用担心，无论如何留恋，留恋终归只是留恋。理性告诉我，自己不应该再活下去。怎么样，了不起吧？我还有理性。不过这理性就象海滩上用沙堆成的城堡，涌过来的潮水正冲刷着它。它是那样脆弱、那样虚幻。再来两三个大浪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心里出现了反复，竟然变得贪生怕死起来。我似乎要厚着脸皮向她求婚，如果遭拒绝(肯定被拒绝)就杀了她然后一连几天尝她的尸体。这不是比喻，而是实实在在地放进口里用牙齿嚼、用舌头品。我已经好几次梦见吃她了。那种没烧透的、半生不熟的最好。她很温顺，成了肉还面带微笑，味道介于牛仔和鹅之间，说不出有多可爱。我对她的热情好象被煮缩了，最后收缩成了食欲。食欲这么旺我自然就会表现为对生的执着。所以我想趁身上还有点理性时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当然，自杀也是一种很果敢的行为。既是行为，仅靠理性和主观愿望是不能实现的。稍有一点理性和食欲都会成为裹足不前的借口。反过来说，只要还有理性，至少就不会推开你伸出的援助之手 。拜托了，趁我求你帮忙之际伸手帮我一把，这无论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你怎么啦，还在磨蹭什么？我不是已经说好会装睡的吗？再拖下去会前功尽弃的。你不会是趁我没留神折回去了吧？(不可能！他的脚步声不可能比来时更轻。)

“你在哪儿吗？……要是在就应一声……就这么闯进来也行。”

我扯着肿胀的声带对门外叫了几声。没有反应，连扭动身子的动静都没有。只剩下深夜的寂静化作一阵巨痛，锤子敲铁板一样的巨痛，弹回来打在我的鼓膜上。难道是我刚才的感觉不对？现在想来，刚才那采光窗扇动的声音、那走廊里响起的象是湿抹布落在地板上的脚步声，都是那一连下了三天的雨停后从山上刮下来的干风在作怪。另外，我刚才那些想法当然也自

有它的道理——你今天晚上没让她来。按说，她的裸体是我推迟死期的绝对交换条件。从你一切着手准备纸箱到现在，已经有十天了。既然她没来，我就只能理解为一切都准备就绪，她不来就意味着宣告我的死。看来，就算刚才门外的响动是我的错觉，你终究还是会来的。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过了一会儿，门静静地开了，的的确确地开了。我马上假装熟睡。除了你，谁都不会这么轻巧，不用确认就知道是你。我继续装睡。你屏住呼吸，以便适应房里的恶臭味。吸气前先吞一口口水，悬在半胸的拇指大小的冰块往下移动了两三厘米。你把塑料水桶放在地上，钻出纸箱，环视了一下这细长的房间，再一次发出心中的感叹：真象棺材。房里的光来自那盏嵌在天花板里的三十瓦的日光灯。灯下吊着一朵人造玫瑰花，那是用来诱杀苍蝇的。人造花的正下方放着一张医院用的小铁床。我傻楞楞地摊在这小床上，闭着双眼，浑身是松垮垮的肉，稍稍扭一下身胳膊就会伸出床外。呼吸一次床就随着晃一下，就象晃动融化的冰袋。我躺在这儿，就象鱼市上一片剖开的老头鱼。有条纹的睡衣前面敞开着，露出松软的肚皮，那颜色和开水烫过的芦笋差不多。一条洗褪了色的毛巾捂在上面，毛巾下方是我稍稍展开的双腿。腿上零零落落地长着几根失去光泽的汗毛。腿无力地摆在那儿，象剥去皮的湿漉漉的墨鱼。想不张嘴就把鼻子吸进去的气吐出来，结果双唇象橡胶阀似地抖动起来。一层不知是甲烷还是氨的结晶体凝在这橡胶阀的表面，不时地闪着光，有点象舞女的紧身衣。每迷糊一阵，我的内脏就腐烂掉一块。若是参加腐烂速度竞赛，我是决不会败给真正的死尸的。你捏着鼻子，眼里渗出了泪。那是因为眼里渗进了汗氧化后产

生的分解物。你已经处在忍耐的极限。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不要忍耐吗？用不着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老想着这是杀人，就当你这是在阻止腐烂的进程不就行了？

你推推我的肩。我还在演睡把戏。你在我胳膊上缠上胶皮管，然后以肘的内侧勒出静脉。由于皮肤上结着厚厚的疮痂，针头是不能直接刺进去的。肉是苍白的，没什么血。你用脱脂棉夹住静脉，把针头扎进去。黑糊糊的血倒流回来，附在注射器的内壁上。针管一直抽到了二十那一格，里面却只有3CC盐酸吗啡。你松开胶皮管，先把这3CC推进去。即使这时我醒过来了（本来就是装睡，不会醒的），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就说见我呼吸困难所以才临时给我3CC吗啡，以便让我舒服点。我的呼吸越来越缓，松驰的表情愈加松驰，嘴上出现了死相。你还在推，这会儿推的只是空气。露出的静脉肿起来，象鱼的胃。你拔出针头，把粘接剂涂在伤口上，用手指紧紧地按着。反正既不会治愈也不担心化脓，下手重点我也不责怪你。也许这时我已在沉沉的梦中了。即便你这时切掉我两三个指头，我也只会觉得象是在咬一根胡椒放得太多的小腊肠。突然，我的呼吸陡然一变，一抽一抽的，喉咙里还发出一声猫叫声，然后一切都骤然停止了。梦中，我正站在由无数个发光的拱构成的无形都市的门口。我欢欣地向里扑去，身子飘飘然地被推向半空。身子的形状消失了，体重也消失了。也就在这一时刻，我在床上咬着牙齿，上半身（象被钓起的鱼）往上猛然一弹。整个床也在随着这节拍咬着牙，几百根弹簧用各自的音色同时发出篝火中枯枝般的爆响。这一连串跃动融进了我的梦中，接连不断在那一道道拱上形成共鸣，构成了为我送葬的谐音。我抱着双膝翻腾着、飞动着，欣喜中带着一点感伤。眼前浮现出一幅特写，那是她为我

抽泣的身姿。冬天的气息对落叶松的幼苗最适宜。一伸出手指，空气被捅开一个洞，成了肛门。胸很闷。一张开嘴，舌头冲了出去，再也收不回来。刚把僵硬的舌头伸进空气的肛门，梦就死气沉沉地凝滞下来。我死了。

你提着水桶，爬到死去的我身上。用屁股压着我的胸，靠体重的力量把我身体里的气挤出去。挤空之前我发出了用指头按鱼卵样的声音。待我的肺缩紧后，你拿来一个大漏斗塞进我的嘴，把桶里的东西往里灌。同时，你缓缓让身子往上提，慢慢减轻压在我身上的重量。桶里装的是海水。漏斗里的水面上，小小的漩涡在跳动。有时，藻渣堵住了漏斗口，一取掉那渣，漏斗就发出牙痛的人吸气时发出的那种"丝丝"声。这时，海水可能会从我口里溢出来的。遇到这种情况，只要加快腰身上提的速度就行。按说，等你完全直起腰时，这容量为两升的桶里的海水应该少了一半。到那时，制造溺死假象的工作就可以算初步完成了。

（仅做到这一步还不能骗过法医的眼睛。要想被判定为溺死，至少要能让人从死者肺以外的内脏中找出海里的浮游生物。如果海水仅仅积在肺里，别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绽。这反而会播下怀疑的种子。一旦被人怀疑，我的尸体就会处处暴露在怀疑的目光之下。无论是被水泡胀了也好，被鱼咬了也好，身上特征总是掩不住的。从胳膊到手腕、从大腿到膝盖后到处都是厚厚的结了痂的疤痕。谁都能一眼看出我是一个毒品瘾君子，而且是有多年历史的瘾君子。如果没有相当可靠的进货渠道，在这样的小城市要做到保证

毒品的长期供应是很困难的。由此一来就不难确定毒品的来源，这提供着要么是抓住了医生的什么把柄向医生施加压力的人，要么是医生本人。统计资料也表明，从职业上看吸毒者中与医生相关的人占了很大比例。一旦顺着这条线查下来，你的处境就危险了，因为你曾因毒品使用量过大接受过审查。你最近在练习写供词，这心情我很清楚。不过，要是真到那一步就来不及了。眼下能做的，就是在处理我的尸体时尽量做到不留下漏洞。什么？没关系绝对不会出问题！刚才给你泼了点凉水，不过不会出现那种局面的。你已经在好几个警察那儿放过风，说是看见街上有套纸箱的流浪汉。无论怎么个死法，人家不会把流浪汉的尸体送去检验的，国家的财政预算怎么会花在这上头？）

现在该做收尾工作了。把我从备用楼梯上背下去，这事稍稍有点费力。你个子不大，这可能是很重的体力劳动。还有，背的时候由于肺部受压，我可能会吐出海水来弄湿你衣领的。最好把我盖肚子的那条毛巾围在脖子上。然后，你得回来取纸箱，别忘了把桶里剩的海水倒干净。稍一疏忽就会留下致命的祸根。下一步的工作是把我的尸体套进纸箱，在腰间用绳子固定好。这件事，把我放到拖车上后再做说不定好些。裤子和深统胶靴，最好在放我进纸箱前就穿好。做了这些，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下一步只待出发。要不要在纸箱上搭条毛巾以防万一？不行，白毛巾反而显眼。路上不会遇到什么人的。万一真的遇到了，拐进路边树丛里避一下就是。这路一直是下坡，拖车轴里子上好了油，行动起来按说是很轻巧的。对，还有那狗！要是让它跟着跑就麻烦了。别忘了动身前用链子把它拴牢。

至于我的尸体在什么地方扔，我觉得还是我们商定的酱油厂后面为好。虽然拉车进去不方便，但那儿悬崖下就是水面，能让水流顺利地把我带走。不知不觉间一点半钟都过了，最晚你也得在三点钟之前把这些事干完。否则，退潮的高峰期一过、运河水的流动一停，今天夜里就不能干了。棘手的事推到明天就

(突然中断，原因不明。)

《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插入》

现在差不多可以揭开谜底了。钻出纸箱，露出我真正的脸。这笔记本上内容的真正作者是谁？他写这些东西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有关这些，至少我得清楚地告诉你。

也许你不会相信，前面写的那些事全是真的，即便是想象的产物，但决不是谎话。说谎是为了使听话人远离真实，而想象却可以说是引导对方接近真实的一条近路。我们已经走到真相的大门口了。加上下面这点更正后，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不用说，我没有义务告诉你们真相。同样，你们也没有义务相信。这不是义务的问题，而是一个与现实的利害关系有关的问题。含糊其辞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益处。那种可以有好几种结局的推理小说，本人实在不敢恭维。

的确，目前的社会潮流也好象在朝不利于推理小说的方向发展。

写到这儿，我倒想起了按月分期付款这类新时尚。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几乎没有人会在分期付款上缩手缩脚，就象不再有人怕打针一样 。但分期付款要求当事人把自己的身份、职业、地址都一一坦露于世，以此作为担保。既然有这么多人都拥有符合担保条件的职业和姓名，那罪犯和侦探就没有多少事可干了。在这样一个万事都图方便的时代，如果说还有什么人想顶住时代的风潮，把自己的脸捂起来的话，恐怕可以说，这种人要么是地下游击队员，要么就是箱男。碰巧，我就是箱男，我就是反分期付款者的代表之一。即便冒逆社会风潮而动的风险。我也要以一种黑白分明的方式给笔记本上的内容划上句号。

请问，你对安乐死怎么看？下面举出昭和三十年八月二日名古屋高级法院所作判案标准，仅供参考。

一、病人患有不治之症，死亡在即；

二、病人的痛苦在任何人看来都惨不忍睹；

三、实施安乐死是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

四、病人意识清晰，已征得本人的嘱托或承诺；

五、由医生执行，由医生以外的人执行时，需具有充分理由方可；

六、致死的方法必须具有伦理上的妥当性。

据我看，这种标准有点过于拘泥于肉体。在对人的解释上过于小心，也过于通俗。想想看，有些心病的痛苦难道不是不亚于肉体的痛苦，叫人不忍看下去吗？这个暂且不去说它。我想说的是，只要是在不受法律约束的地方，任何形式的杀人都可以视为安乐死。在战场上杀人的人，死刑的行刑人是不被问罪的。同理，杀死箱男也不算犯罪。不妨请各位将前面所引标准中"病人"二字换成"箱男"再读读看。与敌兵、死刑囚徒一样，箱男的存在原本就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

所以，与其问谁是真正的箱男，不如弄清谁不是箱男，这样反而能更快地接近真相。箱男有非箱男说不出的经历，有假箱男说不出的体会。

比如，当箱男后最初几个夏日是对箱男考验的开始。首先是那不堪回首的窒息感。如果仅是热，那还有点办法忍受。实在没法时，可以呆在地道出口沾点冷气的光。令人难以忍受的

是，前面汗垢还没干，后面的新汗又冒出来，结成新汗垢一层盖一层地堆在皮肤上。这东西是霉菌、酵母菌和细菌最欢迎的培养基。在这发酵的垢层下，被堵住呼吸通道的汗腺伸出舌头在那里喘气，活象躺在干涸的海滩上的贝壳。那皮肤的搔痒，比任何内脏的疼痛都难忍，简直可以使人崩溃。那种感受，与被人在全身涂满焦油时的感觉、与镀满金粉的舞女发疯时的感觉差不多。水果被人用小刀剥去皮后，会露出一种白色。那种白色成天会在箱男眼前晃来晃去，那就是凝在他皮肤上的汗霜。有好几次，我甚至想把自己的皮肤连同纸箱象剥无花果的皮那样一撕了之。

不过，最后还是对纸箱的执着取得了胜利。四、五天后，也许是皮肤适应了汗垢吧，出汗的痛苦完全消失了。要不然就是自己的身体已经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新陈代谢方式。它似乎已经知道，皮肤呼吸消耗掉的那一部分氧气原本是可以省下来的。回头想来，我本来是爱出汗的，到那年夏天快结束时，我已经能做到基本上不出汗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箱男还在出汗，那我们只能认为他还是一个假箱男。

顺便也谈谈那帮会乞丐。这帮家伙箱男最讨厌。他们全身就象长满了鱼鳞一样，布满了徽章、胸章、玩具勋章之类的东西，帽子上还插满了小日章旗，就象生日蛋糕上的腊烛。这些人一认出我马就呼喊着冲过来。我被人视若无睹惯了，没有在意，结果那次没躲过他们的突然袭击，他们不知嘴里嚷着什么，跳到近前就从纸箱上方刺进了一根什么东西。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总算把他们赶走了。回头拨下那东西一看，原来是一面他们插在帽子上的小旗。

我吓了一大跳，当时要是偏了几厘米，那旗棍说不定就刺进了我的耳朵。自那以后，我采取了针对乞丐的特别措施——先发制人。是他们迫使我掌握了从纸箱里向外投重物的技术。首先(为右撇子时)从纸箱里伸出右臂，以肘为轴作向内水平弯曲，带动纸箱和上半身向左侧旋转，借身子转回来的力量将小臂向目标尽力前伸。说简单点，动作要领和掷铁饼时差不多，只是省去了助跑。如果连帮会乞丐都不能对付，那还不能算出色的箱男。

一般说来，箱男走上街头后的日子还算安稳，遇到大麻烦的时候不多。羞于见人、胆小怕事的感觉最多在两三个月内就会消失。如果在乎别人对自己怎么看，会给生活上带来许多不便。箱男也是人，也得吃、得大小便、得睡。睡眠和排便方面对场所没什么挑剔，但饮食就不同了。手头的食品吃尽后，怎么说也得采取行动。要想在既不花钱、又不惹麻烦的前提下搞到食品，首选的方式是找剩饭。说剩饭，考虑的目标自然是剩饭的量和种类都比较丰富的繁华地段。

不过，找剩饭也得有技巧。乞丐和流浪汉只需在口味和环境方面适应就够了。而箱男则不同，箱男不会认为只要有吃的什么都行。这不是奢侈不奢侈的问题，而是由于箱男有不同于乞丐和流浪汉的卫生观念。虽然不能说剩饭就一定不卫生，但他们总觉得心里不舒服。尤其是剩饭的那种气味的确叫人难以忍受。这三年来我在生活上唯独没有习惯的，就是那气味。

究竟原因何在也说不清楚，好象问题在于剩饭的味道和气味不相应吧。鱼有鱼的气味，肉有肉的气味，蔬菜也各有其相应的气味。尝味道的过程，也就是对它们的混合比加以确认的过

程，确认的结果正常时，人们才会心安理得地吃。如果吃的是炸虾，味道却象香蕉，这肯定不能接受；把巧克力送进嘴里，尝到的却是烧哈蜊的味，这怎能不叫人恶心？遗憾的是，那种把许多东西胡搅在一起的剩饭发出的气味，和任何食品的味道都不对应。对此，即便道理上想得通，可生理上却无法接受。

那么，寻找剩饭的第一步自然就是要尽量物色那些没什么特殊气味的干燥食品。没想到，要满足这一要求却相当困难。餐馆里剩的东西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容易变质难以保存的东西，这一类在量上占压倒优势。餐馆把这些东西和不能吃的（方便筷、纸屑、破碗等）区分开后放在一个大塑料容器里，每天早上有养猪场的卡车来回收；另一类是那些原型清楚、由前一个客人剩下而又不能让后一个客人用的东西——如面包、油炸物、干鱼、奶酪、点心、水果等，这些东西听起来好象到处都是，真要找起来却相当不容易。也许原因在于这些东西不易腐烂，哪怕只剩一半也可以重复利用吧。的确，把剩下的面包晒干碾成粉后又可以当面包粉用，油炸的鱼、鸡的骨头还可以拿去煮汤。

记得在前面提过，箱男还可以直接从商店筹措食品，不一定非得学会找剩饭的本领。而且，这还是熟悉街道的好机会。要找到箱男在人山人海中的悠闲感觉，怎么说也得过惯街头生活。一旦习惯了，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觉得时间是一个以箱男为中心的同心圆，远景立刻从眼前消逝；近景久久停留在眼中，中心则是完全静止的。如此一来，就决不会感到无聊。谁要是在纸箱里感到无聊，谁就肯定是假箱男。

现在请想想，究竟谁不是箱男，谁没有成为箱男。

《D的故事》

少年D一直充满着对强悍的憧憬，很久以前就期望自己能更强壮。不过，他并不清楚怎样才算强悍。一天，他突发奇想，决定用胶合板、厚纸和镜子做一个多角视镜。他在圆筒的上下两边平行地装上两块倾斜四十五度的镜片，这样，眼睛就可以在圆筒的长度范围内作横向或上下方向移动。还特意在上端的镜片上装了一个纸合页，以便能通过拉动吊着的绳子控制上方镜片的转动角度。这样一来，就可以以需要的角度偷看外界了。

做好后，他决定先到附近的百货商店的围墙和库房之间的地方去试试镜子的功效。那地方还是他小时候捉迷藏时发现的。那窄巷子是一个视线的死角，别说从街上，就是从公寓里也看不见。他走到那儿，蹲在地上，一股鼠尿和潮湿地面的味混在一起的怪味儿扑进他的鼻子。他把手臂撑在膝盖上，让视镜贴着额头，然后慢慢地抬起身子，直到镜子的上端伸到围墙上。围墙的另一边是一条很陡的坡路，地势比这边低得多，即便个子很高的人也够不着墙。另外，人的脚走在坡路上时往往本来就不稳，谁也不会注意头上发生的事。他一遍又一遍地宽慰自己，以便缓解紧张的情绪。可是，当路上的情景真的透过视窗映在自己眼里时，D却吓了一跳。因为路上的整个景象都好象在向他投来指责的目光。他禁不住缩回了脖子。由于过分紧张，视镜的头部挂到了墙上，一下子就被拉脱了。他一边擦汗，一边用胶布把镜子重新修好。

第二次他大胆了些，能够静下心来观看了。一旦排除了压力，紧张感也减轻了许多。当他意识到自己拥有了这能拐角的

武器后谁也不可能把视线投回到自己身上来时，心里的内疚感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眼里的景象也随着自己的轻松感活了起来。现在，他已经能清楚感受到景象与自己、社会与自己之间关系的变化了，看来做镜子的主意没错。

其实也没有看到什么新东西。既柔和又有很强渗透力的光线均匀地撒在对方身上，直至他的细节部位，然后又如实映到自己眼里的那种感觉确实不错。视窗里看到的一切都是那样柔软、祥和。过路人表情上、穿着上所带有的一切敌意都被这镜子抹得精光。那种挑剔人的恶意神情再也看不到了。水泥路面、围墙、电线杆、路标这些构成街景的东西，在一般人眼里是零落杂乱的，它们的隆起往往使人不快。但现在在这镜子里它们都显得那么圆润、平滑，是镜子削去了它们毛糙的棱角。一种温馨充满了世界。好象每天都是永不终结的周末傍晚似的。他用镜子和街头逗起乐来。每逗一次，街头都对他报以微笑。这世界就这么看着就舒服！他觉得自己已经和世界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

D尝到了甜头，越来越大胆，于是就不断地更换场地到处看。无论在哪儿，他都没有受到过责备。只要是透过这镜子看，世界都一概无条件地表现出宽厚。正在兴头上的他有一天又冒出来新主意，决定搞一次小小的冒险，去看看隔壁家的卫生间。那栋房子和其它房子是断开的，里面住着一个小学的单身女体操教师。也许她不是住在那栋房子里，而只是去那里弹钢琴，因为那房里装修时采用了隔音材料。具体情况不清楚，他也没想过要去搞清楚。

一想到这主意，他就觉得这正是自己以前一直期待着的事，甚至觉得前段日子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此作的准备。那栋房子和

他那在走廊里隔出的小书房之间只有一道木板墙，隔壁卫生间的水流声比那隔音壁吸去高音的钢琴声听上去近得多、清晰得多。尽管实际上钢琴声和冲水声不是同时发出的，但在D的印象中，这两种声音总是重叠在一起的，女教师结束练习时弹的曲子显得甘美悲切，那白瓷便器凹陷处传出的卷着空气旋转而下的冲水声更是意味深长。只要觉得隔壁卫生间里有人，他就变得十分感伤，就象闻到了水蒸气的味道。同时他还感到，那耳熟的曲子正在用熟练的手抽掉自己的脊梁骨。

据以前自己有意无意的观察，好象那房里有一个和地板齐高的小门，那是从室内向外扫垃圾时用的出口。只要那门开着，一切都不成问题。如果不行，就只要通过天花板上换气口看了。那儿的换气扇(大概是坏了吧)已经卸掉，只剩下一张遮虫的金属网。虽然视角不太好，但成功的把握大。不过只要条件允许，还是从下面看为好，只要想象一下自己将要看到的情景，D就觉得象蠕动的奶油滴进了自己的眼睛似的。

经多次调查得知，那女教师结束钢琴练习的时间好象一次是在下午五点前后，再一次是八点前后。八点后那一次弹完后上卫生间的概率大些。不过这时间对他不合适，父母在家里盯着，很难溜进院子。而五点那一次，正好父亲还没回来，母亲也要外出买东西，经常不在家。要干的话，还是五点这次好。这时天还没黑，有被对方发觉的危险，这一点只有靠视镜保佑了。在街上到处偷看时，他已经练就了娴熟的操作技术。重要的是，一旦脑里出现了这个念头，那偷看的冲动就象纯色的油漆一样把他的犹豫捂得干干净净。

那天放学后，为了保证五点前后自己能自由行动，他找借口推迟了母亲出门的时间。到四点四十分左右，在得知隔壁确实

已经结束练习正在弹那最后的曲子后，他才把母亲送出门。他把视镜夹在腋窝里，踏着坏了跟的运动鞋轻手轻脚地溜进了院子。与想象相反的是，视镜根本不能从板壁的这一侧照到那里。真没治。对！在这边看被逮住的可能性大，到墙那边去看说不定反而更安全。只要不主动告诉对方自己在看……即使对方意识到在被偷看，只要她装作不知道——看来他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认为看者与被看者之间会产生某种默契，认为偷看是一种内向的、含蓄的爱情表露，它是不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

他贴着地钻到了板壁的对面。这院子比D自己家的还要湿，房子和板壁间有一条不足五十厘米宽的小巷。看来这地方几乎没人来过，地面长满了粘糊糊的青苔。他侧着身子摸到卫生间和板壁之间，弯腰看了看周围。运气真不错，小垃圾门开着一条五厘米左右宽的缝。不用说，这镜子得横着用。他的呼吸加快了，胸有点闷得慌。他背靠板壁，闭上眼睛，吸了一口气，接着选好了放镜了的位置。瓷便器看见了，它的颜色不是想象中的白色，而是淡蓝的。地上铺着白地砖，还摆着一双银灰色塑料凉鞋。无论怎么调，看到的范围不是偏左就是偏右，老是对不准理想的位置。别慌，这镜子是横的，要调节上下方向得转动圆筒！房里的墙上铺着刷成木纹的胶合板。

时间过得真慢。今天的音乐也特别长。他全身象着了火，呼吸声象笛子叫，头盖骨的盖子象要被冲开，眼珠象软木子弹似的要弹出来。说不定这时母亲差不多要回来了。格外沉重的钢琴曲节奏象神经痛时那样一阵阵敲打在关节上，真想一口气把那该死的钢琴砸个稀烂。

好歹总算快结束了。早就听熟了的最后那几个小节……然后是余音回旋的最后的和声……D叮嘱自己，别抱太大的希望，

指望一举成功未免太天真了。今天气温比较高，空气干燥，小便的次数按说会相应少些。但他又按捺不住希望。D浑身抖起来，仅靠鼻子呼吸空气已不够用。他张着嘴，全身象水泵一样在抖动。

突然，背后响起了人的声音：

“谁！在干什么？不行，不准跑！跑了我就去告诉别人。”

他缩作一团，觉得好象有一只手在按着自己，他已经没有力气扭头辩别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了。他急促地喘着气，觉得自己就象吊在纸拈子上抖动的燃尽的满天星焰火的渣。

“往前走，从大门进去。”这语气并不特别吓人，好象还有点救。“喂，站起来，快点！”声音好象是从卫生间传来的，可是看不见人。她在哪儿，在用怎么样的眼光看着我？“你那鬼玩艺，别忘了带上。快拐到前边来，门没闩。”她小便是等会再解还是解了半截子？问题一定出在镜子的位置上。“要知道，跑是跑不掉的，别磨了，快拐到前面来……。”

看来只有照她的话办了，跑好象也确实没用。如果可以把跑不掉这一警告理解为要是不跑就不告诉学校和家长，那我就宁愿在这儿受任何处罚，这是最好的结局。少年D怀着被装进麻袋的家畜一样的心情，胸前抱着他一无所获的多角镜，绕过墙角来到了大门口。以前脑海里浮现的给人肉皱印象的门，现在却觉得它象水泥。

进门就是一间大钢琴房。墙上的吸音材料上尽是孔，看了就叫人发痒。地上有一块绿垫子。他刚反手关上门，里面的房门就开了，女教师从里面走出来。紧跟在女教师身后传来的是抽水马桶的冲水声。看来小便还是后来解的。在他意识里，便器上的白屁股和便器里水卷起的漩涡是合为一体的。由于不敢

抬头，他反而感到了一种和露在外面的白屁股相对而视的压力。

“门闩上了吗？”

女教师从他前面绕过，背后传来了闩门的声音。

“你，不害臊吗？”

“害臊。”

“差不多要变嗓音了，这也难怪。不过，怎么能做这种丑事！你害臊，教师更害臊。你有多害臊，你就害得老师有多害臊。你说，怎么办？要是就这么放过你，说不定哪天还会……。”

“再也不了。”

“谁会信呢？”

“真的，再不了。”

“是嘛……不过，也不能就这么算了。至少也得让你体会一下老师当时的心情。”

女教师走近钢琴，指头在琴键上飞快地跳跃着，这是那最后一支曲子。和隔着墙听到的声音不一样，这会儿的声音，象垒起的玻璃彩珠一样雄伟，象轻柔的绢旗在风中飘荡。听到这音乐，D更觉得自己肮脏丑陋，更觉得自己凄惨，最后，他已经抑制不住眼里的泪水。

“这曲子，觉得怎么样？”

“喜欢。”

“真喜欢？”

“知道作曲家是谁吗？”

“不知道。”

“是肖邦，英俊、伟大的肖邦。”突然，女教师停住手，站了起来。

“好了，你马上把衣服脱了，脱光！老师到那边去。”

D懵了，他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女教师进到里面房里后，他还木然地站在那里。

“怎么啦，还等什么?”门里边传来催促的声音。“老师在锁孔里看着呢，要是真的愿意悔改，这点勇气总有吧!”

“要我做什么?”

“脱光衣服。这还用问。你刚才不是想让我也受这种苦吗?别不乐意。”

“饶了我吧!”

“不行! 要不，告诉你父母?”

D彻底垮了，他觉得自己的胃落到了膀胱旁，胸腔里一片空空。脱光衣服并不那么可怕，他自认为在这点上双方已经达成了谅解。不过，他怎么也不能对自己抱有信心。衣服一脱光，下面肯定会挺起来，真不敢想象女教师到时会容忍这种反应。她肯定会生气，这次肯定饶不了我。要不，她肯定会对我的反应捧腹大笑。无论结局是什么，都太惨了。想到惨，勃起就不会那样历害吧? 肯定不行! 只要想象一下裸体的模样就已经开始勃起了。即便被她嘲笑，恐怕还是会勃起的。

看来只有这条路了。他忍着羞脱掉上衣、衬衫、裤子，露出了赤条条的身子，勃起了，不过门那边没有任何反应。还是静悄悄的。不仅没声音，连物质都静得凝固了。锁孔里射出的视线化作一道黑色的光刺向自己的身子。色彩感没有了，只剩下一片空白。后腿一阵麻木，在打趔趄的那一瞬间，小便溢了出来。不，不是小便，是射精。中途想忍也没忍住。他扑倒在地上，两手捂着脸哭了，不过没有眼泪。只觉得自己的内脏象天明时分的海滩那样，被抽光了水分。

“这下懂了吧?”

门后面女教师的声音也干涸了。他点点头，真的理解了。这种理解，比刚才点头的动作、比觉得自己懂了的心情所包含的内容深刻得多。

"你可以走了。"

里边的房门裂开一条缝，大门钥匙飞过来静静地落在脚下。其实那门从里边不用钥匙就能打开。

《……………》

医院终于到了。可门却锁着,旁边挂着一块"今日停诊"的通告牌。院子后面那讨人喜欢的狗嘶哑地哼着鼻子。我按响了门铃,由于心里焦燥,来不及观察里面的反应又接着按,不停地按……,好象有人来了。突然门被推开了,她满心欢喜地把我迎进 屋里,嘴里还一个劲地不知嘀咕着什么。我没听清她话的内容,不过好象她误以为我是假箱男(或者说假医生),正在那儿发泄着不满。得赶快纠正她的错觉,越快越好。于是我一边咳嗽一边解释说:

"我不是你那先生,是真的,真的,真是昨夜在桥下等你的那个,以前搞摄影的……。"

她微微张开嘴,两眼迅速从上到下打量着我,显得很吃惊。

"你怎么搞的? 失约了吧。快出来! 你不知道……。"

"不,我知道,你是说先生吧? 刚才在街上看见他了。"

"出来! 我求求你……。"

"我出不来,所以才这么慌慌忙忙地赶来了。"

"不行,事到如今你还……。"

"可我身上没衣服,一件衣服都没穿。早上在海滨浴场冲过澡后一直在等衣服干。要出来身上总得穿件衣服吧? 本来打算穿好衣服、处理掉纸箱就来的,要让你知道我这人是守约的。可是结果睡着 了,而且一直在做梦,在梦中一点都没睡熟,所以尽管一直睡到现在还是没睡足。这个就不说了 。等我睁眼一看,晾在那儿的内裤、长裤都不知到哪儿去了。这可叫我怎么办? 后来我才记起,好象在梦中见过几个孩子扛着一根带旗子的竹

杠到处跑。说不定那不是梦，而是现实。那竹杠尖上的不是旗，说不定就是我的裤子。真倒霉！无论如何得设法从哪儿搞条裤子来，破的也行……。于是我就朝城里走去。路上，我看见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箱男在堤上走……我想这下可完了……没功夫找裤子了……”

听到这儿，她突然禁不住笑起来，笑得扭弯了腰。开始是那种幸灾乐祸的笑，到后来累了，成了只是觉得有趣的笑，最后快笑完时，声音变得既单纯又爽朗，显得十分和善。

“裸着身子来也行，说好的事就得办，你说是不？”

“对不起，能借条裤子给我吗？旧的也行。”

“那索性我也脱光了吧，反正你想拍我照片的。两人都光着身子，谁也不会不好意思。”

“看男人裸体有什么意思！”

“不是，”她毫无表情地反驳我，然后急急忙忙地脱开了，内衣……裙子……胸罩……，“我见不得那纸箱，一秒钟都受不了。”

她轻松地脱光衣服，站到我面前。嘴角露出一丝挑逗的神色，而目光却象在哀求。裸体的她，看上去一点都不裸，裸体太适合她了。但我却不行，我知道我那早就露在纸箱外的下半身看上去一定滑稽至极。

“能不能闭一下眼？面朝那边。”

“行啊？”

她面带微笑扭过身去，肩靠在走廊的墙上。我脱下鞋，感到浑身在颤抖。我轻巧地钻出纸箱，不声不响地靠近她，双手搭在她肩上。她很温顺。于是我贴得更紧了，心里想：我一定要让这距离永远保持下去，再也不和她分开。

"哎，没事吧？要是先生回来了……。"

"不会的，他本来就没打算回来。"

"看，这是你头发的味……。"

"这屁股，圆溜溜的……。"

"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假的。"

"你什么也不用说。"

"不过这笔记本可是真的，是真箱男交给我的遗书。"

"看你，浑身是汗……。"

(不过，无需声言，并非遗书上所说的任何东西都是实情。临死的人常常怀有一种活着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嫉妒。其中有些古怪的家伙骨子里充满了对"真相"这张空头支票的仇恨。他们希望至少要用"谎言"的钉子钉死棺材的盖。所以，不能说凡是遗书就可以不加分析地全盘相信。)

《梦中，箱男也告别了纸箱。他梦见的是开始纸箱生活前的事，还是告别纸箱后的生活？……》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坡上的房子。那儿是这座小城的出口。我从很远的地方坐马车刚来到这房子的门口。从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这一点看，这房子与其说是小城的出口，不如说是进口。

说到马车，其实也是徒有虚名。拉车的不是马，而是套着纸箱的人。再说明白点——他是我父亲。父亲已经年过六十，比较守旧，他执意不打破这一带必须用马车迎新娘的老规矩，亲自以人代马拉车。而且，为了保全我的脸面，他用纸箱遮住了自己的身子。这样做，好象也包含着不让新娘难堪的意思。

当然，如果我们有钱雇马车的话，怎么说父亲也不至于会做到这一步，我也不会求他这么做。如果有人让我付不起马车费就别结婚，那也未免太残酷了。所以，我也就只好接受了父亲的这份好意。

但六十岁的父亲毕竟不是马，这坡道太陡了。尽管父亲已经累得大气直喘，马车行进的速度却不及真马车的十分之一。我下来推吧，又怕人笑话。马车没怎么走，时间却跑得很快，再加上车子颠簸得厉害，我的生理要求已经达到了极限，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马车停下了。父亲从纸箱上取下人们一般套在马背上的那皮带样的东西（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透过纸箱前挖开的窗朝我笑笑。那是一种虚弱疲惫的笑。我也一边不自然地朝他笑

着，一边从货厢上爬下来。对，说是马车，也不过用来拉货的那种，反正没人规定不能用货厢。一旦结了婚，谁还管得着？我缩着腰拖着脚、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路边，解开裤裆，顿时沉浸在一种飞跃过远方山脉的爽快感中。

“喂，肖邦！你在干什么？”

背后传来父亲难为情的呼喊。我太大意了——新娘家和路之间隔着一大片灌木丛，我原以为自己绝对会被遮住的。没想到我的新娘早就等不及了，她或许听到远方的马车声，早就跑到路上在那儿等着我们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现在羞得跑到灌木丛那边躲起来的却是我！我们的视线碰到了一起，她刚才无疑看见我的阴茎。翻动在树丛中的白色衣裳，向远处跑去的轻轻脚步声，接着是急促的敲门声——万事休矣！经过那么揪心的期待，在希望与绝望间的细绳上晃晃悠悠地走到今天，再向前一步就要到达彼岸了，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一把利斧斩断了细绳，我掉进了深渊。这叫我怎么甘心？

“爸爸不是她的监护人吗？求您了，为我想点办法。”

眼里涌出了悔恨的泪。我在抽泣，小便却还不停。它在地面上扎出一个小坑，冒着气向四周扩散开去。淡黄色的水洼。

“我说肖邦，死心也要本事。”父亲从窗孔里伸出手，轻轻地拍打着纸箱，痛心地劝着我，“你就断了这个念头吧，和露阴癖的男人结婚不合适，如今的年轻姑娘都知道这个。”

“我不是露阴癖。”

“可别人这么看你有什么办法？人家都看见了。”

“不是反正就要结婚了吗？”

“看在爸爸给你当马的份上就算了吧！要象个男子汉，拿得起，放得下。求你了，幸好没被别人看见。将来，肖邦传无论写

多少卷都行，唯有这个丑闻不能让人知道。一次随地小便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这事写进传记绝对不合适，你说呢？当然，这不是你的错，责任应该由对露阴癖的偏见和不建公共厕所的市政部门来负。走吧，这座小城没什么可留恋的了，到处处都有公共厕所的大城市去吧！有了公共厕所，大便也好，小便也好，爱怎么解随你的便……。"

就算去了大城市，这心里的创伤能愈合吗？这个且不说了。对，爸爸怎么叫我"肖邦"？这次受伤害的也不是我一个人，肖邦的事就不追究了吧。正如爸爸听说的，这座小城的确不能再呆下去了。小便时不设防的严重后果，这次可真领教了。

我们扔掉了马车。但爸爸断然拒绝离开纸箱。他说，这事一半责任在他，继续做马是他的义务。于是，我只好跨在父亲的纸箱上离开了这座住了多年的小城。

到大城市后，我们租了一间带钢琴的阁楼住下。可是我总觉得，我们只是绕了几个圈，又从后门进了她家而已。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清楚。听人说，排遣悲痛的最好方法是做手工活。于是，父亲不知从哪儿为我弄来了钢笔和画纸。我以钢琴为桌，开始在画纸上描绘出追忆中的她的形象。不用说，随着技法的提高，画纸上的她后来成了活生生的裸妇。

"肖邦，你还真有点天份。这个我承认，不过你也知道，我们腰包并不暖和。你看这样行不行，能不能改画小的，再节约点纸？……"

父亲说得好。问题不在纸的大小。钢笔画这东西，画小点反而能增强表现力。我把纸裁得越来越小，不断地画下去。纸小了，画一张画所用的时间自然会相对缩短，结果纸的使用量反而越来越大。纸用多了，我就不得不将纸裁得更小。后来发展

到我形成了这样的习惯：用图形针把纸别好，然后借助放大镜去描出一些肉眼看不清的密密麻麻的细线条来。只有聚精会神地干这种细活时，才能感觉到她和我在一起。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件怪事。一直静悄悄的阁楼里聚满了人。这事以前怎么没注意？一条长队从钢琴前一直排到门口，好象还拐进了走廊。站在最前面的那人先把钱塞进钢琴前的纸箱（里面当然是父亲），然后如获至宝地取走一张我的作品。对此情景，我并不怎么吃惊，回想起来，好象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很久了。同时我还注意到，最近家里的饭桌比以前丰盛多了，那当桌子用的旧钢琴也换成了落地式的，父亲的纸箱已经成了上面带锁的纯红皮的。看来，我已经不知不觉间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画好一张卖出一张，无论我画多少，购画者排成的长龙从来不减。

到了这一步，什么都无所谓了。好象父亲还用赚来的钱买了一匹真马。这事反正和我没多大关系。其实，从那次小便事件起，我一次也没看见过站在纸箱外的父亲。里面那人是否真是我父亲都值得怀疑。最令我感伤的是，我画中的她永远是昔日的老样子，而真正的她经过这么多年后一定老多了，再也不能恢复到画中的模样了。一想到这些，那别离的悲痛又刻骨铭心地苏醒过来，我松驰的泪腺不知不觉又溢出了泪水。这时候，父亲总是立刻从纸箱里伸出手来，晃动一下新买的绢丝手帕，然后把它贴在我的眼下。因为画毕竟太小，哪怕是滴上一滴泪水就会立刻渗开去，这样一来，整幅画也就报废了。

经过这样的长期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每一本百科辞典中都列有肖邦的条目，称我是世界上第一个邮票的发明者和制作者。但随着邮电事业的日益发达和国有化经

营的实施，我又成了最著名的假邮票制作者。这使得每个邮局都不挂我的像。不过，父亲一直珍爱的皮箱的颜色却被继承了下来，被染在一部分邮筒上。

《开幕前五分钟》

——这会儿，一股肉欲的、灼人的热风在你我间吹过。这风是什么时候开始吹的，我也说不准。这热风和风压似乎使我失去了时间感。

不过我也清楚，风向总会变的。会突然间变成凉嗖嗖的西风。那时，这热风就象梦幻般地从皮肤上掠过，一去不再复返。随后我们就会把它忘却。是的，这热气太猛了，它自身里已经潜藏着消逝的预兆。

如果有人问这是为什么，我还是能作出解释的。问题是这解释你是不是愿意听——我知道迟早会成独角戏，不过我也不想让你们感到无聊。怎么样？……是接着讲……还是……？

——稍稍讲！也行……

——稍稍？五分钟？

——对，五分钟左右，正好是适时而止。

——不用说，这恐怕是恋爱。不过它和一般意义上那种逐渐升腾、然后耸成一座雾塔、最后凝成形的恋爱不同。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始于失恋预感的恋爱——始于尾声的逆向恋。记得有位诗人说过，爱是美好的，被爱却是丑陋的。那么，始于失恋的爱就什么都不是了。它是否美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清楚，这种恋爱里有痛无悔……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是问你为什么要讲已经过去的事。

——并没有过去，而是以失恋开始。你看这热风不是越吹

越猛吗?

——因为是夏天所以风才热。

——看来你还没懂。这是故事,现在进行时的故事。既然开始听了,你就有义务成为其中的人物之一。这会儿已经有人向你倾吐爱慕之意了。无论是感到不快也好、愚蠢也好,你必须演好你担当的角色。

——那又为什么?

——重要的不是结尾。而是我们的皮肤感受到了这热风这一事实。问题不在结尾,这热风本身很重要。只有在这热风中,那些沉睡的话语和感觉才会象带着高压电似地发着蓝光洋溢而出。这是一个难得的时刻。在这时刻中,人能以实体的形态看见魂魄。

——真了不起,象这样卖嘴皮子自己是绝对不会受伤的。不过话说回来,你的算计是不是太明显了点?

——是嘛?也许真实只占一半。不过另一半如果你坚决不承认的话,我到此为止也行。

——想说下去对不对?

——当然。

——好,还有两分钟。

——你在忍耐。

——时间还是很要紧的。

——对,时间确实宝贵,但我不想挽回逝去的时间。与我心中的你相比,你心中的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不过,要想脱离这种痛苦,时间就会慢慢地融耗掉。如果有恒心充分施展卖嘴皮子的技术,说不准能获得小小的和平和幸福。所以我才如此珍惜这难得的热风。美妙的,话语的森林和肉欲的海……

只要用指头触在你的肌肤上，时间就会凝固，永远就会到来。在这热风的痛苦中，我接受着直到死才会消失的，肉的变形手术……

《没听见开幕铃响，剧已告终》

现在，我有充分把握说我没错。也许失败了，但没错。失败根本不能作为后悔的理由。因为，我并不是为了终结才活过来的。

院子门关上的声音

她走了。事到如今我既不生气也不怨恨。关门的声音里含着深深的怜悯和关怀。我们之间既无争执也无憎恶。即便是她，恐怕也不想从院子门出去吧。所以关门时手很轻。再等十分钟左右我就去把那门钉死。我不是在期待她回来，只是想等她走远点再钉，不想让她听到钉门的声音。

院子门钉好后，剩下的就是给二楼备用楼梯口上闩了。窗户、通风口都已经用胶合板、纸箱封得严严实实。白天光线根本照不进。何况现在还是阴天的傍晚。整栋房子都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进口出口都没有了，做好上面两件事后我就出发。这种弃房而去，只有箱男才做得出。用什么方法，逃到哪里去？有关这些，在这笔记本的最后再告诉你。

十分钟后。

现在院子门已经钉好。手有点乱，左手拇指擦破了，稍微出了点血，一会儿就不痛了。

在我从外面回来到她离去这段时间里，我们没说一句话。说心里没疙瘩是假话。但这心里的疙瘩不是商量一下就能消失的。语言能起作用的阶段已经过去，对视一下就能理解对方的心情。过于完美只不过是崩溃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

她神情有点紧张，说不定这只是她那淡妆给人形成的印象吧？反正神情的变化只是她变化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对此我并不在乎。问题是她身上穿着衣服。穿什么衣服并不重要。她已经裸着身子过了两个月了。我在纸箱下部露出的也是裸体。在家里两个人都是裸体，而且家里也没有一个外人。住户姓名标示牌、医务所的招牌早已卸掉，门口的红灯已经熄灭，找错门的来访者已经绝迹，连停诊告示牌也没有必要挂出去了。

我每天上一次街，象透明人一样在街上转游，搞回食品和日用品。只要同一商店一个月内只去一次，似乎不用担心会受到指责。虽谈不上奢侈，但也决不为生活犯愁。只两个人的话，照这种方式下去生活几年不成问题。

每次回来，当我从备用楼梯上到二楼、卸下纸箱、脱掉胶鞋，早就等在那儿的她会立刻裸着身子从楼下跑上来。这是一天中最刺激的时刻。虽然时间不长，但我每次都会勃起。这时，两人会摇着身子紧紧地贴在一起使劲地拥抱。但滑稽的是，我们这时词汇非常贫乏。她的头正好在我鼻子下，每当我喃喃地说“你头发的味”时，她总是接上一句同样的话：“圆溜溜”，一边说一边用颤抖的手抚摸我的屁股。不过，她的离去问题不在这里。语言的有效范围在两米五外，用于对他人的识别。同时，我也不认为是楼梯旁的太平间的存在在两人间投下了阴影。我们完全没把它放在眼里。因此，有没有这间房对我们来说是一回事。

几分钟后，待我的勃起开始平静下来时我们才松开拥抱。然后一齐走向走廊尽头的厨房。松开拥抱后我们总是让身体的某一部分继续保持着接触。比如她在洗菜池旁剥芋头、切葱时，我就总是坐在她的身旁慢慢擦她的双腿。厨房的地上生了一层霉。真正的厨房在楼下，那儿摆着以前住院病人用过的设施，我

们一直没去管它，后来之所以决定把这块地方利用起来，是因为隔着走廊有间空房，便于扔菜渣。青菜渣、鱼刺这类东西，本来是装在塑料袋里的，结果一下子就被老鼠咬烂了，扒得满地都是。不出半天，这些东西就开始腐烂，每次开门时，一股刺鼻的臭气扑面而来。不过，我们并没有理它。一是好象接触他人的肌肤时人的嗅觉会发生变化；二是我们隐隐觉得，这种臭气说不定有助于我们忘记太平间的存在。当然，我们两人从未议论过这臭气，只是乐观地估计过，至少要到半年以后垃圾才能塞满整个房间。

然而，那真是乐观吗？我想，那只意味着我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希望。所谓热情，是一种燃尽前的冲动。也许我们当时只是急于燃尽。我们畏惧燃尽前的中断，至于是否抱有过今世持续下去的希望，就值得怀疑了。让垃圾塞满房间都需要半年，半年以后的事太遥远了，我们没法想象。我们每天都整日保持着皮肤上的接触，两人间的距离很少跨出二点五米的半径线。在这一距离内，虽然基本上看不见对方，但我们并没有感到过有什么不便。把看到的对方的每个部位组合起来就会觉得还算看得清楚，同时还能享受到一种没被对方看的解放感。在她眼里，我被分解成了各个部分，除了对我屁股的触感进行过评价外，她也从来没发表过涉及我整个人格的意见，喜欢、不喜欢什么的都没说过。我对此也不在意。在我们之间，语言这东西几乎都没什么意义了。时间完全凝固了，三天和三周没什么区别。无论能燃多久，一旦燃尽，熄灭都是一瞬间的事。

因此，当我今天发现她跑上楼来时不是裸体，而是穿着衣服默默地抬头看着我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十分震惊，只是稍稍产生了一点又回到了原点的失望。不过我觉得自己的裸体十分难

堪。我马上回到自己的纸箱中去，不动声色地等待她离去时刻的到来。她皱皱眉头，扫视了一下四周，装出一副没把我放在眼里的神态，好象只是在寻找那臭气的源头似的。接着，她缓缓转过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与此同时，我也轻手轻脚地溜回以前的诊断室。回到了原点，能再一次从头开始吧。是的，确实能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我倾耳观察着她在走廊那边的动静——没有任何响动。是不是在等我提出再从头开始的要求？但是，无论有多少次从头开始，最终不过是在同样的地方重复同样的时间而已。

时钟的字盘会不断磨损
磨损最厉害的
是 8 字周围
粗糙的眼光
每天必定盯它两次
最后风化了
它对面的 2 周围
由于夜间闭着的眼睛
不靠站一呼而过
磨损程度只有 8 的一半
若说有谁
有一块整个字盘都
风化了的平表
那一定是错过了起动时间
慢了一圈的他

所以他说
世界总是快了一圈
他所看到的
是还没开始的世界
梦幻中的时刻
针垂直立在字盘上
没听见开幕铃响
剧已告终

《……………》

最后告诉你们一点实情。我听到的，其实是她的门发出的声音。院子门的声音是不可能听到的。那儿早被我钉死了，而且钉得很牢。为钉这门我没少下功夫，她出不去。备用楼梯门也上了锁，她现在被关在这房子里。隔开我们两人的，是那盛气凌人的内衣和裙子。不过只要我关掉电源，这些东西就会完全失去它的功效。看不见了，还不是和裸体一个样？让她穿着衣服看我，这个我实在受不了。在黑暗处她就会变成一个盲人，就会变得温顺起来，切断电源后就用不着去想那些自己心里不情愿的主意了，比如狠心挖掉她的眼睛什么的。

要让我从纸箱里出来，我就要把世界关到纸箱里去。这世界也该闭上它的眼睛了，它会这样的。这栋房子里一切能映出物体影子和形状的东西——手电筒自不用说，连火柴、蜡烛、打火机都被收藏起来了。

稍过一会儿后我切断了电源，既不故意张扬，也不蹑手蹑脚，显得很随意地走进了她的房间，当然是脱掉纸箱裸着身子进去的。由于心里只故一心想象着黑暗中那小小的动静，走进去时不禁大吃一惊。眼前的现实和刚才的想象距离太大了。与其说让我吃惊，不如说令我大惑不解——以前是房间的那一片空间现在成了车站隔壁小店后的巷子。小店对面是房地产公司兼私营行李寄存处。在这只能通过一个人的窄巷里，即便是对这一带不熟悉的人，只凭地形和方位也能大致猜出这里是被车站建筑堵死的死胡同。除那些找地方方便的人外谁还会到这里来呢？捆在一起的胶皮水管…铁筒改成的炉子……成堆的废纸箱

……夹杂在废旧自行车中的五盆枯死的盆景，这些东西塞在那里堵死了小巷。她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即便是物色纸箱，她又打算从这儿往哪儿去呢？

我拨开废品堆继续朝前走，靠近尽头的地方有一截水泥楼梯。坡度不大，而且只有五步高。走下楼梯后，惊奇地发现有一块厚实的水泥平台伸向前方。一看就知道，这里原计划建一座人行天桥，开工后又临时改变了计划，于是这平台就这样被扔下不管了。

我下到平台。这时突然刮起风来，风一阵一阵送来远处铁路工地夜间施工的机械喘息声。街头的霓虹灯光映在云上，把天空染成一片混浊的紫红色。再向前一步，脚下就是半空。两条钢轨一直通往七、八米下的地面。这钢轨好象是升降机用的，它吊在未完工的大楼的钢梁上，两边是淌着鸟粪一样泪水的混凝土墙。

我必须找到她。可是已经不能再往前走了。看来这儿也不过是被封闭的空间的一部分。她消失到哪里去了呢？我战战惊惊地瞅了下面一眼，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再往前走一步会怎么样？我好奇地想。恐怕差不多吧，说来说去都是同一建筑物中发生的事。

对，趁我还没忘记，再作一点重要的补充。加工纸箱时最重要的是在箱壁上要留有足够的空白，以便日后乱写。不，这空白任何时候都不会不够的。无论你写多少都不可能把空白填满。我经常惊奇地发现，有些乱写的东西本身就是空白。至少署自己名的空间是可以保证的。这些信不信由你。

说实话，纸箱这东西，从表面上来看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立

方体。可一旦从里面往外看，就会发现它原来是成百个智慧之环汇成的迷宫。挣扎一次，纸箱就象身上又长了一层皮似的厚一层，迷宫中就会再增加一条歧路，其中的结就越缠越死。

有一点是清楚的，消声匿迹的她现在肯定藏在这迷宫的某处。她并没有跑掉，而只是没找到我所在的地方而已。对于这一点，我有充分的把握。此刻我毫不后悔，有多少根线索就有多少个真相，这没有什么不好。

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叫声。

（王建新　译）

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

[illegible]八函五冊

醒过来了。

清晨醒来是常有的事,并不奇怪。但是今天似乎有些反常。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有些反常。

几经思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反常。莫非是不明白为什么反常,所以才觉得反常?……我去刷牙、洗脸,仍然觉得反常。

我试试打了个大哈欠(虽然我弄不清为什么我要试试)。这时,这种反常的感觉立即集中到胸部来。我觉得胸部很是虚空。

也许肚子饿了。我到了食堂(肚子不饿,也会去食堂的),喝了两碗汤,吃了一斤半面包。我特意写上数量,当然是为了表示它不是我平时的饭量。

即便如此,这种奇怪的感觉越来越奇怪、胸部越来越虚空,我不再进食了。肚子早就不饿了嘛!

我站在柜台前面,从管理的年轻姑娘手里接过记帐本。想签个名,忽然又有点踌躇。看来这种踌躇感,同这奇怪的心情有关。于是,我想借助窗玻璃照照自己,便往窗外眺望那大千世界。

我拿着钢笔,突然,发觉因为不会签名而感为难。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的名字来。这就是我踌躇的原因。但我没有太惊讶。我知道正经的学术专著(它决不是中伤这位学者的书)上曾记载过:但凡热中于研究的学者,常年都会忘记自己的名字。所以我不慌不忙、慢吞吞地将名片夹掏出来。但是,真凑巧,一张名片也没有了。将名片夹翻过来看了看身份证。奇怪得很,唯独名字部分消失了,于是我慌慌张张地取出夹在笔记本里的、爸爸给我的信。没有收件人姓名。再看看上衣里子上刺绣的字。上面也没有名字,我逐渐感到不安,于是冥想着有什么办法可以使自己想起自己的名字来。我把手伸进裤子、上衣所有有

夹缝的地方，拿出那些纸条看了看。可是，那上面不是我的名字已经消失，就是原来就没有写上名字。

我焦急了。我向柜台的少女打听我的名字。我认识她，她不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字。可是，少女只是为难地笑了笑，没有替我想起来。没办法，我只好用现金付了款。

回到屋里，检查了所有桌子的抽屉。新近印好的名片盒是空空的。书上的藏书印也全消失了。雨伞把上的姓名牌子上、帽里子上、手帕的一角，总而言之所有记有我名字的地方都模糊不清了。

门上的玻璃映照着我的脸。这张脸浮现出不寻常的惊讶，于是我觉得需要考虑一下了。但是，除了已经知道这一奇异的现象似乎与胸部那空空的感觉有关联以外，别的什么也不清楚，我也就不去想它了。我自言自语："这种事情，最后，时间会帮助你解决的。而且，我敢肯定弄清楚之后，会觉得是件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因此这件事无疑也会是没什么了不起。"

这时，造纸厂报七点半的铃声响了。已到该上班的时间了。我想出门，发现书包没有了。书包里放着几件重要的文件。它是我花了三个月、分期付款买来的牛皮包。我焦虑万分，在屋子的方寸之地的每个角落仔细地寻找了一遍。最后只好得出结论：准是小偷干的。我想立刻去派出所。刚走出屋子，我又作罢了。因为我想起我丢失了名片。没有名字怎么能去报案呢？我想："这么说，我的名字或许也是被小偷盗走了。"如果是这样，这小偷的确是个相当巧妙的贼。我先是赞叹，尔后生气，最后我只好茫然地向办公室走去。

上下班高峰时间的街像一个十分狂暴而不可思议的怪物。我突然觉得自己丢失了名字这件事是如此的不可靠。反正没名

字逛大街的体验是头一回。这么一想，我更胆怯了，觉得脸上无光。我觉得胸部的虚空感又活动起来。

走到办公室。时间似乎比平时晚一点。

在办公室里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到报到处寻找姓名牌。第三排从左数第二个应该是我的姓名牌。

S·卡尔玛

S·卡尔玛，我在嘴上复述了一遍。不像我的名字，却又像我的名字。但是，无论我重复多少次，都没产生想起遗忘东西时的那种放心与激动之情。我甚至觉得把它当成是我的名字，是因为搞错了。但是，这无疑是我的名字。这么一想，我又觉得我是我自己这件事，也搞错了。我摇了摇头，想驱散阻碍我思考的东西。但是仍然觉得没有办法。不仅如此，一晃脑袋，胸部的虚空感似乎又伸展开来，我不想再思考了。

按照以往的习惯，我要把姓名牌翻过来。可它已经翻过来了，这使我十分惊愕。转念一想、这样的失误不是常有么；我没有去动那块不像是自己名字的牌子。这时安心感占了上风，于是我兴冲冲地向着有我的办公桌的二楼三号室走去。

三号室的门敞开着。我的办公桌摆放在入口即可看见的位置上。我的心，以先于我身子十米的距离走在前面，已经坐在椅子上了，并在那里松了口气。但我的身子还在门口，被一种无可名状的奇怪的情绪所触动，不由地站住了。

令人惊讶的是，另一个我已经端坐在我的椅子上了。

心，当然是看不见的。我想这是幻觉。但是，心也慌慌张张地返回来。当我明白过来这不是什么幻觉的时候，极度的羞耻

感使我不知不觉地将身子使劲挤进门扉和屏风之间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被人看见，将会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损失。

说来凑巧，从这个角度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另一个我。这个人正在向打字员丫子口述水泥砖建造耐火建筑的报告。那个书包放在桌子旁。他左手按在文件上，右手却偷偷地抚摸着丫子的膝头。看到这儿，我内心的羞耻感顿时爆发出来，觉得连眼睛都涨得通红并湿润了。

那人的确是我。但如同我看到姓名牌时一样，如若承认那人是我，似乎我就不成为我自己了。

突然，耳边响起一声问话："你在干什么？"

这是勤杂工在查问我。我仿佛被勤杂工箭般的视线射中似的，回头望着他。他态度蛮横。从他的目光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将我识别出来。我顿时紧张起来，连连点头回答道：

"找卡尔玛先生……"

如此这般叫自己名字，真令我羞愧不已。勤杂工轻蔑地伸出他那下巴颚，说道：

"找他。向打字员口述的正是卡尔玛先生。"

另一个我好像听到这声音。突然回过头来用尖锐的目光看了看。它与我的视线碰在一起了。这一瞬间，我已经看穿了另一个我的真面目。此人就是我的名片。

这样想，的确是名片，怎么也不会看错的，是千真万确的名片，是真正的名片，而不是其他。

我赶紧交替闭上右眼和左眼，查明产生这二重影像的原因。右眼看到，清晰度如同镜子中的我的影像。左眼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张纸片。

N火灾保险公司 资料股
S·卡尔玛

我清楚地记得印制这些名片时的情景：我豁出120元钱，用的是最高级的瓦特曼纸，请工会印刷部门印就的。我还请丫子去取回，为酬谢她，花了70元请她喝了维也纳咖啡！

我正想到这儿时，名片把文件交给那位丫子，悄悄地低声说了几句，尔后毅然决然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虽然我这样形容，可它毕竟是一张名片，从左眼看，它宛如一张纸片滑落到地板上。

"有话到外边说去！"

说着，名片迅速地走过我身旁。我斜眼看了看丫子。丫子正在埋头打字，似乎并没发现我。只有那并不亲密的两三个同事的目光，向我这边望了望。但是，这是偶然而无任何用意的。同样，也没有注意到我。我觉得没人识破名片的真面目太奇怪了，而没有人识破我，也够奇怪的了。

名片在走廊尽头、库房前回过头来，粗鲁地说：

"你究竟为什么到这里来。这里一开始就是我的地盘。不是你出风头的地方。如果让那些从个人角度对你感兴趣的俗人看见，我们的关系就会被人识破。你简直太难为我了。你究竟有什么事要找我？噢，你快走吧。说实话，我和你这种人有关联，简直是一种耻辱。"

我觉得我要说的话，全都沉淀在虚空的胸腔底部，怎么也吐不出来。我们相互注视着对方的脸，好几秒钟过去了。这中间，我那混乱的思想仿佛与感情毫无关系，从而采取了任意的行动，

我甚至活泼地跳跃，犹如跳哥萨克舞一般。但我对此无法形容。最后，我想："不管怎么说，右眼和左眼看到的是不同的物体，真太滑稽了。这大概是马克思的影响吧。"这时，名片突然地喊了一声"混蛋"，我不觉伸出手去抓它。被撕烂的名片的凄惨的裂缝，早已在我脑子里形成了完整的印象。我甚至还顽皮地在那下边画上线，写上字—— 一元二十钱整。

但是名片却出乎意料地顽强，它突然变成了不管用哪只眼睛看上去都是一样的真正的名片，轻轻地从我手指缝里滑落下去。我伸出两只手，小心地将它逼到墙边。这时，对方发出一种不怀好意的嘲笑声，顺顺当当地钻进门缝里。库房的锁老是开着的，钥匙由勤杂工保管。尽管我知道，但我还是生气了，我边捅边拨弄着门扉的把手。我又被听到响声的勤杂工抓住了。

"什么事？这是怎么了？"他焦急地挤过身来逼问我。我费力地说："卡尔玛先生……""你这是开玩笑吧？这儿是库房呀！"对方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我无言以答，恼怒再次变成羞愧、还有屈辱。我沉默，晃着举到面前的手，逃跑似地走出了办公室。我无意识地把手放在胸上。空虚感更加深了。

即使如此，我内心仍抱着一线希望：下班后，名片总要回来的。名片亦是"我的一种"，这是错不了的。既然回来，肯定要回到这里来。"回来之后，我该怎么对他说呢！要提出严重的抗议。我可不能在快要胜利的时候妥协，更增加一层屈辱。这一事件，确是值得彻底追究的。"我觉得最后这句话很有威力，很中我的意。如果那时候没有因捶胸而吓了一跳，我一定会空想各种场面，不顾一切去搜寻各种词句，进而为带有斗争性的兴奋而忘乎所以了。（很惭愧，这方面似乎很符合我的性格。）

然而，我得意忘形地捶了一下胸脯，却因其响声而清醒过来。这空虚的声响如同打着了空桶发出的声音一般，简直不像发自人的胸脯。这声音只要一入耳，嘴唇甚至会干裂。那是一种索然无味的干涸得不能再干涸的响声。

我敞开衬衣，学着医生的手势试着叩诊。可这声音痴呆似地砰砰作响。我突然觉得寂寞起来，我坐在床上垂下头来，双手按捺着胸脯。此时所感到的已不光是单纯的空虚感了，我胸中实际上已经是空荡荡的。对任何事物都毫无自信，名片肯定会回来的坚定信念，也开始动摇了。不仅如此，如果心情不安，即使名片回来，我难道就不会被取而代之，被撵出这间屋子吗？要是凭力气来较量一下，对我来说一两张瓦特曼纸不在话下。然而，丢失了名字的我于万事不利。至少法律会成为名片的伙伴。何况姓名不是被盗走，而是自动地逃走的呢……。

马路那边的肉铺，开始炸丸子了。快到十二点钟，可我一点儿食欲都没有。我心情寂寞，想请医生看看。胸脯这样虚空，兴许医生能帮助我搞清原因。搞清楚了，也许能弄清名字跑掉的原因。坐落在动物园角落里的那家黄色屋顶的医院浮现在我脑子里。要到动物园，乘蓝色公共汽车不过一站地，徒步也只需十分钟。

不久，便看到筱悬木林荫路间的那家医院的尖屋顶。

在那林荫路上，一个约莫 50 岁左右的画家，对着没有画任何东西的画布坐着，一动也不动。他的脚下蹲着一个在捉虱子的流浪儿。

医院很安静。从传达室的小窗口，一个尖嘴唇的探出头来说："您叫什么？"

也许还说了些别的话,但我被问住了。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名字,怎么啦"?我只是吃了一惊,并没有生气。可那尖嘴唇越来越尖,说道:"需要填病历卡。""填病历卡?""对,病历卡。"这话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确实需要?""当然!"

看来还得说出姓名来。说实话,我一开始就准备报名字的。然而,我正要想起就又忘掉了。心想:说说话或许能想起来,于是同他耍起嘴皮来。可还是不灵。不过,我想:即使病历卡那么重要,但它并不具备法律含义,说来说去,需要名字,它仅仅是作为分类的符号罢了。因而,是个假名也没有关系。这时,我随便说了一个名字:"卡尔梯* ……"。

"嗯?"嘴唇又动了一下。糟了。我慌忙改口说道:"不,是阿尔梯……"可是我又觉得有点别扭,下意识地改换语调说:"不,不是阿尔梯,是阿尔玛。"说出来的仍是相似的词。嘴唇张得不能再大了。好像用药品将鸭嘴泡开了似的。的确是在表示不满之意。我内心没什么不悦,于是便又说一遍。但愿这是最后一遍。"嗯,又错了。不是的。是叫阿苦魔。"

"阿苦魔……?说真格的;嘿嘿。"对方留下了一阵笑声,这似乎等于朗诵写在纸上的字。嘴唇往后退了一步(是嘴唇或是脸往后退,我搞不清楚),接着出来了个"大眼睛"。于是在水族馆、被金鱼瞪眼的印象中立即浮现在我眼前。可是仔细一瞧,仍然是人的眼睛。连我都十分清楚:阿苦魔这个姓,的确是无聊透顶,我想更正。但是,尽管你更正多少次,都差不太多;况且说不定这么一来,对方会发觉我没有名字。相比之下,嘲笑我名字奇特,也没什么了不起呢。因而我说了一声"是",便不再往下说什

*卡尔梯与日语"病历卡"一词音同。

么了。

"眼睛"进去之后，递给我一张写有 NO.15 的卡片说："拿着吧。"

我在阴暗的候诊室里的一张断了弹簧的沙发上坐等了一会儿。

沙发前有张桌子。桌子上摆放着烟灰缸，还有西班牙画报。我点燃了一支香烟，将杂志放在腿上翻阅起来。我不懂西班牙文，只好看看图片，挑着读说明文上的固有名词。一张图片上是被警官包围的暴民，还有一张是一个女人趴在被枪杀的男尸身上哭泣。在同一页上，还有萨尔瓦多·达利* 的《骸骨》与跳"天鹅之死"的漂亮的女芭蕾舞演员并排的照片。斗牛的图片、同白兰地的广告并排着。紧腰衣图解旁是一张雷蒙·拉迪盖** 的肖像。跳过那些只有文字的页数，翻到了第 23 页。

这时，我的眼睛被这一页吸引住了。这是一张风景图片。那无边无际的砂丘在茫茫的旷野上绵延，直延伸至地平线那边。砂丘上那细长的灌木、天空上那厚厚的云层，如同箱子似地层层堆积着。没有人影。不仅不见家禽，连乌鸦影子都找不到。覆盖旷野的草，如同铁丝般细小，既矮又疏，几乎能看见地面。砂子沙沙地随风飘，在草根处形成了褶纹。

我不觉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发觉我完全被这一风景迷住了。一种恼人的战栗，穿过了我的脊梁。我想我没有去过西班牙，不可能看见过这一景色；可又总觉得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画面，仿佛是记忆深处敞开的窗扉。

*达利(1904—1989)，西班牙画家。
**拉迪盖(1903—1923)，法国作家、诗人。

实际上不知什么时候，我已站在那荒芜的草原上。巨大的云层以惊人的速度向我倾倒过来。沙沙流动的砂子，眼看着把我的鞋子埋没。左侧的景色有砂丘，山麓涌起带状的沙尘。是一群饥饿的野鼠开始挪动住处。我蹲下来，确认一下脚下的砂子。砂子从手指缝滑落下来，没有留下任何感触。我心不在焉地伸开的手指上，似乎滴下了一滴水。原来是我的眼泪。

我急忙搓了搓眼，仍然坐在候诊室的沙发上。我又叹了一口气，把视线移向画面。哦，是怎么回事？那旷野的风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留下的光滑的美术纸空白部分明晃晃地闪着亮光。难道我在做梦吗？

不，不可能。不可能有那种编排——光印出页码23，而留下整页的空白。一定是什么事件降落在我身上。我紧张地注视着那空白，力图以全身心领略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候诊室正面的门无声地打开了。在闪闪烁烁的光线中，出现了医生的巨大的身躯。因为是逆光，看上去黑乎乎一片。我慌忙盖上杂志，心里想：被发现了怎么办。医生黑乎乎的面孔上闪烁着金牙的光。

“15号，请！”

我听后不觉莞尔一笑。自打睁开眼到现在，这段时间我第一次感到幸福。实际上，别处还有用15号这样的毫无拘束的叫法吗？倘使人们全都废除名字，以适合当时的号码来互相称呼，那该是多么愉快啊！

进入了清洁而明亮的诊疗室，医生的身躯仍然像影子般黑乎乎的。这点虽使我有点惦挂，可我已经很喜欢医生了，所以并不觉得可怕了。

“怎么啦？”“我胸部有异状……。”“哦？”医生伸出下巴颏，将

脸转向一边："他说是胸部不适，写上吧！"屏风边上坐着方才那位金鱼眼。大概是在写病历的吧。"还有什么？""还有……"当我讲述今天早晨以来发生的事时，医生不高兴地阻拦说："你这样语无伦次，把我搞糊涂了。你回答我的提问就可以。嗯，发烧吗？""没有。""他说不发烧，写上吧。那么，咳嗽吗？""不。""不咳嗽，写上吧。头痛吗？""不痛。""他说不痛，写上吧。那么肚子痛吗？""不，不痛。""嗯，不痛。别忘了写上。食欲怎样？""不太好。""不太好？那很重要。写上了吧？那么，就这些？""不，其实……""说简单点！""是，一句话，我胸部不舒服。""那就奇怪罗！"医生歪着脑袋，仔细地思索着。"请帮我诊断一下……""唔，来吧。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医生坐在椅子上，摇晃着脚，用过分夸张的动作拿起了听诊器，用右手食指顶住我胸膛，左右拂了拂。我急忙解开衣扣。医生用左手大拇指将听诊器按在我的胸上。

凝视着听诊器上端的医生，眉间开始泛起了深深的皱纹。皱纹越皱越紧。当左右两眼几乎快要粘在一起时，医生慌忙放下听诊器，咳嗽了一声，生气地说："看不出异常。"金鱼眼反问道："没有异常，是吧？""不是，我说看不出异常。我说什么，你写什么就是了。"

接着医生用左手按在我胸上，歪着脑袋，例行公事地叩诊了几下，每叩一次，向左右晃动了一下脑袋。那空荡荡的音响，似乎把医生也吓住了。"难说看不出异常。"

金鱼眼说："医生，是不是用压力计量一下胸压？""你说什么？"医生也睁大了眼睛，马上又小声说道："是啊，量量看。"两人从架子上找出了沾满灰尘的压力计，金鱼眼使劲地吹了吹，医生立即呛了起来。约有十公分以上大的注射针被连在橡皮管上。

金鱼眼用酒精擦了擦我胸脯中央部位。我的膝盖有些颤抖。医生将注射针扎在我胸部上。

水银柱一下子往下降。“130。”金鱼眼读着度数。“可怕的负压!”医生喃喃地说。“从早晨起我感到胸口空荡荡的。”我向他解释道。“从早晨起？为什么不早说?”医生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我诚惶诚恐，无言以对。“这种事，一开始就应该告诉我!”医生唠叨一句，戴上反射镜窥视我的眼睛。“呀!”他这回拿起镜子对准眼睛看了一下。“的确你胸部空空的。”他用他那姿势，对金鱼眼说:“巨大的空洞，已形成大洞穴……不，真奇怪，看得见景色。辽阔的沙滩。不，这你不用记。我们医学者不能容忍非科学的事实。真荒唐。这种对实证精神的污辱，会搅乱市民社会的秩序。这你不用记。”“用爱克斯光射线查一查不好吗?”“好主意。来吧!”

爱克斯光房亮着红灯。“挺胸，像抱着这块板那样、吸气……”开关咔嚓一声，灯灭了。室内黑魆魆的。变压器像蟋蟀一样叫了起来。“看!”这是医生的声音。“唔……”接着是金鱼眼的应声。“很难断定不是异常。”医生说。“对了，真是这样。”金鱼眼回答说。

“这景色我觉得很眼熟。”

“我也觉得是。”医生声音低沉。

“嗯，想起来了。”金鱼眼拍手叫了起来。“是在候诊室的那本画报里，唉……就是那本画报上的风景。”“这很不科学。可又为什么这样?”“我考虑可能是由于胸压是严重的负号，所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把风景吸进去了。”

“喂!”医生捅了一下我的胳膊说，“你过去有过这方面的苗头吗?”我无可奈何，已不抱任何希望地回答说:“真对不起，我本

想过一会儿再向您道歉的。情况确实如此。原先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看画报看得入神了，在这过程中，那画报上的风景就全消失了，可能是我吸收了。不过这太意外了……"

"意外？嗯，可能是这样吧。不过是张照片倒还好，可是你若这样中意什么就吸走什么，会搅乱别人的啊！"

红灯亮了，金鱼眼气愤地责怪我。医生则采取与刚才截然不同的态度，小心翼翼地说："算了。责怪病人也没用。我们注意什么也不让他看到就是了。15号先生，很抱歉，如若再发生什么非本意的事，也会给你自己带来麻烦的，我看，现在就请你立即回去吧。"

话音刚落，两人同时走了过来，从左右死死地把我架到窗边，一起使劲地从后边将我推了出去。我头部一下子栽到混凝土的人行道上。由于疼痛与耀眼，泪水挂满了双颊。金鱼眼扔出我的上衣，咔嚓一声把窗户关上了。我抖了抖上衣的尘土，觉得胸部的虚空感更加深化了，悲痛使我望见的景色是白苍苍的。

刚才的画家仍以刚才的姿势坐在筱悬木的林荫路上。他膝下的流浪者仍在捉虱子。我不觉问道："您为什么不画画？""我等着。"画家望着前方，生硬地回答了我。"您等什么呢？""要是知道等什么，谁都不会等啊。"

他的回答太对了。于是，我继续走下去。

牌子→动物园

我顺着牌子的箭头方向走，除了想看动物之外，别无其他原因。我想失去名字的不幸，通过看看同样地无名字的动物，兴许会得到一些安慰。另外，觉得还有时间。可是这时间是用来干什么的，我却不大清楚。

动物园里来了一群欢闹的小学生。动物的体臭，使空气也

变得粘糊糊的。我决定依照写有小号码的牌子的顺序去转转。除了鸟类笼子的周围以外，不管是什么笼子的周围，都是用铁丝网做成的垃圾箱、写有药品公司广告的长凳子，以及围得满满的挥动着饭盒的孩子们。狮子笼前观众最多，而狮子钻进洞穴之后就不肯走出来。大家等了一阵，生怕自己走开后狮子会走出来，然而又在徐徐地移动自己的脚步。我想也许会出现这一情况，决定在那空荡荡的笼子前伫立片刻。

结果，狮子出现了。

它伸直腰板，打了个大哈欠。孩子们乐了。它环视了一下周围，舔了舔嘴唇。孩子们佩服地说："它一定是想把我们吃掉呐。"

狮子的视线和我的视线忽地碰在一起。狮子抖动了一下身子。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狮子静静地向我走来。将脸紧贴在笼子上，眯缝着它那双眼睛，温和地凝视着我。然后悄悄地躺下，将脑袋放在前脚上。它那双注视着我的眼睛，似乎潮乎乎地湿润了。在我身旁的孩子惊讶地问我："叔叔，您是不是耍猛兽的？"

我心中感到异常混乱，往后退了两三步，在一种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冲动之下，我不顾狮子发出悲哀的鼻声，连忙离开了那里。我觉得目送我的，似乎是羞耻，又似乎是不安，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的悔恨与屈辱。

熊、象、河马，对我似乎全无兴趣。而在斑马、狼、长颈鹿面前却出现了类似狮子一般的情景。我不得不背过脸，快步走了过去。难以理解的兴奋追赶着我。我很快地来到了最后的笼子面前。

这是骆驼的笼子。

挂着破碎片、已快光秃的、肮脏的双峰骆驼，曲着膝，趴在紧里首的一个角落上。由于这个骆驼笼位于厕所背后的树林隐蔽处，几乎没人来这儿参观。而且，可能人们对它看腻了，不愿特地来到这样肮脏的骆驼笼子前吧。同我擦身而过的三个淘气的孩子，往笼子里扔进石头子便跑掉了。剩下我一人在那里伫立了半天。

笼子前有长凳子，那上面蒙上了一层尘土，显得格外凄凉。我突然感到疲倦，掸了掸上面的灰尘便坐了下来。结果，这里也发生了与狮子笼前同样的情况。

骆驼蓦地站立起来，不慌不忙地向我伸出脖子，变态地张着嘴笑了。要是它那双眼睛不是那么碧蓝而又漂亮，我肯定会很不愉快的。但是，它那双眼睛又大又十分美丽，清澈极了，活像两颗宝石。

我和骆驼互相凝视了片刻。但是，这次很奇怪，我没感到任何混乱。岂但这样，甚至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和有点不好意思。这也许是因为没人看到这般情景的缘故。

突然，后边树林子里传来了脚步声。我不知不觉站了起来。好像做了坏事一样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原来是一个手拿扫帚、身穿立领黑色制服、驼背的小个子老人。他没有回头看我，打长凳旁经过，在厕所那边消失了。我再次坐在长凳上，点燃了一支香烟，舒畅地望着那骆驼的眼睛。

"这真像一种秘密的欣喜？"我想着。

但是，从这一欣喜中，我突然联想起在医院的那一件可恶的事情来。接着，丑陋的疑团滚滚地往上涌。"野兽们是不是嗅到

了我胸脯里的旷野呢？"接着我逐个地列举出关心我的野兽来。狮子、斑马、长颈鹿、狼，还有这匹骆驼……全都是在草原上和旷野上生活的野兽。欣喜突然变成了不安，我感到似乎被人背叛了似的。

突然，铁笼里的骆驼消失了，我心里清楚地浮现出它被我吸收了的场面来。

我急忙把目光移开。尽管如此，我觉得还很不够，于是紧闭上眼睛。这样一来，我才发觉我的欣喜不过是那胸部的负压想要吸收骆驼的欲望而已。为了不想看见骆驼，我需要作出很大的抵抗与努力。

猛然间，胸部的虚空感从内部激烈地乱挠着我的胸壁。胸部的负压，可能全然不理会我的心情，为了填补它那虚空，正如大夫所说的，它只顾一味吸收吧！但是，尽管我的胸部不过是旷野，难道我能允许野兽们在我胸中飞扬跋扈吗？"为什么不能允许?"有人在我耳边悄悄地这样问。可我仍然使劲地摇摇头，抗拒着这种诱惑。我想，要坚持——我还是我。

"终于找着啦！"突然一声叫唤，我被四只粗壮的手臂从两旁按住。这是两个身着绿色西装的大汉，他们胸前都反戴着徽章。他们的后边站着医生的助手金鱼眼，他嘲弄说："你恶运到头啦！你脸皮够厚的，居然坐在那里策划罪行呢！"其中一个大汉拽着我的胳膊，说道："跟我来。""我做错事了么?"我问道。"你真能睁眼说瞎话。你可是个现行犯呢！"另一个大汉一边捅我的腋下一边说。

先前那个手拿扫帚的老头不知从哪里突然出现了。他带领我们向前走。大汉从两旁抓住我的胳膊，金鱼眼跟在后边时不

时地捅我的后背。虽然我佯作无事的样子，可这种架势是瞒不住人们的眼睛的。孩子们很快地围拢过来，吱吱喳喳地跟在后边不肯离去。“瞧，他是个耍猛兽的！”这是刚才在狮子笼前面的孩子的声音。“真够劲儿，那就是小偷耍的猛兽罗！”说这话的，准是他的朋友吧。“对了，让密探抓着了。”我禁不住回头一看，孩子们却哇地一声跑散了。却从远处的长凳后边、告示牌旁、还有铁笼之间探出头来望着我们。为了表示我无罪，我耸了耸肩，叼了一支香烟对大汉说：“有火柴吗？”大汉不回答，轻轻地推了推我的胳膊，示意让我快走。我面目丢尽，垂下眼帘，望着地面。

一张广告单随风飘落在我的脚下。

劝　君　旅　游 **关于世界边际的讲演和电影晚会**

一瞬间，广告单又被风卷起，向后面飞走了。但是这广告单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老人说：“是这里。”大伙儿在水族馆后边的大铁笼子旁停了下来。写有“白熊”二字的牌子，油漆几乎脱落了。老头儿哗啦啦地将一串钥匙放在手上挑了挑，一边佯作笑脸，一边说道：“白家伙死于肠炎。这段时间这里是空着的，请用吧。”

这回老头儿在我前头引路，大汉在我后边，金鱼眼殿后排成一行走上去。笼子后边混凝土的岩石山上，有个大洞窟的入口处。我们鱼贯而入。一股潮湿的动物的体臭味呛进鼻子，令人都快要窒息了。洞窟里越走越是下坡路。满是水滴，像涂上油

一般闪闪发亮的两旁的墙壁，由于路越来越窄，最后竟不得不侧着身子走。顶棚低矮，以至大汉不得不猫下腰。已经看不见从入口处射进来的光线了，周围一片漆黑。有时因感觉路面油滑而将手贴在墙上，那粘乎乎如同粘液般的玩意儿便全都沾在手上。就这样子，洞窟一直延伸进去。

从外面看，这些情景是难以想象的。由于大汉们满不在乎的皮鞋声响遍洞窟，我思忖着事情可能不至于发展到出乎预料之外的地步，尽管我对这预料毫无所知，但我也就不太害怕了。

皮鞋声嘎然止住了。我也慌忙站住。一束朦胧的光线射了进来。前边的大汉说："要下梯子，小心罗。"接着他抓紧我的手说："是这里，是这里。梯子笔直，可要当心。"

梯子的确很长。下方可以窥见光线。一看就会眼花，所以我没有往下看。若往上看，又生怕大汉们的鞋子上的尘土落进眼里，所以我也没有往上看。当我感到两只手有点疲劳想要休息的时候，四周已十分明亮，到达了底部。这里顶棚低矮，没有窗口，只有一个门大的大厅。桌子排成コ字形，像是个会议室。采光很充足，但搞不清那光线是从什么地方透射进来的。这里可能就是目的地，看上去大伙儿松了口气。

我被指定站在没有コ字形桌子的地方。两个大汉搬来椅子，坐在我的两旁。我壮大胆问右侧的汉子："你们究竟是哪方面的人？""私人警察。"我心想这种称呼我仿佛听说过，又像是没听说过，总之是个十分奇怪的名称。接着我又向那汉子打听："现在要开始干什么？"那汉子没回答我。站在相反方向的汉子说道："一开始你就会明白。安静点好不好。必要的事情以外都不必要。在这种场所，没有正式批准发言之前，是被禁止正式发言的。"

我生气了。用强硬的语气说："究竟谁赋予你们权限，将必要的事情变成必要的呢？"我想以此来确认一下自己还是自由的，但我没得到答复。因为响起一阵如同母马咬牙般的声音之后，门打开了。这两个汉子立即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进来的全都是在什么地方见到过的面孔。前头的一些人，我看到他们的鼻子、眼睛、嘴唇、脑袋都似乎能分别想起是谁，可作为整体却又记不起是谁，真是如同积木般的一伙人。他们一律身着绿衣，看得出是直接参加这次集会的人。除开我两旁的汉子，身着绿衣的共有五人，他们的另一个特点是都戴着眼镜。眼镜有三种：金丝边眼镜两个，无框边的两个，剩下一个是银丝边的。不知为什么，连我都马上知道那戴金丝边眼镜的是法学家，戴无框边眼镜的是哲学家，戴银丝边眼镜的是数学家。

接着进来的，是常去的食堂小姑娘，打字员丫子，黝黑的医生，办公室主任，筱悬树底下的画家，流浪的孩子等，都是些能立即辨认出来的人。还有些未见过面的，想不起来了。看来认识我的人几乎全来了。甚至其中若隐若现地还有我那已过世的妹妹和母亲。不一会儿，大厅里挤满了人。可是仍有人陆续走进来，手拿扫帚的老头儿不得不强硬地关上了门。被挤出门外的群众那叫骂声、敲门声、扒门声响了一阵，但不久也静下来了。

穿绿衣的五个人在正中坐下后，大家也争先恐后地占据了两旁桌前的坐位。不用说，大多数没有坐席，只好围圈站立。于是，有在别人肩后踮起脚来的，有叫喊别人拿下帽子的，呈现出一派集会气氛。

占了右边位置的金鱼眼站起来说："肃静！由我担任司仪和记录员。"医生的声音从另一方传来："全部记录下来。不过，非科学的事儿可以不记。"金鱼眼严肃地挺着胸说："在这里，务必

请您尊重我行使司仪的职权。"场内爆发一片鼓掌声。医生闭口低下头。我思忖:如果不是事先预谋,这态度还可以值得信赖,我对事态的演变也就抱些希望了。

接着,金鱼眼面向中央坐席说道:"现在介绍主席和委员。"身穿绿衣的五人同时站起来鞠躬,这使人觉得不知谁是主席了。"下边是选出的主席。"于是会场上不满之声四起,异口同声地喊叫:"太麻烦了,快快转正题吧。"金鱼眼只好急忙更正:"现在开始审议案子。"

"被告是因为……"他改变声调,指着我说:"因为现行犯而被逮捕。问题在于被告是无罪呢?还是有罪。"

身穿绿衣的五个委员齐声喊叫:"传证人!"

"第一位证人是……"金鱼眼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便说:"医生的助手。如果在场,请站起来回答提问。"然后突然显出一副狼狈的样子说:"噢!对了,我就是医生的助手,我是第一个证人。"

旁听的人吃吃窃笑声被一阵嘘声所制止。委员中的一位法学家说:"请问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金鱼眼回答说:"我认为有罪。"法学家说:"请说明。""是这样,我亲眼看见被告仅在三个多小时里犯下两起罪行。第一起是,他在医院的候诊室里盗窃了杂志的卷头画。""你说他是盗窃犯?""是的。""使用了什么手法?有陈述的没有?""有。被告利用胸部的负压吸收的。""这真是少有的手法。关于这个问题,还有证人吗?""可以请医生作第二个证人。"

"那么请问您医生,您承认刚才您助手陈述的事实吗?"医生勉强站起身说:"对于如此非科学的问题,本人不想作任何发言。""因为什么拒绝发言?""因为主义。""好。第二位证人因为

信奉主义而拒绝发言。”“等一等!”金鱼眼说这话时,他嘴巴开始变尖。“任何主义都不能否认事实是事实。事到如今,请不要以科学主义的简单的二元论来歪曲真实了。”

“但是……”一位哲学家说。“以认识论来说……”他把右手手指塞进左鼻孔里,颤动着全身将鼻毛拔了出来,在裤子膝盖上猛地一擦,说道:“不存在什么事实……”“但是 。”另一个哲学家插嘴说:“按辩证法来讲,……”他闭上眼睛做梦似的说:“按公理假设,事实是可能的。”

“公理、公理、公理万岁!”数学家突然鼓掌,兴奋地说。可他立即被那几位尚未发言的法学家们捅了一下,赶忙将嘴闭上了。

“但是事实总是事实……”金鱼眼一开口,刚才那个法学家就制止说:“委员的决定是严肃的。”“那么,请第一个证人说明被告的第二个罪行。”

“是作为现行犯,被目击的那次吗?被告偷了骆驼。”“是偷了呢,还是想偷?”“正在偷。“关于这事,还有其他证人吗?”“那就是两位私人警官和园丁。”

“那么,传第三个证人,两名私人警官。”在我两旁的两名大汉子,鞋后跟噔的一声,就往前迈出了一步。

“证人认为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两人齐声答道:“有罪。”“请说明情况。”“被告在偷骆驼。”“好。那么,传第四位证人园丁。”“是。”手拿扫帚的老头儿在门前探着身子答道。“请到前面来。证人同意前面两位证人的证言吗?”“是的。我亲眼看见被告趴在铁笼前面将近一个小时。”“那么,我问你们三位,他用什么手法呢?”三人吃惊地互相看了看对方,谁也没说什么。法学家提高嗓门,问道:“证人都拒绝发言,是什么原因?”三人仍然不说话,把脑袋耷拉下来。几乎同时金鱼眼的嘴越来越尖,最后不

耐烦地叫起来："这还用说吗，当然是利用胸部的负压吸收。"

"当然？为什么是当然呢？……请申述理由。"

"很简单。他的第一次犯罪，正如被告向我和医生坦白的那样，被告如果凝神注视着什么东西，这种东西自然就被他的眼睛吸进去，他有这个特点。"

"被告真是那样坦白的吗？"数学家喊叫起来。"别往我这边看啊！"一位哲学家冲着我叫喊。"我也不愿意被他的眼睛吸进去！"另一位哲学家叫道。一言未发的法学家脸色苍白，场内立即陷入紧张的气氛中。谁都想钻到别人的后边，那没力气的被挤到了前面，有的还因恐怖而晕倒。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滑稽的场面，可我不知道为什么笑不起来。在这场骚乱中，那位法学家毕竟还有几分自我控制能力，高声地冲着我那两旁的大汉下令道："危险啊！快把被告的眼睛蒙起来！"

我马上被蒙上了眼睛。场内又恢复平静。但在这时，到处传来了急促的喘气声和叹气声。"下边我问第一位证人……"法学家的声音还带着几分颤抖。"被告究竟抱着什么目的策划这一罪行的？""骆驼是益兽。"也许是我的主观印象吧，我觉得说这话的金鱼眼似乎很沉着，并且带着一种胜利的自豪感。"那么，杂志的卷头画又如何解释？""当然，为的是饲养那匹骆驼。""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一张辽阔的草原图片。""原来如此。那就是说这是有计划的犯罪行为罗。""的确如此，一切都在策划之中。"由于我被蒙上眼睛，看不见什么。可能由于沉思默想，一时间，沉默支配了场内。

清嗓的咳嗽声之后传来的是法学家的声音："这就是所有的证人吗？""不。还有。""传第五位证人。""是。"有人回答。"那一位？""打字员丫子。""你能作什么证言？""他是卡尔玛先生。"丫

子这一呛嗓子的急速回答，引起场内一片嘈杂声。但是比谁都震惊的却是我。凭直觉，我觉得终于接近核心问题了。虽然如此，我搞不清究竟是什么问题。

“那么，被告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当然是无罪。”丫子生气地回答了一句。嘈杂声更大了。

“这真奇怪。”“有什么奇怪的呢！如果这样为什么要传我？毫无根据去否认证人的证言，我没听说过有这种法律。”“你说的对！但有人主张有罪，又有人主张无罪，不是徒然使案情复杂化吗？对某一方总要作出决定……看来这是一桩了不得的案子。”“那还用说。否则压根儿就没必要进行这种审判。”丫子居然能作如此回答，我钦佩她的勇气。我十分感动。如能结束审判，平安无事地出去，我很想将这种感动转达给丫子。

“但是，依我的意见来说……”一位哲学家用一种想要睡觉的语气说。“情况不一定如此。因为如果没有审判就没有被告。没有被告，犯罪也就不可能了。犯罪不可能，意味着想要偷东西也不可能了。因此，为使想偷盗的人自由行窃，这就需要审判。”话音刚落，掌声四起。鼓掌声虽然稀稀拉拉，也足够哲学家得意的了。接着，他用清醒的声音说：“这就是说应该承认本法庭正在审判的这个事实，就是被告希望判为有罪的一个证据！”“怎么会有这样的混蛋逻辑！”这是丫子十分生气的声音。

“自古以来逻辑就是混蛋。事到如今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来申述这样不言自明的道理。证词本身就是神圣的。”另一位抽了一下鼻子，为难地说：“不过即使被告希望判成有罪，不等于被告立即变成有罪。如果是这样，就等于逻辑通了，道理却倒退。这个意思等于被告的任性通了，而证人倒退。在这个特别尊重证言的法庭上，被告不一定能按照希望成为有罪。”

忍无可忍，我终于大声叫喊："我一点儿也不希望自己被判为有罪。"

"别言不由衷了，好不好？"说这话的声音是陌生的。他可能是没有牙齿，发音很不清楚。大概是初次发言的法学家吧。"虚伪的申述只能使自己不利。想要被判为有罪，我们也不会被你这样的计谋蒙骗的！"我目瞪口呆，无言以答。这时另一个法学家又开口说话了，我也就失去了接着发言的机会。"那么，根据刚才的决定接着听取证人的证词。请继续吧。""继续什么？我认为这个审判非常荒谬。"丫子说罢，一直沉默不语而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金鱼眼敲着桌子叫喊："证人这种态度构成了污辱法庭罪。必须对证人进行反询问。"

"对，进行反询问。"法学家说。"请问你主张被告无罪，那就请说明理由。""还需要什么证明呢！他就是卡尔玛先生。""这就奇怪了，被告是卡尔玛其人，这与无罪有何关系？很抱歉，请你查查辞典。""嗯。您可知道卡尔玛是名字，是固有名词！不可能在辞典上嘛！""少罗嗦。并没有问你！"传来翻阅书页的声音，令人寄予期望的数秒钟过去了。实际上我对自己是否是卡尔玛也半信半疑，所以我想听到查辞典的结果。

"有啦。卡尔玛，梵文是罪孽的意思。"一位哲学家回答说。

"这就同证人的证词相矛盾啦！证人的证词已构成伪证罪。"我想发言。但脑子晕沉沉，什么也说不上来。"我说的是事实"丫子反驳说。"但辞典上是那样写的啊！"法学家同情地说。"那辞典不可靠。""你说得也太感情用事了。不过念及你是个女人，我们宽恕你这一次。"这时掌声又响起来。比刚才鼓掌的多三倍。法学家清了清嗓子，接着说道："如果你有比辞典还可靠的事实，那么我们不妨听听。你说吧。"

“这真是让人气恼……”丫子气愤地说。“不过不讲出来更让人气愤，我说吧。我是N火灾公司资料处工作的打字员，同卡尔玛先生在一处工作。卡尔玛先生，他今天上午曾向我口述有关水泥砖结构的建造耐火建筑的报告，由我来打字。中午，他在我旁边的桌子上用午餐，然后同主任下了一盘棋。”

“等一等。这件事该由主任先生的证词来证实。”

“不！”金鱼眼插嘴说。“主任应该是第七位证人，因而从顺序来说让他出庭是欠妥的。”“那么，谁是第六位证人啊？”“画家和流浪儿。”

“那么，画家和流浪儿，请你站在证人席上。”“在哪儿呢？证人席在哪呢？”后边传来的是画家嫌麻烦的声音。“证人席，不过是语言上的修辞。可以当精神因素来看待。”“那就是说我可以不动罗！”“也可以那样认识。不过我提醒你不要以这微不足道的事情来干扰本官。快点说证词吧。”“说什么证词呢？”“啊！这位证人记忆力太不好了。刚刚还在审议的事全都忘掉了，这真令人吃惊。应该对这类证人作一次精神鉴定，否则是危险的。”“随您的便。”“说什么随我的便？这是办不到的。职务归职务，我认为证人还是要平心静气地说证词的好。”“我不是在问究竟说什么证词吗？”

“你问说什么证词吗？……”法学家连续清了三次嗓子，沉默不语了。

“……你问说什么证词，嗯，就是……”接着法学家大发雷霆地说：“你太爱说废话了，害得我也忘掉该说什么证词了。”

“是弄清被告在午餐后是否下棋这件事哪！”金鱼眼在低声提醒他。“对了，是这件事！”法学家恍然大悟般地说道。“我怎么可能了解这个？”画家说道。流浪儿也跟着说：“我也不了解。”

"你说话不能这样粗鲁,你好好说为什么不知道。""我在筱悬木林荫道等候来着。""等什么?""真讨厌。我刚才好像跟谁说过的,我要是知道我在等谁,我就不等了嘛!""后来呢?""就这些。""这真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就这些嘛,有什么办法呢。""嗯。如果事情就是如此,就应该认为这个证词就只能是这样罗! 唉,主持人,可否现在请第七位证人出庭?"

"好的。请第七位证人出庭。""是!"这是主任恭恭敬敬的回答声。

"快点说你的证词。被告是有罪呢,还是无罪?""有罪无罪我不知道,可我午休时确实同卡尔玛君下过棋。"

"好。第五位证人的证词被确认了。下面请第五位证人,接着发言吧。""要是人们认为我神经正常地在这种地方发言,这的确让我太惭愧了。我之所以发言,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是因为沉默太让人气愤之故。"Y子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十分难过。"同主任下棋之后卡尔玛先生吸着烟,跟我说了十分钟话。""说的是什么内容呢?""谈论电影。""什么电影。""《愚蠢的法官》。""你说什么?""这是电影的名字。""哼! 那实在是愚蠢透顶的名字哪! 但可惜我还没看过这部电影。讲讲它的情节吧。""我认为这同证词内容没有关系。"金鱼眼说道。"那就算了吧。接下去发言好了。"法学家说。

"谈完电影之后,卡尔玛先生接着向我口述了上午留下的工作,我将它打字了。三点钟工会开大会,我和卡尔玛先生都参加了。开大会时,卡尔玛先生坐在我旁边。到了四点钟,我便突然被传讯到这儿来了。""然后呢?""这就是全部啦。所以我认为卡尔玛先生不可能是有罪的。""为什么呢?""可不是吗! 卡尔玛先生不可能在这段时间做贼。你这位法官头脑太昏庸了。"

"你太无礼啦！快把这个女人轰出去！"法学家突然站起来说。一阵咯嗒咯嗒的挪动椅子声，慌慌张张的鞋子走动声，会场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这当中丫子喊道："太吵闹了！大家安静！我该自由啦。"喧闹声突然止住。"快把她轰出去！"但已经没有人响应。这多么叫人痛快啊！我觉得应该重新认识丫子。我想把这种心情转达给丫子，于是我把被蒙住而看不到任何事物的双眼转向丫子说话的方向。

传来了法学家的呻吟声："啊，胸部太难受，要停止呼吸了。我可能要死啦！""好，好。"另一个一直默不作声的法学家说。"我可以替你，你死也没关系。"咯噔一声，椅子倒了。第一个法学家就这样，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好吧。"发音不好、寡言不语的法学家说道。"让我们继续进行哼正的审判。""应该是'严正'吧?"金鱼眼说。"不，也许他说的是'端正'。"一位哲学家说。"不是吧。可能说的是'专政'。"又一位哲学家说。"但我想按他的发音解释为'变成'。"数学家说。

"我将全部同时说了。"法学家这一回答引起了一片感叹的窃窃私语声，他得意地重复说："全部同时说了。"可这回再也听不到感叹的私语声。于是他失望地接着说道："下面接着进行审判。主持人，请快点给被告下有罪的判决吧。""当然是有罪。"一位哲学家急忙阻拦说："不应该由主持人判决而应由我们判决。再说，现在还没有进入判决阶段。""卡尔玛先生并没有什么罪。卡尔玛先生的'不在现场证明'方才已得到认可了嘛。"丫子这么一说，金鱼眼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那里的话！被告是作为现行犯而被捕的。"金鱼眼说罢换了个口气，并没有冲着谁，却似乎向全体听众精神抖擞地宣布："在这里，我作为第一位证人以

及主持人还有记录员，要求作正式发言。”“好的。”委员们一致回答。“根据迄今为止的许多证人以及各位委员的发言，我认为下列各项事实得到了证实。首先，第五位证人打字员丫子与被告可能是同犯；第二，被告的名字不叫卡尔玛，被告与卡尔玛先生只是相貌相似却毫无相干的人；就是说不管怎样，被告都是有罪的，逃脱不了的。下面，请允许我再申述一个事实，以证明被告属于第二种情况，从而证实第五位证人无罪。”“真是多管闲事！”“不。请先听我说。当被告为第一个罪行来访医院时，我在候诊室问过被告的名字，这是为填写病历的需要，不是可疑的行为。可是被告罗列了四个名字。卡尔梯、阿尔梯、阿尔玛，最后是阿苦魔。可他绝对没说卡尔玛。当然，被告说这些名字时的态度十分暧昧，毫无自信……”突然，他说话的语气含含糊糊起来，法学家竭力提醒他说：“后来怎么啦？”“所以……”金鱼眼表现出与方才完全两样的、毫无把握的样子，并用惊恐的声音说：“所以我觉得那些名字都是出于犯罪的目的而使用的假名……”“这样一来，不就等于哪儿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真正的名字不是卡尔玛吗？”数学家头一次作出了利索的判断。“是的。”金鱼眼正在泄气的当儿，焦急的法学家几乎同时发言了：“案子越来越神秘了。的确，卡尔梯、阿尔梯、阿尔玛、阿苦魔，全都同卡尔玛有着共通的印象。也许被告自称卡尔玛时，第一位证人可能听错啦！”“不。绝不会是那样。战争时期我干过对空监视工作。我对自己的耳朵绝对有自信。”“即使这样，被告的名字是否是卡尔玛至今还闹不清。这样吧，我们是不是应该传唤第八位证人呢？”“但是……”金鱼眼很抱歉似的说：“证人一共是七位。”“可是情况十分紧迫，眼下可不能说这种消极的话。”“可是证人已经没有了嘛……”“哪儿的话。俗话不是说‘担心的事儿不见得难

办'吗？碰碰运气试试看。"然后他大声喊叫："第八位证人到前边来。"

这时响起一个咽口水的声音。它比上边的话声还要响。

"啊？有人应声了吧？""有人应声了。"一位哲学家说。"没有人应声啊？"另一位哲学家说。"这样就不知道究竟应声了还是没有应声。看来不如问问第八位证人自己的意见。第八位证人，你如果应声了，你就说应了。如果没有应声就说没有。这回你可要回答清楚。"

"应声了。"这是微弱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在说话。是个羸弱的少女的声音。它肯定是食堂柜台少女的声音。"噢！"呻吟声此起彼伏。

"幸亏试了一试。"法学家高兴地说。"那么，我问你，证人认识被告吗？""认识。""这么说，证人的确是被法庭传唤的罗？""是的。""原来如此。还是试一试的好。""是的。""这不是质问。证人只要作证就行了。嗯，你知道被告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吗？"哭泣声代替了回答。法学家吃惊地说："不要哭，不要哭。"尽管这样，柜台少女仍哭泣不止。数学家用严厉的声音说："你要是哭下去，我就要从法庭把你轰出去。你既然是证人，怎么可能不知道被告的名字呢！"

"嗯！"

少女打了个嗝儿，不哭了。然后以颤抖的声音说："被告他……"然后又抽抽搭搭地哭开了。我生气了，他不该使用被告这个极不常用的词。"你别哭了好不好？"数学家又叫喊道："你说说被告后来怎么啦？"

"被告今早到我们店里来吃面包了。""后来呢？""被告吃完了面包。""吃那偷来的面包是吗？""不！"少女大吃一惊。"他付

了钱尔后走了。”“哦！这没意思。”法学家失望地说。

“不过，在这之前……。”“在这之前，什么？你为什么不先说这个？他还是偷了吧？”法学家又提起精神来问道。“不！”少女带着鼻音说。“那怎么啦？”“被告想在柜台的帐本记帐来着！”“是想蒙混过去是吗？”“不。每天来店的客人都这样。”“哦。那后来又怎样了呢？”“这时被告没有签名，看了看他自己的名片夹子。”“他准备干什么哪？”“他摸了摸口袋。”“是找手枪吗？”“还是没有找着，之后他问我。”“问什么？”“问被告的名字。”“名字？”“是的。可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这太离奇了。究竟怎么回事？”

“我……”少女犹犹豫豫地说：“我想被告肯定把名字丢在什么地方了。”

一阵哄堂大笑声充满了会场。少女的哭泣声如同在暴风雨中闪烁的电线发出的鸣声一样，一阵阵地高昂起来。笑声不止，越来越大，终于盖住了少女的哭声。这笑声好像无限制地越来越高。

在我听来，它已经不像笑声了。它如同一个人彻夜未眠之后产生的耳鸣一般。我的面孔开始发烫，血液似乎要从毛孔中喷出来似的。我感觉到地板开始摇晃。啊！这多么使人害羞啊！

“这又不是笑话！”喊叫的是那一开始像死去了的法学家。“正如诸位看到的，我活过来了。这真正是件重大的事情啊？”这样一来，刚才那大笑声如同放入热茶的方糖一般，很快地消失了。然后那柜台少女的呜咽声有如融化后余下的尘埃那样、微弱地响着。“被告把名字丢落了，或是丢失了，现在这种情况是可以想象到的。”静寂中，法学家的声音显得异常高昂。“这么

说，被告接二连三地罗列不同名字时的态度，是可以解释通的。”这回金鱼眼诚惶诚恐地说。“我也这么认为的。”第二位法学家说。

“有道理。”一位哲学家以十分困倦的声音说道：“第一位证人说被告是以现行犯被捕的；第五位证人认为被告是卡尔玛，因而证明他当时‘不在现场’可以成立；第八位证人主张被告丢失了名字。看上去都很矛盾，但实际上这三个不同证词毫不矛盾，都能同时成立，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从辩证法的角度说，第八个证词扬弃了第一个证词和第五个证词的矛盾。”似乎有人使劲儿地鼓掌，可实际上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说，”另一位哲学家说：“被告既是有罪，又是无罪；同时既不是有罪，也不是无罪。从认识论说，这个问题看来只不过是主观上的问题而已。”

“不！”数学家发出极为尖锐的声音。“这是数学，是数学！应该通过假设公理，把问题拉回到现实里来！”

“所以说！”第二位法学家急忙阻拦说道。“我愿意更加现实地，就是说用法律学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被告丢失了名字，目前在无姓名的情况下就不适合于行使法律。总而言之，从结论上说我们不能审判被告。”

从会场的两个地方传来了不寻常的嘈杂声。一种是高兴，另一种是不服。这两种嘈杂声逐渐扩展开，相互接近，粘在一块儿，最后成为一体扩展到整个会场。这时我禁不住放下心来。

但这高兴劲儿，由于第一位法学家下面的发言而迅速地消失了，恍如石蕊试纸一般，一下子就变成了相反的颜色。

“但是这并不等于这次审判结束了。因为，法律的确不能对被告进行审理，但同时，被告也不能对法律要求自己的权利。法

律和权利只能同人的名字发生关系。因此只好维持现状，继续进行审理。审理必须永远进行下去，一直到被告找到名字，能作判决时为止。”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这是丫子的尖叫声。“我作梦也没想到审判会如此荒谬。假如认真对待，连我们都会变成傻瓜了。卡尔玛先生，咱们别管这伙该死的狂人一般的法官，我们回家去吧！”

啊！充满绝望的我的心灵，此时此刻这劝诱该是多么大的安慰啊！如果我对卡尔玛这个名字完全有信心，我就一定毫不讲价钱地服从她的话了。但是我只能无意识地将双手伸向看不见的丫子说话的那个方向，痛苦地扭动着身子。

“噢！那女人还在啊？”这是好不容易活过来的第一位法学家的惊讶声，接着是沉重的物体咚地一声倒在地板上了。也许他又死过去了。但是此时一片寂静，无人响应。

“怎么啦，卡尔玛先生？咱们走吧！”面对冷静的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的丫子，我能回答什么呢？我心中已开始爱上了丫子，可我确实没有胆量也没有勇气背判丫子对我的信任，告诉她我并不那么一身清白，以至能无视并且离开这个法庭。而且，就在这个时候，我又突然想起：在办公室被名片奚落的那些话，关心我私人生活的俗人也许会看穿我们的关系的。俗人可能是指丫子。悔恨与内疚促使我道歉地说：

“我被蒙住眼睛，所以不好办。”

“唉！你把它摘下来不就行了！”丫子十分爽快地说。

这时，人们可能以为我真的会将蒙眼布摘下，会场内突然间被恐怖的叫喊声所笼罩。有人喊道：“快点！”

也有人喊叫：“疼死拉！”

还有人叫喊:"太难受啦!"

各种惊叫声夹杂着鞋子的脚步声,时而延伸,时而缩小,时而扭曲。桌子倒下的声音和椅子挤坏的声音碰撞在一起撕裂了。

"开门! 开门!"好几种声音连连呼叫,还有敲门和踢门声,甚至嘎吱嘎吱的大门坍塌声,鞋子的响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激流往门外涌出去。由鞋子的响声构成的巨大音响,溅起悲鸣般的飞沫,逐渐地推向远方消失了。嗡——只留下一阵空荡荡的回声,但很快地又消失了,最后似乎只留下那沉淀在发蜡中一般的静寂和我。

我垂下两只胳膊,呆呆地站在那里。耳边响起了说话声:

"真是的,这些人怪让人害怕的。这些人怎么看也不正常。不过,他们现在全都走了。卡尔玛先生,咱们也走吧。啊,你怎么啦? 一定是太疲劳了。全是些莫明其妙的人嘛! 我来替你摘下蒙眼布好吗?"

我慌慌张张地摇了摇脑袋,我不想让她看见蒙眼布下边的眼泪。我举起手,故意慢吞吞地摘下蒙眼布。

"噢,你眼睛红得很!"

"因为绑得太紧了!"

大概真是如此。我一时看不清周围的事物了。待眼睛习惯下来,便觉得窥视着我的面孔的丫子异常的美丽。大厅里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们两人。

"走吧。"丫子撅着嘴说。我握住她那挽着我胳膊的手,盯着她的面孔。突然,我想起我的名片在口述打字内容时抚摩丫子膝头的事来。我感到脸上发烫。丫子的脸也绯红了。假使我爱上了一个人的话,那么我强烈地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丫子。

"走吧。"

丫子紧紧地挽着我的胳膊，重复了一遍。我可能有些过敏，觉得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咽下口水，点了点头。然后我们挽着胳膊，齐步向被打碎的门的方向走去。

"继续进行审判。"

这是第一位法学家的声音。我大吃一惊，回头望了望。但是看不见他的身影。

"被告逃走了！"这是第二个法学家的声音，也看不见他的身影。

"不，被告是跑不了的。因为法庭从打坏的门一直无止境地延伸下去！"这是一位哲学家说的话。虽然看不见身影，但他们到底是委员，可能都没有逃走而留在大厅里了。

"只要被告还在这个世界上，法庭就会把被告追下去的。"这是发困的哲学家的声音。我觉得这些声音仿佛是从桌子下边传出来的。

"我们假定一个公理。就是说如果被告存在于某一空间，法庭也将在同一时间内存在于那个空间。"不用说，说这话的是数学家。

"别理他们，恐怕他们自己也不一定知道他们都在说些什么。"

丫子一个劲地催促我，我虽然感到十分不安，但为了丫子也要忍耐一下。我催促着自己，反而像拉着丫子一起走出了大门。

第一位法学家好像追过来似的说道："监视人！别放松监视被告。"

结果桌子下面的两个身着绿衣的私人警官探出脑袋，他们的视线与我的视线相遇，他们又慌忙缩了回去。

在黑魆魆的隧道里，我们好像约好似的跑了起来。

从隧道怎么跑出来的，我怎么也闹不清楚了。突然出其不意地，我觉得我们喘着大气正在动物的一角奔跑。我大吃一惊停住了脚步，回头一望，只见两只山蜂嗡嗡地绕着一棵有个大洞的洋槐树飞来飞去。

这时正响起了动物园关门的铃声。已经是傍晚了。孩子们都走了。在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静寂中，奶糖纸和落叶却在悉悉嗦嗦地捉迷藏。

来到长颈鹿的铁笼前面。我想急急忙忙走过去，丫子却停住了脚步。我背过脸去，藏在丫子的后边，心里十分焦虑。

但是长颈鹿已经注意到我了。它伸出长脖子，如在空气中游泳一般，慢悠悠地走了过来。我急忙拉住丫子的袖子。

“不快点就要关门哪！”但丫子却不肯移动。“便门还开着呢，不要紧的。”还接着说：“这长颈鹿看上去很逗人喜欢。动物这玩意儿，还真不赖！”

“你知道，我是挺怕长颈鹿这玩意儿的！”我十分为难地说。

“哟！你真是个怪人！”丫子笑着说，她仍然不想动一动。我便想哪怕撒谎也罢，一定要设法把丫子引开。

“你瞧，他们冲着我们摇旗子了，这是要关门的信号呐！”

但丫子仍无动于衷地说道：“嗯？那很像出租划船嘛。”

她说着揪了一把草仍进铁笼里，很快乐地关照起长颈鹿来。这么一来我更是坐立不安了。

“那么，这个星期日咱们上这儿来郊游好不好？”听我这么一说，丫子突然离开了铁笼。

“这个星期日，就是明天罗？我赞成。”

她笑着快步走开了。我非常吃惊，尔后又十分后悔。早知

她会这样爽快地走开，我何必说这番话？……

我们走出动物园，只见两侧绿树之间的柏油马路显得白花花的。

我们越走越慢。“累了是吗？”丫子说。我点点头，但心里却摇晃着脑袋说“不！哪里是因为累了呢。如果明天之前，我还是没有同我的名片谈好，这一瞬间对于我则是死囚的最后一次散步罗。为了向你说明我不能走进动物园的原因，那我就得向你交待一切哪！”

“据说还有狮子？”丫子说道。“你知道我有多高兴。我上小学后，来动物园还是头一回呢。在动物园门前相会，订在几点钟好？十点钟，怎么样？”

我深深地点了点头，可是心中还是想着别的事儿。“十点钟？……但是如果你了解了真相会怎样呢？你一定会笑话我的罗！”

我突然珍惜起现在来。为了不至于被任何其他人的足迹所埋没，我甚至想对我的每一个脚步都做个记号。我看到停落在丫子肩上的一只苍蝇，就想这只苍蝇是否会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呢；看到某家的窗户承受着夕阳的光辉而闪烁，就想到再过十年恐怕也不要忘掉这闪光吧；看到筱悬木枝上挂丝吊起的毛毛虫，就想到这只毛毛虫将永远会成为我追忆的路标吧！

筱悬树下的画家抱着画板匆匆地超过我们走到前面去了。流浪儿手叉在腰间，大摇大摆地跟在后边。我赶忙低下头来。画家和流浪儿佯装没看见我。

在我的公寓前，我们俩互相对视了好大一会儿。

“你觉得今天的审判怎么样？”我问道。

“这是件很平常的事。”丫子答道。

我不由得深深地吸了口气说：“你很有勇气，态度又大方，又漂亮。”丫子听后，直起腰板笑了起来。

我急忙将视线移开。因为我突然感到胸脯的虚空感好像又开始强烈地要求着一些什么。

原来，在我的视线移到的那个方向，那两个身着绿衣的大汉在盯视着我们。可是当碰到我的视线时，大汉们立刻躲进了建筑物的背阴处。

“看见了吗？”我仍然移开视线，小声地问丫子。

“看见了。”丫子发出令人吃惊的大声回答。接着她又用平时的声音说道：“不过，不要理睬他们。只要不理睬他们，这就跟没有是一样。不知为什么，我能理解。什么审判啦，一定是大伙儿的想象呐！”然后她用温柔的恋人的声调说：“那么，咱们明天十点再见！”

我为了不目送丫子背影，着实需要相当的努力。我胸脯里的虚空感以相当于在骆驼铁笼前面时的三倍的力量折磨着我。可是，我的良心却坚决地抵制它。丫子怎能在那样的荒野上独自生活下去呢？即便我每天能为她吸取粮食，但，人不能光靠粮食生活的啊！纵令西伯利亚的囚徒，其处境也不至于落到这样凄惨的地步。我如同在油里游泳一般，好不容易才回到了房间里。

名片还没有回来。

在暗淡的房间里，我忘记了点灯，静静地等着名片回来。由于今天一天里发生的事，使我变得十分胆怯，也不想向名片提出强烈抗议了。我觉得还不如想办法与它和解。我也曾从多方面去探索：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遭遇呢？但是，我怎么也弄不明

白，只好安慰自己：这可能是名片的一个小小的恶作剧吧？最后，我对事态的发展作了这样的想象。

名片回来后肯定会笑着对我说："我开了个玩笑。"然后我也就会说一声"你可真让人吃惊啊！"而一笑了之。这样，名字就会回到原来的地方，我胸部的虚空感便会消失，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想到这儿，我松了口气，打开了电灯。

但是，名片仍旧没有回来。

等累了，我从窗口看了看马路上。哦！在那路灯百无聊赖地照射着的大门处，估计是一直窥视着我们这边的身穿绿衣的大汉们，急忙溜进大门里去了。我也慌忙把窗户关死，拉上窗帘，心里十分不安。

名片之所以没回家，我想是因为被这两个家伙盯着的缘故。可是，我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能把他们赶跑。于是我在房内心神不定地踱来踱去。隔壁房间的学生咚咚地敲墙，怪可怜似的说："对不起，请安静点儿好吗？我在备考呢！"我只好和衣躺在床上。

我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一看表，已经11点半了。名片还是没回来。

我抓起一把咸豆吃了，还喝了水。忽然觉得十分困倦。于是换上了衣服，这回正经地钻进了被窝里。

夜，是那样的宁静。一里* 地以外的火车汽笛声仿佛从床底下传来。远处的狗吠声，仿佛是从花瓶里传过来。但是，最令我注意的是窗下那有规律的、来回走动的两双沉重皮鞋的脚步声，如同心脏的跳动一样，不断地走动。

*1 日里约等于3900米。

不久，一双鞋子的脚步声消失了。但蹑足而行的脚步，在走廊上却徐徐迫近了，并在门口戛然止住。我大吃一惊，从床上坐起来。可是那脚步声又急促地离开了房门，慌忙回到了原处。窗下的鞋子脚步声，复又变成双人的了。

此后我再也睡不着了，全无睡意了。我东想西想地被一种无限的不安所困扰。我坐卧不安，打心眼里恨起名片来。我想起在法庭大厅，人们怕我看见他们，所有熟人全都溜走的情景。难道在名片回来，恢复我本来面貌之前，没人敢接近我这个已经揭去蒙眼布的人吗？被剥夺了自由的孤独就是蹲单身牢方的孤独。但是我想到还有丫子。可也没得到任何安慰，反而更加引起我一阵阵的内疚来。

过了一会儿，我虽然没有入睡，却从脚部开始往上边逐渐失去知觉，顷刻间全身酥麻，动弹不了。奇怪的是还有视觉、听觉和意识，它们是自由的。

不知过了几个钟头。由于胳膊不能动，无法看表。不一会儿，管理员屋里的挂钟响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又响了四下。我正在纳闷时，这回响的竟是两下。不一会儿，它又开始响起来，而且响个不停，响过三十一下以后停住了。我胸部烦闷，几乎呕吐出来。

门扉咯噔一响。名片从门扉上方的夹缝挤了进来。我不觉喊出声来，但因喉咙和嘴唇发麻，实际上没有发出声音。名片夹在门缝上窥视了一会儿，然后飘落到地板上，大声叫喊道："起来，起来，大伙儿都起来！ 革命啊！"

这时，随着他的喊声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事情。被脱下扔在一旁的上衣，很快地像活着的东西一样站起来。接着是裤子站

了起来。鞋子从鞋柜里跑出来，如同透明人穿着它一般走了起来。桌子上的眼镜如风蝶般地飞了起来。领带从墙壁像蛇一般地爬了下去。帽子也从墙上滚了下来，就像它平时爱滚到地上那样。钢笔从上衣口袋，如同蜻蜓一样飞了起来。笔记本像飞蛾一样飞出来，撞着灯泡，当场掉落到地板上。

“全体集合！”名片说。于是所有的东西全都老老实实地在名片四周围成一圈。这时，我正好躺在床上，所以这一切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先把宣言贴在墙上！”名片说。结果，墙上出现了一张传单。那是一张我在动物园被拘捕途中，落在我脚下的传单**《劝君旅游——关于世界边际的讲演和电影晚会》**

名片急忙说：“不对啊！要翻过来。”这一来，传单便自己翻了过来。

从死的有机物
走向活的无机物！

“我们必须斗争！”名片这么一说，我四周的生活日用品便一起鼓掌了。它们没有手，怎么鼓掌？我不得而知。“当前的攻击目标是……”名片接着说。“攻击目标是上午十点。在这个时间里，敌人计划在动物园正面大门诱惑打字员Y子。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阻挠。我方不间断的斗争，终于使敌人已变成了永远的被告。如果我们此刻不放松攻击，局面将是我们的一方胜利，敌人必将彻底失去存在的一切理由。”

“对！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屈居于奴隶的状态。再也不能忍受啦！我只是在看电影时才被利用，在看姑娘时就

完全被无视了。我也有看的权利。我需要有看一切的自由！"这是眼镜在叫喊。

"我一次也没有吃饱过。肚子饿得要死，却被任意使唤。而且，我的劳动全部被剥削了。我要求我所写的一切东西都归自己所有。"这是钢笔在喊叫。

"我也十分恼火。"钟表冷冷地说，"我想永远指着自己的时辰12点。这是中午与半夜一致的时辰。可是我还得为他们指三点、七点等等讨厌的时辰。我发誓，今后除了12点之外，不再指别的时辰了。"

"是的。我们这些物质都堕落了。"领带用嘶哑的声音嘟嘟囔囔地说，"特别是像我这样，简直是堕落，但这全是因为人的缘故。去他娘的，我得让人们尝尝勒脖子是什么滋味！"

这么一来，其他日用品也都兴奋地随声附和。

"我们对这些人是有用的，可他们对于我们来说则全然是无用之物。""这是单方面的剥削……不能妥协啊！""是啊。让我们这些物质恢复自主吧。""我们要夺取生活的权利！我们要从死的有机物走向活的无机物！"

"让我们合唱一首革命歌曲吧！"名片激动地说。但是，谁都没有唱起来。"怎么啦！"帽子小声地说，"我们还没有革命歌曲呢！"

"这怎么可能！"名片十分生气地说，"来啊！大伙儿赶快想起来！赶快想起来吧！"

看到名片这副气势汹汹的模样，帽子吓得赶紧用吹瓶口般的可怜的声调唱了起来。

"我在水蒸气中被杀害了，

身子变成圆圆的，
但我不是豆沙包，
因为体内是空空的。"

"有这样的革命歌曲吗？"名片越发生气地喊叫起来。笔记本从旁插嘴说道："喂，喂。你是我们的领导人，别太激动罗。我们本来就没有革命歌曲嘛。我现在即席为大家创作一首……"

"即席为我们创作？那太好了。"名片一改常态，很骄傲地说："瞧！只要我认可，就马上变得非常愉快。要知道，我本来就是个有理性的，通情达理的人。"

笔记本像展开翅膀似的，打开了书皮，边作姿态边唱起来：

钟啊，你要在中午敲响，
要让那些做梦的家伙耳朵震得慌，
若有人问你为什么这样响，
你就告诉他被人质问正是我的希望。
让我们笑那些梦中失眠的傻瓜，
笑那些做了噩梦就不敢再睡的胆小鬼。
让我们和钟一道笑吧！

名片一听，捧腹大笑。就在它笑得最开心的时候，突然收住笑声，好像想起了什么，扫兴地说："好是好，不过，我怎么觉得有点反革命的味道。""根本没有的事。"笔记本一听，气哼哼地说："这样的革命歌曲就连我本人也还没听过呢。"

"不，绝对是反革命的。"

"真是岂有此理。"

"同志们，请听我说。"这时领带插言道："我想你们二位肯定是各有各的道理，不过，二位都不免失之偏颇。没法子只好听我给你们唱一段真正的革命歌曲了。"说着，它便唱了起来：

我身体长得很长，
虽长却并不是蛇，
因为我原本就不是蛇。

"这算什么，就这玩意儿！"名片愤愤地说，"这样看来还是笔记本的歌比你革命。"

"那当然，比它革命多了。"

"不，还没到那种程度。"

"不可能没到那种程度。"

于是，名片和笔记本又争吵起来。领带夹在中间，飘忽不定，左右摇摆，很快就瘫软下来："我确实堕落……"

这时，鞋子插进来说道："同志们，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伙伴，还是讲和吧。要让我说呀，还是一开始就有的歌曲好。"

"瞧！革命歌曲本来就有嘛。"名片这时得意洋洋。

笔记本和领带同时说道："这怎么可能？那好，你唱给我们听听。"眼镜直纳闷："这可真奇怪。"鞋很不好意思地说："说实在的，我唱歌是五音不全的。""你这态度就不是革命的。"钢笔说道。鞋子更加羞愧，说："是的，我并不是表示谦虚，我的确不行。"钢笔不高兴了："我并没有夸奖你。"

裤子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说："可是，真的是早就有革命歌曲了吗？"上衣也缺乏自信地说道："瞧你这样没有记性，兴许曾经有过呢！"

眼镜说道："我真不知道你们到底谁是谁非。"

"肯定有的。否则，我不会这么生气。"名片说。笔记本紧跟着说："绝对没有。不然的话，我怎么会即兴唱出那么漂亮的革命歌曲？"这时，鞋子又开口了："可是，现在谁也无法证明这件事情，所以到底有没有还是个疑问。"名片惊奇地追问："你，你刚才不是说有吗？""不。"鞋子平静地说，"我没说过有还是没有，我只是说最初就有，那才对，而不是说最初就有了。"

"确实。这是一种上升到理论的认识。本人非常喜欢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东西，每当我听到这种见解，就会觉得自己也高尚起来了。"名片很快地变得温文尔雅起来，接着说道："可是，就是太难了点儿，要掌握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需要花很多时间呢。"

"我也这么认为。"鞋子这下高兴了，"我刚才也是想这么说的。起码在这个理论问题未解决之前，那些不能唱的革命歌曲，大概要等到革命成功之后才能唱吧。""我赞成。"钢笔说道，"等革命成功了，我们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查找鉴定那些最早出现的革命歌曲，可以吗？""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原革命歌曲探索协议会，怎么样？"帽子很得意地说。笔记本说："在那以后，如果马上再成立一个组织，专门来证明'笔记本'同志创作的革命歌曲出类拔萃，那我衷心拥护。"

领带也不甘落后，辩解道："我觉得我的歌也还差不多。我虽然长得很长，虽长却并不是蛇……""别罗嗦！这根本谈不上。我早想忠告你，别在你堕落上面涂脂抹粉了。"名片显得极其粗暴蛮横，接着又说："说实在的，我是个急进分子，打开始就不赞成在革命胜利之前唱什么革命歌曲。"于是，上衣高兴地随声附和："还是咱们俩意思总是一致。"

“呀，天亮了。”裤子这么一说，大家才意识到确实毛玻璃上浮着一层白白的像雪花似的东西。鞋子说道：“那我们赶快拟定作战方案。”“作战很简单。”名片似乎胸有成竹。于是，全体在名片周围围成一个圈，并向它紧紧靠拢，显得很紧张。

“首先，诸位要守在这屋内，尽最大可能阻止敌人外出。我们要进行总罢工，可以不择手段。在这期间我到动物园去诱惑打字员丫小姐。”

“这不公平吧？”眼镜惊讶地说。

“绝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我从敌人那里缴获了姓名，敌人失去了姓名，对于一个失去了姓名，失去了接受裁决权利的人来讲，他还有被人爱的权利吗？没有！”名片这么自问自答。“不，我要说的不是敌人。明白地讲，倒是我想和丫小姐亲热亲热。”“蠢货，在这紧要关头，对这种事情这么感情用事还了得！现在要紧的是每个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跟敌人作斗争。”

帽子说：“这种才能，我也有。”领带不无遗憾地说：“干这种事我也是绝对有把握的。”裤子嗫嚅道：“本来，从老早以前我就喜欢丫小姐的……”

“少说废话。”名片生气了。“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说什么也没用。关键是丫小姐对我有意。”“先这样吧。”钢笔说道：“还是等革命胜利了，咱们再成立一个诱惑能力审查协议会怎么样？”

就在这时，豆腐店的鸡像寡妇被勒住脖子似的发出哀鸣，这些生活日用品骤然慌乱起来。名片看到这般情景说道：“大家不要怕！这没什么，不要迷信它，咱们又不是妖怪。听到鸡叫声就吓成这副模样，怎么行呢？我们的信号是绝对科学的……”可是，名片的声音也夹杂着不安。这时，星期日临时加车，4 时 20

分开出的一号列车拉响了起动的汽笛。

转瞬间,日用品的圆圈阵势就七零八落了。笔记本和钢笔张惶失措地躲进上衣口袋。上衣和裤子拉着手软弱无力地坐回原来的位置。眼镜飞到桌上。领带也开始往墙上爬。只是帽子蹦了几次,最后还是摔了下来。鞋子倒是轻而易举就爬上了鞋柜,可它自己怎么也开不开柜门。这样帽子和鞋子一个劲儿地来回重复动作,如同飞虻反复撞击窗玻璃一般。名片帮完了帽子,又忙着帮鞋子打开了鞋柜。

当我突然感到我的身体能够活动时,我从卧铺上猛地向名片扑去。几乎与此同时,名片也敏捷地从门缝里滑了出去。

幸好门没有上锁,我赶紧追到走廊上。

不知是谁就站在门外,挨了我重重的一撞,便一个屁股蹲儿跌坐在对面的墙根下,接着又跳起来,一溜烟地向大门口奔去。被我撞倒的,原来是个身着绿衣的大汉。这时不知哪间屋子有人大声嚷道:"安静点!"

名片早已杳无踪影,不知去向。我摩挲着撞疼了的手臂,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早起的列车员的值班室亮了灯,单调的洗涮餐具的声音令人扫兴。我打消了去找名片的念头,径直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

可能是被人遗忘了,传单仍贴在墙壁上,不知什么时候,传单掀了起来,露出了背面的《劝君旅游! ……》。我伸手想拿过来看,可就在这一刹那,传单不见了。

我战战兢兢抓起上衣,没有发现什么变化,抖了抖,也没什么异样。于是,逐渐加大力气抖搂,最后我试着将它在空中抡个圆圈,直到甩出钢笔来才罢手。

眼镜也没什么变化。至于为什么它们能飞到空中,我百思

不得其解。

心绪渐渐平静下来，我躺在卧铺上，用手捂着嘴，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抬头一看，天色已明，吃了昨晚剩的盐泡豆，喝了水，突然感到一阵阵郁闷、悲哀。为什么这么多事情都这么奇怪呢？这是平时不可能发生的。是不是我与现实背道而驰呢？用电热器煮上茶，我闭上眼睛，恨不得马上见到丫子，可是，同时又希望时间最好能够停滞不动。

怪事当然还是没有为好。我一直认为理性是束缚人类的绳索。可摊上这么一桩事，我觉得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了。这种场合理性不起任何作用，自由全然不存在，必然和偶然就像没有任何区别，时间就像一堵高墙只会挡住我的去路。即使像丫子所说的那样，一切都是想象，而这想象又不只是我个人的，如果是大家共同的，那么现实社会中没有了这些离奇的想象，还会剩下什么呢？

我想着这些事，不知不觉间已经一步一步地陷进一个无边无际、漆黑一片的深渊。令人奇怪的是：我竟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只是眨了两三下眼睛，肯定自己还活着。人的下落速度如果超过了极限就会窒息。但对我来说，眼下还有余，至少还有让我认为并不可怕的余地。在这当中，我漫游了已被我吸收到胸中的西班牙旷野，信步走在沙地上，一边攀登着砂丘，一边仍旧考虑着必然和偶然的问题。

空气干燥得散发出一种臭气，使人难眠。天上的彩霞像燃烧过的陶器一样闪闪发光。地平线上升起了巨大的云柱，越来越膨胀，就像要朝着我身上压将下来。风很大，我站在砂丘上，穿着睡衣，赤着脚。砂粒扎在皮肤上火辣辣地疼。我背着风，抱着膝盖坐在砂地上，心里纳闷：自己为什么是理所当然地来到这

样一个地方？可同时又认为自己来到这个地方就是理所当然的，并且仍在冥思苦想该怎样才能把丫子从必然和偶然当中解救出来。我一边强调是“解救出来”，同时又觉得这是毫无意义的一句话，需要解救的不正是我自己吗？我能够给丫子的仅仅是流一滴眼泪而已。“然而”，我失声叫道，猛地站了起来，“我不能眼看着丫子落到敌人手中。”可是说到“敌人”这个词时，我又很不情愿地咽回肚里，我只得皱着眉头重新改口说：“完全是意外，你们可能会这么看我，但我没这么想过，我有生以来，从未把你们当过敌人。”我仍旧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坐在原地，悄悄地把脸埋在绕着膝盖的胳膊当中，自我缓解一下刚才的激奋情绪。

这时，就在我身边，突然响起一种简直无法形容的奇异的声音，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一个白色球状金属从向上的管口里冒出白色的蒸气，猛烈地抖动着身躯。

那是坐在电热器上的水壶，我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又在屋子里了。

这真是从未品尝到的绝顶的好茶。据说悲伤能使茶香，所以我当时一定很悲伤。我听到住在二楼的酒吧间的小提琴手定调的声音，竟克制不住抽泣起来，这就是很好的证明。拉琴的是一个患肺病的 28 岁的青年。为了发泄在酒吧间的积愤，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的时候净拉些巴赫、勃拉姆斯的作品，使得周围的人非常恼怒。

我一边抽泣，一边将面粉放在平底锅里烙了起来。

当饼刚烙好时，就听到有人敲门的。我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只是朝门那边瞅了一眼，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但总觉着确实有某种原因。

可是这敲门人不等我回答，就开门进来了。原来是乡下的父亲来了。

一见到爸爸，我就觉得屋子里一下子亮堂起来。我把爸爸当成救世主，提高嗓门说道："爸爸，我遇难了。"

爸爸默默地只是点点头，顺手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沉着脸，一直望着地板。"这么说，爸爸您已经知道了？"

爸爸仍旧默默地只是点头，像是一直在思考着什么。我感到有点不安。"爸爸，您说我该怎么办啊？"爸爸平静地仰起脸，看了看我，然后慢慢地说："这是什么？"原来面粉已烙糊了，在冒烟。我连忙关上电门，答道："这是我的早饭。"其实爸爸并不关心我的早饭，对我的回答连头都没点，倒说了这样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我的屋子。"爸爸接着问："三加五等于几？"

我刚要回答是"八"，可是转念一想，得先看看爸爸的表情，他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是否蕴藏着深刻的含义。"三加五等于几，算不出来吗？"爸爸深深地皱着眉，我非常着急，很想知道那深刻的含义。回想这两天的事情，比三加五等于十更奇怪的事情不知发生了多少，在这时候 3+5=8 不是反倒更加奇怪了吗?!

"还没有算出来吗？"爸爸再次粗暴地追问我。

我的思想就像是被水浸透的胶一样，失去了效用。我赶紧答道："八"。可是马上又觉得这样回答不够全面，便补充说："但是，说等于 10 也无所谓。"爸爸眼睛一亮"你真觉得无所谓吗？"这下我可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我不知爸爸是何用心，他为什么要使我这么难堪，我觉得非常奇怪。爸爸满脸失望，低下头来，又是死死盯着地板。我觉得他是在极力演戏给我看，一股厌

恶感涌上了我的心头。

“爸爸,您对这次发生的事作何感想?”“非常不幸。”爸爸仍旧低着头,孤单单地吐出这四个字。“我该怎么办?”“只好看情况再说。”

过了不大一会儿,爸爸忽地站起来说道:“爸爸得回去了。”我心里一惊,心想:爸爸大概是疯了。“为什么?您不是刚刚才来的吗?”爸爸摇摇头,已经向门口走去。“我还有很多事要和您商量呐!”我说。“爸爸也想尽量为你做点事。”可是,爸爸连头也不回,伸手去拉门把手。

“爸——”我不禁大声叫了起来,“爸爸,我真不知如何是好,真的是有很多事要和您商量啊。譬如我是否在报纸上登一个姓名遗失启示等等……”其实我根本没考虑过这些事,只是非常想让爸爸呆在我身边,才顺口撒了谎。可是,这花招却意外地奏效了。爸爸真的愣住了,回过头来问道:“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啊,不,不过是一个办法而已。不用说,这办法很愚蠢。”“是的,是愚蠢。你想过没有,使你愚蠢的原因是什么?”爸爸的眉宇间又皱起了一个大疑团。“但是,失主已经没有了姓名,没法登启示啊。”“这就是你的理由吗?”爸爸仍旧皱着眉头,低声说,尔后马上要走的样子。我不由得越加怀疑爸爸神经有点反常了。

“爸,您再呆一会儿行吗?我现在只有依靠您了。”“是吗?那就再呆十分钟。”“您为什么这么着急?”“不要这样怀疑别人的一举一动,你要相信爸爸。”他反倒教训起我来,他缩回了拉着门把手的手,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爸爸,我没有过错。”爸爸默默地听着,他站在窗前,像是看到了谁,并且向人家点头。我越过爸爸的肩膀望过去,只见那两个大汉正躲藏在门口背眼的

地方。“爸爸，你认识他们吗?”“他们是好人。”爸爸说完，又开始踱步。我注视着爸爸，只见他背着手，满意地盯着自己脚尖，我忽然产生疑惑：难道他是我真正的爸爸吗?

“爸爸，这是常有的事吗? “嗯，常有的事。你还是不要往心里去。”“人不能预备一个别名以备用吗?”“是啊，爸爸还未听说过有这种事，可是……”爸爸又朝着门的方向走去，“我必须回去了，或许家里还有一个备用的姓名呢。我回去看看。”“爸爸，您真是这么想的吗? 还是在拿我开心? 我又不是什么衬衫、袜子……爸爸您对我的事情，都不把它当回事是不是?”“你确实是这么想的吗?”爸爸的眼睛又亮了起来。“可是，爸爸，如果问题这么简单，我想在哪儿偷个名字来不就解决了吗?”“何必偷，你从暂时不用姓名的人那里借来用一下不就成了吗?”“噢，可是不能这样做。关键是名字已经没有同我和好的可能了。”

“同名字的和解问题……嗯，”爸爸轻蔑地一笑，这笑仿佛不是浮现在脸上。他扭过头来看了一下表：“已经过了十分钟了。”我也随着看了一下表，表正停在十二点上。“爸爸，现在几点了?”“九点半。”“九点半了，糟糕，怎么都这时候了!”“时间就是按照它自己的规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我赶紧对表，可是表就像锈住了似的，怎么也不走。我想起它在半夜所发的誓言，真岂有此理，我使劲去拧它，结果把螺丝给拧断了。

我着急了，甚至对爸爸说话也粗暴起来：“如果已到九点半，那我就不留你了。”“你有什么事?”“我也有事要做。”

我脱下睡衣，刚要更衣时，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裤子如同生物，不肯听从我的手脚指点，一会儿软踏踏，一会儿缩小，或者往奇怪的方向跳起来，怎么也穿不上。上衣也一样。要么翘曲，

要么挺直，根本穿不进去。“爸爸，您帮我一把吧。求求你。我有个地方必须去一趟。”可是，爸爸只是皱起眉头，轻轻地摇了摇头。“爸爸您一点儿也不关心我呀，真像个陌生人。”爸爸默默地转动了门把手。“爸爸，请您帮个忙吧！”可是，他已经把门打开，往过道上迈出了一步。“爸爸！”那扇门在爸爸身后静静地关上了。“爸爸！”爸爸走了。

“他一定不是我的真爸爸。”我说着失望地坐在床边。二楼响起了欢快的巴赫的曲子。但是，无论是什么曲子，只要到二楼那小提琴手的手里，都会立即变成悲哀而又阴沉的。我捂住耳朵，将脸压在床上，但巴赫追逐着我，在我的手指尖、鼻孔和牙缝间一直不停地、恼人地响了起来。

脑子里忽地闪出Y子来；她在动物园前边等着我。我急速地爬起，再一次同裤子、上衣进行格斗。裤子与上衣那种顽强的抵抗，如同在发高烧时做的恶梦中，摸到一张玻璃纸、它沾上水以后突然缩小时的那种恼人的感觉一样。不一会儿，它们的抵抗好像变成了积极的抵抗。它们不仅想从我身边逃脱，而且还主动地缠住了我的手脚。不知不觉间，我甚至一心只想将它们甩掉而忘却了我最初想换衣服的目的。我这时突然发觉，不仅是裤子和上衣，身边所有的生活日用品都一齐向我袭来。绕着我脖子的是领带。一晃一晃地在眼前干扰我的是眼镜。总想拌我的脚，时不时重重地踢我小腿的，好像是鞋子。总在戳我脊背和胳膊，胳肢我腋下的，肯定是钢笔。帽子要么揪我的头发，要么揪我的耳朵。笔记本同那越来越走调的、巴赫的节奏合在一起在我周围旋转，似乎在考虑着不知如何向我发动进攻。

我没有余裕去揩拭这种令人讨厌的液；那不知是流入眼睛的汗水，还是眼睛流出的泪水，我喘着气，听任卡在嗓子里的粘

液顺着嘴唇流了出来……不知经过了多少小时，弄得我筋疲力尽，终于晕倒在地板上。清醒过来时，太阳已经西斜了。

我把嘴直接对着水龙头喝了许多水；甚至连胃都感到负担。看了看表，还是指着十二点。我本想将裤子摔在地板上，但我改变了主意，我又小心地将它捡起，出乎意料，它很听话，于是我很顺利地轻轻地将右腿伸了进去，左腿也安全地伸了进去。然后，我信心十足地试了一下上衣，也令人难以置信地顺利地穿上了。我将眼镜放入衣袋时，也没有发生奇异的事情。有了这些就足够了，心想领带就不必打了，因为万一发生意外，它是会致人死命的。为了减少丢人现眼的可能性，帽子也不戴了。最后剩下的就是鞋子了。我心情十分紧张。心想：只要顺利地穿上……结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鞋子像是主动地套在我的脚上，有点过于简单反而使我感到太不过瘾了。

事到如今，我即使出去也无济于事，但我还是不能不去。心想：呆在屋子里再发生什么事，也必定是坏事。我在走廊上提心吊胆地走着，就像走在羊羹的表面一样。

这是工薪生活者的星期日……街上挤满了一家家结伴而来的人们，他们带着疲惫而慌忙的神色，仿佛追赶着行将溜掉的星期日。这里看不到因星期天而得到满足的情景。父亲驼着背，不知如何是好；身着节日服装、眼看就要哭出来的孩子，被满脸不高兴的母亲拽着，胳膊几乎要被拽断了。从我一走出房间起，我前后不断闪现着身穿绿色西装的人影，但我没在意这些，我从人群中推挤过去，渐渐跑了起来。

尽管售票处就要闭园了，但是人们满怀希望地认为星期日可能逃到这个动物园里来了，因而带着纠缠不休的孩子们在那

里排着队。当然，我没有看到丫子的身影。在稍感羞怯之后，我也站到了队伍的后边。

动物园里乱作一团。我焦躁不安，心里想着“不能不急，不能不急，”可急到什么程度为好，心中无数，只有一味在混乱中挤来挤去。

我想，名片和丫子不至于直到现在还在动物园里吧，但是，又想到万一还在呢？而且，又不知道他们的确切所在，所以无论如何我也没有下决心从这里走开。我几次感到轻微的目眩而停住脚步。由于从早晨起来就没有进食，见到孩子们大口地吃饭团子，我感到自己实在太可怜了。

色彩纷繁的人流逐渐消失了。果皮箱、告示牌和长凳都像海边完全被晒干的贝壳一样，逐渐褪色了，我抱膝坐在被践踏过的草坪上。

我忽然看到眼前有一条长凳。凳上坐着紧靠在一起的一对年轻男女，这就是名片和丫子。名片的确不过是张纸片，但看去却像个人，这真是奇妙的，无论如何是难于理解的事。我想把整个神经都凝聚到脚尖上，只剩下这个微小的接触点，然后消失到一片透明之中。我刚悄悄地走到他们的身边，就听到了两人的对话。“但是，”这是丫子的声音，“人们可能会指责我们堕落或是反常啊！”我大吃一惊。丫子却说出什么“人”如何如何，这样好像她自己不是“人”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受了名片的诱惑，连丫子都成了我的敌人吗？在任何人看来，丫子也是不折不扣的人。即然如此，还说出那样的话来，是多么滑稽。难道丫子不知道吗？近似恐怖的悲伤，在我的心脏周围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膜。我强忍住就要发出的声音，痛苦得像是咬住了自己的舌头。我忍耐着，模仿小猫走路的样子，一步步走过去。这次

听到的是名片的声音："我倒希望这样。可是人们难道是能说大话的吗？"丫子接着说："确实，你说的都那么漂亮啊。""那当然，这类问题必须用哲学的观点来考虑。"名片得意起来。"话虽这么说，可我确实是那么认为的。"丫子确实是用那种令人不快的语调说的。我感到我的腿已在发抖了。

于是，稍停片刻，名片开始谈论他的哲学了。"总之，人这种家伙，想作恶，却积善。不，想积善却作恶吧？……不管怎么说，都无聊得很，这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难对付的人们，总要把什么堕落呀，反常呀，这类坏事全部加在咱们身上。但是，我们决不能上当。这些事全都是人们为逃避责任的卑劣借口而已。什么'懒蛋的天堂'，什么'失去必然与偶然的境界的世界'，归根到底，就是这帮家伙的卑鄙的愿望，可他们却要咱们来承担作恶的责任。善男善女只能继续等待最后的审判。战争时期，不能起来反抗的懦夫只有寄希望于发疯。早晨起来就咒骂天亮的饥民们，渴望永远是黑夜。濒临死亡的人相信魔鬼。没有生活能力的胆小鬼制造恶魔的故事……哪有这样的混蛋！通过实现这些阴郁的愿望，来对这些家伙进行反击，还要让他们说个'行'字，这就是我们的复仇。

"啊！"丫子发出惊讶的声音，"所谓哲学就是听了让人不知不觉兴奋起来的东西啊？"名片不自量而又腼腆地答道："对，所谓哲学就是一种诗。"

正好在这时，只差一步，我就来到了名片的紧后边。我打起精神，屏住呼吸，猫着腰。这样一来，我的衣服却硬得像铁皮，我当场一动不动地保持那种异常的姿势，凝固在那里了。

完全如我所意料的那样，名片回过头来，脸上浮现出无所畏惧的笑容，用胳膊肘捅了捅丫子。两人站起来，盯着我，尔后彼

此对视而笑了。肯定是我的样子很古怪。我在他们两人面前，本想挺直身子，可身体依然奇怪地弯曲着，无论如何也动弹不了。我感到屈辱，冒出汗来，并用手蒙上了脸。

丫子说："呀！这是人鸭吗？"让她这么一说，我感到腰部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是啊，应当把这家伙关到笼子里。"两人又放声大笑起来。

"丫子！"我好不容易才迸出这么一句，像要把丫子包围起来。

"啊！烦死啦！这只人'鸭'知道我的名字呀！"丫子一下子转身藏到名片的背后。可实际上她并不十分害怕，似乎是感兴趣的样子。我借视线，将发自全身的不能用语言表达的责难，倾注在丫子身上。

这样一来，我必须急忙接二连三反复眨眼，将视线恢复成普通的视线。我发觉一个意外的错误，那就是这个人并不是丫子。我本以为是丫子的实际上是个偶人服装模特儿。

但是，由于它的装束和声音都酷似丫子，我好长时间完全不能相信这一点。加之，连名字也相同，我甚至感到这不光是错觉。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形而上学的混乱吗？正如同当我面对名片站立时，我成其为我的根据动摇起来那样，丫子同名片紧靠在一起时，丫子成其为丫子的根据不也动摇起来了吗？丫子＝丫子，丫子－丫子＝0，丫子＋丫子＝2丫子，丫子×丫子＝？……我在头脑中，反复写了又消失的各种各样的算式，我试着计算它们。但是，那仍然不是丫子，而是偶人服装模特，这一点没有改变。

我并非初次看到那个服装模特，那是我非常熟悉的服装模特。在G町小巷里有家专门经营服装模特的店铺，十年来它一

直站在这家商店的橱窗里。中学时代，我上学时正好途经这家店铺，它早晚都强烈地吸引着我的目光。透明的人造丝从它的肩膀一直垂到隆起的乳房上，优美地站立着的姿态实在是可爱。老实说，我内心里暗自爱上了她，这也许就是我的初恋。

因此，未知数和已知数掺杂在一起，我头脑中的方程式更混乱了。最后，甚至丫子这个名字失去了现实的形象，而被我完全看成是一种符号。

"多么没礼貌的人'鸭'，连姓名也不报，就直盯着看人。你到底是谁?"名片不怀好意地笑着说。如果我能说出我是谁，那还有什么问题？你明明知道我是谁，却……我刚说这些，突然我感到全身虚脱，于是闭上了双眼，泪水汪汪，鼻翼附近像是有小虫在爬动。

"呀，真可笑!"服装模特丫子笑了起来。那声音就像抚弄嫩叶的太阳的手指那样无忧无虑。我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悬空的愚蠢的姿势。即使我知道这不是那个丫子，可我还是感到好像丫子讥笑了我的眼泪。

闭园的铃声开始响了。名片说："走吧!""哎。"服装模特丫子答道。两腿交差迈着轻盈的脚步走远了。

正当我捉摸不到他俩往哪儿去的时候，没想到发硬的衣服恢复了原状。我筋疲力尽，就像"被叠起来"似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周围景色朦胧，看上去就像浸泡在水里。在我视野的轮廓里闪烁着夜光虫般的东西，我像漂浮在水流中的木片，在我的眼帘里毫无目的地漂流而去。

我注意到这一点时，眼外已是一片夜色。我沿着运河满是

街灯的明亮而又寂静的街道走着。拐过一个弯儿，就是G大街的小巷，那个服装模特站立的橱窗便出现在我眼前。

橱窗里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实在令人扫兴。在门前孤零零地站着一个怀里抱着招牌的男偶人，他就是我中学时代想象中的情敌。

专作各种服装模特偶人，

欢迎订货

我斜眼盯着那令人悬念的空橱窗，刚要走过去，那个偶人便用清晰的军队式步伐向前迈出一步，挡住我的去路，亲昵地笑了。

“丫子在哪呢？你知道吧？”“你是说丫子吗？”我刚一反问，对方就说：“你不知道吗？没那回事吧？她总是站在这个橱窗里，那是你童年的朋友啊，请说吧，我有权利知道。”“丫子……”我异常含糊不清的语调说，“实际上我也在找呢。”对方一听，便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我的眼睛，责备似的说：“但是，她曾在哪儿你是知道的吧。当然，我也是个实业家，所以不会忘记等价交换。只要你说了，我已备妥谢礼。而且，就连你本人也对那个见异思迁的女人产生厌烦情绪了吧。”我欲言又止。他又说道：“何必不好意思明说呢？我这样说了也可能失礼，不过，话既已到了嘴边，那就请说吧。你决不会后悔的。我相信我准备好给你提供的东西一定会让你满意的。你现在需要的是正确的忠告。好了，请说吧，丫子在哪儿呢？”

我并不是想得到什么报答，让他这么一说，心想，也没有值得隐瞒的，就说：“是啊，我只在动物园里见到了一会儿……”听

了这话,对方一个劲儿地盯问:“同谁一起? 大概是同你的名片吧? “是的。”“谢谢。我想多半就是那么回事。”

“那么,让我满意的东西呢?”我半带挖苦地说。可是,对方却满怀好意地露出微笑,这又使我生气了,我问:“是什么吃的东西吗?”“不,哪儿的话,不是那么小气的东西,请你听着。”随后他改变了语调说道:“现在你成了被告。”我大吃一惊。不管他对我表示多么亲昵,但我仍感到对方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朋友。我问他:“你为什么知道那样的事?”“当然知道。现在我们都在谈论有关你的事情。”接着他又把眼珠向上一翻,沉思片刻接着又说:“而且,我在法院有些熟人,有关你的事也听到了各种确切的消息。”我想,或许表面上同这个偶人亲近会有好处,就说:“这么说,还是……”对方并没让我把话讲完,马上猜出我的想法,说:“嗯,是的。即使看不出,如今这里也仍在继续对你进行审判。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让审判官们出现。”“那伙人怕被我看见,战战兢兢的,他们是不会出来的。”“哪里,只要时间短他们会出来的。”

“但是,不必了,我不大喜欢。”“那就不要勉强。你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被报告和记录下来。因此这些事我都不能大声地对你说……”偶人把脸贴近我的耳朵,我只好全身缩成一团,克制着自己。“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嗯,你听着,这是最新的情报,检察官方面的主张似乎越发对你不利。”

“像那样的审判也有检察官吗?”“当然有,全都是委员们兼任。据检察官的公诉认定,所有历史上记载的犯罪案件加上现在进行的所有审判,都与你有关,你都负有责任。这是因为上面都没记载你的名字。”“真是岂有此理。”“嘘,请不要出大声。丝

毫没有无理的内容。为什么呢？就因为你没有名字。因此人家那样说你也无可奈何。因为你没有否认的论据，而且今后还更是问题。直到你恢复名字为止，你将处在一种既不是有罪也不是无罪这种暧昧的状态，审判将长久持续下去。在这过程中发生的案件都将成为你的罪状。假如你把名字找回来，首先也不能避免死刑。”“没有这种奇怪的道理吧！你所说的这些都是由于我没有名字引起的。那么只要我把名字找回来，只要这名字本身没有罪……”“你是想说你无罪是吗？请你最好放弃那种美好的、带主观愿望的推测吧。首先，你压根儿没把名字找回来。让我们先假定这个条件，然后展开讨论问题吧，这也就是说，从未来的可能性上说你逃脱不掉死刑。因此，在这个长久持续下去的审判过程中，你将越发被作为重罪犯人而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将要忍受审判官们纠缠不休的折磨。并且，不仅如此……”他完全是用一种幸灾乐祸的腔调在对我讲话。我不由地心头火起。“请快点说结论吧！”“不，如果你不想听的话，我这方面倒无所谓，那停止吧。”我变得没出息了。“我不是那个意思。请继续说下去。”偶人高兴地清了清嗓子，唾沫溅到我的耳朵上，由于我靠近偶人的脸，间隙连手都插不进去，我必须忍耐着不去擦掉它。

“那好吧，我就按照您的希望继续说下去吧。”偶人越发小题大作地压低了声音，“也就是说，不光是监视严厉，对你来说，这种审判不利还在于：在此期间，换句话说，你永远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总之，这是因为所谓人权，毕竟也是与名字有关啊。那么，你听明白了吗？下面，我要说的是你如何从这双重的苦难中解脱出来。”对方停顿了，于是我不得不煞有介事地低下头。“那真是件严重的事。”“是的，严重。但是，说起来极其简单。你还

记得在动物园的审判结束时，委员们最后说的话吗?”“啊，他们说无论我走到哪儿，法庭就跟到哪儿。”

“对，但又不对。你把要紧的事给忘掉啦，在那句话里还带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世界上，到处都……’，‘世界上’那几个字是很重要的。明白吗？因此，你要逃脱法庭，最好走到世界的边际就没事了。”“到世界的边际……”“嘘！小点声，对要到世界的边际去，你必须外出旅行。”“世界的边际……我好几次看到过那样的传单广告。”“是的，这是现代时兴的事啊。”“那么说，其他还有像我这样的人罗?”“可以那样说。但是，由于几乎不可能把其他人与你区别开，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你一个人固有的命运。算了，别谈这个了。好了，我们也不能久谈了，总之你出发就是了。”“好的，可能的话，我也想摆脱这种屈辱。”“请务必那样做。除此之外就没有你存在的理由。那么，把它送给你吧。正好这是今晚安排的有关世界边际的讲演和电影票。里面一定有许多可供你参考的东西。”

说完，偶人麻利地将一张卡片塞到我的手里，又急忙返回原来的地方，恢复成原来的姿势，一下子静止不动了。我借着橱窗的光线一看，卡片的文字和前面看到的广告上的词句一模一样，地点和时间都未标明。“我想打听一下……”但是偶人纹丝不动，不可指望了。我不由地感到仿佛受到了嘲弄。我觉得厌烦，想把卡片撕破扔掉。但转而又想留着它虽无用但也不会有损失，就生气地把它放进了衣兜。

月亮终于出来了，照得道路发白。运河闪烁着黝黑的亮光。乙炔发出臭气，漆黑的船只静悄悄地顺流而下。猫儿发出婴儿哭般的叫声。

运河对面有一条街道发出面包烤糊了的气味。我立刻感到肚子饿了，便过了桥，这里 的道路是潮湿狭窄的，留声机发出好似磨擦陶瓷碎片的声音，成排的招牌是用装有电灯的彩色玻璃做的，街道被像液体一般的女人们夹在中间。

特殊茶馆·鸽子
夜总会·隆特
拉·坤巴尔西塔

“喂，你有票吗？”向我打招呼的是个带有那种女人特点的、穿着黑色礼服的女郎，原来她就是服装模特丫子。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我简直像孩子一样恐惧不安，变得老老实实，下意识地攥紧住口袋里的卡片。“什么票？”“唉呀，刚才你没从服装模特那儿要票吗？”“啊，是这个？”“是呀。”

服装模特丫子献媚地点着头，推开了贴着毛毡的门。由于地板比地面还低，房间里空气本来就很潮湿，在水银灯的照射下、看上去好像浸透了水。用纸扎成的香蕉树像海草似的摇曳，很多男女紧靠在一起像溺水者一样摇荡着。由四五个人组成的爵士乐队演奏者在极其单调的懒洋洋的节奏中摇来晃去。“请进！”服装模特丫子站在前面，像游泳一样引领我从椅子中间穿行。

房间尽头是阶梯。登上阶梯，只见一道黑黝黝的走廊仿佛无限地伸延着。我想，她是要把我带到特殊房间吧。我一下子回想起白天的事，不安起来了。刚要偷偷地握住她的手，“等一会儿。”服装模特丫子迅速地闪开二三步，厉声说道。

此后，不知为什么，不论我怎么想追上她，这二三步路怎么

也追不上。

前面又出现了阶梯。走廊一会儿拐向右，一会儿拐向左。走廊里越来越暗。服装模特丫子几乎完全消失在黑暗中，只看到她的脖颈在隐约闪亮。我忘记了是她为我引路，我只觉得自己是朝着发亮处快步走的。

不料，那束光一下子逼近我眼前，门"吱——"地响了一下，声音怪可怕的。我刚听见一声"是这里"，就被人从后面重重地撞了一下，在一个变得稍低的地方打了个趔趄。门里空气熏人，散发着灰尘的气味。不知来自何处的光纵横交织着，这是一个宽阔的房间。成群的老鼠从脚下窜来窜去。我回头一看，门和服装模特丫子都消失了，只有一堵灰色的、仅抹了头遍灰的墙，挡在那里。

我环顾四周，似乎哪儿也没有出口。除了正面好似舞台那样高出一层的地方以外，四周全是连窗子也没有的墙壁。角落里堆着三把坏椅子，旁边扔着不知用途的器具和用防水布裹着的破烂衣物。我想更详细地弄清房内的情况，刚一挪动身子，像积雪似的厚厚的尘土突然飞扬起来，呛得难受。

这样一来，防水布咕容咕容地站立起来，里面出现一个"罗锅儿"，他用嘶哑的声音说："给我票。"他乜斜着眼睛，只把一只手伸到我这边来。那是一只快伸到地面的长长的手。我把卡片递过去(我依然非常诚恳)。他翻来覆去非常仔细地查看，像是死心了似的把它收到了上衣下部的某个地方。一边嘟囔一边从别的什么地方取出一块叠得很小的布来。

这是一块面积很大满是污垢的白布。"罗锅儿"摊开那块白布，突然挥动起来，我顿时屏住了呼吸。"罗锅儿"拖拽着白布爬上舞台，直至将它钉在正面的墙上，四周尘土弥漫，令人喘不过

气来。

接着，他连蹦带跳地又跳到器具的位置上，盘腿而坐。一会儿把某个零件伸开，一会儿又把它安上，看样子是要把乱七八糟的零件组装起来。但由于他的动作过于笨拙，我看不出他要把它们装配成什么东西。

“别愣住，来帮帮忙好不好？”由于对方的语调非常尖刻，我反倒慌了神，随便敷衍着，把那儿的东西要么拧拧这个，要么堆堆那个，不大一会儿总算把这堆零件组合成一件东西。它勉强还算是一台电影放映机。

“请接上那儿的插座。”

我照他说的那样做，准备工作就结束了。有一束光束倏地集中到舞台的白布上，从而证实了那台机械是一台电影放映机。

电影放映机发出吓人的声音。不一会儿，不知是什么莫明其妙的东西在画面上狂舞起来。

世 界 的 边 际

花体字的字幕出现了，接着出现的是以前见过的荒野风景。原来它就是在我胸中扩展开的那块不毛之地的荒野。我感到一阵眩晕，好像从高处下望漩涡底部一样，我把双手紧贴到胃的上部。

于是，“罗锅儿”开始唱了起来。旋律单调，断断续续，听上去的确是非常麻烦的，纯属应付差事的调子。我想，这肯定是影片的一部分，因此即使讨厌，他也不能不唱吧。

纵然在你看来，

无疑是漩涡之底。
可是哲学家却说：
——啊，这里过于宽广，
过于宽广以至这里已无宽度。
数学家说：
——诚然，这的确是个微积分方程式的怪物。
法学家说：
——这才是我们理想的墙壁。
停止审判，睡个觉，
罪犯啊，去吧，到那世界的边际。

但是，你先去看看吧，
你会比鲁宾逊还要孤独。
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没有的不止是人类，
然而，你不要说那总比死好。
这里的主宰是个消灭了死的死家伙，
尽管如此你还必须去。
胸中拥有世界之边际的人，
必须前往世界之边际。

“怎么样？”突然“罗锅儿”回过头来说道，“这首歌叫劝君去旅行。是我作曲作词。”我拼命忍耐着眩晕回答道：“我觉得很好。”“罗锅儿”一听，用怀着恶意的声音尖刻地说：“别拍马屁！”

我露出怯懦的表情，赶忙将注意力转移到画面上，我感到这部电影有点奇怪。不管怎么说，画面上从刚才开始的场面，简直就没有变化过。假如连那架放映机也没有发出吓人的声音的

话，我一定会坚信那是一台幻灯机。但是刚才听到了“罗锅儿”的歌声，心想再耐心等待一会儿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事。过五分钟，又过了十分钟，我终于也像心理学的感动曲线所表示的规律那样，等得不耐烦了。

尽管我担心准会挨“罗锅儿”的斥责，但还是不能不尽量小声说：“怎么了？是不是哪儿出了故障？”“罗锅儿”一动不动说道：“多谢你的好意。但是……”他兴致勃勃地说，“没有比什么也不懂的外行人说三道四更令人恼火的事了。”

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说什么了。但是，过了五分钟，又过了十分钟，始终凝视那一成不变的画面，我还是不能不言语，“这到底什么时候才结束啊？”“罗锅儿”故作若无其事地回答：“从你发问后还要坚持三十分钟，这是规则。”

我受到了打击，哈着腰把要打出来的哈欠又憋了回去。猛然间一看脚底下，一只大老鼠爬近我的鞋尖，马上就要用嘴咬了。我跳了起来。跳起后我才觉察到这一跳是多么奇怪的一跳。那不是我的意志，而是鞋子随便一跳。

但是，我没工夫对此事追根问底了。由于声音过大，我担心“罗锅儿”的反应。然而“罗锅儿”俨然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

我想，这倒是个有趣的发现。或者这个“罗锅儿”也许是个诚心诚意搞技术的理想的技术人员呢。于是，我立刻着手做实验。我故意使皮鞋发出喀吱喀吱响的脚步声，试探一下反应。但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接下去，我又试着走了二三步。然后，我忽然大胆起来，到处转来转去，努力调动批判的情绪，以表明我并没有观看这部电影的义务。但是，那种情绪似乎调动不起来。最后还是变得一无所知。末了还是呆呆地盯看银幕上的风景。

“三十分钟到了。”“罗锅儿”叹了口气说。我也松了口气。

机器的声音停止了。白光照射着的没有画面的银幕，使人感到很新鲜。

我刚觉得“罗锅儿”不见了，原来他正拚命往舞台上爬。“罗锅儿”刚一站到舞台中间，电影放映机就很好地发挥了作用，把一束亮光射了过去。“罗锅儿”像是被晃了眼睛，背过脸去，无精打采地说：“发表演说。”接着用令人厌恶的眼神盯着我：“鼓掌……你，鼓掌呀！”

没法子，只好鼓掌，我感到心情异常奇怪。

“再鼓，再鼓！”“罗锅儿”的口气像是在命令我。在自我难为自己，反复愚蠢地鼓掌的过程中，我终于理解了自己为什么必须鼓掌的原因。因为“罗锅儿”的腰随着我掌声，渐渐变得直起来，个子增高了许多。

我不知不觉地放松了鼓掌的手，“罗锅儿”急忙说：“不行，不许停下！”我在心里还了他一句：即使你那样说，我也可以随便停止。我的心情反倒变得宽容了。我想起“罗锅儿”说“三十分钟到了”时的语调。心想：“罗锅儿”也并不是出于高兴才那样做的。我又继续鼓起掌来，不像刚才那样不自然了。

“罗锅儿”一直迅速增高。“行啦！”他说这话时，完全恢复了常态。成为高达二米多的堂堂男子汉，连声音也洪亮了。“好，诸位！”那个变得高大了的“罗锅儿”开始说道：“应诸位的强烈请求，下面请允许我谈谈我对有关世界的边际的印象。刚才大家欣赏了有关世界的边际的、意义深刻的电影。但是，我可以断言，从我的话中你们能获得意义更加深刻的教益，对此我深信不移并引为自豪。”他把胳膊盘到背后，大概是为了消除“罗锅儿”这个以前的身份吧，他过分地挺起胸脯说：“就是说很早以前，不过，这也是比诸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还要早的事。地球被认为

还是一块平板，被四头白象支撑着的时候……世界的边际，自然被解释成密度极度扩散了的边缘地带。但是，正如诸位所知道的那样，现代，人类认识地球是个球体以后，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于是，连世界的边际这一概念也呈现出与这个词组所具有的神韵迥然不同的容貌了。总之，由于地球是球形的，世界的边际就要受到四面八方的压力，最后几乎凝缩到一点上了。明白吗？更确切地说，世界的边际对思考它的人来说，变成最近的东西。换句话说，对诸位来说，诸位自身的房子就是世界的边际，墙壁无非就是限定它的地平线罢了。现代的哥伦布式的旅行者，不使用船只也是理所当然的！现代的旅行者应当一边凝视墙壁，一边向自己的房屋出发。”

他闭嘴不言了，可能是作出了某种表情。但是，从我这里看不到。这是因为在演说中，他一直是每讲一句话他的胸脯就向前挺出一点来，他的脸终于隐藏到胸部的一侧了，不言而喻，那是相当无聊的事情。但是，我用不着那么介意。我非常高兴。因为，正如服装模特的偶人所说的那样，越是在形成不得不向世界的边际出发的灰溜溜的气氛的时候，我听到了这句话：所谓世界的边际，就是自己的房屋。

“但是，”“罗锅儿”接着说，“这里有个大家必须注意的问题。那就是由于地球是一个球体，从而世界的边际也就应该具有一个重要的性质。就是说，所谓两极的概念……知道吧！北极与南极之间的关系合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也必须把世界的边际看作是大自然两极的辩证统一。具体来说，就是诸位的房屋，由于发现了作为与其相对立的极的世界的边际之后，才能成其为真正的世界的边际。因此我们就可以归纳出下述有哲学意义的话来，即启程前往世界的边际的人，不仅逃脱这个世界，同

时也是负有连接这两极的重大使命的使者……或者说，是把自己作为信息给自己的使者！”

由于使劲地再挺了一下胸脯，“罗锅儿”朝相反的方向弯曲得比当初还厉害，他的脑袋几乎碰到了地板，就像表演杂技的演员那样。我想假如有这种词的话，应当叫做“肚子虫”

“那么，”“肚子虫”扬声喊叫起来，“最后我想说的是有关出发的具体方法。这就是，尽管它具有两极的这种新性质，但向世界的边际出发，仍然要从凝视墙壁开始，这一点是不变的，而且，旅行的人必须在墙壁中发现其路程……怎么样，诸位，我希望大家深深铭记住这一点，将其作为出发的可靠的指南。我就谈以上这些。”

“肚子虫”由于身体太弯了，所以当他低头时，他的身体越向后蜷，终于像面包卷一样变圆了。

面包卷滴溜地滚动着退到舞台边上，“放映机！开始！放房屋的场面！”他尖叫着，并从身体中间部位伸出一只手来指了指银幕，放映机真的自动地转动起来，在银幕上出现一间房子的场面。

“错了。”我突然想起来。但是，仔细一想，一点也没有错，只是那所房子是我的房子。从经验上来说，我深信以前在电影中出现的决不是我的房屋，因而判断错了。

于是，面包卷开始用悲痛的语调朗诵起来。

如果你说这不是你的房间，
我可以吃彩色铅笔死掉，
一打一百二十元的彩色铅笔，
证明书上写明吃一半就足以致人死命，

我可以一次全部吃掉死去。

如果你说这不是你的房间，
我可以把千根鱼刺插入喉头死掉，
一条百元的黑鲷，
如果吃三条就足以致人死命，
我可以一次把被猫啃剩下的全部吞下死去。

但这确是你的房间，
因此我可以不吃彩色铅笔，
也没必要吞下黑鲷刺，
我总共省下四百二十元，
而你也别无损失。

尽管这确实是你的房间，
我决不想向你要四百二十元，
你可能认为这是奇怪的，
但仔细想想也未必是那样，
我决不愿别人感恩。

面包卷在朗读的过程中也没有停止弯曲，逐渐变成了一个莫明其妙的疙瘩，他身体的各个部位互相挤压在一起，终于完全消失了。在说最后一句话时，只留下了声音。

我当然是第一次知道竟会有这种状态，然而我并不怎么吃惊。不仅如此，我甚至认为像朗读那种无意义的诗的人当然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映现在银幕上的我的房屋和以前的荒野风景的情形一样，相同的画面丝毫没有变化，只是慢悠悠地持续着。我顿时感到一阵懒倦难于忍受，便蹲了下来。

看不见人却只听见的声音，用播音员的语调说了起来：

“诸位，你们充分欣赏了这个讲演和电影晚会，它将接近高潮。我们将以这个电影的主人公戏剧性地登场，来结束今晚的文艺活动。”然后恢复了本人的嗓音：“喂！请你快点进房间。”

我确实曾想到自己会出现在电影银幕上，一时感到高兴，就重新看了看那银幕。但是完全没有迹象表明即将出现的样子。大约过了30秒钟，只有那种“声音的声音”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你发什么呆！如果有意出发，就快些直起身来好不好？放映机都等累了，假使你不站到主人公的位置上去，首先这部影片就无法收场。”这些话的声音与它的语调相比是很微弱的，看来只作为声音而存在是相当不容易的。我想，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连声音也一定会消失的。只有声音的声音再一次出现，越发烦躁了，“喂！你真的快点干呀！放映机不是在等着吗？我如此恳切地作了说明，你也该更积极吗？喂！喂！你为什么不回答？说你呢！在这样的地方偷懒地蹲着，到底想干什么？”

我感到这些像是冲着我的招呼真正逼近了我，使我变得无着落了，我不由的直起了腰。但是我觉得这是在侮辱对方，就又弯下了腰。于是声音又响了：“喂！你站起又坐下，是想污辱我吗？”

“说我吗？”“当然！”

我头脑中一片混乱，我站了起来。我无论怎么想也没有进入画面的信心，我好像被什么拽着爬上了舞台。（再次声明：我是非常诚实的。）

我的影子在整个银幕上晃动。越靠近银幕，那影子就越缩小，那令人吃惊的鲜明性将我压倒了。即使不是这样，我也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张惶失措地站住了（不管多么诚实也不能背叛科学吧）。我知道有丧失影子的人，但还没听说过成为影子的人。

突然，舞台两侧响起了精神抖擞的脚步声。原来这脚步声是穿绿衣的身材高大的男人的。还没等我站起来，两个人突然从左右扑过来，用力猛撞我的脊背。我便一头撞进银幕中去。

于是，我——与其说我，不如必须说‘他’了吧——仍旧穿过银幕进入画面，倒在画面上的房间里。从被穿过了的银幕里面回头看，原来那里就是面对道路的有窗子的那面墙壁，滴着血和汗的月亮正在冉冉升起。

他是在梦中还是真的变成了影子？远处什么地方的工厂汽笛响了一下又停了，空间异常地倾斜了。受惊的小狗的惨叫声更加重了那种倾斜。他被卷入那种歪扭之中，慌慌张张地站起来。他动了动身子，试着用双手摸了摸，确认肉体依然存在。

听到了铁路货车的轰鸣，这是深夜的声音。建筑物里像沉入水中一样的沉寂。

他环视了一下房间，而且以出乎意料的激烈语气叫道："有墙！"一下子热泪盈眶；这也是出乎意料的。"有墙"，他又小声重复了一遍。眼前的墙壁像朦胧的雾气蔓延到整个心胸，好似乡愁撩拨的心绪。他凝视着墙壁。

他继续不厌其烦地凝视着墙壁。虽然从工作方面来说，看墙壁是他的专业，但在这种情形下看墙壁实在是第一次。墙壁像要安慰他一样以无限的广度耸立在他的面前。

他想，那墙壁是古代人类的营造，接着又感到墙壁是实证精神和怀疑精神的母胎。于是，一首诗在他的眼、唇之间开始吟咏起来。

墙呵！
我歌颂你那伟大创造，
你为了产生人类而从人类中产生，
又为了从人类中产生而产生出人类，
你将人类从自然中解放出来，
我要把你叫做——
人类的假设。

忽然，墙壁不见了。它由物质消亡为形而上学的东西。他反复眨眼希求墙还原。墙回来了，但是那墙一反常态，露出阴郁的表情。墙壁看上去阴郁而膨胀。那是一堵像吸墨纸似的、把它的原住者们的生活都吸收了的另一副样子的墙壁。突然，他看到阴郁的诅咒挡在他和墙壁之间。墙壁已经不是一种安慰，而是难于忍受的沉重的压力。那不是保护人类的自由之壁，而是从监狱延伸出来的束缚人之壁。“我所以在监狱和要塞中最发达，”墙壁说，“责任都在于你。”

尽管如此，他也不能从墙上移开自己的视线，相反却被阴郁所吸引，试图更深深地盯视着它，就像旅行的人越走越被地平线吸引一样，地平线不断地映入旅行者的眼里，最后终于在眼中萌芽一样。不知不觉地，墙壁已开始被他吸收。“让我在你的身体里，还原成任何东西也叫不应的普通的石头吧。”墙这样说着，渐渐变得透明，消失了。

他再次接着看墙……他这次凝视的却是遥远的地平线。周围渐渐变暗，苍白的月亮跌入天顶的凹处。他抱着双膝坐在砂丘上。

他舒服地感到了湿砂的阻力，他走下砂丘，朝着地平线走去。刚走一会儿，砂丘就不见了。他没有停下脚步，又走了一会儿，借着月光他看到有个什么东西在咕容咕容地动弹。

走近一看，原来是有个东西正想拱开地面钻出头来。他想：这可能是豆子树之类要长出来吧，于是他就在旁边坐了下来。这样，过了片刻，生长出来的不是植物，而是一个长方形的大箱子。但是，再仔细一看，就明白了，那不是箱子而是一堵墙。

墙像是被大地的压力推出来或是为填补四周的空虚而被吸上来似的，迅速成长起来。

不大工夫，墙在一望无际的荒野中，作为唯一的一条纵轴，像塔一样耸立起来。

他绕到墙的背后一看，有一扇黑漆大门。打开门，便看到石头阶梯一直连接到有光线隐约晃动的地下室。

欢快的笑声、音乐和水果的香味，像生物一样爬了上来，他像是被吸引住了似的走了下去。

在地下室的前面还有一道门。手一放在把手上，门自动地打开了，就好像有人知道他的到来为他打开门一样。但奇怪的是里面空无一人。

这是一家小酒馆。墙上挂着肖像画，是由打字员Y子和服装模特偶人Y子左右各占一半拼画而成的。一边显得寂寞，一边愉快地微笑着。在画像前有一台便携式唱机，音乐就是从它那儿发出来的。那是唱片的歌声。

无论是高兴 还是悲伤，
我都要笑。
我讨厌多愁善感，
让我们跳起舞来吧！
……

他刚一站到柜台前，一个发光物倏地从前面的架子上冲着他飞过来。他大吃一惊，一闪身，那发光物突然停在他的面前，旋即垂直落到柜台上。原来是一只杯子。紧接着，酒瓶像是从后面追赶似的飞了过来，停在杯子上并倾斜起来，倒了满满一杯。酒瓶上写着："变色龙的眼泪。"

他刚呷了一口尝尝，可是怎么也没有心思喝酒。他环顾四周，发现在丫子的肖像画的对面墙上有一张广告。

审判快报(第六号)

截至上午X时止，根据私人警察监视官的报告，被告终于决心逃亡到世界的边际，并为此目的，吸收了房间的墙壁。因此，在被告先前吸收了的无人荒野上，业已长出一堵墙壁，此墙正在实现惊人的成长。鉴于舆论呼吁应当超越被告的有罪无罪，组成一个科学调查团，调查那堵成长中的墙壁。对此，法庭方面的代表法学家宣告："由于被告丧失了姓名，因而不适用人权保护法，作为法庭，没有理由反对组成调查团。"

他反复看了三遍。柜台那边响起了刺耳的铃声，是电话的声音。由于无人接电话，他便去接。刚把听筒贴近耳边，对方冷不防地招呼起来，无疑对方事先已料到他要来接电话的。

“喂！喂！你看到审判快报第六号了吧！我是被选为、经黑色医生组织的‘成长中的墙壁调查团’的副团长尤尔班教授，是科尔彪杰的门人，一个纯粹的城市主义者。成长中的墙壁，有生命的墙壁！啊！这是一首多么好的现代抒情诗啊！而且，它是世界的边际的、耸立在无人荒野上的、我们城市主义者的理想之梦！我太兴奋了，我的声音在颤抖吧？喂喂！嗯，是的，很激动。老实说，我的性情本是极其冷酷的。我不是自夸，因为不管怎么说，我是精密科学大学的教授嘛。正是这个道理，才啊啊地颤抖吧。实际上可以说这才是真正超越了道德观念的感动。喂喂，下边谈的是我们调查团的事，我们好不容易得到有关方面的了解，因此想马上就出发。而且你那方面好像也很方便。真是幸运的调查团啊。不，其他没有别的事了，只是希望你也愉快。不让你久等了，回头见。”

丁零一声，电话挂断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不由地感到心中郁闷，连电话听筒都忘记放下了。“思考如休息，哟，请放好电话，咱们跳个舞把一切都忘掉吧。”打字员和服装模特拼合起来的丫子已经站在他身后了。

“啊，是你们……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们是肖像画呢。”

“你说谎。明明刚才还直盯盯地看着我们，却……而且还说什么‘是你们’太奇怪了，我是一个人啊。”的确，他听罢一看。不知何时打字员的部分消失了，整个变成了服装模特偶人丫子。“来，跳舞吧，啊。”

“不，我想问问你，到那边椅子上坐下来谈吧？”“唉哟，你是

说坐吗？到处都已经满座了呀。”“哪儿的话，那不是完全空着吗？”

“呀！你看上去这些座位全是空着的吗？你呀，真没想到你竟是这样幽默。啊，是的，这么一说，想起来了，你就是动物园里的‘人鸭’吧！”他不由心头火起，没有答话。“完全空着呀，怎么看也是完全空着的呀。”

“啊，自负大王，对不起，那是满员盛况啊。”对方板起面孔想走，他大吃一惊，心想：以人的想法去推测，服装模特偶人的想法终归是不合适的。“是的，的确是满座啊，刚才是我的误会。”

“是啊，当然啦，不过我们的意见一致了，我很高兴。我最讨厌多愁善感的人了。”“为什么说我多愁善感？”“这个嘛，所谓多愁善感的人恐怕就是没有座位偏认准是有座位的人吧？”他刚要说“不”，但又慌忙改口说“是啊！”接着说“我想打听一下，可是……”“是啊！”对方歪着脑袋说：“你不知道啊，我不擅长猜谜语。”“可是，我什么都还没问呢。而且也不是谜语，是你应该知道的事。”“怪不得我都不知道，我是擅长猜谜语的，但是……”

他想，一个个回答是不可能的，就直截了当地追问道：“丫子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吧！”“呀，我……就是丫子呀！”“不，你不是。我说的是刚才还是你左边一半的那个丫子……”

突然，正视着他的服装模特丫子奇怪地板起了面孔。

“你的问题问得太奇怪了，为什么问那种问题？……”“为什么？因为丫了是我的情人啊。是唯一和我相爱的人，我希望最后见她一面。”

“真的吗？要是真的话，我应当什么也不回答。”“为什么？”“唉呀，这次是你问为什么，你不知道就算了。”

服装模特丫子非常失望地低下了头。莫大的泄气使她的脸

好像要从身上掉下来。我不由得把手伸向她的脸的下方，这样一来，在我的手中的服装模特丫子就变成了真正的丫子。

“啊，我不知道你原来就是……丫子，我刚才有点不正常。”他高兴起来，刚想去拥抱，丫子却迅速地躲开，她喘着大气睁圆她那悲伤的大眼睛凝视着他，并开始慢慢向左右摇头。在他看来，这是胜过任何语言的强烈的拒绝。他感到随着她的每次摇头自己好像逐渐地消失掉一样。但实际上他始终也没有消失。他忍受不了，不由得朝着门口跑去。

“等一下！”用这激动的声音喊叫的却不是丫子，而是从他要出去的门相反的另一个门一口气跑来的黑医生。“你别着急。”他把夹在左腋下的一把硕大的解剖刀倒换到右手上，气喘吁吁地改变了声调说道：“‘成长中的墙调查团’一行到达了，从现在开始调查。我是这个团体的负责人。”他用无论如何也要还礼的恭敬态度行礼，尔后回过头来说道：“跟着进来吧！”

接着进来的同样像是一个十分珍惜似的捧着巨大磨石的男人……他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爸爸！”那人的确是爸爸。于是，只见爸爸脸上布满恐怖的神色，瞪了他一眼，说道：“我不是爸爸，不要公私不分。我是副团长尤尔班教授，一个纯粹的城市主义者。”

医生对他吃惊的样子毫不理会，说：“这样就全部到齐了。”自称尤尔班教授的爸爸回答：“是的，为了弄准确点，现在点一下名吧？”医生说：“是啊，搞准确是要紧的。”

“那么好。”尤尔班教授(或者应当称作爸爸吧！)拿出笔记本大声念：“黑医生、团长光临了。尤尔班教授、副团长……就是我，确实在这儿，全部两名人员，没有异常。”“是的，可以认为没有异常。数学的准确性真让人觉得难得。”然后，两人相互对视，

好几次用认真的表情点了点头。

"那么，"医生说，"马上开始工作吧！"

尤尔班教授把手中的磨石放在地板上，"呸呸"地往上面吐了几口唾沫。医生用手在磨石上一个劲儿揩拭并急忙喊道："啊，那东西不干净，再怎么说也太过分了。"尤尔班教授满脸通红，赶忙把磨石翻过去，轻声反复说"是啊，是啊！"看这情景，他不由得也面带愧色，心里想："好在他不是爸爸，是尤尔班教授。"

"哼嗨！"医生吆喝了一声，跨上磨石的一角（磨石大到如此程度），这回是自己把新的一面"呸呸"地吐满了唾沫："毋宁说我的唾液具有净化作用。"两人对视，点头微笑，微笑后又相互点头。尤尔班教授刚一用力按住磨石的一侧，医生就喀哧喀哧地开始磨起那把硕大的解剖刀。尤尔班教授大声数着数：一、二、三……一百。再来一次：一、二、三……

突然，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全身逐渐硬化了。唉呀，就像石膏绷扎似的，裤子、上衣和鞋子把他的身体勒紧了。只不过和在动物园时不同，由于挺直站着，而没成为"人鸭"罢了。

医生刚一说："那么，"尤尔班教授也说："那么……"两人一起站了起来，把刚磨过的明晃晃的大解剖刀举到前面，像在密林中踏开一条路那样，慢慢向他逼近。

"让他躺到这儿吧！"医生指着地板说道。尤尔班教授紧接着说："对，很好。"于是，他自然地开始朝那个方向走去，可怎么也停不下来。这是因为鞋子和衣服都在移动，所以他也只能如此。

他必须违心地仰面朝天倒在两人——医生和尤尔教授的脚下。仅仅如此就够难于忍受的了，再加上裤子和上衣还要主动秃噜了下来。但是，裤子和鞋子使劲拖着脚脖子，上衣拽着手腕

子，由于它们上下竭尽全力拉扯，他身体仍旧是动弹不了。他感到一种就像把自己的全部意识放进了镶着玻璃的箱子里，并暴露在他人面前的屈辱，特别是一意识到丫子，他的全身仿佛长满了想象中的鱼鳞。

"我切开胸膛……"医生准备好解剖刀说道。尤尔班教授从口袋中取出眼镜接着说："我观察他的内脏。"

"爸爸！"他情不自禁地喊着要站起来。"不许动！"医生说。"那么……"尤尔班教授说着看了看医生，两人用眼神互相示意了一下。

解剖刀在袒露的胸膛上垂直地举着。尤尔班教授像窥视一样，把双筒望远镜贴到眼前。

心脏咚的一声发出巨大的声响并空转了起来，尔后就像停止了跳动。他仿佛被什么力量所吸引，稍微朝旁边看了一下，丫子的脸就出现了，不知什么时候她已恢复成当初的服装模特和打字员各占一半的丫子了。他看到服装模特偶人那一半似乎很高兴，嘻嘻地笑着，注视着解剖刀落下的位置，而丫子真人的那半边面孔则热泪盈眶，十分痛楚。

解剖刀细微的动作在他的眼中闪现。他闭上了眼睛，脸上的皱纹重叠到眼皮上。

于是，就在这瞬间，丫子——当然是真人那一部分——用忧伤而动听的声音唱了起来。

在悲伤的海边的贝壳中，
我寻找你的一天。
你去在我的心灵中寻找贝壳。
……不幸的我，

不幸的你！

他听到医生深深的叹气声："啊，多么悲伤的歌。"解剖刀没有再切下来。他偷偷睁眼一看，医生把解剖刀重新夹到了腋下，以直立不动的姿式驯顺地低下了头。

接着，他听到音同而调不同的歌声——这无疑是服装模特丫子的声音。

然而，你听吧！
我的心上人说了，
"想行善却作恶。"
可是"人鸭"却唱道：
蝶蛹说它不想变成蝴蝶。
咯咯，嘎哇嘎哇，咯咯，
快来跳舞吧，我的心上人哟！

"嘿嘿嘿！"尤尔班教授忍俊不禁，笑了起来，他放下了双筒望远镜，一边用空着的那只手的手背擦拭眼泪，一边说："嘿，太愉快了，真是妙不可言。"

"我一点也不感到愉快。我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医生生气似的说。"不可能吧。毋宁说我，嘻嘻，不懂得，嘻嘻，前面的那首歌。"尤尔班教授又笑着争辩说。

"不，正好相反。"医生刚说出口，尤尔班也不示弱："不，不可能相反。"

"要是那样，"医生说，"再让她唱一遍看吧。""好哇！令人愉快的歌听几遍都行！"尤尔班教授也表示同意。"不，接着唱前面

那首歌。"医生叫喊着。"唱后面的，后面的！"尤尔班也叫了起来。

这样一来，两边的丫子同时唱了起来，但是，同一张嘴毕竟不能同时发出两个音，只能一点点地、交替地唱着毫无关连的歌，因此，简直使人分不清唱的是什么了。

悲伤的海边，欢迎着我……
令人喜欢的误解，但愿偶而，好日子
轻松地往别处看，悲伤的……
因为……撒娇……哭泣，
早晨的散步，可爱的，又消失……
去……跳舞吧！ 不幸的我，
是的，跳吧！ 不幸的……你！

"这多么有趣！"尤尔班教授大声说。但不 知为什么，他只皱着眉头没有发出哭声。医生说："这里边还是有一种忧郁症般的东西在底部流淌。"但他又露出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表情，嗤笑了。两人没有过多地强调，彼此对视了一下对方的面孔，突然同时说道："的确你的意见也有道理。"然后互相点了点头。这回医生忍耐不住笑了起来。尤尔班教授却低下了头，陷入沉思。

这是幸运的事，还是不幸的事呢？

此时他渐渐镇定下来，因为想出了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他巧妙地抓住医生一阵笑声结束的瞬间，敏捷地说道：

"医生，还有爸爸……不，尤尔班教授，假如你们的目的仅仅是调查成长中的墙壁的话，就不用做那种麻烦事了，我可以直接

把你们带到成长中的墙壁根前。再说，如果使用手术刀之类，万一引起胸内压的急剧变化，不就会出现墙壁受到破坏的情况吗？”

两人相对而视，咬紧了下唇。“有一定道理。”医生低声说道。“的确可以考虑。”这是尤尔班教授稍大一点的声音说。“如果那是合乎科学的道理，即使是敌人的意见，我们也应该采纳。”医生用非常大的声音说。尤尤尔班教授使劲地点了点头，几乎带有响声。

“那么，你带路吧！”两人齐声说道。

“那么，你们都给我闪开呀！”他对身边的衣物这么一说，上衣便说：“怎么办呢！”裤子说：“需要考虑一下。”鞋子说：“不能不考虑。”

“这样一来，我不就不能带路了，不是吗？”他惊慌失措地说，医生怀疑地问道：“你到底在自言自语些什么呢？”裤子说：“不必介意，因为技术人员对于本质的东西总像是个聋子。”“喂！”鞋子尖锐地说：“技术人员既不是自己人，也不是敌人。别跟敌人那样亲昵地说话！”

“但是，”上衣说，“即使我们离开不也没关系吗？”“也许吧。”鞋子说。“我们也在这里喝一杯怎么样？”“好哇！裤子说。“再说我们的丫子也在嘛！”“好！”它们齐声说，“我们就决定在这儿召开一个悬案的诱惑能力审查协议会吧！”

身边的日用品们一起离开了他，朝着柜台飞去。他恢复了自由站了起来。但是，当他意识到自己光着脚、半裸着身子，暴露在丫子和医生们的面前，就怎么也拿不出同身边的日用品们斗争的勇气来。

医生捅了捅他的胳膊，说：“来吧，快点带路吧。”“在哪儿

呢?"尤尔班教授说着掐了掐脖子。"就是那扇门。出了门,一上台阶就是墙。"

"再见!"丫子悲痛的声音追了过来。他回过头去,但在他的视线还未很好地捕捉到丫子时,他就被残酷地推出了门外:"快点!"这就成了最后的诀别。

"呀,往哪儿走啊?""嗯,在哪儿呀?"不论怎么催促,他也只能茫然呆若木鸡地一直站在那里。因为刚才走下来的台阶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他们刚一出门,就已经置身于他的房间了。"奇怪,台阶到哪儿去了呢……? 真是莫明其妙。"

"莫明其妙的是我们。"医生气哼哼地说。"'调查团'一行被你巧妙地欺骗了。"尤尔班教授喘着粗气说。"糟糕! 磨石和解剖刀给忘掉了!"医生叫道。"门已经打不开了!"尤尔班教授哭丧着脸说。

"怎么办?"医生急得直挠头。尤尔班教授默不作声,双手抱头蹲了下来。他听到两人嘟哝了一会儿这样的词句:"科学地……精密地……用逻辑……"

"好极了!"尤尔班教授突然跳了起来。"怎么啦,终于有新发现了吗?"医生不安地看了教授一眼。"发现了,发现了!"尤尔班教授拍起手来。"什么发现?"医生扬声问道。"就是说,"尤尔班教授笑皱了脸,"你要知道,现在我们只有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要找出办法来。不对吗?""办法!"医生也拍手叫道。"是的,办法!"

两人的视线一下子碰在一起了,并且同时收敛了笑容。医生轻声说:"但是,是什么样的办法呢?"尤尔班教授仍是双手抱头,一言不发,又沉默了一会儿。

“这回没问题了。”医生向天展开了双臂。尤尔班教授吓了一跳，也站了起来。“啊，这准是上帝的恩宠。啊，耶稣！”医生这么一喊，尤尔班教授惊慌地用手指堵住双耳。“医生，请别说了。瞧你这股慌张劲儿，唯物论者居然说什么上帝啦，恩宠啦，让人不堪入耳。”

“不，尤尔班！”医生改变了声调说道。“如果你听了我的话，肯定会和我的心情一样。在科学的极限处，有一个没有矛盾的、有信仰的世界。”“医生！”“啊，请听我说，要知道，在这儿有一个由上帝启示给我们的办法。你知道吧，《圣经》里的句子……骆驼通过针眼，比有钱人上天堂还容易。这你知道的吧。”“是这样？”“我觉得好像明白了，又好像没明白……”“多么迟钝啊！这句话只不过是一个证据嘛，说明骆驼如何能轻而易举地穿过像针眼那样的小孔罢了。”“的确，是那么回事。如果比有钱人上天堂还容易的话，那无疑就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确是如此，到底是尤尔班啊！由此我回想起了被告，也就是我们的实验对象，盗窃了骆驼的那件事来，就是那件他想通过他的眼睛把骆驼吸收掉的事实。”“啊！”尤尔班教授哼了一声。“这简直是，简直是……上帝啊！……医生，我也明白了那科学的极限，啊！”两人相互把头埋在对方怀里，拥抱了许久，激动得泣不成声。“那么，”医生抬起了脸。“那么，”尤尔教授也把胳膊放了下来。“快点把骆驼召来吧！”“好吧！”“用无线电话吗？”“嗯，用无线电话。”两人又用湿润的眼睛对视了一下，用力点头，非常幸福地笑了。

尤尔班从口袋里取出小型无线电话。“喂喂！国立动物园吗？喂喂！我是‘成长中的墙壁调查团’，嗯，喂喂！是的。现在马上，一匹骆驼，是的，一匹，马上，马上，这里，嗯，是的。一秒钟之内，是，让你费心了，嗯，谢谢，那么，拜托了。嗯，嗯……，那

么，拜托了。叮铃铃。”

几乎在挂上电话的同时，就听见有什么东西在敲门。一打开门，骆驼突然伸进了鼻尖。骆驼一看见他高兴地撒起娇来。

“呀，已经来了。不愧是无线电话啊。”医生说。“是自己来的吗？好像是。到底是国立动物园的骆驼。”尤尔班教授说。“不，一定是它嗅到了我胸中的旷野的气味，寻迹找来的。”他不由得脱口说出这句话，医生就说：“讨厌！实验品默不作声才是应有的礼貌。”“光着身子还有资格说话吗？”尤尔班教授说。

“那么，马上进行。”“是啊！”“那么，你先来怎么样？……”

“不，你请。”“那么，我们划拳定先后。”“嗯，就这么办。”

两人用力叉开双腿，拿出劲头。“哎呀，耍滑头！”“为什么，尤尔班？”“哎呀，这可真是。那么，再来一次。”“嗯！”“不，对不起医生，我终于胜了。”“哪里，即使败了也不容易。”“这话怎么说？……”“败者必须用放大镜普遍看到胜者的行动，逐个地通过无线电话向学会报告。”“哎呀，那是卑鄙的，这本来是胜者的职责。”“哪里，不必那么谦虚。我作后备就可以了。”“哪儿的话，我当后备才好。”“上帝的恩宠确实给了你……。”“再划一次拳怎么样？”他看不下去了，刚一插嘴，对方一齐叫了起来：“讨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商定。“那么，医生，这次该由胜者……”“骑骆驼去。”“好。”

结果，该尤尔班教授骑骆驼。尤尔班气哼哼地嘟囔着说：“人寿保险云云。”哆哆嗦嗦地骑上了骆驼。

“请躺下，那样骆驼容易进去。”医生这么一说，他刚一伏在地板上，尤尔班教授连同骆驼眼看着逐渐缩小了。“诚如上帝所说的，这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医生的话还没讲完，骆驼早已进入了他的眼中。

医生马上用反光镜和透视镜窥视他的眼睛内部，用一只手把无线电话贴近嘴边，开始了有关尤尔班探险旅行的实况转播。

“我们‘成长中的墙壁调查团’的精英——尤尔班教授，比塔尔塔兰还要惊人，骑在双峰骆驼的背上，现在跨出前往世界的边际的第一步。尤尔班教授渐渐地地朝着远方的成长中的墙壁前进。他偶尔回顾身后，他那苍白的脸……不，决不是由于恐惧，而是由于紧张，是伟大的紧张。那300微米宽的肩膀，不，这不是形容他的渺小。相对来说应该认为他是仪表堂堂很魁梧的。现在，尤尔班教授来到一条大河边。这是俗话说的泪河。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泪腺的延长。这就是划分世界的边际的界河。啊，河水泛滥了，洪水！你，你不要哭。不，这不是广播词。是在对实验对象说的。你，真的，骆驼和尤尔班教授都会淹死的。你，真的，不能哭……但是，……啊！尤尔班教授——这是广播词。尤尔班教授避开涌上来的波涛，一直奋勇前进。他向右，向左，不，向四面八方，勇敢驰骋……啊，他似乎确定了前进的方向。奔驰再奔驰！前方出现了！出现了尤尔班教授奔驰的目标……啊，明白了。方形船，方舟，船上旗帜在飘扬。上面写着……嗯，诺亚方舟！站起来了！是木乃伊。就是说，站在那个方舟上的是谁呢？当然是诺亚的木乃伊了！诺亚正向尤尔班频频招手。啊，不对，不是在招唤，是在打着手势说不要过来。因为这只船是一只破船，乘客有限。混帐的诺亚！但是，看吧，我们的尤尔班！尤尔班教授对诺亚的任何拒绝都不气馁，现在毅然地连同骆驼在方舟上蹦跳。诺亚绝望地心如刀绞。活该！啊！方舟坏了，坏了，唉，这只破船，不管怎么说上面的乘客都是变成了木乃伊那样的玩意儿，所以基本上腐烂透了。哎呀！怒涛汹涌……它后边漆黑的漩涡的水面……方舟消失了，诺亚消失了，

骆驼也都消失了……我们的尤尔班教授……诺亚之类即使死了也没关系，啊，我们的同志尤尔班教授……主动自讨苦吃的尤尔班……啊，出现了，穿梭在漩涡之间，拚命地游着、游着。加油！尤尔班！你能在没有方舟的情况下越过新诺亚的洪水吗？哎呀！这才是决定唯物主义者是胜利还是失败的伟大的考验吧。上帝啊……不，这是常有的讽刺。啊，是的，再次受到恩宠！你，你。这不是广播词。你把鼻子、把鼻子，来，用这个手帕擤鼻涕吧。是，快点。(嗤！)刚才是实验对象擤鼻涕的声音。成果……显著，啊，我们的尤尔班教授平安无事，他和鼻涕一起，在这个手帕中……咕容咕容地从手帕的粘液中站了起来，而且脸色苍白，一边擦拭沾满全身的粘液即鼻涕，尤尔班教授现在已经恢复到成人的大小、站在我的面前。啊，这是多么幸运啊！那么，这次的广播报告到此结束吧。再见！"

看到尤尔班教授如释重负似的吐出了一口长气，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医生的脸也渐渐苍白了。两人始终默默无言相对而视。医生一点头，尤尔班教授也回敬地点点头。医生说："嗯！"尤尔班教授也说："嗯。"医生问："你怎么想？"尤尔班教授歪着脑袋，低垂眼帘。突然，两人好像约好了似的开了腔。"我们……"两人同时吓了一跳，默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两人又同时说话了。"再也不干这种事了。"于是，以此为契机，仿佛获得解放似的，两人急着抢先发言，以至分不清哪句话是谁说的了。"危险。""心怀恶意的图谋。""科学的极限。""上帝的，上帝的……""没意义。""骆驼的赔款。""人寿保险。""成长中的墙壁。""难于承认。""返回吧！""是的，回去吧！""回自己的家！""回自己的家！"

两人挽着胳膊，头也不回地走了。

只剩下他一人留在了后边。他支着胳膊肘，想抬起疲惫的身子。这时，他感到浑身有一种难于形容的奇妙的僵硬感觉。好像有某种坚硬物从他体内往外顶。

他马上意识到，这就是在他胸中的荒野里成长的墙壁。肯定是墙壁正在变大，已经填满了他的整个身体。

他抬起头，看到映在窗玻璃上的自己的身影。这已经不是人的模样了，手脚和头部七零八落地在一块四方形的厚板上朝着任意的方向伸了出去。

不久，他的手脚和头部像被钉在鞣皮板上的兔皮那样被抻长，他的全身终于变成了一堵墙，一堵实实在在的墙。

* * *

一望无际的荒野。

在荒野中，我是一堵静静地永无止境地成长下去的墙。

1951年2月

（曾丽卿　译）

幽灵在这儿

（三幕十八场）

出场人物

深川启介
大庭三吉
大庭美佐子(女)
大庭俊枝（妻）
箱山义一（新闻记者）
市 长
乌居阿哥（金融业者）
乌居阿弟（报业经营者）
丸 竹（土建业者）
老太婆（深川启介母）
真正的深川
服装模特（男、女）
市 民 A·B·F(男)
市 民 C·D·E(女)
工 人 1·2

幽 灵（不上场）

第一幕

（细雨霏霏，撑着伞的市民行列……
出现在舞台上；少顷，悄悄退去。）

1

（桥下。——穿着灯芯绒的灯笼裤、头发稀薄、五十岁左右的流浪汉（大庭三吉），在篝火旁取暖，左手拿一面小镜子，右手拿剪子，正在修剪装模作样很不得体的两端尖翘的八字胡。

桥上。一个三十二、三岁，一身穷相的男人（深川启介）迈着无力的脚步走来。道路满是泥巴。在桥下那人的头直上停住了脚步，望着天空咋舌；用不稳定的姿态脱下一只胶鞋，倒过来，空出鞋里的水。）

大庭 （抬头看）混蛋！

深川 （慌张）对不起。（望着桥下，举起胶鞋给他看）鞋破了一个洞。穿带洞的胶鞋 比什么都难受……走起路来简直就像个唧水筒。

大庭 你顺手再挖一个排水孔不就好了嘛。

深川 （认真地）对……真是个好主意。

大庭 喂，你说什么！

深川 （更加起劲地往鞋里看）嗯，就在这儿来一个，可能不错。

大庭 …………

深川 你帮我来一个可以吗……（穿上鞋，不等对方回答，从旁边的石阶走下去。）

大庭 好不客气。你带得有什么？

深川 你说什么？

大庭 问你带着点吃的东西没有。

深川 带得有阿斯匹林。

大庭 什么？

深川 阿斯匹林。

大庭 胡扯，谁说感冒来着……（立即换了语气）也好，给我看看。

深川 （从口袋中取出）即使没得感冒，心情焦躁不安的时候吃一点也可以。这儿还有满满一瓶。

大庭 （接过来，看了看，装进自己口袋）嗯，给我吧。

深川 全要啦？

大庭 （不容分说的语气）别急，我还帮你弄一下胶鞋呢。

深川 （开始畏畏缩缩找什么，突然注意到大庭的手上）啊，镜子！

大庭 ……？

深川 （不好意思地说）假如不介意的话。这镜子你收起来好吗……

大庭 你这家伙真怪。（犹犹豫豫不知怎么好，最后连剪子一同装进口袋，同时，掏出一个特大绿手帕，擤鼻涕。）

深川 对不起，一见镜子就头疼。（坐在大庭对面，往旁边蹭一

下身子给一个看不见的人让座位。)你就坐在这儿吧……(做着让座的架势。)

(大庭猛然一扬脸。)

大庭 你在干什么?
深川 (惊疑地)……你看见了么?
大庭 没……(屏息凝神)谁? 是谁在这儿?
深川 (不以为意地)是个幽灵,可是……
大庭 (大吃一惊)幽灵? 是什么人的幽灵 ?
深川 我的朋友。(面向幽灵)你不要介意。烤烤脚吧。(脱掉胶鞋,倒过来立着,烘干一下脚心。)已经四月了,这恼人的天气。……

(稍停)

大庭 从哪儿来?
深川 (笑)他不会跟你说话。
大庭 (张皇失措)你和这幽灵,什么时候认识的?
深川 阿,这个么,怎么说呢……是从疯人院逃出来以后吧。
大庭 哦,哦………
深川 你不用跟他打招呼……
大庭 哦……
深川 真的,他就在身旁,你不一定相信吧?
大庭 …………

(大庭带有几困惑地拿过来夹在耳朵上的半截香烟,点起火来。)

深川 没关系，他对这一点也并不在乎……（面向幽灵）是吧……

幽灵 …………

深川 （翻译）他说，不相信也是应该的。轻易相信幽灵存在的人，肯定是智能低下。

大庭 （带有几警惕地）那么，你能看得见他么？

深川 当然罗。（转向幽灵）是吧？

幽灵 ………………

深川 （翻译）他说高兴的话，你可轻轻摩摩他看。

大庭 （惶恐不安）不，不……

深川 没关系，不会有任何感觉。你看……（硬抓住大庭的手）这里，是脸……

大庭 （手指尖惧惧迟迟地摩挲着）哎……

深川 那儿是鼻子。

大庭 （像是试探洗澡水凉热的神气）那么，这里是肚子喽？

深川 是不是没有任何感觉？

大庭 嗯……（稍停）……今后你想怎么办呢？

深川 想了很多……总之，要把欠他的还他。……

大庭 你说什么……？

深川 （令人莫解地）人，呀，不管是谁，也都欠着死人的。

大庭 ………

深川 （叹气）可是，糟糕得很，干什么没有钱也干不成。

大庭 若有了钱，你想干什么？

深川 （脸上忽地闪出光辉）你有吗？……我们立即收购各种死人的相片。

大庭 干什么用？

深川 （热心地）我说的是死人的相片，目的是要弄清死人的身世。直接照的最好不过，万一办不到的话……

大庭 那怎么办？

深川 那不行，嗯……（冷静下来）说真格的，能借钱给我吗？

大庭 莫名其妙，哪里来的钱！

深川 （灰心泄气）到底还是不行……（对幽灵作出反应）我说，……（急忙向四下里点头）实在对不起大家。

大庭 你在作什么？

深川 这是他的伙伴们久久期待的事……

大庭 他的伙伴？

深川 是的，周围全是。我只看见他一个，可是……（窥测着幽灵的动作）这儿，那儿，再远些，你身后还有几个，……他们都在听我们的谈话……

大庭 （有些心神不安，信口嗫嚅着）对，对，……若是那样的话，看情况，我们也许可以合作一起干……

深川 合作，是吗？

大庭 （装模作样）事业上的关系，我们彼此应该说清自己的真名实姓……好啦，现在我就对你说了吧，我是北滨的大庭三吉……

深川 （若无其事地）啊，是吗，我叫深川启介。

大庭 听了我的姓名，你不觉得有什么需要细问一下吗？

深川 什么……？

大庭 嗯，不知道也没关系。也许你看得出来，干这一行，咱也不算生手了。只要认真干起来，别看这个小石子，用不了多久，就可让你看见这是一百元、二百元。这种小把戏，我还是非常讨厌，要干就干一流的大事。所以说，现在看

起来有点落魄潦倒；可是，怎么说呢，这也算是一时休养吧……

深川　噢，你是位发明家？

大庭　（笑）你说的真有趣，说得好……你这么年轻，不正是个像样的发明家吗。幽灵……还有那死人相片……你真是天才。当真，你是要发大财的……

深川　（疑惑地）发财？

大庭　嗯，发财。

深川　怪事，你对我的想法发生误会了吧？

大庭　好啦，好啦，懂啦。……让我说说我的想法：你的幽灵，那是最要紧的关键，只是还得动一动脑筋。

深川　动脑筋？

大庭　容我问你一句话：那位幽灵，是男的，还是女的？

深川　当然是男的喽。（头转向幽灵）是吧……

大庭　这不行，不好办。幽灵，怎么说也该是个女的……

深川　（看着幽灵，笑出声来）女的，怎么你是女的。

大庭　（情绪低落）是女的，有什么不好？你实在不懂……

深川　……（面向幽灵）我们该走啦，雨也要晴了……（旋即欠身）

大庭　（慌张地）等一下。我是看情况办事，那么点钱我是筹措得来的……

深川　（面带笑容）真的吗？

大庭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嘛。

深川　（很受感动）多谢多谢……（面向幽灵）好啦，遇上好人啦……（面向大庭）人，是不能只看外表的……

（二人一同退场）

2

（北滨市《北滨新报》社长室。

中央有一写字台、五把椅子，背后靠墙有一文件柜，墙上挂一张北滨市的大地图。

社长乌居阿弟，吊儿郎当，靠着椅子，在挖耳垢。“丸竹”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他是本市首屈一指的土建业者，一身农村绅士的作派。）

乌居阿弟 喂，丸竹兄……

丸竹 （咳嗽）新闻，新闻，我的报业老板！

乌居阿弟 我正在研究这本书……《投资经济论》……（手里拿着当枕头用的一本书，高高举起给他看。）

丸竹 呐，乌居兄，今天市长乘五点五十分的车从东京回来，到车站去接吧……

乌居阿弟 亏你想得周到。可这本书我正看到有意思的地方，书里说，随着城市的发展，周围的地价一定上涨。下面就要分析上涨的方式……噢，真有意思。

丸竹 好了，改日再看吧！

乌居阿弟 不行，丸竹兄，学问上的事可不能耽误。

丸竹　不至于急到那种程度。乌居兄，现在车站上……

乌居阿弟　（不吭气）好极了，本来土地的价格，是与土地所有者和政治权力相联系的……

丸竹　（哭丧着脸，斩钉截铁地说）大庭三吉，我看见他了！

乌居阿弟　（遽然一惊）大庭？！

丸竹　（点点头，一个劲儿地说下去）我正在剪票口等人……突然发现从月台上走来一老一少，好象忍饥挨饿的样子，……啊，好象在那儿见过……那个年老的，你猜是谁？……因为交错走过去，只看了个背影，猛然想起来啦，他就是……

乌居阿弟　大庭三吉？

丸竹　正是他。

（稍停）

乌居阿弟　他注意到你了么？

丸竹　没有，人多太乱……

乌居阿弟　陌生人也有长得极像的……

丸竹　不，没错。（比划着说）留着这样尖翘的胡子，开始没认出来，后来注意到那突出的屁股，薤头似的脑袋，除他没第二个人。

乌居阿弟　嗯，……他终于回来啦。看那仪表……还体面吧？

丸竹　哪里哪里！（狠狠地点点头，想起什么似的边坐椅子边说）脏透了，看样子肚脐眼怕是成了虱子窝了。

乌居阿弟　嗯，情况不妙！

丸竹　是情况不妙。恰好今年有市长选举……市长已够为难的了……

（舞台上表现出街景，撑着蝙蝠伞的市民A、B上场。）

市民A　听说了吗？大庭三吉回来了……

市民B　那家伙，还活着？

市民A　不一定，还只是传说。

市民B　关于他的传说，八成是真的。那家伙是个骗子，他能把火灾现场的灰烬说成是金子。

市民A　还有那件建设食用鼠饲养场的事，现在想起来，可真是笑话……

市民B　那家伙什么事一到他嘴里，就象真的一样……（吃吃发笑）

市民A　市议会有个议员，夜里偷着跑啦，也是为那件事吧？

市民B　那家伙回来了，和他有各种瓜葛的人现在可还不少呢。

（市民们齐声发笑，遂即隐去。）

丸竹　……喂，是那么回事。

乌居阿弟　可是，并没被人抓住尾巴，没有十分确凿无误的证据……

丸竹　没有证据，可外边的议论够让他头疼的了……

（市民们的合唱）

比起真的来，

有点不大像。

真事般的传说，

向来是被当做真的。

手指为啥不是四个，
并拢来装在手套里了。
墙上为啥不见裂纹，
是被老鼠咬碎了。

丸竹　总之，加以警惕是不算过分的。

乌居阿弟　你说，他带着的那个人怎么样？

丸竹　那家伙，也说不准。

乌居阿弟　（想了想）让我们报社的哪个记者去察看一下动静吧。

丸竹　我也这么想，那就拜托啦……

乌居阿弟　（打开门，呼叫）喂，箱山君在吗？在家的话，请来一下。（面向丸竹）外来的这个人，过去的事他不大清楚，可是相当精明……（猛然想起什么，去翻文件柜）

丸竹　（边点纸烟边说）我看不要让他知道得太多，如果不慎重，刺激了对方，反而打草惊蛇……

（箱山上场）

箱山　（纯粹事务性地）什么事儿？

乌居阿弟　有点事儿请你办一下……这位丸竹先生，认识吧？

箱山　是……（点头）

（丸竹，拿腔作势地颔首示意）

乌居阿弟　这个人……（手里拿张相片，回到座位上）这个人……（拿过一枝铅笔）丸竹总，你给添上胡子好吗。

丸竹 好说……(拿势作派地给画上胡子)哈哈,就是这副尊容……

乌居阿弟 (拿过相片,递给箱山)这个人是大庭三吉,认识吗?

箱山 哦……?

丸竹 不认识倒好。

乌居阿弟 (以目示意制止丸竹)离开咱市八年了,现在听说又突然回来了,这是必须注意的人物,希望你能监视一下他的行动……(手指着地图)这个台町的崖岸上有一所什么字号的电器商行,想不起叫什么名堂来了……

丸竹 是宏光电器吧……

乌居阿弟 对,对,宏光电器。大概现在是由母女二人经营着……

3

(台町——靠海的崖岸边上有一所很不起眼的挂着宏光电器商行的招牌的店铺。外边还有黄昏后的亮光,可电灯却点了起来。街门和通向厨房的门之间有一座二层楼梯。入口附近有一柜台式的隔断,放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样品架子上成排摆着电器样品。桌子上有本本、修理工具和电话。

电话铃响。

大庭美佐子从厨房出来。)

美佐子 (拿起电话听筒,嘴角微微一笑)喂,喂,这里是宏光电器……(厨房的门打开,母亲俊枝用围裙前襟擦着手,担心地探出头来。)

美佐子 (不知为什么,表情有点沮丧。)您多照顾,非常感谢。那个调台的变压器么,实在对不起,至迟明天下午可以到货……是,是,这一次没错……实在对不起。是,一定没错……(放下听筒,出口长气。)

俊枝 ……他说什么啦?

美佐子 (调整一下情绪)没什么。……噢,什么糊啦?

俊枝 哎呀,哎呀……(急忙回到厨房)

美佐子 (十分泄气的调子)总得想点办法呀……

(大庭三吉和深川从崖下走来。大庭走在前面,拾级而上。)

深川 (走在中途对旁边的幽灵说)你看,那海……(面向大庭)真不得了,全黑了,好象在涨潮……

(大庭毫不在意地往上走,站在店铺前面,心情紧张。)

深川 (边往前走边说)喔,是电器商行,了不起……

大庭 (转向深川)嘘!

(迷惑不解的深川。在屋内凝神谛听的美佐子……波涛声……美佐子自语:莫非听错了么,随又一声叹息,忽的注意到旁边的一本书。……大庭蹑足从窗子缝隙往 里边窥探。)

深川　（悄声说）怎么啦？

大庭　（悄声）离家很久了……侦察一下家中的情况……

（深川也在另一窗子缝隙窥视。美佐子拿起那本书读了起来。）

深川　（低声细气）这就是令爱吧？

大庭　（压低声音）是，像是她……临走时十五，现在二十三了……

深川　很好，容貌多可爱。喂，（让身边的幽灵也窥视一下。）

美佐子　（突然从书本抬起头来）电源变压器的五伏线圈、整流管、电容块，按下图连接，这是整流回路的基础……整流管上通以 AC 电压……电流只向一方流动，所以 a b 之间……a 是正极，b 是负极，……脉冲电流如下图，仍是平滑回路……最初的半周在 a b 两端……（语声细弱起来，像是很有心得。）

大庭　（小声）这是干什么？

深川　（小声）还在用功，……了不起……

美佐子　不管怎么说，现在是电气时代……（像唱歌似的）电气是魔法的仆从，它不发牢骚，不惜气力，跟它用不着体恤……改善生活首先要从电气着手！（歪着头微微一笑）

深川　（低声）哦，棒极了！

美佐子　啊，这项制品肯定物美价廉，现在正在特价销售，有多项优惠……

（俊枝开门露出惊恐的脸。）

俊枝　怎么啦，我只当是来顾客……

美佐子　（表现出决心）我想定啦，从明天起，转一转郊区去卖

货。

俊枝 没用。现在这会儿，到处都是农协会的天下，都给它包了。……嗯，吃饭吧。（退回厨房）

美佐子 （边整理桌上的东西边说）可是，不想点办法不行呀……

俊枝的声音 实在不行，把存款提出来。

美佐子 没用……（朝着门的方向）再过半年，还不是老样子。

（美佐子下场）

大庭 大体上很好，不像有另外的男人介入。

深川 似乎是这样……

大庭 （推门进来）晚上好……

深川 就这么不客气啦？

大庭 自己的家，用不着等人招呼……

（美佐子走了出来）

美佐子 哪一位？

大庭 嗯，晚上好……

（稍停）

美佐子 我们正在盘货，货品不多，……这有货品目录，请看一看吧……

深川 （进身言道）这是你父亲。

美佐子 （倒吸一口气）什么……

大庭 嘿嘿，认不出来了吧，胡子留起来了。

美佐子 （不觉倒退几步，转向里屋喊道）妈妈，来，是爸爸！

大庭 （有些不好意思）嘿嘿……

（俊枝飞快出来，神色发呆，窘立在那儿。）

大庭 嘿嘿，我带来一位面生的客人，他叫深川……

深川 （微笑着低头致意）……

大庭 （面向深川）请，请到里边。（自己也脱鞋进来）

深川 （脱掉胶鞋，倒掉鞋里的水）对不起，鞋子破了个洞。

俊枝 （情绪还没从惊异中转过来）哦，你，你还活着?!

大庭 你说什么，多不吉利。（笑）幽灵，这一位是幽灵。（指着深川）是吧……

深川 （边笑边颔首示意）……

大庭 （边往里走边巡视左右）嗯，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

俊枝 （压低声音）你呀……太有点过分了吧。

大庭 （若无其事地）怎么啦?

俊枝 怎么啦，……八年啦，连封信也不写……八年了呀。

大庭 唉，这不挺好吗。老太婆，……我们都老啦……

俊枝 往后有什么打算?!

大庭 打算么……（面向深川）先填饱肚子，然后洗个澡。

深川 肚子么，早就……

大庭 （用体势制止深川，向俊枝道）那么直挺挺地站着，客人可有点不自在了……（面向深川）啊，啊，请，请……（把诱旅行袋放在桌子上）怎么样，生意还顺手吗?

美佐子 好脏呀。（拿开旅行袋，放在地板上）

大庭 （边脱上衣边问美佐子）哎，你也可顶一个人用了……定下婆家了吗?

俊枝 （打断他说）美佐子，倒茶。

（美佐子退入厨房）

大庭 （随在美佐子身后，来到厨房门前，边脱袜子边说）原想买点土特产，左想右想，想不出什么合适的东西……索性不买算了。没想到孩子长得这么漂亮……（开始脱裤子）

俊枝 你脱光了，可没有换穿的。

大庭 说话别这么杀气腾腾的。（不高兴地重新穿上裤子）……别这么冲好不好。

俊枝 你若知道这孩子受了多少苦，就不该这么说话了。

大庭 嗯，可也是……（惶惑了一会儿又转过情绪来）哎，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们重打锣鼓另开张，同心合力再干一场……

俊枝 （走近大庭，压低声音，嘴快地说）喂，说真格的，你怎么就急着回来了，是怎么回事？

大庭 回来！你说，这不是我的家么！……

俊枝 你在外边瞎混了八年，是怎么回事？离开这北滨市时，你不是跟乌居约定，那案子风声一冷下来，一年左右就可回来吗？……你这样明摆着是巧言搪塞，能让人放心吗。

大庭 （悄声说）胡说，不懂事！我所以不写信，是因为那里对我有点误解，我用的是假名字。能顺利地混下去还倒好，万一暴露了身份，又是伪证，又是再犯，和那个案子搅在一起，可就麻烦了。这次回来，暂时也不敢大模大样地在外面走，要等到法律过了时效才可以，还得耐心地等一阵子。

俊枝 时效，你是说那个案子吗？

大庭 别时效、时效的说，让人听见不好，那可不是一般的传闻。（想要走开）

俊枝 （锐敏地）真的是传说的那样么？

大庭 可是，毕竟没有拿到证据。……这件事，别再提，别再提！

（美佐子端过两杯茶来——外面夜色很浓了。）

大庭 对不起，对不起……（向母女二人）你们也一起吃茶吧？

美佐子 吃过了。

大庭 是呀……（招呼深川）喂，深川，喝茶……（边端起茶杯到唇边，边向美佐子说）不管爸爸到什么地方，总为你成长得越发有出息而感到高兴……

（深川边招呼幽灵，边谦逊地走向桌子旁边，留心到窗子，转过身以背相向——）

深川 不行，这窗子拉上窗帘好吗？我说过，我一照镜子就头痛……

（美佐子和俊枝听得发呆）

大庭 对，对……（赶紧立起，拉上窗帘，向母女二人说道）深川君有个怪脾性，路上在火车里，过隧道时看不见窗子，就觉得很踏实……啊，这就好啦……

深川 （爽朗地落坐在桌旁的一把椅子上，举起茶杯）喂，不客气啦……（向身旁的幽灵示意，轻轻颔首）

（周围的人都为他这个动作感到奇怪，特别是大庭，以为是跟自己打招呼，却被冷在一旁，令他茫然。）

深川 （解释道）他（指幽灵）不肯自己喝。（呷了一口）他跟我说不要照顾他，可他还是这么见外……（和幽灵互相看了一下）好啦，我先不客气啦……（又呷了一口）

大庭 （把茶杯举到嘴边，停住手，想一想，踌躇着……毅然学着深川的举动，把茶杯向幽灵举了举）哦，不客气啦………

深川 啊，现在他在这儿。（指着另一边）他说啦，跟他用不着张

罗。

大庭 那里，那里！（重新举杯，有点不好意思，自己啜起茶来。）

（美佐子和俊枝又是警觉，又是惶恐，又是疑惑，互相交换一下眼色，察看着这两个人。）

深川 （转向母女二人，面带微笑）这位是幽灵。（抬手作介绍）

大庭 （紧着咳嗽）对啦，是深川君的朋友。……

（短暂惊疑的气氛。石阶下面出现一个人影。这就是箱山。）

俊枝 这不行！你们给我走！

大庭 （惊慌地）啊，怎么啦?!

俊枝 横竖是这么回事！什么幽灵，我听都不想听。我算够啦！多少年啦，我强忍着，让人背后戳脊梁，好不容易才能像平常人一样过日子。没想到一回来又是这个样子！

大庭 （劝慰）哎，冷静点。这回呀，你要赚大钱喽……

美佐子 赚大钱！另外找地方赚去，不好吗！

俊枝 是呀，家里有你的仇人，快走吧！！

（深川慌慌张张地站起来。箱山在附近巡视，沿着石阶走了上来。）

大庭 （边平息火气边说）你不想干？难得的发财机会，可以轻易弄到手……

俊枝 所以我说，让你到别的地方赚钱去！

大庭 别这么说，哪有本钱呢……

俊枝 本钱？

深川 对不起，是我求着他干，是要收购死人照片……

俊枝 （过分生气，嘴角发抖）开玩笑也得有个分寸吧……这营

生，没听说过！

大庭 唉，你可是积欠我好多房租呀……

俊枝 什么，房租？

大庭 （理直气壮地）这所房子，是我的名义……就是说这房是你们租用我的……

（俊枝惊至极，完全呆住了，直视着美佐子。箱山从缝隙处向里边窥探。）

美佐子 （冷冰冰地）简直是精神不正常。

大庭 不，不提那欠交房租的话，一笔勾消……另外，家里不是养了那么多鸡吗？

美佐子 都让黄鼠狼给吃了。

（箱山抬起脸来划火柴，拿相片对照，点点头，然后沿着店铺转到后面。）

大庭 什么！这儿有黄鼠狼？那家伙很有意思，有了他，可以赚大钱，他繁殖很快……好啦，好啦……雇个中学生来打工，让他捉黄鼠狼，每天给他五十元就会满意的。捉一个公的，配五个母的，然后成几何级数增殖……

俊枝 （面向深川）你看，这人就是这样。也没听您说什么，对不起，您请回吧……

深川 好……（慌张地想要立即退出店铺）

大庭 （抓住深川手腕，拉他回来，面向俊枝）对客人不要这样不礼貌……真不像话，亏你活了这么大岁数……

俊枝 你才空活了这么大岁数，净干些混蒙诈骗的勾当，洗洗手改头换面不好吗！

大庭 诈骗？别说这让人难听的话！（又掏出那幅特大手帕，挥舞着）你听着，这是哪儿来的，你以为是白捡的？绝不是。

买时，花了三十五元。顶少也得这个价儿。你想想看，干嘛要这么多钱？

美佐子 当然喽，这里边有材料费和工钱。

大庭 傻瓜！把电线杆一般的粗元木削成一枝牙签儿，谁给你出这么多材料费和工钱……没人肯给的……这手帕要价三十五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有人愿意出这个价儿。人也好，物也好，要说该值多少，全看别人肯出多少来决定……世界上哪里有什么诈骗……

深川 见解真高……他（指幽灵）也有同感。

大庭 （有点发懵，不知为何应答才好）嗯，是这样吧。

俊枝 这样的营生，恐怕根本弄不成！

美佐子 况且还得添上活动费什么的，怕是连家具什物都得搭上。

俊枝 本来已经折腾成个穷光蛋，自己还以为是百万富翁呐……

大庭 总之，是资金不足吧。

俊枝 那么这一回，还不是同样嘛！

大庭 这一回不同……我说……你有存款吧？（俊枝和美佐子猛然一惊。箱山绕店铺转了一周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把耳朵贴在墙上偷听。）

深川 （微笑着说）刚才我们是站在这儿听你们讲话。

（箱山一惊，从墙壁后撤。）

俊枝 ……

大庭 不用担心，这回的事，有把握。……喂，开饭吧。

俊枝 （态度坚决）你们请走吧！

（箱山慌忙走下台阶。）

大庭 （叹息）时隔八年才回来，对当家的就这么说话吗？

（目视美佐子求援，美佐子眼睛朝下看。）

深川 （和幽灵商量什么问题）看来，我们应该走啦……

美佐子 （有礼貌地）呀，对不起。

大庭 （激烈地）不行！不把幽灵让给我不能走……

深川 把他让给你！（笑）那绝对不行。

大庭 那么……（几乎决绝地面对俊枝说）我告诉你，不管你说什么，我们是绝对不离开这里。说什么都没用，反正这里是我的家。你唠唠叨叨想把我们轰走，没门儿。深川君，（指着厨房）咱们吃饭。……女人家，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箱山在石阶下面耸耳谛听。）

深川 这合适么？

大庭 说什么呀，过会儿你就习惯啦。只当没她们，别在意。

（大庭边催促深川，边向厨房方向下場。）

美佐子 这是怎么啦？

大庭 （欠着门缝，露出脸来）喂，对不起，给我买包香烟来……

俊枝 自个儿去买！

大庭 嗯……那好……可是，用不了多久，你就该念我的好处了。家庭牢稳与否，要看它的根基，也就是成捆的票子的厚度。（退入）

俊枝 又来劲儿啦……

美佐子 可是，连买香烟的钱也没有……至少，那位叫深川的人，应该把他请走。

俊枝 不对，我看那个人比你爸爸还强一些。你呀，也真是个苦命的孩子。

美佐子 （叹息）怎么好呢？我看这座店铺也就混到头了。

俊枝 还不至于吧……（蓦然下了决心似的）若是到了那种地步，我也有还击的手段……可是，不至于落到那种地步吧……

美佐子 那种地步？

（稍停）

俊枝 （点点头，冲着厨房）老头子，你来一下！

大庭的声音 干什么？

俊枝 有话跟你说。

（大庭边闭着嘴嚼东西边走出来。箱山再一次从石阶走上来。）

俊枝 （对美佐子）你到那边去，拿出点咸菜来……

大庭 咸菜么，好极了。

（美佐子不高兴地看着妈妈，下场）

俊枝 事情既然已到这个份儿上，我下决心跟你说了吧……既

然已经这样，往后你也别想肆意妄为了，告诉你……你的尾巴攥在我手心里……

大庭 到底你说的是什么？（吃吃笑着抓住俊枝的手，又要把手探进俊枝衣襟里。）

俊枝 （高喊一声跳开）……

大庭 （掏出手帕，擦擦嘴，蹙着眉头）这件衣服得洗一洗啦……

（美佐子悄悄走进来，两人都没发现。）

俊枝 （还保留几分）那件案子，你一直说没有证据，可我是知道的……有个真真确确的人证。

大庭 （兴奋起来）啊，这话当真?!

美佐子 这难道不是谣传呀！（惊慌地转向大庭和俊枝）爸爸，当真杀人了呀！

大庭 不，没那么回事……那个叫吉冈的老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我只是在他身旁放了一下玩具手枪，就是运动会用的那种东西……绝不是杀人，完全是巧合。顶多算个过失致死吧……

俊枝 是不是原来就有那种企图！

大庭 你这是警察的说法！这且不说，那个证人到底是谁？

俊枝 要我直接了当地说么？

大庭 别装腔作势啦。

俊枝 我跟你说：你再要肆意妄为，我马上就去报告警察证人的姓名，别以为我不会。

大庭 啊，是这样……（渐渐拿出威吓的口气）若是这样，你就去试试看…你去好啦……人家倒不会说我什么，可你呢，是

个出卖丈夫的女人，杀人犯的老婆。（立即改变语气）所以么，惶惶急急，是办不好事的……想把我撵走么，到时候恐怕连你们自己也在这个城市混不下去。……你要相信我，（遂即恳恳切切地）我已经五十五了，年轻时像新买的皮球，会鼓绷绷的跳动，现在到了这把年纪，只希望有个家，有个温暖的家……

美佐子　（把摇晃欲倒的母亲扶住）你还要动我们的存款……

俊枝　还不如离开这个城市倒也安静。

大庭　（避开这个话茬儿）晓得啦，晓得啦，转眼之间变得这么小气，既这么着，我一分钱也不扰你的。我，好伤心哟……算了，先把这吃剩下的饭打扫光了吧……（退场）

（箱山匆匆转到店铺后面）

4

（夜间的道路——

大庭和深川从右侧上场。

大庭拿着广告，深川拿着浆糊罐。）

大庭　喂喂，还有三张……这儿也贴一张吧？（用手电筒照着电线杆。）

深川　（边用刷子往电线杆上刷浆糊边说）可是，我总有点担心呐。

大庭　什么？

深川　您太太心情很不好，他（指幽灵）也有点不放心。（面向幽灵）是吧……

大庭　有问题么，那个老太婆！

深川　小姐她……

大庭　没事儿！

深川　到了明天，就大大地出名了吧。

大庭　搞的不错呢……

深川　众多的幽灵们也都会欢迎的，现在已有五十多个络绎不绝地跟在我们后面了。

大庭　唉……（蓦然间觉得有些发悚，转头向后看）

深川　（刷守了浆糊）合适么……是不是搞得过分了……

大庭　（边贴广告边说）别介意，没事，就这么着啦……咱家的姑娘，你对她印象怎样？

深川　印象很好。他（指身旁的幽灵）也觉得不错。

大庭　是么。（贴完广告）

（——广告上的词句）

高价收购 死人的相片 ——台町　宏光电器商行

大庭　……她妈妈年轻的时候，哦哦，小肚子上的脂肪可肥实啦……

深川　唉……（拿起浆糊罐）

大庭　容貌也是十里挑一……

深川　哦……

大庭　感情细腻，是新泻的姑娘……

深川　哦……

大庭　一抓屁股就咯登一声，很有弹性。

深川　哦……

大庭　我说，深川君，你还没成家吧？

深川　（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嘿嘿……

大庭　（低声说）美佐子，不是跟你使眼色吗？

深川　那有的话！

大庭　那可不像话，不对头！眼睛盯着男人太过分了……

深川　不说这些……他（指身旁的幽灵）对美佐子倒很有意思……

大庭　哎哎，太性急了吧……（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莫急莫急，时间有的是……你看，这广告越看越带劲……首先，非常惹眼。

深川　有些太惹眼了。

大庭　这还有两张……（往前走）假若挣了钱，深川君，你先买什么？

深川　（接着话茬儿）是么，首先我得买双新胶鞋。

（二人退场。同时，箱山从暗处露出，目送二人退出后，从电杆上揭下广告，看了看，叠起来，装进口袋……）

5

(场景与3同。宏光电器商行的店铺，挂着广告牌，上写"高价收购死人相片"。

上午十时左右。

启幕，只大庭三吉一人，坐在椅子上，照例用左手拿着镜子，右手用剪刀修整胡须。)

深川 (从二楼走下来)大庭君，来人啦……

(大庭慌忙收起镜子和剪刀，往二楼上看。深川走下来。俊枝推开厨房的门探头看看情况。)

深川 这次没错，当真来啦……原先在这门前走来走去三次。(对幽灵)是吧……

(市民C(女)拿着雨伞和购物篮子上场。

迅即环顾左右，快步走上石阶。

大庭搓着手，直起腰，站在长桌前等着。)

市民C (在门口犹豫一会儿，然后下决心走进店铺)打扰打扰……

大庭 (正等得焦急)您来啦，欢迎欢迎。

市民C （扭扭捏捏，在篮子里乱抓）在街上看到你们的广告，……（取出报纸包着的一张四寸相片，不安地悄声说）这个值多少钱？

大庭 这个么，给我看看……（接过纸包，打开；深川从身后窥视）

俊枝 （急匆匆地）喂，你来一下！

大庭 （咋舌，回身走去）讨厌，我是在做生意！（把俊枝往厨房里推）

俊枝 （一边被推一边说）别忘了，我知道谁是证人。

大庭 要索取堵嘴钱，写个收条来！（推她进去，把门关上）混蛋！（回到市民C跟前）让您受等啦，……这个人确实已经死了么？

市民C 是的，是的。半个月前举行的殡葬仪式……（遂即抽泣起来，用和服袖口擦鼻涕）是我丈夫的弟弟，为人爽朗，可是个好人……相片只剩这么一张，是我丈夫特意保存的。

大庭 啊……这么珍贵，我来暂时保管吧。复印一张也可以吧……那样的话价钱便宜些，一张只能给五十元……

市民C （慌张地）对，是挺珍贵……可是，拿在手里也不能贴补家用……你看，多漂亮，简直就像歌舞伎演员……

深川 这底版可能下大功夫修整过……

大庭 （对顾客）像他本人吗？

市民C 哪里，像得很。

深川 有没有什么特征，相片上没显示出来？比如雀斑呀，黑痣呀……

大庭 是呀，比如雀斑、黑痣之类……

市民C （警惕地）你说什么……？

大庭 若有那样的特征，可多加钱……

市民C （紧张地）是呀……这么说，他的上唇边上有点缺皮……

深川 对啦……（记录在相片背面）

市民C 那么，给什么价儿……

大庭 （拿一张纸和笔给顾客，指给她看柜台上另一张纸片）请先按这上面的项目添写出来……这是身份调查表……原籍、住所、生年月日、生前职业、死的原因、死前死后的情况、家族关系，如能添上本人的趣味、性格就更好……根据这些项目决定价钱高低……

深川 还有，要注明拍这张相片的时间，死时穿的什么服装……

大庭 （边向柜台走来边说）这就看出广告的效果来了，可以放心了。（把相片放在桌子上）

深川 （听到幽灵的话后，对大庭说）幽灵们也都非常兴奋。

大庭 嘘！不是说过，相片收满十张之前，不要提幽灵的事……

深川 对不起……

大庭 相片超过十张之后，名声就高噪起来了，在这之前要静悄悄的干……

（箱山上场。注视着左右，做着思想准备，匆匆走上石阶。）

市民C 我说，这里"死前死后的情况"怎么填才好？

深川 （凑到跟前）出现过什么情况？

市民C 没太多的情况，只是长时间患肺病……

大庭 这样写就可以。

（市民C继续填写。这时深川看到了走近门口的箱山。）

深川　啊，又有顾客来了……

（二人对视，箱山迅即逃遁，深川露出惊疑的表情。）

大庭　什么事儿？

深川　是这么回事……（边回身走向大庭边说）那个人还会再来的，可是，为什么那样鬼鬼祟祟的？

大庭　不管他，我们的远大理想，一时还不被人理解。（掏出手帕擦鼻涕）

（幽灵在说什么，深川对之颔首）

市民C　填好了，行么？（递过来填好的表格）（大庭和深川急忙欠身起立）

大庭　我看看……（接过来，满意地看着，开始打着算盘）嗯，价钱不错，共计二百五十元……

市民C　（面有喜色）是么。

深川　是二百五十元……（在纸片上写些什么，盖章，交给大庭）

大庭　（把纸片交给顾客）哦，这是二百五十元的保管证……过七天来兑付现金。

市民C　这行么，这么一张字条儿……

大庭　没问题，没问题，保证支付。

（市民C半信半疑，把这张白条和大庭的神态仔细端详对照，然后下狠心揣到怀里）

市民C　……请问，这张死人的相片，你们要派什么用场？

大庭　供研究用，好多问题……

（市民C弯腰致意，走出店铺）

深川　欢迎再来。

市民C （慌了神似的抬起头来，然后迅即改变情绪）请问，我家老人长期患病……他的相片行吗？

深川 是不是还活着？

市民C 唉，和死了差不多……可以便宜点……

深川 多少钱也不行。（笑）

市民C 啊，再见……多谢……（逃跑似的退场）

大庭 （非常高兴）什么事呀！这女人昏了头！

（箱山从隐蔽处出现，目送市民C，跟在后面，退场）

深川 幽灵们争着要看相片，屋子里都挤满了。

大庭 （清醒过来）是么……

幽灵 ……………………

深川 （翻译）工作快些开始吧，我们急坏了。

大庭 （立即冷静下来，观察周围情况）莫急，莫急……最要紧的是相片，现在才只有一张……

幽灵 ……………………

深川 （翻译）至少也明确一下开始的时间呀！……总之，是已经很受欢迎了。可否定于今晚七点开始。相片的顾客六点以后不再接待。

大庭 （不置可否）啊啊……

深川 （对幽灵）相片顾客也好，你们也好，两方面都会安排周到的。

大庭 事情总要有个先后，现在先把收集相片的事搞好……

幽灵 ……………………

深川 他们有点等得不耐烦了。

大庭 （有些尴尬地）这个么……可是……

深川 （点头，对幽灵）诸位，请注意，从午后七点开始，跟大家说一下。（伴送从幽灵走出门厅，并与他的幽灵伙伴频频点头细语。）

大庭 （似在目睹这个情景，满意地点头）……要耍花招，招招式式都得过细……（起立，走进厨房，打开门，正好俊枝站在门口）……干什么，吓了我一跳……

俊枝 （不慌不忙地）干这种事！过几天被你杀掉的那个幽灵若是来了，看你怎么办！

大庭 别开玩笑啦！

（俊枝用眼角扫视一下有些惊恐的大庭，横穿店堂，向外走去）

大庭 （向回转身走来的深川）哦，深川君，现在还对我的诚意有怀疑吗？

深川 这是那里话？幽灵们对你也是感激不尽呢。

大庭 不敢当（说着向旁边注目示意）……说真格的，不如对我直接了当地说……

深川 说什么？

大庭 ……幽灵，究竟有，还是没有？

深川 怎么，对这个你还怀疑？

大庭 （进一步追问）你说吧，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深川 （对身旁的幽灵）当然有，你说呢……

大庭 那么，你能证明一下吗？

深川 太过分了……若能证明这一点的话，活着的人，不是对死

人更加敬重了么……

大庭 嗯……

幽灵 …… …… ……

深川 （首肯）对啦，对啦……若是这样不相信的话，那好，我们不干啦，走人吧……真遗憾……

大庭 （慌张地）不，不要这样……嗯，我信……我信……我信……没什么难办的事……好啦，我相信就是啦！

深川 那么，大庭君，以前你在不怎么相信的情况下给了很多帮助……太让人感激了……

大庭 哪里，说不到这些。……顺便，为慎重起见，想跟幽灵打问一下，在这附近，有没有这个模样的幽灵：那样子是六十五、六岁，个子到我下颏，脑袋像块面包，中间凹陷，秃头，戴个金边老花镜，前额中间偏右有一个大黑痣，大腹便便的男幽灵……

幽灵 …… …… ……

深川 （翻译）现在还没见到过……

大庭 （直接对幽灵搭话）那么，多会儿看到他，请替我留心，拜托了。那可不是个好家伙，不能疏忽大意……

6

（场景与2同，北滨新报的社长室。围桌而坐的有乌

居阿弟、丸竹，还有市长、金融业者乌居阿哥，箱山站在一旁正在报告什么。）

箱山 （掏出广告，展开，给这些人看）……这是那个有问题的广告。

丸竹 （念广告）高价收购，死人相片……

箱山 这样的广告共十五张，张贴在各处，今天早晨已经有个女去卖，我留心探听，问了许多那个死人身世的事，给了二百五十元。

（听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乌居阿弟 他那个同伙，以后又探听到什么情况吗？

箱山 那是个不起眼儿的人……总之，怎么说呢，按新闻标题的写法，应该是“做生意煞费苦心，想出了利用死人相片的新战术”……

乌居阿弟 不是说过了么，不用考虑见报的事！

箱山 （心头不快）这是我的职业病，也是我的生意经。怎么办？往后还要去监视吗？

乌居阿弟 等一下……（看看大家的眼色）我们再商量一下，先到那边等一等。

（箱山退场）

丸竹 据我看，那家伙搞的还是诈骗，与那案子有关。

乌居阿哥 那件案子，法院不是做出了无罪的判决吗。这家伙

又要搞什么名堂……

市长　可是，选举的事还在两可之间，莫须有的传闻，说不定也会打乱阵脚呢。

乌居阿哥　哪里，这是过虑了。

乌居阿弟　可也说不定。阿哥………我正在研究《投资经济论》，那本书上说，没有资本作后盾的政治力量，不能称为政治力量；没有政治势力作后盾的资本，也不能称为资本力量。选举这件事，首先要考虑的便是把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

丸竹　对，这家伙，八年来去向不明，现在快要选举的时候突然回来，是想干什么……

乌居阿哥　（强调说）久保田兄，别谦让啦！

市长　那么，全仗诸位支持喽……

乌居阿哥　那笔抵押金我退还你一半……

市长　那好极了，多谢！

乌居阿弟　那么，怎么办？再把情况弄清楚些，我看还有必要监视他？

（一致首肯）

7

（宏光电器商行。箱山沿着石阶匆匆走来，恰在此

时，厨房门打开，大庭迎门而立，用手帕擦嘴，从齿缝吸气，同时揿动墙上的电线开关，屋里顿时大亮。箱山吓了一跳，迅即端起架势。深川随即上场。）

大庭 （边拍着上腹边说）菜粥加面条真够呛，顶不了一个钟头，简直是收支不能相抵。

深川 （环顾左右，掂掇位置）大庭君，挪桌子，请帮个忙。

（二人把桌子搬到中央附近。箱山从门缝忽地瞥了一下。）

大庭 面对这边不好吗？

深川 （斩钉截铁地）不，他（指幽灵）说要这样。

（美佐子上场）

美佐子 可以让我见一见吗？

深川 请，请……

美佐子 （回身对着里屋）妈妈也想看一看？

大庭 别说笑话！

深川 可以嘛，他（指幽灵）也很希望给他们看一看，这不更热闹些……

大庭 别什么都以幽灵为借口……

深川 （强力制止）别这么说！这个说法，他是最讨厌的。

（美佐子和俊枝走了进来，关上厨房门。箱山想占一个更好的位置，转来转去。）

幽灵 …… …… ……

深川 （首肯地说）那么，开始吧！大庭君，对不起，把大门打开好吗。

俊枝 （对美佐子）这是打算干什么？

深川　让众幽灵都进来。

俊枝　（对美佐子）即是幽灵，不是用不着开门吗……

大庭　是呀，墙壁不是也能穿过去吗？

深川　话不能这么说……这是个自尊心的问题。他们不但可以穿墙而过，而且绝不会被墙碰着……怎么，不同意他们走正门吗？

大庭　谁也没说不同意呀。（走去，开门）

（箱山慌忙逃开）

大庭　是谁？

（箱山被石阶的凹坑绊倒。

大庭吆喝着冲了出去，捉住他，按倒。）

箱山　我不是坏人。

大庭　你规规矩矩站起来，到里边去。

箱山　我去……

（大庭把箱山带进店堂。箱山揉着作痛的肩膀。人们的情绪都紧张起来。）

大庭　你转来转去，想干什么?!

箱山　（掸掉身上的泥土）我不是来捣乱的……

大庭　是小偷？

箱山　不是……

大庭　那么是强盗？

箱山　别说笑话。

深川　哦，我见过你。

箱山　不可能。

幽灵　…… …… ……

深川 （点头）啊，对啦，今天早晨到这儿来过，可是没进来。

俊枝 我记得，在这坡路下边碰到过。

箱山 ……………………

大庭 不想说么，那就得审问了。（把手插进口袋里）

箱山 （挣脱开）我说，我说。我是新闻记者。

大庭 啊，是乌居那里的呀。（对深川）这家伙，怎么处置他？

美佐子 （强烈地）赶快放他回去！

深川 他既想来看，就让他看好啦！

箱山 那多谢啦……

大庭 这可不行，他是来做奸细的。

深川 他给咱在报纸上登出来，不更好么，省得我们去搞广告。

大庭 可也是……有道理……那就饶了他，让他按咱们的要求写篇报道。

深川 （指着幽灵）要符合他的要求么？

大庭 对，对……

箱山 （惊奇地）他是谁？

深川 是幽灵。

箱山 （吓一跳）就在……这儿?!

大庭 你不想写么？

箱山 （吓得发呆）有偿新闻价钱很高，一栏的二分之一最低五万元。

大庭 别胡说，要出钱找谁不行，不想干的话，赶快滚！

箱山 别不讲理……社长若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大庭 社长么！ 他算什么东西！

俊枝 （抓住这个机会）喂，那就请你回去吧……

大庭 讨厌！ 女人家，别多嘴！

美佐子 妈，别让步。下决心，把证人的事亮出来不好么？假若让他在报上登出来，怕是在这座城市就呆不下去了。

深川 什么？证人？

大庭 （面有惧色）等一下，这事儿就算啦！（对箱山）社长若说可以，你给写吗？

箱山 只要他同意，这事儿好说。

大庭 这事儿简单，你回去跟乌居这么说，就说大庭三吉已经掌握了他那件案子的人证，出事现场的目击者。

俊枝 唉，你怎么啦！

深川 什么事？什么目击者？什么人证？……

大庭 和你不相干的事。

美佐子 怎么啦？妈妈？

俊枝 你说什么……

箱山 怎么啦，莫名其妙……

深川 （被幽灵催促着）事情谈妥了么。大家请安静，时间已经到了。（走近台前）……对不起，让大家受等啦。从现在起开始接见，请顺序进来……他（指身旁幽灵）是我的朋友，从前的战友，大家也看得出来，他已经死了，是你们大家的伙伴。这次的实验是按他的计划进行的，一定会使大家满意……

箱山 （对大庭）这玩的是什么把戏？

大庭 嘘！

（深川就座）

箱山 （对美佐子）你也看得见吗？

美佐子 当然看不见喽。

深川 大庭君，把相片拿过来……

（大庭急忙解扣子，把悬挂相片的幕布挂起来。）

箱山 糟糕，把照相机带来该多好。

深川 这是今天收集到的相片，都是死人的。大庭先生为收集这些相片帮了个大忙（向大庭颔首致意）。请诸位细看，哪张照片是您的朋友，或者有什么线索可以认出他来。为了便于辨认，两个人一组，互相辨认一下。核对一下他们的姓名、原籍、死亡当时的住所、死亡原因、生前简历等等。如有辨认出来的人，请即告诉我们，以便帮助他们与近亲相认，与过去的熟人相联系。我固然看不到你们，也感觉不到你们，但我的这们朋友可代为翻译，如有什么要求，请不客气尽量提出。还有一点，这项活动今后每天午后七点开始搞三个钟头，请转告那些还不知道的朋友……（稍停）……多谢，多谢，仿佛我能听到诸位的掌声。

（俊枝捂住心口，蹲下。美佐子急忙挽住她的胳臂。）

美佐子 不要紧吧？……休息一下吧。

俊枝 不要紧，让我一个人呆会儿吧……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向厨房退下）

箱山 是贫血吧……

深川 （对大庭）请帮一下忙，这就开始登记。（打开笔记本）我们除根据相片核对本人经历之外，还要记下诸位的特征，通过这位朋友的翻译，逐个登记。这类似核查一下幽灵的户籍。往后每收到一张新相片就同这登记簿进行核对，如发现有一致的，就公布这个编号，以备你们之中有谁想要查询。（对身边的幽灵）你看，可以吧？

幽灵 ……………………

深川 （颔首示意）现在开始啦，第一位……（边接受身边幽灵的

示意边说)您的编号是 A 甲 2 号，一号是我的朋友，这是给他的纪念性的号码。A 是登记簿第一册，这一册之中再按甲乙丙丁编成十类。A 甲 2 号的登记项目是：(1)身高：请站在身高计的前面，量一量……多高？啊，是这样，只能这样记录下来……(填写)上半身影像不清，身高难以测定。……(2)脸部：缺右半边，……左边伤痕……。(3)下半身？……黑裤子，有裹腿，脚上穿的像是猪皮军靴……分明是战争时期当警防团员的学生。(记录停止)可能是空袭中死亡的。

箱山 (对美佐子)跟真的一样……

美佐子 (不吭声，咽一下口中的唾液)

深川 下一栏是幽灵自主陈诉……

箱山 哦，还有自主陈诉。这人像个典型的知识分子。

深川 (边复述幽灵的自诉边做记录)八年六个月之前；地点是名古屋百货商场……最初是在名古屋各处游荡，后来……有了坐火车的兴趣……喜欢挤来挤去；现在有喜欢孤独的倾向……最苦恼的是……恐怖……(放下笔，点头)好啦。您的编号是 A 甲 2 号，请记住。还有……

大庭 (对箱山)怎么样？可以写篇报道了吧？

箱山 可以。标题就叫做“向无家的幽灵，伸出爱的手！”

大庭 不错！

深川 关于相片核对，您还有什么要求？……那么，好啦，下一位，A 甲 3 号。

——落幕——

第二幕

8

（市街的某处）

市民C　（边走边读报）啊，是幽灵?!　真不得了。那个人的幽灵果真回来了，的确是令人吃惊的大事！

（另一市街的某处）

市民D　（边走边读报）这个新闻报道，要赶快告诉妹妹，快把战死的丈夫的相片也送过去，……能让幽灵回来看看，该多高兴呀，可够她糟心的喽……

（另一市街的某处）

市民A　（边走边读报）什么，"向无家的幽灵伸出爱的手"……"彷徨在街头，伤心的幽灵"……这是什么呀，令人费解的词句，真没办法。乌居的报纸也登这些，不是受了赤化么……

（另一市街的某处）

市民B　（边走边读报）怎么回事！　军人的幽灵回来啦……一派复古情调，真讨厌透啦……（嘟嘟哝哝地退场）

（宏光电器商行的店铺，那张报纸出版的当天早晨

——

大庭、深川、箱山互相谈论着……旁边是俊枝和美佐子展开报纸正在阅读。)

箱山 ……听我说呀，关于目击者的说法还真有了效验，社长那家伙几乎吓掉了魂……

(美佐子和俊枝忽地抬起头来)

大庭 (说句捧场的话)哪里，是报道写得好。

深川 是的，报道写得真好。他(指随身的幽灵)也很满意。按这情况看，相片可望收集到很多……

俊枝 别开玩笑！正经说吧，过几天卖相片的人都来兑付现金，你哭哭啼啼也来不及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大庭 讨厌，女人家别瞎掺和。跟你说过不止一遍啦！

俊枝 要真是那样，可就谢天谢地啦。现在说的话，你可别再忘了……(往二楼走去)

大庭 哎呀呀，女人若不撒那点娇气，不就完了。

美佐子 亏您还这么说，觉得我妈软弱可欺不是……

大庭 软弱可欺？

美佐子 若是我呀，早就托人报告警察去了！

(走入厨房，退场)

大庭 总也没人上门求婚，净说这种混帐话！

箱山 说起那个证人的事来……社长可就是惧他三分，大有文章呀！

(深川为表示关心，也想凑茬儿搭话)

大庭 (立即不高兴地)好啦好啦，跟你不相干的事，少介入没舌吃。

箱山　（生气）哦，是这样……可是，我已了解了大致情况……

大庭　那不很好么。

箱山　（把香烟点着）你若不想让我知道，那个报道可就不好照实去写啦。

深川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箱山　常言道：胡诌八咧，苦味无穷。

大庭　（威吓）说什么笑话，讨厌！

箱山　（心怀恶意地）是么……看来似乎蛮有道理，其实于理不通。（对深川）你呢，为别人的幽灵极其热心照料，可对自己朋友的幽灵却不那么积极地去弄清他的身世。

深川　这是你误会啦。

箱山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人？……别净说不知道，你不是亲口说是你的战友么。

深川　（点头）可是他并不相信，因为无法证明……（对身边幽灵）是这样吧？

箱山　不行，不行。没有过细的证明，你让他怎么回答。你为什么不说出更具体的情况呢？

深川　一定要说么？

箱山　我看还是应该说出来。

大庭　不说倒好！

幽灵　…… ……… ………

深川　他（指身边幽灵）也同意我讲出来，那么我就说吧……。这真是一段传奇式的故事……我对他的战死负有个大的责任，他想了解一下家中的情况，寻到家人，所以就把他带来了。可是他家里的人都不通情达理，对我们心存戒备，全然不信。光是不相信倒也罢了，那个在他当兵时出

生的儿子，反拿出一张陌生人的照片来指认，弄得他无处可归。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他的家，可人家就是拒不接受。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他彻底失望了，我也想不出辙来了……实在没办法，只好不屈不挠地再去说服他们。可是，不知起了什么误会，反倒用暴力把我们监禁起来了，也许是认为我在利用他来敲诈。

箱山　监禁，在哪里？

深川　那不能说，反正是逃出来没有多久……

箱山　（嗫嚅着说）简直是毫无道理。

大庭　等着瞧吧！

箱山　为他，你可吃了苦头；可你还是那么热心关照他……

深川　这也是一种自尊心。不管是谁，凡是活着的人，想做唯有自己能做的事，也是人之常情呀。

箱山　唉唉……（像找什么东西似的，凝眸而视）说的对……

（大庭端起架子想要插嘴，忽然电话铃响）

大庭　（接电话）哦，是的，是的……（兴奋地）是么，多谢……知道啦。是……是……好极了，多谢。（低下头，挂断电话）幽灵君，成功啦……上广播！新闻报道，说是要来录音。

深川　（对幽灵）很好吧？

大庭　（有些担心）说是中午就来……

幽灵　…… …… ……

深川　可以，可以。

大庭　（非常得意）这就好啦，这就好啦。上了广播，比乌居的报纸强多啦，这是了不起的宣传……（转向箱山，恶意地）你，用不着啦！）

箱山　没什么。很好，很有意思。

大庭 喂，你要多少钱？

箱山 你那微不足道的钱，我不感兴趣。

大庭 （不由地想把他推出去）这小子！

箱山 （边闪开边讥笑）好啦，我还要时常来玩的。（转身退场）

大庭 浑蛋！看你这德性，草鞋底一样的尊容！

深川 你应当跟他好好商量，新闻记者哪有不刺儿头的……

（美佐子拿着一个包袱从厨房出来，正要穿过店堂出门，忽然被深川喊住）

深川 你上哪儿去？

美佐子 办点儿事。

（市民C上场。在石阶下与箱山相遇，迎面互相对视。市民C怕被认出，慌忙跑了上去。箱山蛮有兴味地看他走去。退场。）

大庭 （大声吆喝）喂，你来！（美佐子停下脚步）有事就快去吧。

美佐子 看情况吧！

市民C （喘着气）您早。

大庭 怎么，你父亲已经去世啦？

市民C 哪有的话，我想把昨天的相片取回……（拿出收据）

大庭 哦，你看了北滨新报了么？

市民C （急忙回答）没有。我父亲也没有怎么特别不好，只是因为长时间患病，容易着急。常言道：兄弟不如父子亲……不管怎么说，不能为那么一星半点儿的钱，招来幽灵作祟……

大庭 懂啦懂啦，你的意思我明白啦。对我们来说这是贵重的研究材料……

市民C 可是幽灵究竟能不能来，我们一开始就有点含糊……

大庭 不用这么说，好啦，让幽灵出来你们见见吧。

深川 幽灵是很愿意给人看见的……

市民 你说的是没影子的话！

大庭 你果真想买回去么，可知道行情是看涨的……（解开纽扣，垂下挂相片的幕布，核对一下收据号码。）

美佐子 （自言自语）人死之后，都是这么让人害怕么？

深川 （向幽灵表示歉意，急忙说）没这回事，那只是自己吓唬自己。

大庭 看这张相片，那脸色，眼看就要来到我们跟前似的……

市民 C （伸出手来）快给我吧，多谢。

大庭 我想留下，你想买回，……这价钱可要看涨了。……

美佐子 （对深川）啊呀，是要卖回去呀！

深川 没关系，可以要个高价钱，没什么损失。

市民 C ……要多少钱？

大庭 你想出多少钱？

美佐子 好说，做这种交易……还不都是朋友……

深川 好办，牺牲一张，可以换回二三倍的价钱。虽说有点可惜，可现在首先要筹措资金呀……

市民 C 三百元……

大庭 开玩笑。我本想要三千元。好啦，让你一个大价钱，两千吧。

市民 C 五百元……

（大庭歪着头，拿出剪子开始修剪胡子。）

美佐子 真厉害，她反正是只好如此了……

深川 可是他高兴的不得了。

市民 C 喂，帮我说说吧，我只带一千元。

大庭 （爽快地）好啦，就一千元成交啦。

市民C （横下心，从腰带里面掏出折叠好的千元钞票）算啦算啦，不就是这么点事儿么，世界上没便宜给人讨。

大庭 说的对……（接过钞票，展开，迎着光照一照，然后把相片还给市民C）欢迎您再来光顾……

市民C 绝不会啦！（收起相片）

大庭 （笑）别这么说，下次拿一张毫不相干的生人的相片来不好么。那位幽灵，绝不会因您取回而有半点不快，因为他是漠不上干的生人。

市民C （又燃起了希望）那也要得？

大庭 （热情地）要得要得，这么一来，你今天的损失就可得到弥补了……

市民C （长吁一口气）好啦好啦，你给出了个好主意，回去赶紧找一找，一定再来，多谢关照……（哈腰致意，以这种姿势逃脱似的退场）

大庭 （边忽拉忽拉甩着钞票边说）进行顺利，完全合乎计划……

（市民群众合唱）
机灵人的话，
是极有自信的。
你们相信谎言吧！
如此这般，
在死人的口唇上，
黄金之花会结出果实。

大庭 ……二百元变成一千元，一千元变成五千元，五千元变成两万五，两万五变成十二万五，十二五就可变成六十二万五千元……（笑）

深川 （被幽灵催促对美佐子说）等赚了钱，他想给美佐子买点东西……

（美佐子未答言走了出去，恰好市民D走来。）

市民D 你好。

大庭 （以哄猫的声调）请进。

市民D 听说有位幽灵在你们店铺？

深川 是，有，在这里。（用手指一指）

市民D （俯首致意）我家老人患风湿性关节炎多年了……

大庭 这不好办，太太……人还没死吧？

市民D （惊得发呆）什么！

大庭 我是说死去之后再拿相片来。

市民D 你说了些什么？

大庭 我说的是拿相片来，不是么？

市民D 说什么呀！我是来上门求医的。

大庭 啊，对不起。……你说是要求治病呀，这个么……

市民D （仍然怒气未消）能帮助给治一治么？

大庭 （边转向深川边说）这位幽灵，能给她治一治么？

市民D 据报纸上说，老年人的这种病很难治。

深川 （看着幽灵，犹疑不定）能行吗？这种病？

幽灵 ………………………

深川 他说，试试看，总归是你好事。（有点为难地望着大庭）

大庭 （对市民D）可以，不拘什么时候，把病人带来。……费用么……因为是初诊，需要特殊照料，一次二百元。

市民 D　这对老年来说，总算是一种宽慰……

大庭　不只是心理上的安慰，有一种说法，认为幽灵可以放出电波来给人治病……

市民 D　回头我再来吧。（退场）

大庭　好，您请，您请……

（市民群众的合唱）
过不了多久，
死人的口唇上，
黄金花会结出果实。
活人要听死人的话，
跪倒在无影无踪的幽灵面前。

大庭　（高兴地拍手）怎么样，我说对了吧！一件东西值多少钱，全看有人肯出多少。

深川　（对幽灵）看来，不管什么都可试一试。

大庭　没错，这位幽灵真是了不起……

俊枝　（从二楼下来，手指尖边做数钞票的动作边说）刚才的钱，在哪儿？

深川　啊？……

大庭　算了吧，谁爱理你。

俊枝　你可知道，截止到今天，伙食钱花了多少？

大庭　晓得啦，晓得啦，明天把明细帐拿来。

俊枝　好呀，当然可以。（穿过店堂，退回厨房）

（市民 A 上场）

市民 A　对不起，打扰打扰……

大庭 您是广播电台的？

市民A 不是不是，我呀……

大庭 是相片的事？

市民A （左右摇头，小心翼翼扫视一下四周悄声说）你是大庭君？……还认得我吗？

大庭 （心头一惊）哦，你是……

市民A 特来有事拜托……首先跟您叮问一下……（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神气）听说有个幽灵在你这里，大概是从南方回来的，这可是真的……是不是从苏联或中共方面回来，经过洗脑的？

大庭 你说的是些什么？

市民A 说起军人的幽灵来，有些是不死心的士兵，可不能相信他们。说不定还有些是逃兵呢！

大庭 你是来我这儿找碴儿的吧？

市民A 哪儿的话。怕是近来靖国神社复兴起来了，他上这儿转悠来啦……

大庭 是不是靖国神社已经满员啦。

深川 （乘兴插话）怎么回事？

大庭 （打断他）没事儿！

市民A 你是那位幽灵的战友吗？

深川 是。

市民A 那么，请问，那位幽灵是什么级别？

深川 是上等兵。

市民A （挺起胸脯）我是少佐。

大庭 （忍耐不住地说）我是万年一等兵，有什么不好？

市民A 唉，别激动！他一个上等兵，作为百万英灵的代表，实

在不可理解。既说是代表，起码应该是将校呀……

深川 （天真地）啊，懂啦，战争时期，你在士兵跟前一定干了不少招人恨的事吧？

市民A 你说什么！（转身对着他）这种地方，简直没话跟你们说！

大庭 好啦好啦，长官……（追随其后直到石阶）你干什么来啦？莫非就是为了取笑么？

市民A 那个幽灵，是赤色分子！

大庭 别吓唬人……长官，莫非你认不得咱家吗？

市民A 你是个骗子！

大庭 是骗子，可是你也不想一想，骗子怎么会和赤色分子搞在一起？

市民A （犹豫不定）说的可也是……这么说，你这人还是可以信任的喽。

大庭 没错，瞧好吧。

市民A 哎，是这么回事……有件需要多加小心的事拜托你……

大庭 好说……

市民A 跟你直说了罢，我家的纸盒工场近来出了点麻烦。据我想，可能是职工中混进了赤色分子。如果你这位幽灵不是赤色的……

大庭 是让他作侦探么？

市民A 对，对……幽灵可是最合适不过了……

大庭 好说……（深深点头）明白了。交给我来办吧……

（市民群众的合唱）

机灵人的话，
是极有自信的。
你们相信谎言吧，
如此这般，
在死人的口唇上，
黄金之花会结出果实。

9

（宣传车——）

播音员　诸位，诸位！因幽灵而出名的大庭商行向大家致意。据统计，近五十年来全国死亡人口共计四千八百五十万。一张相片平均按二百元计，全部共约九十七亿元，资金金额可谓浩大。

（在市街某处）

市民D　我说，你是开照相馆的吗……

市民B　对，托您的福，还算兴旺。

市民D　可是，最近一听说照相就吓得人脊背发凉。

市民B　有些人净干让幽灵诅咒的事。对啦，我呢……（压低声音）幽灵之类，我是不信的。

市民 D　(不同意地)哦,是这样!

市民 B　且不提这些。近来凡是夫妇照相,时兴的是两人并排……这样,如果一方去世,变成幽灵,绝不会害怕的,因为这是爱情的记录……信不信幽灵并不相干,这样一来,市民的道德心得到提高却是实实在在的。

市民 D　如把底片都保存下来,将来就成为一笔大财产了。

市民 B　(高兴起来)对,想到这些,干起来就更起劲了。

(宣传车——)

播音员　一张相片平均按二百元计,全部共约九十七亿元,资金金额可谓浩大。对于因为战争而失去土地、失去领土的贫穷的日本来说,这的确是一笔巨大的财源。为了日本经济的复兴,幽灵们将做出第二次奉献……

(在市街某处一条胡同里,市民 C 夹着小包偷偷逃来。)

市民 A 的声音　喂,等一等!

(市民 C 把小包掖在蝙蝠伞里,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去,向刚才来的方向走去。)

市民 A　(跑过来)喂,太太,有人跑到这边来吗?

市民 C　什么?

市民 A　真怪啦……(四下里张望)

市民 C　(和 A 一起四下张望)莫非遇到小偷了么……

市民 A　没错,就是小偷!

市民 C　真可怕,是什么样的男人?

市民A　男人？……嗯，也许是男人吧。

市民C　是男人吧，那个小偷……

市民A　干嘛老说男人男人的？

市民C　没别的意思……你被偷的是什么？

市民A　这家伙真可恨，偷了我的相册。

市民C　相册?!

市民A　是的，是我当兵时期的纪念品。

市民C　那么，是战死的军人相片吧……

市民A　是的。现在可流行的邪乎，我把它送给大庭老板看了看，又买了回来；不成想一下子全给抢走了……

市民C　是这么回事……

市民A　近来，这儿那儿，到处都有偷相片的！前不久，听说海岸上一家照相馆，有三人一伙的强盗闯了进去……还听说，有人把家人的相片全部送了过去，为要买回来，借了一身债，后来实在无法还债，竟至寻了短见，自杀身死了。

市民C　真是的，幽灵，现在可是大受欢迎了……

市民A　受欢迎，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我对幽灵十分尊敬，也是不敢落在别人后边。我认为战后人心堕落，幽灵看不下去了，所以返回到人世来。想到这一点，就可知道，按理说这绝不是什么坏事。

市民C　有道理，有道理……

市民A　哪里呀，原以为可以给他蒙混过去，那是大错特错啦。幽灵是能够明察秋毫的……前些天，我求幽灵帮我调查一下我的工场里有没有赤色分子，经他一查，那个有嫌疑的戴黑边眼镜宽下颏的家伙承认，除他还有一个。于是，就把他们二人解雇了。

市民C 啊，好极啦，好极啦……

（市民A转身退场……市民C悄悄从蝙蝠伞里取出小包。）

市民A （跑回来）慢着慢着！我早就觉得你不干好事！

（女的前边跑，男的后边追，二人同时退场）

播音员 为了复兴日本经济，幽灵做出第二次奉献。请大家理解他的心情，对他的事业给以协助。对诸位市民来说，这也是无本取利的绝好机会。请不要错过这个大好机会，光顾我们宏光电器商行。

（宏光电器商行的店铺——只深川一人。）

深川 （不安地看着身旁的幽灵，身子微微发抖。似乎幽灵看了他一眼，他随即做出苦笑的样子）不，没什么。我想了一下，大庭的作法，特别是关于那个目击者……似乎做的有点过分了……喂，你好象变了个人……（突然被幽灵打了一下）唉，你干什么？……不太过分了么，干么打我？……啊，（迅即改为迁就的语气）不要紧，不要紧，你想打我一下试试看，没什么，并不怎么疼……唉?！好疼，好疼……（又挨了两下）好疼，好疼……（身子摇摇晃晃）好疼，别打啦！疼得很……真的，疼得很，你好狠呐……（又挨了几下）痛得很厉害，哎呀，当真疼得很……（摇摇晃晃，转圈跑着躲闪）

（大庭从二楼下来，穿着较为高级的西装。）

大庭　（满面春风）怎么，搞捉迷藏么？

深川　不是……

大庭　怎么样（看看衣服），合身么？

深川　好，挺有气派。

大庭　嘿嘿嘿，办件大事，当一下幽灵的代理人……（面对着门口）

（市民 F 上场）

市民 F　（煞有介事地）打扰打扰。（掏出名片）

大庭　是要买问相片吗？

市民 F　什么？……不是……

大庭　（匆忙地）那么是来卖的吗？要卖的话，请通过代理店，数量太大这里招架不了……

市民 F　不，（递过名片）我是日本宗教家联盟的……

大庭　啊?!

市民 F　想请您这里的幽灵去做讲演和参加讨论会……

大庭　是这样……

市民 F　虽说是讨论会，可绝不会说出失礼的话来。我们对死去的人从心里尊敬，并且抱有爱心。

大庭　哦，那么，使用费呢？

市民 F　什么？

大庭　也就是说，讲演报酬……

市民 F　啊，我们这方面……

大庭　我这里的幽灵，费用要高一点……一小时两千元……若是包场的话，服务费一天一万五千元……

市民 F　这么多……

大庭　没有谎价……你或许觉得贵了一点，你可知道，我家的幽

灵……

市民F　不，不，就这么着……

大庭　那好吧……(点点头，对幽灵道)你看可以吗?

深川　可以，可以。

大庭　那么，我们接受啦。请问时间和地点?

市民F　下星期日前后……

大庭　下星期日……(转向深川)

深川　(翻开记事本)……嗯，那天有空。

市民F　就这么定啦，我们派车来接……

大庭　好啦，到时候我们等着来接……

市民F　好，就这样……再有什么事请按名片上的号码给我打电话……

大庭　谢谢，您多受累。

(市民F退场)

深川　(对幽灵)……宗教家联盟，没问题吧?

大庭　没问题……已经有了威信。……嗯，是个好兆头，今天的重要会谈放在前面，这倒很好……我们走吧。

深川　(对幽灵)你是要谈那个复杂的问题吗? ……是吗?(被幽灵打了一下)……啊，好疼!

大庭　(吓了一跳)怎么啦?!

深川　没什么……

大庭　(忍笑)那么，幽灵君，咱们去吧……回头，多多拜托了。别吵呀。(改换语调)到了四点钟，别忘了那个电话。

深川　哎呀，阿斯匹林还剩得有吗?

大庭 原封未动。怎么，又伤风啦？

深川 有点头沉……

大庭 那可不好，你应该好好睡一觉……（在口袋里搜索）啊，放在二楼的旧衣服里，……我上楼去取。

深川 好啦，我去取吧。

大庭 嗯，注意身体呀，你把它都吃了吧，不用客气。美佐子也好，老太婆也好，总是一个劲地罗嗦，……（放大喉咙）喂，俊枝，美佐子……滥弹琴，上哪儿去啦？

深川 行啦，有事我去找她……

大庭 那么，拜托啦……真罗嗦，电话的事别忘了。

（大庭出去，深川很放心的样子，……被幽灵督促着，急忙苦笑。）

深川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到二楼去取阿斯匹林……（上二楼去，退场）

（大庭正走下石阶的时候，俊枝走了出来。）

俊枝 （喊大庭停步）喂，慢走！

大庭 干什么，吓了我一跳！

俊枝 为那件事，我上那个案子的目击者家里去了一趟……

大庭 他怎么说！

俊枝 谈妥啦。你不是说，让我问问他要多少钱吗？

大庭 这人到底是谁你乖乖地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俊枝 那不行，这是我手里的一张王牌。

大庭 嗯……他说要多少钱？

俊枝 他知道你现在生意很兴旺。

大庭 别说废话。

俊枝 每月给五万元。

大庭　胡说！开玩笑也得有个分寸。哪儿有那么多钱……

俊枝　不同意就算了，和我没什么关系。

大庭　胡说……至少也得让他再让两万。

俊枝　五万减去两万，可以吗？

大庭　对，三万……再多一分也不给。

俊枝　不知道对方同意不同意，我去给你再跟他谈谈。

大庭　行……（要走）

俊枝　唉，钱呢？

大庭　什么钱？

俊枝　怎么能就这么空手去呢。

（咋舌，从口袋掏出一叠钞票，数了数——）

大庭　拿去吧！好不容易今天是个难得的好日子，想不到又碰到了这么个晦气。

俊枝　今天这事，不跟美佐子说，好么？

大庭　为什么？

俊枝　女孩子心地单纯。

大庭　唉，话看怎么个说法。

俊枝　像我们夫妻之间说话那样冷淡无情，可要不得哟。

大庭　你说这话，可别忘了苍天有眼！

俊枝　天要下雨啦！

大庭　说那样不害羞的话，别忘了今晚上给我暖一暖被边儿……

俊枝　厚脸皮！（从右侧急退）

（大庭环视周围，悄悄尾随其后）

俊枝的声音 你跟来也没用！我不能马上就去！

大庭 （笑）没办法，要下些资本呀……（转身从左侧退场。）

（箱山上场，目送2人，看看表，在笔记本上做记录……周围立即转暗，暴雨……箱山去找一个屋檐避雨，跑下。）

10

（市民们上场，在舞台前方站成一排，手里举着灯笼，灯笼上写着“高价收购死人相片”。在行列之外的空隙处，站着美佐子。）

美佐子 真是莫名其妙，值钱有用的东西卖不出去，没用的东西倒能畅销，这是怎么回事。

（市民群众的合唱）
东西为什么值钱？
有人肯花钱买呗。
只要有买主付钱！
谎话也值一千元……

美佐子　那纯粹是撒谎!

市民们　所以么,

撒谎也值

一千元!

美佐子　妈妈要肯和我同心协力,该有多好!

（俊枝上场）

俊枝　你呀,女人家,就是胆小……

（市民 E 上场）

市民 E　打扰打扰。前几天请您给办代理店许可的事……

俊枝　哦,你又来啦,不是说过不能办么。已经满额了。

市民 E　以不能给想点办法……

俊枝　不行,光这个市里就已经有一百多家。

市民 E　（跪下）这件事全仰仗您啦。

市民们　只要有买主,

撒谎也值

一千元!

俊枝　是这样,有人曾说过:只要有买主肯出钱,情愿把权利出让给他……

市民 E　（认真地）要多少钱……

俊枝　说是十二、三万……真是额外便宜,愿买的人络绎不绝,于是价值就涨上来了。这是分外的话,但也不妨说给你知道……

市民 E　有这样的事。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再来跟你商量。

俊枝　如果不抓紧的话,很可能全卖光了。

市民E 知道啦，知道啦……（退场）

市民们 所以么，

撒谎也值

一千元！

（俊枝边搓手边目送市民E）

美佐子 妈妈，您可真让人不放心……。告诉我，那个目击者到底是什么人……

俊枝 说什么呀！……你信不着我？

美佐子 您说，您是不是有点疯颠啦！

俊枝 人生，可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

美佐子 利用幽灵欺骗人，这就叫人生？

俊枝 别欺骗欺骗的，让人听见多不好！

（市民群众的合唱）

机灵的人儿发了话，

聪明的人儿买进来，

死人口唇上花儿开，

是一束看不见的黄金花！

美佐子 我说，妈妈，当真有幽灵吗？您相信吗？

俊枝 有没有，信不信，不都是一样么？

美佐子 不一样。

俊枝 妈妈不像你对生活有过分的要求，……可是怎样克服人世的艰辛倒是知道的……（退场）

美佐子 （自言自语）过分的要求……我只不过是想过普通的生活……（深川从二楼下来，美佐子没注意到）……普通？……普通是指什么？……也许就根本不存在。靠幽灵赚钱的社会……让人厌烦死了，真不如死了倒好。

市民们 若是死了，
把相片给我，
可卖三百元！

幽灵 ………………

深川 （恳切规劝）真荒唐，快别这样！
（美佐子吓了一跳，慌忙转身）

幽灵 ………………

深川 别这样……让我说呀……往后还不一定是怎么样呐……（惊惶失措地）我说，美佐子，他呀（指幽灵），他说你如果要死的话，就让他看着你死……

美佐子 什么！

深川 他似乎有点误解，你别介意……（又挨了幽灵的打）啊呀，好疼。

幽灵 ………………

深川 当然，我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对美佐子）他的意思是说这样他就可看到你的幽灵，好和你做个朋友；完全没有恶意……

美佐子 对于幽灵，我是不相信的！（想要走开）

深川 （被幽灵督促着，因而说道）慢着慢着，他说你不信也没关系，假如真心想验证一下的话……也就是说，真想死的话……死后变成幽灵，便什么都明白了……

美佐子 谁想死啦！

深川 （神情一愣）啊，不想死，那好，好极啦……（又被幽灵打了一下）哎呀，还是死了的好……

（稍停，闪电。美佐子惊立）

深川 啊，真可怕！喂，雨要停啦……（目送幽灵走向窗前，急忙对美佐子说）我说，那位幽灵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幽灵像是又踅了回来，深川改变语调整说）哈哈，电器老板也怕打雷呀……

（美佐子给深川一记耳光）

市民们 哈哈哈，哈哈哈……

（雷鸣）

11

（宏光电器商行的后面，波涛汹涌的海边。因为地势较高，只能听见涛声，看不到海面。美佐子茫然站在那里发愣。箱山走近前来。）

箱山　大庭君。

美佐子　（吓了一跳）……你在这儿干什么？

箱山　盯梢盯到这儿来了，为了做生意。

美佐子　（扭过脸去）盯梢，不是盯我父亲吗。

箱山　他的去向已经弄清楚了。你今天怎么不招呼顾客啦？

美佐子　……

箱山　怎么，生气啦？……别这样，我是向着你这一边的。

美佐子　那么，你觉得深川这人怎么样？

箱山　啊，他呀，我认为只是个胆小的疯子……

美佐子　能这么说吗？

箱山　是呀，……他只是在做戏，一旦了却心愿……

美佐子　可是这不是演戏呀！

箱山　唉？……你说，当真有幽灵吗？假如真有的话，我们周围不净是幽灵在转来转去嘛，我们说的话必定被转告给他（指深川身边的幽灵），啊呀，天爷保佑，天爷保佑……

美佐子　因为都有自尊心，他们不会干这种事……

箱山　哎呀，你大概是让"深川教"给洗了脑筋了罢。

美佐子　没有的话！那个幽灵怎么会到这儿为，我倒问清楚啦。

箱山　这问题挺有意思，你说说看。

（只剩下美佐子一个，周围转暗）

美佐子　……这话说起来真可怕……据说，深川和他那位朋友在南方的密林里逃来逃去……二人只有一个水壶，水剩下很少了……因为到处有霉菌，生水不能喝，天气热得很，目的地还非常遥远……两人围绕着水壶渐渐地失去礼义之心，竟至于相互猜疑起来……后来就用掷硬币的方法，看哪面在上决定水壶归谁饮用……这样掷了之后，

深川输了……深川坐地不起，两手捂住脸，一心等着朋友带着水壶走开……可是等了好久，朋友并没走……等到的却是非常可怕的事：本来他就是等着死的……后来实在忍不下去，便抬起脸来一看，啊呀，那位朋友独自发疯了……没有办法，只好就让他坐在那里，自己拿起水壶上路了……于是，那位朋友便在那里死去了……

（舞台转亮）

箱山 唉唉，所谓战争就是这样。人们到了战地上，不管是谁，都有一两次这样的经验……只是大部分都已忘记了。

（远处雷鸣）

美佐子 可是，那位幽灵也太过分了……活着的人有必要对死人那么讲情义么；……

箱山 可是，深川的这位幽灵不是还很朴实可爱吗？……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幽灵，确实如此……比如说，和人性命交关的药品，竟以原价十倍的价钱出售……

美佐子 深川可是很本分哟！

箱山 所以，他不卖假货劣货……毕竟是个面向农村的幽灵……

美佐子 ……………………

箱山 （伸个懒腰）啊，农村没意思……你的趣味是什么？

美佐子 ……………………

箱山 对不起，对不起，说了没趣儿的话……（眼望天空）雨要停下来，鱼就卖得便宜些了。

美佐子 （蓦然指着远处喊道）啊呀！

箱山　出了什么事?

美佐子　有人掉下去啦,从崖角上……不,是跳下去的!

箱山　是游泳吧。

美佐子　(摇头)可是没脱衣裳!

(静场片刻)

箱山　我去看看!(跑下)

12

(北滨新报社长室——乌居兄弟二人、市长、丸竹,还有身着新装的大庭三吉。

桌上是玻璃杯和啤酒瓶,只有大庭三吉意气昂扬,其他四人皆萎靡不振。)

大庭　(边喝啤酒边说)承诸位照拂,社会上越加关注,服务项目越来越多……仅是相片买卖,五天内就达十二、三万元。此外,要求按摩的平均每天有十五、六人……不曾许愿就来献纳香资的也不少,对这位幽灵,真是不可小看了他。还有咨询命运的、请求侦探的……

市长　(有些不大相信)幽灵,也能作侦探?

大庭 还是很受欢迎呢。鉴于以上这些情况，为求进一步发展，打算成立"幽灵后援会"，想请市长务必担任会长，在座的诸位担任理事。

（稍停）

乌居阿弟 可是，办起这个 事，会把过去的那件案子再抖弄出来……

乌居阿哥 对啦，还说有目击者，如要追问起确切的姓名来，我们又无法回答。

大庭 这话就说不通了。我呢，既无家产又无门第，底子很薄……正由于这一点，也许就成了我的优势。而且，我们搞的既不是欺瞒，也不是诈骗，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事业，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搞起来，不必那样犹豫不定。至于说到幽灵，也可能一时不能完全被人们接受。可是，反过来说，如果马上就被人们相信，那不也是荒唐么。所以，对这一点不必疑虑，事业会顺利发展的。眼看就要向全国展开，这个北滨市成为全日本的幽灵总汇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当前所有热门事业都被东京搞了去，地方上冷冷清清。我们在这里敲起锣鼓，扎紧腰带，大干一场。啊……（喝啤酒）诸位看怎样？（稍稍间歇）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请接受敦请如何？

众人 （互相观望，默不作声）………………

大庭 （突然）哦，大家同意啦……那好极了，开心得很。哈哈，哈哈……我说，现在几点啦？……（看丸竹的手表）啊，四点……如果哪一位愿意和幽灵在一起，请跑一趟，到事务，把我们谈妥的事通知深川，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可是，（环视一下各位）我们看不见幽灵，这是没办法

的事……不，看不见倒也好，互相无拘无束地呆在一起也很有意思。（放低声音悄悄地说）自从开始活动以来，虽说本市里幽灵数目大大增加，到处都有幽灵拥挤着，有一家只有两口人，幽灵倒住了十多个。要吃饭，桌子周围就全挤拢来吃；要看报，一打开报纸，就全拥到背后争着看；铺好床铺，就一齐钻进被窝……可是本人却全 然不知道……如果知道，恐怕会哄闹起来呢……

（电话铃响，大家为之一惊）

丸竹　（拿起听筒）啊啊，对对……请稍等，大庭君，找你……

大庭　喂喂，我是大庭……啊啊……对……唉？……喂，是这样，刚才市长已经高兴地接受了……哦哦，对啦。有一位幽灵在这里，他会登门传达给各位，请放心吧。一切进行顺利。市长也亲切向他们致意……好啦，好啦。晚上会见面的，到时候再说吧。（挂断电话）

（在家都呆然若失）

市长　（提心吊胆地）莫非还要光顾舍下吗？

丸竹　当真那人的那一位要光顾各家吗……

大庭　当然会的，既然大家都是幽灵后援会的人……

市长　（环顾左右）对，对，都是自己人……

乌居阿哥　（扭扭捏捏地）这倒也是，可是不知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的家里，若是那一位也要光顾的话……那就拜托，请多包涵吧……

大庭　多包涵？什么意思？

乌居阿哥　我不是敬而远之的意思……绝没这个意思……本来我是深信不疑的……只是生活的隐私，不堪一顾呀……

大庭　好啦……那么凡属“后援会”的成员，都作特别安排……

(微微点头,用手帕覆盖前胸)可是,丸竹君,幽灵会馆的建筑问题,请多费心喽。

丸竹 (慌不迭地说)哦,这事儿可够邪乎的。可也好说,这是本市的著名所在嘛。

大庭 不管怎么说,对像是全国幽灵……而且市长要得到全日本幽灵的推荐,下次选举,当选为县会议员是没问题的。

市长 哈哈……

大庭 搞好了,还可当选为国会议员哩。

市长 (也并无什么恶感)哪里,哪里……

乌居阿弟 嗯,那好得很……这完全合乎《投资经济论》的第二法则!

大庭 你说什么?

乌居阿弟 据这本书上说,资本像磁石一样吸引万物,被吸引的变成资本还可吸引其他物体。事情不就是这样么。

全体 (无不点头赞同)说的不错……

大庭 那么,为"幽灵后援会"干杯……

(全体举杯起立。

在黑暗中传来远处的话语声。)

箱山 有人跳崖啦……

(市街某处)

市民C 听说有人跳崖了!

市民D 男的?女的?

市民C 是个年轻男子,说是有肺病,可能是高等学校的老师。

市民D 年轻男人?唉,真可惜……

(舞台转亮,接续前一场面。同时有人敲门,大家都放下杯子,转头盯着门。)

乌居阿弟 是谁?

箱山的声音 我是箱山。(打开门)出事了,有人跳崖了。

乌居阿弟 (生气)这么点事也值得大惊小怪! 我们正在商量大事!

箱山 这也是大事呀。(从口袋掏出一片纸看,这是抄录的遗嘱。)

大庭 这有什么新鲜的!

箱山 请听一听(看)"读了《北滨新报》关于幽灵的报道,我下决心去死……(大家沉静谛听)但不是因为绝望而厌世自杀,我是想做一次实验。像我这样诅咒人生的人,一旦变成幽灵再到这人世与彷徨,如果完全忘掉过去,那是很可惜的。于是,我给自己做了记号,上衣是藏蓝毕叽,裤子左兜有一破缝,胸前别一条一寸宽的飘带,上写一个大写的 T 字。相片和遗嘱放在一个信封内,送给宏光电器商行的深川君。……深川君,我跟你并无一面之交,但希望你对我的实验给以协助。假如你那里出现一个藏蓝上衣别有大写 T 字的幽灵,请指出那就是我。还有,请把我的日记——另以挂号寄去,上面记有我的过去和我想要自杀的缘由——读给他听。所需手续费用,和日记装在一个信封里。再者,在我出现之前绝不要拆开信封。仅此上言,万分抱歉。这是一个死者的恳托,请原谅。再见!! 我期待着实验的成功,这就寻死去了……"

(大家都尴尬地面面相觑)

大庭 (突然尖声尖气地说)这家伙有点意思! (环视诸人,打着响指)晓得吧,可以开展大事业了。……乌居君(对乌居阿哥),你的行业里,有了大事好做了。……懂了吧?

……搞“幽灵保险”呀！（猛烈地搓着两手）高招，高招儿，幽灵保险呀。

乌居阿哥　（露出权威的神气，急不可待地）保险！……什么，给幽灵……谁来投保？

大庭　也就是说，变成幽灵以后，为要使他不至流离失所，需要给以种种照料，这项辛苦费，须在生前存在咱们这里……懂了吧。凡加入这项保险的，发给他标志符号，经常配戴在身上，如同怕走失的儿童那样。咱这里给他登记编号，详记有关资料，以备各项调查、接洽之用。投保的人，如果碰上交通事故，即使发生万一，也绝无后患。如能幸而回以家里，妻子家人为使不致再生意外，就会把他严密监视起来。（用舌头舐舐嘴唇）

市长　他家里的人不会反对么？

乌居阿弟　不会的。如若反对，就会被人认为是别有居心了。

市长　这话有道理。

丸竹　可是……他家的妻儿们是否也愿意投保呢？

乌居阿哥　（好像忽然来了灵感）确实，这保险是不好意思推辞的……完全可以顺利进行……

乌居阿弟　啊呀呀。成就大事了。幽灵这家伙，简直成了强力磁石。

（市民群众的合唱）
那时死人复活了，
由盲犬来引路，
人们愿听死人的话语，
向看不见的姿影跪地膜拜。

大庭 唔，好了有了……（像在做梦）我的脑子转得好灵光，想出个好主意来了……（往回抽搭着口水）喂，市长，在你府上开始制做“幽灵服”，你看怎样？幽灵总是穿着临死时的服装，一旦样子过时，即使是幽灵，也会觉得脸上无光，特别是女幽灵……所以要设计出永不过时的服装式样。穿上这种服装死去，绝对往后不觉得落伍……这是个好主意吧……

市长 可是，若是死于突发事故，不是来不及么？

大庭 这要在设计上下功夫，使活着的人也认为时兴。

乌居阿哥 （对伙伴们）完全赞成。平时就穿上这种寿衣，不拘什么时候死去，都可心安理得。资本由我负责。

丸竹 （边想边说）这就算作“幽灵后援会”的制服好了。

大庭 好主意。

市长 那要制作多少呢？

大庭 这数量就大了，全国按每分钟死三个人计算，需要量该有多大，非办大工场不可。

乌居阿弟 对，这完全符合《投资经济论》的法则！

（市民群众的合唱）
机灵的人发言了：
要造一口大锅，
到了死人们季节，
把幽灵集拢来，
做成面酱。

（众人一齐发笑）

箱山 诸位，请头脑冷静一点。

乌居阿弟 怎么，你还在这儿？

箱山 说混话也得有个分寸，要不，就太不像样了。

大庭 乌居君，干嘛让为这个人在这儿讲话。

箱山 （苦笑）是我想说。

乌居阿弟 好了，你到那边去吧。

箱山 发了昏了。幽灵，有谁会相信呢……

大庭 你说人们不相信幽灵?!

箱山 这只是无谓的胡闹，一个人死了最好不要留下笑柄。

大庭 胡说！（向市长们环视一下）我说市长，你说幽灵是有还是没有？

市长 ………………………

大庭 到底有没有？

市长 ……有……大概是有……

大庭 （对丸竹）你说呢？

丸竹 这个么，当然有。

大庭 那么你呢？（对乌居阿哥）

乌居阿哥 有哇……

大庭 （对乌居阿弟）你说呢？

乌居阿弟 （点头）

大庭 （对箱山）怎样，你个三青子，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在我背后聚集着四千八百五十万人的幽灵……

箱山 （急不可等地）好了，晓得了。当前那位教师自杀的事，如何解决，认真地考虑考虑吧……

大庭 给以表彰，把他的相片镶在大镜框里，挂在幽灵会馆的大

厅前面！

箱山　你怎这么说，人家是好意向你提出忠告……

大庭　你侮辱幽灵，还说什么好意！

箱山　可是，幽灵并不存在，是明白不过的事……

大庭　说存在就是存在！

箱山　存在于那个可怜的疯疯颠颠的人的头脑中，他的那个幽灵和你们说的幽灵没有任何关系。

大庭　胡说八道，他的幽灵是我的好朋友。

箱山　别这么说，眼看就要吵翻了。

大庭　瞎说，乌居君，把这个人辞掉！

箱山　凭什么？我只是奉命做调查罢了。

大庭　反正是不对我们的心思，立刻把他辞掉！

乌居阿弟　……好吧……辞掉。

箱山　辞掉?!

乌居阿弟　啊，辞掉。

（在市街某处——

把自杀的教师用担架抬来，市民们目送这个情景，其中有几拿照相机的人跟着跑来跑去，闪光灯不时地闪亮。）

（市民群众的合唱）

你的幽灵在哪里？

满街满市在找你，

你的死可真了不起！

刚死的照片，

加价二成；
自杀的照片，
再加五分。
你这一死，
成了抢手货！

13

（宏光电器商行）

美佐子 深川君，你打算怎么办？因为你的关系，死了一口子。

幽灵 ……………………

深川 （带几分狼狈像点点头）据他（指身边幽灵）说每四十一秒钟便有一个人寿终，如果再死一个两个……而且连续出现自杀的，这些资料不断增加，研究起来更有意思了……

美佐子 （心里记住他这句话，进一步说）那么，对待你的幽灵，有什么必要给以特殊照顾！

深川 这么说就不对了。他是因为我才死的；本来，当时应该死的是我。他是为了我免于一死自寻死路的。因此，我才能活下来。其实现在活着的应该是他，而不是我……

幽灵 ………………

深川 哪里，当然是你……

（市民E上场）

市民E　打扰打扰……我带来了换取证，承您关照，已经收集到了八张。

深川　你是代理店的么？证书可带得有？

市民E　有。（掏出证书）

深川　要多少钱？

市民E　一百的五张，一百三十元的两张，还有一张是二百一十元。

（深川接过换取证，点了点，付钱给他。）

市民E　多谢多谢……能随便给治疗一下么……

深川　不行，治疗只在上午进行……

市民E　是嘛，上午一个劲儿下雨……那么，明天吧……

深川　好，明天请来……

市民E　请向幽灵问好……（退场）

（稍停）

美佐子　我说，能让你的幽灵离开一会儿么？

深川　为什么？

美佐子　我想和你单独谈一谈。

深川　（面有难色）我，这怎么说呢……

（稍停）

美佐子　（对看不见姿影的幽灵，有点生气似的说）既然是幽灵，就该像个幽灵的样子?!

深川　像个幽灵的样子？

美佐子　我也说不太清楚，反正……

深川　他是想和人一样行事。

美佐子　既然这样，就不需要格外体贴，不必对他特别迁就了。

深川君，也太好性儿了。

幽灵 ………………

深川 他说，美佐子这么明朗爽快，他很欣赏……

美佐子 真是好脾气，这正是深川君的本色吧。就是女人，也不会这样对男人的话百依百顺。现在的社会上，如果这样就成为笑话了……

深川 我说，听说你父亲干过杀人的事，可是真的？

美佐子 （骤然一惊）…………

深川 他（指幽灵）对你父亲一直是很尊敬的。正是由于你父亲，这个幽灵的存在才为社会所承认……说实在的，你父亲是很有能量的……

美佐子 你说的是真话？不是开玩笑吧？

深川 真的，当然是这样。（但表情很生硬）他（指幽灵）自和你父亲相识以后，精神极佳，几乎变成另一个人的样子……
……

美佐子 应该分手啦，和我父亲，要不，就和那幽灵……深川君对幽灵百般体贴，这心情我也是理解的，可是，有什么必要籍灵做生意呢？

深川 因为他（指幽灵）要像人那样行事，就必须有所作为……什么叫有所作为呢，就是要对别人施加影响……正好像任何人都需要用镜子照见自己的脸一样。

美佐子 可是深川君是讨厌镜子的。

深川 这是因为我不是我自己，是替他（指幽灵）活着，我只是他的替身……

美佐子 （直接对着幽灵说）我说，幽灵君，为什么你老是缠着深

川君呢?

深川 喂,他在这儿呐。

美佐子 (生气地说)管他在哪儿,反正是不让人待敬。(退入厨房)

深川 别这么说,他问你想买什么东西不?……

(俊枝从外面回来)

俊枝 深川君,深川君,得到一件俏货。你看,交通事故现场的照片……

深川 这了不起……死者的身份?

俊枝 这一点没弄清楚。

(取出一张调查表)

深川 算了……

俊枝 不知道能值多少钱?

深川 买价大约三百元,交通事故照片买回去的比率相当高,还会涨价的。

俊枝 要买的话,该给多少钱就给我吧。

深川 唉,什么?

俊枝 不应该么,你们的事都是我来照料,这帐还算得清么。

深川 倒也应该……(从口袋里掏钱给她)

(美佐子上场)

美佐子 是妈妈呀?

(俊枝慌张地把钱收好)

深川 (打个圆场)是交通事故现场的照片。

美佐子 (把妈妈拉到旁边)妈妈,告诉我,那个目击者是谁?

俊枝 什么,没头没脑的话……

美佐子 告诉我!

俊枝 你安静点吧……

美佐子 妈妈，你若不愿意，我去警察局投诉，就说妈妈知道……

俊枝 你想干什么，安静点吧。

深川 美佐子，怎样做你才满意呢，说说看……

美佐子 我认为深川君应和那位幽灵君分手！

俊枝 那样，谁来给幽灵当翻译，他会觉得孤单的。对死了的人不该给以更多的照顾么……

深川 这话有道理……

美佐子 算啦。（动身走去）我去找警察。

俊枝 你等一下！（追到门口）干嘛说些不懂事的话，我不会做你有什么不利的事。

美佐子 我也不是光考虑我自己。

俊枝 （结结巴巴地）那好啦，话虽这么说，可我就是不知道，你爱怎么说就去说吧。你净说些不通事理的话，爱说你就说吧。

美佐子 我就说！

俊枝 我呢……只管自己的事！

美佐子 妈妈……妈妈，爸爸杀人的事你就看着不管么……

俊枝 啊呀，那时候，我到处出出进进洗衣服，……哪有个安生日子？目击者是我……我可以到那里去投诉，可那会惹来横祸，一定会被杀害。被害后变成幽灵，他又会拿我的相片去赚三百元钱！

深川 说什么，谁被杀害？

美佐子 （转过身来）没什么……（对俊枝）对了，原来是妈妈呀……我一点也不知道……是妈妈呀……

深川 哦，时候到了，该换班了？

俊枝 （催促美佐子，向厨房边走边说）真可怕……我全告诉你可也就净心了。好啦，我也不瞒着你了，随他去吧。如能悄悄丢开，我倒想丢弃不管了呢……

美佐子 妈妈，你真叫人没办法……

俊枝 人生呀，不是那简单就可以想得通的。

深川 我说，谁接班呀……

（俊枝和美佐子不作回答，退场。深川拿出阿斯匹林吞了下去。）

第三幕

14

（大庭站在幕前，穿着比上场更加讲究的西服。舐着嘴唇，用他那包袱皮一般的大手帕揩着脸。）

大庭 今天在这么炎热的情况下，绝大多数都能来出席大会，非常感谢。那么现在，盼望已久的“幽灵后援会”就举行成立典礼。（敬礼）

（鼓掌，幕布吊起。正面是一座空荡荡的讲台，上面的横标写着“祝贺幽灵后援会成立大会”。坐在右侧的是四位本市的头面人物，左侧是深川和一把空椅子。）

从坐在台上的都是大家熟识的名人，不必一一介绍啦；空着的这把椅子，坐着的是今天主要佳宾幽灵先生。现在请第一届会长、本市久保田市长讲话……

（市长站在台前，低着头，装模做样地作着大而无当的哑剧式讲演。上半身做着种种姿态，下半身——他本人看不见，观众可透过桌子看到——用左脚后

根在右腿肚上蹭痒痒，与上半身形成很不谐调的对照。讲演结束之后，乌居阿弟端着一个白木箱恭恭敬敬地放在乌居阿哥前面。乌居阿哥打开，从中取出一个徽章，走到市长身边给他戴在胸前。这时响起了一曲短暂的吹奏乐。）

……这是第一号“幽灵保险章”，门口的收发室摆着申请表和徽章样品，散会时请大家看一看……

（市长与乌居阿哥并排低头致礼，退回座席。）

……接下来是今天最精彩的节目——幽灵服服装表演！

（两个奇形怪状、稍微有点挑情的服装模特儿袅袅娜娜地上场，作出亮相的姿态。）

……下面各项这样进行。发到各位手上的卡片，请在男女栏内各打一分，然后投进门口的票箱内。得票最多的定为世界领先的幽灵服。然后用抽签的办法从入选者中选出男女各一名，奖金一万元，并赠送幽灵服一套……

（奏乐……模特们跳舞。当然是很有魅力的舞。边跳边从右侧退场。）

……下面，我们请今天的主要佳宾讲话。（边说边用包袱皮儿擤鼻涕。）

（深川一边促请幽灵，一边走向台前。大庭拿出剪刀，一边向深川瞥视，一边修剪胡子。）

深川 （低下头致意，从口袋里掏出纸片）……今天有这么多人出席，非常高兴。现在会场上不仅有我们活着的人，也有很多很多幽灵参加……（向幽灵致意）幽灵来得太多，不仅站满了通道，而且诸位的膝盖上肩头上，甚至在他们身上也挤满了好几层，一直顶到天花板……大家所呼吸的

不是空气，几乎是幽灵。

（奏乐——穿着男幽灵服的模特儿从右侧上场……边做各种姿势，边从左侧退场。）

……大会这样进行，幽灵们异常兴奋。如将他们的心情直接向大家传达，太费时间，因此昨夜和这位幽灵代表一起打了一份草稿，现在就念给大家的。（念草稿）“我是谁，记不起来了，这不要紧。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一位哭着悼念死人的妇女——我想起来了，那不就是我吗？如果是这样，那女人就是在哭她自己了。人们都在眼望着那边……”

（奏乐……女模特儿穿着另一种幽灵服从左侧上场……边跳舞边退场）

“这是幽灵的季节。幽灵的季节来到了。我想去死，我想要活；为了再死一次，才再活一次。诸位，谢谢……”（低头，刚要回到座位上去，又被幽灵喊住，于是转过身来）唉？

幽灵 ……………………

（同时在奏乐，穿着与前场不同的更具独创性的衣裳的模特儿上场。跳着最长最花哨的乱舞。……深川和幽灵耳语了几句，突然止住舞蹈，站在那里。）

深川 请静一下！（音乐停止，模特儿不再跳。吓了一跳的大庭走上前来。）现在这位幽灵代表下了最大决心！

（惊慌失措的市长，以傲然亮相的姿势、眼珠乱转的女模特儿……）

深川 （乾脆爽快地）他下了决断，他说他想要当市长。现在他要就任第二届幽灵后援会的会长！

15

（宏光电器代理店……黄昏临近……正在搬家。店里空空如也。美佐子站在楼梯下面。一两个工人在搬运最后的家什。）

工人甲　小姐，这是最后一趟了吧？

（美佐子环视四周，点了点头）

工人乙　那么，把车子叫来吧。

美佐子　好的。

（工人拉着拖车退场。

美佐子来到门口摘下招牌，翻转来放在门旁，拍着手环视周围。

箱山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从右侧上场。把衔在嘴里的纸烟吐在地上踩灭，转到门洞向里窥探。）

箱山　你好……

美佐子　啊，……找到工作了么？

箱山　没合适的。（走进来）这就搬家啦。

美佐子　可是，我们暂时还住在这里。

箱山　高兴了吧？

美佐子　高兴什么？

箱山　现在的会馆够气派的呀。

美佐子 （另找话茬儿）以后想干什么？你给"后援会"写了拆台的报道了么……

箱山 写是写了，寄到好几家报社试试看。东京的报社也寄去了，可是渺无回音。承认有幽灵，这问题姑且不论；确认没有幽灵，这种观点是不能写成报道的，因为：首先，神是受法律保护的……

美佐子 这话也对，我是说不清楚。

箱山 这话是不对的。法律是法律，并不主张信神，法律只是保护既成事实……可是诸位幽灵，都已经构成既成事实了……

美佐子 我干的还挺起劲，每天不拿到会计报告，心里就不踏实。像你这样，认为幽灵们只是被"后援会"的利用，我想这是不对的。

箱山 深川君的做戏也够可以的了。

美佐子 他么……可能是被幽灵缠得头昏脑胀，没功夫考虑自己的事了。

箱山 （含笑点头）那么说，幽灵确实存在喽？

美佐子 也不能肯定。就说不存在吧。

箱山 不，可以肯定。他那个幽灵不过是深川本人的幻影。

美佐子 那么，他为什么那么积极呢？幻影能当会长吗？

箱山 那是深川真诚的内心的声音，一旦与金钱结合起来，不管什么都必须考虑现实问题。

美佐子 深川和那个幽灵不是一回事。

箱山 是呀，这话也对……你妈呢？

美佐子 （不经心地）她不常在这儿，盯班儿，最近经常在外面跑。

箱山 是呀，能坐下来就好啦。她对我总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坐下）关于幽灵的问题，最近很让我感兴趣的，是某心理学家写的《幽灵会见记》。读了那本书，就可以了解幽灵的性格；幽灵男女的比率，是男的占压倒多数；服装从战争时期直到战后无所不有；年龄以青壮年为最多。幽灵的心理变化，按深川的方式来说，即幽灵有了自觉之后的心理变化……最初是孤独；接下来便是宁愿一死的绝望；到了第三期便是为了死而想再活一次的焦躁心情……

美佐子 （笑出声来）您记性真好。

箱山 因为我读时很认真。再说，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现和相片一致的幽灵吗……

美佐子 没有发现……

箱山 来的是个托儿。如果是真的，那就更加轰动了。

美佐子 ……………………

箱山 你对现状觉得满意吗？

美佐子 为什么不。有钱可也不坏呀。

箱山 嗯，我呢，现在正写小说之类的东西。虽说是小说，其实就是现在这件事的纪实……在写了许多报道之后，某杂志社向我约稿。顺利的话，可以拿到七八万元。虽不算一笔大钱，以此为开端，兴许有机会到东京去……

美佐子 那好哇。

箱山 但那是有条件的……小说必须有一个确凿的结果，只说幽灵生意很兴旺，可喜可贺，就太一般化了。

美佐子 可是，幽灵的事是没有终结的。

箱山 如是这样可就麻烦了，依你看呢？

美佐子　如果出现你设想的那种情况，谁也就无须操劳了……

箱山　会是那样么？

美佐子　这话是什么意思？

箱山　我有一阵子认为深川这外人是探警或私人侦探；后来深入下去，又出现了那个案件目击者的问题……

美佐子　这种情况是不可想像的！

箱山　是不可想像的。假如真是那样，就不必磨磨蹭蹭，办法多得很，比如把那被害的叫做什么吉野的老头的照片弄到手……

美佐子　你就是为谈这件事特意来的么？

箱山　不，是为了跟你谈谈那篇小说的结尾。前几天偶然在街上遇见你妈……

美佐子　是不是又在盯梢。

箱山　（苦笑）说对了一半……我是想跟她赌赌运气，谈谈关于目击者的事。她终于坦率地告诉我，说那是为了牵制你家老头随意瞎说的……我总算了解到实情了。可是，哪有编造瞎话又自己泄漏谜底的呢！不过，不管怎么说，这倒实实在在给了我启示，帮我如何结束这篇小说做出了决断。

美佐子　……………………

箱山　你当真不知道吗？

美佐子　你问我知不知道，这不就证明你是认为我知道么

箱山　（笑）别生气。我倒要问你，为什么对这场闹剧你并不气愤呢？

美佐子　我只觉得对幽灵百依百顺的深川有些可怜。

箱山　哈哈……果然你对深川是有好感呀。

美佐子 那倒不是，我只觉得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完全是我父亲的责任，责任不在深川。

箱山 这就是你对他怀有好感的证据。

美佐子 事情看怎么说。并不是那样，是因为幽灵的性格非常嫉妒。

箱山 这可就糟啦！

美佐子 为什么？

箱山 那篇小说只剩下结尾，基本上写完了，其中写的我和你，情意相投，关系很好。

美佐子 （吃吃发笑）那可不好意思。

箱山 这么着，你看怎么样……我给你五万元，你从你妈那里问清楚目击者的名字。不然，我能得到的八万元全数给你也行，我只求能够籍此有一个攀登到东京去的脚手架。你看，有这么一个结尾，你赞成吗？

美佐子 怎么又提钱的问题！

箱山 对了，对了，你已经不担心钱的问题了。……糟糕，我手里怎么不有一个幽灵呀……

美佐子 （笑，看表）啊，现在到了深川和市长等人广播的时间了。

箱山 又去广播……还是竞选宣传么。

美佐子 （从口袋中掏出小型收音机）……

箱山 你准备的真周到呀。

美佐子 这也是做生意呀。（转动旋钮调台）

（背景，透过薄幕可以看到深川、市长、乌居阿弟围着麦克风。

箱山与美佐子倾耳谛听柜子上的收音机……）

乌居阿弟　确实，最近我市的繁荣是惊人的，……我说，那位幽灵君怎么样，眼看就要进行市长选举，有现任市长排在前面，他也要竞选，岂不可笑。既是一位幽灵，让谁来投他的票呢。

箱山　这话说得太露骨了……

美佐子　这是不是违反竞选规则？

（深川看着幽灵，不作声。）

市长　啊，我们换下话题吧……

乌居阿弟　情绪好轻松呀……

深川　按会长的想法……这位幽灵君……（说话结结巴巴，被幽灵督促之后）他是想当市长的。

美佐子　啊呀！

（同时开言）

箱山　怎么回事！

乌居阿弟　（脸上毫无笑容，只有声音）嘿嘿嘿，这个嘛，真是开玩笑。

市长　假如果然如此，市民们岂不皆大欢喜么！

深川　（脸带几分困惑）他确实想当……

美佐子　说的是真心话。

箱山　真是忘乎所以。

乌居阿弟　可是，当什么呢……（显得有些尴尬）哈哈哈哈……

市长　常言说印章当不了立柱，恐怕连杂务也不见得适合他干……

深川　我可以做他的代理……无论如何，希望能接任下一届市长。

箱山　得了胃扩张了，一口接一口地吃下去，不然总不踏实。

乌居阿弟 可是……能不能接任要通过选举呀。

市长 是呀，选举这件事可不那么简单……

乌居阿弟 这里边问题很多，比如独身的人，难以收集选票的人，等等，许多麻烦的问题……

箱山 糊涂虫！连被选举权都没有，细说这些有什么用。

美佐子 扫了他的兴，真抱歉。

深川 喂，他说啦，可以先结婚……

(众人均表惊愕。乌居阿弟表情激烈，示意停止广播。)

市长 (故作振奋)这倒是很有趣，是了不起的轰动社会的事件……

深川 他说，结婚这件事，他很感兴趣。

美佐子 真荒唐！

乌居阿弟 (频频示意停止广播，受到深川阻拦)怎么，很有意思……

深川 听说结了婚就可当市长。

市长 不行，不行。那样的话，都来申请结婚，就难以招架了。

深川 不管怎么说，想结了婚再竞选市长的人总是有的……(不安地看着幽灵)

(乌居阿弟蓦地站起来，示意中止广播。收音机里传来莫名其妙的哄闹。)

深川 (在这场哄闹中清晰地)对象就是大庭美佐子！

(蓦地中止了广播，薄幕也同时撤除。美佐子和箱山愕然竦立。)

播音员 对不起，因故广播暂停，接下来播放音乐。

(开始放音乐。美佐子扭动开关，并掉收音机。)

箱山 我真弄不清楚，是这群家伙吃幽灵长肥了，还是幽灵吃他们长肥了……

美佐子 ……………………

箱山 怎么样？这下子你想袖手旁观，不行了吧。……下决心，帮我把小说结尾写好吧。

（美佐子身子微微发抖。夜色渐浓，电话——）

美佐子 （接电话）是爸爸吗？……是，听到了。现在（咬着嘴唇）……不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怪难为情的，脸上都要冒出火来了……您来也不行！若是那样……（稍停）哦，您说吧……我知道，那个目击者的事……是呀……我和妈妈不一样，不干那种令人遗憾的事！……不行……爸爸，是想把女儿出卖了么，不就是那样么……就这样，没啥可说的啦！您来也没用，我要出去啦！（挂断电话）

箱山 什么事，你知道啦！（阻住美佐子的去路）告诉我，拜托啦。八万元，不是，十万也行……说实在的，这篇小说如果发表出去，有人说另外还要给一笔钱。那就是现在市议会的议员、反市长派的强有力的人物……如能成功，我一定会帮你们的。

美佐子 终于说了实话……让我过去！

箱山 你知道，不拘什么时候，你终究必须这样做，所以莫如现在……

美佐子 让我过去！

箱山 （让开路）拜托啦……我不想给你找麻烦，说定了，就这件事。我还在起草一份提案……

美佐子 不行，你不是正在考虑小说的结尾吗。

（急匆匆退场）

（剩下箱山在那里，他看看表，拿出笔记本来，记些什么。）

16

（幽灵会馆的治疗室——

台中央有一张诊病用的床，正面挂着一幅身着幽灵服的模特儿的艳丽的照片……市民D正在接受幽灵的治疗。）

深川 （穿着白大褂，面色阴郁）喂，张开嘴……

市民D 啊—，阿—咳……

深川 好啦，现在由幽灵给你治疗……手指探进去了，达到喉头处……再往里探……已经探到了支气管……一边压一边按摩……

市民D （喉头里面的声音）哦，哦，哦……

（打开门，进来一位晕乎乎的老太婆……）

老太婆 喂，劳驾，劳驾……（从她背后伸过一只手来，拉她回去）

门外声音 不行，不行，挨号儿治病，不许夹塞儿！

老太婆 我不是夹塞儿……我有事……

门外声音 不行！

老太婆 （边被后边的人拉住，边说）我说，我叫吉田……

门外声音 喂，干什么，走开，走开……这个老太婆没戴徽章，倒挺蛮横。

（深川一惊，转而一想，看了看表，又去注意观望市民D的情况。

办公室，稍稍宽大的房间，围桌而坐的有几个头面人物和大庭。大庭在频频拨动电话。）

市长 （频频翻动六法全书）说是结婚之后就想当市长，也不对头呀。

丸竹 结婚这件事就够伤脑筋的喽。（转向大庭）设法再劝说劝说令爱，这是难得的好姻缘呀，他不花天酒地，不嫖娼，不蓄妾，用不着操心。

市长 翻遍全书，也没有找到规定幽灵没有被选举权的条文。所谓国民，定义是什么；所谓日本国民是指怎样的人……（翻动书页）

乌居阿哥 （边拍额头边说）真不得了，没听说幽灵有这么顽固的，简直就像把发情的种马弄到佛龛前的蒲团上来了。

乌居阿弟 问题是已在社会上传扬出去了……怎么说，这也是一桩丑闻。假如有个会讲话的马，它会赢得人们的喜爱，可是，一旦它提出要跟一个女人结婚，又提出要当市长，这就绝不会得到舆论的允许。现在事已至此，处理不好，就会引出这样的结果：证明幽灵并不存在。

市长 这算不了什么！据我查阅法律条文，否定他参加选举只有一条理由：就是他没纳税。假如他声明可以纳税，那又怎么办呢，除了接受幽灵否定论者的主张，就无法拒绝他当市长了。

大庭 绝不可以，否定幽灵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

丸竹 当然喽。那是另外的问题。

市长 诸位，我不是定要占据市长这把椅子不放，如有条件合适的人，我会高兴地让位给他。大家知道，这项工作是需要精力、需要头脑，非常复杂费心的……

（这时刚才那位自称吉田的老太婆又进来。）

老太婆 喂，我叫吉田……

丸竹 从哪儿混进来的?!

(老太婆指了指背后的门)

乌居阿哥 不行，不行，这是办公室!

乌居阿弟 收发室简直是打瞌睡了，干嘛让这个怪物进来，不是说过要多注意么。

老太婆 我是名叫深川启介的那个人的母亲……

大庭 (咋舌)什么，又来啦。有的冒充伯父，有的冒充弟弟，有的冒充妻子，这些骗子每天总来二三个，都没有得逞。

老太婆 我带得有户籍的抄件……

乌居阿弟 (朝着里边说)喂，来人呀!

老太婆 我叫吉田，确实……

(伸出手来，抓住老太婆)

幕后声音 还想赖着不走呀，不行!

老太婆 我，确实……(被拉扯退场)

大庭 (又在咋舌)女人，就是老找麻烦。

市长 (接着前面的话茬说)……再说，假如万一幽灵当不了候选人，那该怎么办？这将给反对派一个机会，这时候我们如果掩旗息鼓，他们将会奋勇向前，我们就要全面垮台了。

乌居阿哥 那就在结婚的问题上迁就一下吧……

大庭 糟糕！那儿有卖迷魂药的？喝下去之后生米做成熟饭，可也就没说的了。

丸竹 还是另外再找一个姑娘，请她迁就一下……

大庭 嗯，找得到吗?! 如找得到，他也许会意外地兴奋起来；有了开心的女人，忘乎所以，什么市长之类的问题也就顾不上了。

市长 果然如此，那就谢天谢地了……

乌居阿弟 哦,那个穿幽灵服的姑娘怎么样,相当漂亮呢……

（深川看表……）

深川 喂,五分钟,完了。

市民D 啊呀。（坐起来）好,好,很有效,多谢。（深深吸了口气）原以为幽灵是很可怕的,没想到这么体贴人……那么,下次再来……（穿上拖鞋,叭嗒叭嗒,退场）

幕后声音 下一位,请进。

（幼儿哭的声音）

大庭 （边走进治疗室边说）等一等,我们有点事儿!

（那几个头面人物跟着进来。）

大庭 诸位受累了,好不容易商量出来一个头绪。

深川 美佐子答应了吗?

大庭 不,不,……

深川 （放心了,点点头）那么,他（指幽灵）还支持要美佐子吗?……

大庭 （频频向看不见的幽灵摆手）那还得再商量一下……

深川 他在这边。

大庭 （慌忙转过脸来）我们对幽灵君打算结婚都表赞成……想了好多方案,认为要经你过目,找到一个让你认为可爱的姑娘才好……

深川 可是……

大庭 我的女儿,很不起眼,姿色稍差……（用食指在空中画着曲线）总之,我们是想给幽灵君物色一个品貌相当的女性。

深川 美佐子本人是怎么说的?

大庭 哎呀,她还不了解自己,不管怎么说,她的姿色（朝向自己的伙们）差一点……

丸竹 对,对,要找一位全市出类拔萃的……

乌居阿弟　要找个看一眼保管满意的。

市长　想当市长的问题更是棘手，真是荒唐透顶……

深川　当市长的问题再说吧。

市长　这个问题，也许弄到一个特别漂亮的，就顺便解决了。

幽灵　……………………

深川　他说，是为当市长才结婚，务必要当市长。

大庭　可是那个姑娘，说不定会觉得当市长之类有些庸俗，并不愿意。总之，让他能和那姑娘见上一面再说……

丸竹　对，对，就是这位北滨小姐啦。

幽灵　……………………

深川　这位小姐在哪儿？他急于见见她……

大庭　（为难）也过于没有耐心了吧。

丸竹　嘿，嘿，嘿………

（治疗室的门突然打开）

吉田　我说，喂喂，我说……

乌居阿弟　你又混进来啦！

乌居阿哥　去你的！（挥手，做出驱赶状）

吉田　唉唉……（退去）

深川　他（指幽灵）说，如不能立即结婚，然后当上市长，他就出海啦。

乌居阿哥　是去游泳吗？

丸竹　是去钓鱼吗？

乌居阿弟　怕是新婚旅游吧。

（众人欲笑又笑不出）

深川　不是。据说在海湾深处，幽灵群集，形成一大漩涡。那里是幽灵集合地，都在哇哇大叫学着打仗的样子。他（指幽灵）说，就是要到那里去。

大庭　……若是幽灵一走，你打算怎办？

深川　（没有表情地）和他一同去。

（稍停）

乌居阿哥　那可不行！这不是威胁么。（似在求救似的望着众伙伴）

市长　我们绝不同意他这样。

大庭　如果一定要走，就让我也跟他一道去吧！

深川　所以嘛，要赶快结婚……

丸竹　对，对，就和那位北滨市数第一的姑娘……

大庭　不，是和她。（说着指指挂在墙上的照片）

众人　对，就是她，就是她！

（稍停）

深川　（看着幽灵，左右摇头）

大庭　光是照片不行，把本人找来，当面……

乌居阿弟　让他直接欣赏……

乌居阿哥　也让他们方方面面谈一谈。

丸竹　接触一下看……

深川　那么……

大庭　（退缩）有意见回头再说，不管怎样，先试试看……

丸竹　（退缩）一定会满意的……

乌居阿哥　（退缩）抓紧办，明天就举行结婚典礼……

乌居阿弟　要不，就今天晚上……

市长　对，对，抓紧办，宁可简慢点……可是，市长的问题要通过选举，过分牵强，超出常规，会让人非难的……

深川　可否把选举提前进行。

市长　（慌张）这得研究研究……

（几位头面人物回到办公室）

深川　(对幽灵)怎么,你是不是还想走……(满脸忧郁又抱着希望)

幽灵　……………………

深川　(被幽灵敲打)好痛!(慌张)不,当然是呀,你知道我是不会抛开你的……

(治疗室的门打开,传出婴儿的哭声)

幕后声音　先生,多谢啦,下一位……

17

(市街一角——接近台中央是一个电话亭。——旁边站着一个男人,衣着整齐,但使人觉得很随便。脚下有一个小旅行包,看看表,取了纸烟,刚要点火又停下来,皱着眉,像是等得不耐烦的样子。

自称吉田的老太婆从左侧上场。)

男人　怎么样啦,带你出来还顺利吧?

老太婆　(端肩喘息,边摇头边说)不行,不行……

男人　情况说给他们听了么?

老太婆　(左右摇头)乾脆不听……

男人　那么,干什么呆这许多时候……?

老太婆　(结结巴巴地)这里的人都刁得很,……没一个人想听我的话。

男人 糟糕……我原以为他们虽然存有戒心，但对你，总不至于为难……

老太婆 …………（重重的叹气）

（美佐子从右侧上场，直奔电话亭拨电话。）

男人 没办法，暂且回旅馆去，另想办法……（刚要拿提包，恰在此时——）

美佐子 喂，是幽灵会馆么？……我是大庭，对不起，请找深川……

（男人一愣，站住，用手指搭在嘴唇前制止刚要讲话的老太婆——）

美佐子 ……啊，是深川君吗？我……怎么办，跟幽灵结婚的事？……（长时间）……啊，这是怎么回事?! 太荒唐过分了吧。深川君，你这次也该好好想想。这件事万万使不得。

老太婆 这人是怎么回事……

男人 （手指放在唇前制止）……

美佐子 （接着说）我坚决不能接爱。是谁，像你说的那样，说社会最终会被幽灵占领，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说？……（泄气地）是这们……那好啦……（绝决地）不行，不想再见面啦，包括你……如果和你单独谈谈倒可以……你一定要和幽灵分手，单独一个人……不然，就坚决不再见面……

（美佐子挂断电话，走出电话亭，那个男人喊她停下。）

男人 您叫大庭吧？和伴同幽灵的深川君是熟人么？

美佐子 ……您是哪位？

男人 （从内侧口袋取出名片给美佐子看）我就是……当律师。

美佐子 （接过名片，看着来人，忖度着，神情惶惑）……

男人 这一位是吉田……（推老太婆的背，使其上前）是伴随幽灵的深川君的母亲。

美佐子 （被弄得晕头转向）什么……

老太婆 喂，我说……（从怀里掏出信封，抻出信瓤）我把户籍簿的抄件也带来了……

美佐子 （手颤抖着接过来看）………………

男人 能不能带她去和深川君见见面？

美佐子 （还没从昏乱中醒过腔儿来）啊，我还没搞清楚……

男人 （很有说服力地）如可能的话，而且你也有这个义务。可否把他从幽灵困扰中解救出来？

美佐子 （点头）

男人 务必拜托啦。那么，请带我们去吧。

（男人使劲催促美佐子，三人退场。办公室内有大庭和几位头面人物围着桌子，神情严肃。市长热心地查阅六法全书——）

市长 嗯……第一百一十四条，地方公共团体首长出现缺额时，或提出退职申请时，……还有……第一百一十二条……（翻动书页）啊……（翻动书页）第一百零九条，重新选举（翻书页）……嗯嗯……

丸竹 （向屋门处张望）怎么还不来，这位姑娘！（焦急，用手指拍打桌子）

乌居阿哥 真让人等得不耐烦，总之，希望寄托在她身上啦。大庭（直视顶棚，自言自语）把我搞胡涂啦……都说这是高着儿、高着儿，出资的各方都不会白下本钱的……万一当真幽灵是在这里……（咋舌，转为对别人讲话）糟糕，我要能亲自看见幽灵就好了……

市长 如果给他跑掉了，我们就全垮了，倒不如吊死还好些。

丸竹 （非常认真地）嗯，我们的后援会的伙伴们，若能有一个相信幽

灵真的存在,那或许会好些。

市长 (勃然变色,挺起腰杆)……

乌居阿哥 (颤声)我预先做过声明……别的不说,我的那份投资希望务必还本付息。

大庭 (严厉地)少开玩笑! 那个证人,指望他忘掉是不容易的,我付给他的堵嘴钱,该是多大的一笔投资!

乌居阿弟 算了,算了,别伤了和气。喂,她来啦!

(模特女郎走来)

女模特 诸位受等啦,对不起。

丸竹 (搓着手说)对,对,就是这个样子……

女模特 哎呀,失礼了……

大庭 (拿出一套幽灵服)你看,你看,务必请你穿上,电话里不是讲过了么。

女模特 干嘛这么着急,我真不明白。

大庭 没什么,没什么,总之要使幽灵着迷。这是有关我市兴亡的大事。要把幽灵迷糊住,先把结婚的八字写出一撇来,就是一大功劳。

女模特 光是一味地称赞,有什么意思!

大庭 晓得,晓得……哦,这是酬金,一万元……其余九万元,进行顺利再给。另外,今后每月支付你生活费。

女模特 (抓过来幽灵服,转来转去地看)生活费给多少?

乌居阿弟 每月两万元,可以了吧?

女模特 (撒娇地说)差点儿劲,我有男朋友了。……懂吗,得给点安慰金……

大庭 好啦,好啦,补到五万。

女模特 啊,多谢。……是每月吗? (转动秋波,开始脱掉幽灵服)

大庭　胡说!

女模特　怎么,要不……

大庭　津贴,每月给三万!

（女模特唰地一下把幽灵服脱下扔掉。）

18

（幽灵会馆的治疗室,只深川自己）

深川　（安然地向远处打招呼）美佐子……美佐子……（被幽灵敲打）

（被头面人物推出的女模物上场。

——深川吃惊地转脸看着她。女模特惊恐地做着娇态,边做娇态边袅娜向前。）

女模特　（朝向另外的方向）幽灵君,真想见到你。

深川　他在这边。

女模特　啊呀,对不起。

（边做娇态,袅娜向前）

……我喜欢透明的人……

（缓步向前……突然跳起舞来）

我喜欢,

透明的人。

我愿和你结婚,

透明的人。

I LOVE YOU,

妙极啦!

(停止跳舞,定格做态)

……(朝向深川)喂,我问你,我的事儿怎么说? ……哦,等一等吧,还早着呐……

(枭娜向前,跳起舞来。正当深川要加制止的瞬间,猛然间房门打开,美佐子上场。女模特转过脸来停止舞蹈。美佐子愕然呆立,继而在她身后走来了老太婆、手持旅行包的男人……。几个头面人物,都显得惊惶失措。)

女模特 (边看边捉模深川和美佐子等人)正在兴头儿上,你们闯了进来……兴致全给搞没了……

美佐子 (朝向深川)你带了客人来,正在谈要紧的事儿吧。

(深川把目光移向手持旅行包的男人,蓦然一惊,兀自呆立,屏住气息,如同化石一般。)

男人 (放下提包,笑着说)啊呀,战友! ……

(稍停)

女模特 (像求救似的)哟,这可麻烦啦!

大庭 你们都怎么啦! 美佐子,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快回去,回去! ……(挥动两手轰她走)

男人 喂,是我呀……

(深川的脸色充满苦恼和惶惑——)

大庭 (内心不安地)喂喂,有话回头再说,……现在赶快举行婚礼……(朝向深川)深川君,就这么办,什么时候办都一样,已经是诸事齐备,只等幽灵一句回话……那位幽灵是怎么说的?

深川 ………………

大庭 (朝向美佐子等人)都过那边去,这是严肃的神圣的时刻。(朝

向美佐子)你真厚脸皮,说出那种话来,回头再跟你算帐……(越发不安起来)拜托啦,你快去一趟!(向深川恳切敦促)是不是幽灵君又生气了……

男人 (沉静地指着自己)幽灵在这儿……(朝向深川)吉田君,是我呀,是深川启介,明白了么……

(惊愕的情绪像闪电一样袭击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只有老太婆微笑着点头。)

深川 (神情不安地环顾四周)唉呀,他不在了呀……

男人 (真正的深川)好啦,并非不在……(推老太婆过来)看呀,你的妈妈……

深川 他(指幽灵)呀……(环视周围)到哪去啦……

大庭 (昂奋起来,和大家一同巡视四周,边向床下窥探边说)是不是在这里呀……

(女模特蔑视一切的样子,鼻梁上聚起皱纹。

几个头面人物像化石一样僵在那里,互相靠拢,形象逐渐缩小。)

真正的深川 (凑近深川)吉田君……我要是早一点知道就好啦……其实,我好端端地活下来了。……你看,这是珍稀特产……(从提包中取出小箱和光秃秃的水壶)你看,这就是那个水壶。(打开箱盖,取出铜币)这就是那枚铜币……你还记得吗……当时用它赌输赢,其实胜的是你。你紧张过度昏了头,在脑海里把你我二人弄颠倒了。

深川 真胡涂!(抱着头,跌坐在床上)

(大庭寻找幽灵,在会馆里乱转悠)

真正的深川 ……那以后,我整整一个晚上拖着你走,在走出森林时我们被俘了……后来……从医院逃跑出来的是我,而你错以

为是我，把我当做幽灵一直带在身边，而你却把自己称呼为深川。你想要带着幽灵找到我家，实际上你是在回自己的家。（笑）后来才得知你的情况……找了你很久，不知你的下落，……和你母亲联络上以后，这才……

（几个头面人物忽地跑进办公室，女模特也跟了进去。）

深川 给我镜子照一照好吗……

（美佐子从口袋里取出镜子递给他。

深川凝神照着镜子。

办公室——几个头面人物神情兴奋。）

乌居阿弟 怎么办呀？

乌居阿哥 这可是非同一般的重大事件……无论如何，不能把伙伴往外抛……

市长 对，在想出万全之策以前，绝不可向外泄漏出去。

丸竹 好，把手段高明的人派出去警戒……

（丸竹与乌居阿弟一同退场。）

深川 （边照镜子边说）对呀，……是我！

真正的深川 当然是啦，……你就是你。

深川 （专心琢磨）不是我吧。当真不是我呀。

美佐子 对呀，是你。

真正的深川 好啦，没问题啦。

老太婆 （多次点头）你精神很好呀，实在是……

真正的深川 这是你母亲，弄明白了吗？

（深川点头）

真正的深川 你认出我是谁了吧？

深川 认出来了，认出来了……你是真正的深川。

大庭 （寻找幽灵，进入治疗室）哪里也没有！

(跌坐地上)

(办公室里,俊枝意气扬扬地上场)

俊枝 打扰啦。美佐子没来么?老头呢?

市长 在那边(指指治疗室),对伙伴们进行警戒。

俊枝 伙伴?

乌居阿哥 啊,事情闹复杂了……

俊枝 怎么不在呀,美佐子不是要和幽灵结婚吗,全市都在哄嚷这件事……

女模特 结婚的是我!

乌居阿哥 讨厌!说的是哪里话!

市长 说是幽灵消失了,太太。

俊枝 消失了?

乌居阿哥 (似在极力争辩)是彻底消失了。了不得了,丢了大人了!

市长 好不容易幽灵君提出结婚申请,你家姑娘不听话……

乌居阿哥 带来一个奇奇怪怪的男人,说是真正的深川……

市长 说是幽灵生气了,跑了。

俊枝 真是莫名其妙!(冲入治疗室)美佐子,你怎么啦,好不懂事!……

大庭 嘘!别慌,别慌。

美佐子 啊,妈妈,好啦,那位幽灵不在这儿啦。

俊枝 好啦?!(疑惑不解地望着大家,朝向大庭说)你干嘛在这儿发呆充愣,不能想想办法吗?(面向美佐子)喂,美佐子,快把幽灵叫来,结婚也好,什么都行……

真正的深川 不用叫啦,我在这儿。幽灵在这儿。

俊枝 (拉大庭的手腕)快到那边去,同大家商量一下……

大庭 (低声地)不要惊慌!与其这样,不如逃脱倒好……别让人稀里

胡涂地把责任都推给咱们……

真正的深川 好啦,到旅店去好好吃一顿。

大庭 我说,深川君……

真正的深川 深川是我……

(大庭不作声)

深川 (环视四周)他(指幽灵)确实不会再回来啦……

美佐子 他不在这儿,倒有些没意思了。

深川 为什么?你不是一直要求和我单独谈一谈么……现在他已不在这儿……和我好好谈谈吧。

美佐子 不想谈啦。

真正的深川 (对美佐子和老太婆说)喂,不管怎样,我们且离开这里。

(深川和老太婆和真正的深川,走了出去。)

美佐子 爸爸他们不来么?

老太婆 (转向她说)对啦,你的父母务必一起来……(重新低头致意)我的儿子多劳你们照顾,实在感谢。

大庭 (张惶失措)哪里,哪里,您别这么说。

……(俊枝也低头行礼)

老太婆 请……咱们到旅店一道吃饭……

大庭 呀,多谢,对不起……

(一直在生气的女模特,猛古丁地抓住大庭的手,要他给钱。)

俊枝 喂,你干什么……

大庭 你少说!(丢开女模特)

(大家正要走的时候,丸竹冒了出来。)

丸竹 (吼着说)喂,都别走!都别走!门外拥来一些壮汉监视我们,稍不慎重会吃亏的。

美佐子 你说些什么，我们不怕，那个证人的事，要让警察知道就麻烦了。

（丸竹不再搭腔，一同走了出去。女模特赌气躺在床上，翘起那双俏生生的脚朝着顶棚做起健美体操来……）

丸竹 （忽然责问正要同大家出门的大庭）喂，大庭，你是想逃跑吗……？

大庭 哪里，已经没事了……（退场）

（市长等人战战惊惊地走进治疗室，向外张望。）

丸竹 混帐，骗子手！

市长 实在可恨！

乌居阿哥 唉，我破产啦！

乌居阿弟 拜托主持结婚仪式的神官那里，总要打点一下……还有广播电台……

女模特 （若无其事地在床上抬腿，继续做健美体操）喂，怎么啦？结婚的事我同意啦。

市长 你说什么？

女模特 结婚是可以的，我想对方也还行，我呢，也没啥生意可做……

乌居阿哥 （焦躁起来）别说啦！……不懂得什么叫讨厌，对相已经……

女模特 在不在都一样。反正刚一开头我就没怎么不愿意……我不在乎这一点，我……（从床上起来，故做媚态。）

乌居阿弟 说的也是！

女模特 （袅娜向前）他在，固然可以……（对并不存在的对相说）幽灵君，你在这儿吗，让我好找呀……（跳舞）

我喜欢，

透明的人。

我愿和你结婚,

透明的人。

I LOVE YOU,

妙极了!

市长 这家伙真有趣!

(众人一齐发笑)

乌居阿哥 总算捡了一条命!

丸竹 得救啦!

市长 这回,什么当会长呀,当市长呀,这类讨厌的话,不会再提了吧……

乌居阿弟 (边掏纸烟边说)这正符合《投资经济论》的说法。幽灵缠着我们不再离开,而且快活地和气地混下去,哈哈哈……

女模特 (撒娇地抢过来乌居阿弟的纸烟)别瞧不起人,我的那位可不是好惹的。(对架空的对相说)呐,是吧,你说什么?(侧耳,点头)……哦,我的那位,还是想当市长……(对惊愕的市长等人半玩笑地说)如果这一点,办不到的话,务必立即修建一所住宅……(加强语气)当然会长还是要留任的!

(女模特斜眼看着呆若木鸡的市长等人,朝向架空的对相微笑,做出媚态,吊起膀子……

从门外传来婴儿的哭声……)

幕后声音 我说,还没完吗?患者们都在等着……

乌居阿弟 (向女模特询问,等着她的同意)嗯,好啦,请进……

(市民C抱着婴儿走进治疗室。女模特伸手在婴儿的头上轻轻抚摩。)

市民C （双手合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同时，市长等人也都双手合十——

在市街某处——

打着雨伞，各怀心事走来的深川等人）

（市民群众的合唱，惊梦舞曲）

幻梦破灭了，

面酱味儿尝不到了；

幽灵的新娘，

穿过雨中的市街，

回家了。

俊枝 （失声地对美佐子说）哎呀呀，你可真是个没野心的姑娘。

美佐子 是那样么……可是，就当我有自己的野心吧。

俊枝 什么野心，我可不知道……

（箱山跑着追上来）

箱山 喂，你们，等等我！

大庭 干什么，你这家伙！

美佐子 祝贺你，按你的设想收场了。

箱山 哪里！你们还不知道呀，人家正经八百地接着干起来了。那个怪姑娘还说，她亲眼见着了幽灵。

众人 （吃惊的声音）……

深川 真的么？

箱山 不信，你去看。

大庭 荒唐，纯粹是诈骗！

深川 去看看。

真正的深川 算了，随她们去干吧。

箱山 让他们随便干下去？为什么？这种不正当的事可以不闻不问

吗？

美佐子 可不就这样么。虽这么说，可事情的结局终究有个结尾了，你不该请客。

箱山 好厉害。我只是想顺理成章地划上一个句号，同时自己也该注意一下身体了。

深川 给你点阿斯匹林好吗？

箱山 什么？

深川 你的情绪需要镇静一上。（随手取出药来）

箱山 呸！

真正的深川 喂，走吧，雨下大啦……

（众人退去，剩下箱山自己。俊枝中途停下脚步。）

俊枝 我说，老头子呀！就这么退缩下去吗？

箱山 （开句玩笑）对呀，自家的老窝被人占据了，能默不作声么。

俊枝 讨厌，你不要乱插嘴！

大庭 可你，现在还能想出什么办法呢……关于目击者的事，你已经糊里糊涂地透露给美佐子了吧……

箱山 所以么，那个目击者，连根给他拔掉不就得了么。

俊枝 连根拔？岂有此理，那人是理事长呀。

箱山 说什么，还有心思再搭邦干一场吗？

大庭 当然不行……这回的幽灵不会再跟我搭伙了……

俊枝 ……那么，你不会也说看见幽灵了么。至于资金，不必发愁，你给的堵嘴钱，我完整地存起来了……

大庭 你说什么？

俊枝 （嗫嚅着）目击者，实际上就是我。

（稍停）

大庭 （立即打起精神，拍着手说）是这样！……你真是个好内人！

(接吻。环视左右)哦,我看见喽,看见幽灵喽。

俊枝 真的么?

大庭 嗯,看见啦,是绿色海怪模样的幽灵,水壶状的脑袋,戴着金丝边的老花镜。

俊枝 抓着彩头喽……赶快到市街上贴传单……哈哈,幽灵在这儿……

(二人在舞台上欢跑欢转,大声地到处宣扬。)

箱山 (愤然抬起头来,随即满心疑惑地皱紧眉头,沮丧泄气地垂着肩膀,看看手表,在笔记本上做记录。)

(在背景上出现以女模特为首的市长等人,打着伞的市民行列——前景是大庭三吉和俊枝,二人来回摩挲着看不见的幽灵身体……)

(市民们的大合唱)

机灵的人告诉说:

准备妥当大铁锅。

死人的季节来到了,

收集幽灵做成酱,

收集幽灵做成酱。

——幕落——

(申 非 译)